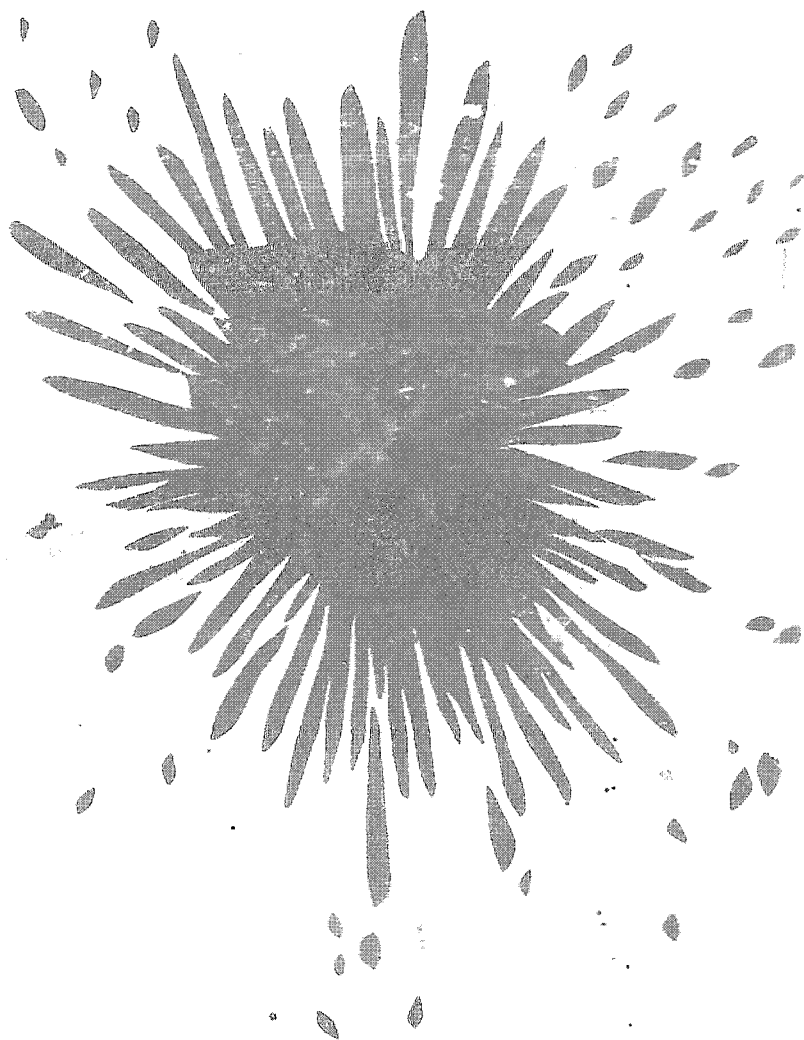


歐 洲 大 戰



序

戰爭本來就是殘酷的，複雜的，由於近代科學文明的猛進，戰爭的器械與方法也跟着不斷的進步，自然變成是更殘酷，更複雜了。

震驚全地球的大戰，又在歐洲第二次爆發了。在這迷漫的烽烟裏有許多的秩事，祕記，傳說，以及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蹟在演出着。而這些事蹟大多散居在各種報章雜誌裏，使許多關切着歐戰的人們不能得其全豹，因此吾們認為把其中最有意思的文章放在一起來獻給讀者們，也有着相當價值的。在慎密選擇考慮之下，歐戰花絮是產生了，我們希望讀者們用最誠懇的熱忱來歡迎這異花的新生。

歐戰依舊在演下去，事蹟自然還是不絕地在發生着，我們希望以後有機會再與讀者們見面。

最後得向各作者，譯者，及各報章雜誌的編輯先生們作無限深切的謝意

歐洲大戰

目次

序

編者

第一部

- 一 英法聯軍的退却.....二
- 二 巴黎陷落之日.....一〇
- 三 法國屈服內幕.....一五
- 四 貢巴泉森林中的悲劇.....二〇
- 五 德國軍隊開抵西班牙邊境.....二五
- 六 德機炸英的失敗.....三〇
- 七 英空軍戰士自述.....三四
- 八 英國漁船殲敵記.....三七

第二部

- 一 挪威淪亡與女間諜.....五四
- 二 丹麥淪亡經過.....六八

三 歐美的間諜恐慌	七三
四 波蘭在鐵蹄下	八四

第三部

一 英相邱吉爾維曼史	九〇
二 少年希特勒的潦倒	一〇一
三 希特勒的私生活速寫	一一三
四 希特勒凱旋記	一二一
五 英外相哈里法克斯	一二四
六 香檳酒的販買者里賓特洛甫	一二九
七 德宣傳部長戈培爾	一三一
八 意相喉舌蓋達	一三五
九 匈牙利攝政王霍爾第	一三九
十 荷蘭的維多利亞女皇	一四八

第四部

一 義大利印象記	一五六
二 英倫的防空祕密	一六二

三	德國無線電台的秘密	一六八
四	波蘭黃金逃往巴黎秘記	一七三
五	獨裁者的電話	一八三

第五部

一	一封不朽的信	一九四
二	轟炸中英德民間軼事	一九七
三	挪威女文學家翁賽德避難記	二〇三
四	逃亡記	二〇八

第六部

一	美國的航空學校	二二八
二	英國海陸軍中的婦女服務隊	二三四
三	德國婦女的犧牲精神	二四二

第
一
部



一 英法聯軍的退却

「一九四〇年五月中旬，德軍猛攻法蘭特斯。時英軍在法境作戰者，有三十餘萬之衆。支持至六月初，聯軍已無法招架，祇得設法渡過海峽，撤回國。卒在德軍重砲飛機猛烈轟擊之下，仗其紀律及堅強精神，聯軍艦運輸艦及大小船隻千餘艘，於氣候惡劣及驚風駭浪之中，造成空前未有之大撤退，損傷軍隊約三萬人，大砲千尊，輜重軍需無數。在軍事上，此種撤退雖告成功，但不能目爲勝利，惟由另一方面視之，德軍費盡心機，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原想一網打盡，結果僅落得人家「全師撤退」，自當感覺失望，本文係英軍米特蘭團軍曹華治親歷之二十一日作戰經過。彼曾擔任後衛，且係自鄧扣克後撤退。——譯者誌

我軍駐紮法國西部角落裏，已經有半個月之久，看不到英文報紙，簡直有些與世隔絕的樣子。幸而軍營中有人備有無線電收音機，偶爾收聽外界消息。禮拜日那天，從無線電中得知德軍已開始侵犯荷蘭與比利時了。

得到這個消息之後，大家未免喜形於色。弟兄們都說「時機到了，我們可向德軍痛擊矣。」在此緊急關頭，我軍便「枕戈待旦。」

在這軍營中的最後一天，是一個炎暑逼人，而又是晴明可愛的一天。那天午後，並不操演，我便約了一位弟兄出外散步。經過法國人村巷，農人們正在耕種。到了村中一家咖啡店，飲了幾杯啤酒，解解苦悶。

同營後，聽說立刻就要開拔，但是那天晚上一切還是照舊，好像戰事還遠在幾千哩路之

外。翌晨，六點半吹起身號，却提早在五點三刻就吹號排隊了，弟兄們難免有些紛亂，可是大家都能提起精神。未幾，團長來向我們訓話。他所講的話並不多，祇道，「弟兄們，我們要開拔了。什麼時候走，和到什麼地方去，我一概都不知道。散隊後，就可進早餐。然後把一切預備起來。」他停了一刻工夫又說，現在大家可以實現此次被派遣來的目的了。他問隊裏有沒有人，不像他那樣高興的。我們齊聲喊道，「沒有！」他露了牙齒笑了一笑，然後移步他去。

午後，命令傳到，全隊人馬乘火車，開到倫納車站。下車，在路旁樹蔭下等待了許多時候，等所有的輜重配備上車。大批軍隊開拔真不容易。一小時內無論如何不能齊備。直到晚上十時半，始再行登車，大家疲倦不堪，倒頭便睡。

一連兩天兩夜，火車驕驍前進，中間不時有長時間的停頓。有時候我們所坐的火車停在支綫，等待軍需快車開過。第二天，看見難民車，迎頭馳來，飛掠而過。車上吃的東西很多，不過多是些罐頭食物，因此，覺得小刀後端所裝開罐器，倒是出征軍人的好朋友呢。

中途所經過的幾個車站，常看見廚子們提了茶壺躍奔下車，在月臺上沖沸水。壺中早就盛着，茶葉方糖。這種沸水是車上用電報通知站員供給的。我聽說上次歐戰時，兵士搭車開赴前綫，中途要吃茶非得在火車「龍頭」中榨取開水不可。這次我們對於茶水問題倒獲得圓滿解決了，可惜洗澡問題，尙成懸案，所以我們一到終點，個個人都像烟窗裏抓出來的了。

此行終點叫做柵克林，在黎爾之南。我們在站外整隊，不多一歇，忽來了空襲警報。這

種警報，有許多人還是初次聽到，官兵們都忙亂起來，架起了高射砲，但是結果白費心思，祇在雲端裏看見三架敵機。雲端裏忽然出現我軍戰鬥機兩架，於是敵機便失其所在了。

空襲警報既經解除，我們在菜園中吃了些東西，便越過火車軌，走到橋邊。我們始恍然大悟爲什麼我軍在比利時邊界勾留如此短促。從月台看去，東邊鐵道上面橫着一架德國巨型轟炸機的殘骸，鐵軌已被扭裂。工人們正在那裏清除一切。我們又在橋端登上巨大載重車，直向前進，但仍不知究往何處。

直到貼近了比利時邊界，纔第一次接觸着戰時景象。我們所乘的載重車本來每小時行三十英里。因爲逃往法境的難民如潮湧來，路上塞滿了各式各樣的車輛，我們的載重車祇得減低速率，慢得像蝸牛行了。難民扶老攜幼，景象淒慘。我們雖則經過了四天的顛簸，除了假寐以外，毫未休息，也已疲倦不堪，然而看到了這幅哀鴻圖後，大家未免熱血沸騰，要與德軍交交手了。

最後到了目的地——叫做烏勃根在布魯塞爾之西四十英里，白魯塞爾大道直通該處。

薄暮，我們下車步行入菜園，德國空軍很活動。他們飛來的時候，大概一次有三十架，都是中型轟炸機，飛得並不高。我們引以爲奇的，他們爲什麼不循大路轟炸，路上充塞着許多車輛，軍用的和難民的都有，大部份都向西駛行。

看到這種車輛行駛的情形，我始恍然大悟，這種情形，不是開拔前進，而是在撤退了。我國任務是要開得愈遠愈好，以便擔任後衛。接連好幾天，我們一些消息也得不到。有一天

！我想起來是五月十五日。弟兄們中有一個能說法國話的，從難民口中得悉，比京附近正在激戰。

那天晚上，我們在烏勃根附近農舍中就擱一宵。廚子打起精神弄了一盤熱飯，這是開拔以來第一次。晚間實行嚴厲的燈火管制，我夜間常常起來，蹣跚於黑暗之中，看看弟兄們有沒有遵守命令。澈夜聽到大隊德機在空中嗡嗡來往。

下天早晨，我們才明白我們的職務。全隊人馬便分駐大路各要口，指揮交通，使難民走狗田間不得留滯路上，以便敵軍攻到時，遏截作戰。

早晨五點鐘，我軍架起戰車防禦砲。指揮難民真是困難。他們只能講法蘭特斯土話，彼此言語隔閡。如做手勢叫他們離開大路，他們只做不知，還是沿着路蹣跚前進。否則便坐下哭泣不已。我們當然不能用暴力來驅逐婦孺，甚至一籌莫展。直到弟兄們想出一種方法，阻止了爲首前進的幾個難民，向他們做手勢，朝天指着，再指向路上，然後用可怕的神色對他們說，「炸彈！」說完之後，我們可笑着指指田野，揮手叫他們走向那邊去。這個方法居然奏效。

馬路上車輔行人肅清之後，遠處隆隆砲聲漸聽漸近。那天清早，把一營後衛兵放了過去。他們在西爾培運河沿岸遏阻德軍前進，身經劇戰，然而他們仍非常高興一路搖擺而去，好纔走上白金罕皇宮大道一般。

中午，尙未與德軍交綏，又奉到撤退令，路上車輛已很稀疏。奉令撤退，未免有些喪氣，但因兵力薄弱，加之後無掩蔽，亦屬英雄無用武之地。我們就開始撤退，直到清夜一時半

走了二十五英里。有些弟兄便在一家人沒有入住的農舍中歇足。我則睡在棚樓下地板上，倒邊舒服。

翌日又行二十英里，在一個形同廢墟的村中過夜。一到天明，德國飛機既開始向這村莊轟炸掃射，連續至兩小時之久。村道中雖擠滿了我軍運輸車，我軍却並沒有死傷。高射砲火把他們目標迷住，終把他們驅散了。後來幾天中，我從未看到德國飛機飛近目標轟炸。準確的高射砲火當然爲他們所怕懼，但我看到我軍噴火式戰鬥機一架出現時，五六架德機便逃得無影無蹤了。

接着又是退却——第二天二十英里，再一天又是二十英里。德機總是成羣結隊跟着轟炸掃射。我們咬緊牙關，邁頭前進，不時看到隊伍前後，炸彈爆炸的烟火，一篷一篷的飛起，又聽得呼喊救護隊的聲音接連着而起。但就大體上說，死傷人數並不多。

在這樣連續不斷的轟炸中，我們武裝行軍，非常疲乏。但一天午後，我們經過某部隊，他們就是三天之前在布魯塞爾大道上穿過我軍防綫的。他們正停留路旁進食，在這三天之中，他們已走了七十五英里了。

那天晚上，我們到達柯克林——重過了五天前我們出發的地點。一到那裏，就有車輛，滿夜把我們送到離杜亞七英里的一個地方，那裏只見城中火燄冲天。我們在黑夜之中等待命令，有些弟兄們竟站着睡着了。杜亞受到排砲和飛機的更番轟炸，天空中且有德機所放的許多照明彈，弄得像白晝一般，命令終於到達了，吩咐我軍沿運河堤岸掘壕堅守，其時敵人約離杜亞五英里之遙。

直到天明，一切都順利。此後便接連兩天，嘗着轟炸的真正滋味，敵機拚命向我們轟炸。由清早一直到黃昏，轟炸機每隔數分鐘，便來更番肆虐，他們成羣而來，然後列成一直綫，領隊機轉了身，便直飛下來。你能聽到尖銳的引擎聲，逐漸強烈，然後轟的一聲，好像炸彈就投在身旁爆裂。這種可怕的爆炸聲，使你胸口喘哮，頭顱覺得要爆裂。不久我們就分辨得出炸彈聲音了，曉得呼嘯聲表示落彈地方尚遠，撕裂聲表示炸彈近在咫尺。在這種場所，我覺得想想弟兄們，在崗位間走動走動，很多幫助。所以你要是怕的，話還是找點事情做的好。在第一天敵機集中向戰壕轟炸的時候，真覺得非常可怕。

一次，我蹲伏在戰壕裏，頭頂上受炸彈震動，泥屑碎片如雨而下。我忽然想起總司令所說的一句話，他說，戰爭是由連續幾天的無聊和突然間的緊張交織而成。我陡然覺得這真是至理名言，便不覺嘆喙的笑了出來。直到回頭看見一個弟兄正對着我在發怔呢。

在這樣情狀之下，等待了半天，仍舊見不到敵軍，便再向右移動，沿運河堤岸挖壕溝，經過兩座炸毀的橋樑。其時德軍在一英里之外，隱蔽在一個小丘後面，上面架着迫擊砲，正在開放。但並不前進，僅由飛機繼續轟炸，炸彈漸漸的迫近了，我們掩蔽很好，死傷還是比較的少。

在那裏駐守了三天，敵人已越過我軍兩翼，我軍便急忙的移動。從夜間十點半行軍，到翌晨四時三十分，纔由運輸車把我們一直開向亞蒙提亞。該城已遭受了嚴重轟炸。我軍運輸車穿城而過。可惜有一半車輛走錯了路，誤向加塞爾山開去。他們馳進了村莊，給橋上德軍的砲位大肆濺擊，這一下就損折了不少。這種情形，都是那些殘餘的隊伍，最後在鄧扣克與我

會門師後，才知道的。

大概有半營兵直向斯騰伏進發，將近那裏的時候，便遭遇最密集的轟炸。午後天空昏黑，已被無數敵機遮蔽了。弟兄們正要跑向田間躲避時。炸彈飛來，正擊中前面一輛載重車，裏面所有的人，不是死便是傷。我聞聲上前去看；見車中一個曹長身受重創，斷臂已經飛到路旁。當我行近時，他連聲喊道，「離開我，離開我！」他一圈裏幾個士兵冒着機關槍的火網和炸彈，上前把他昇到路旁，就在一個彈窟裏，經過一二分鐘的時間，把他的創口草草包紮。

直到天黑，轟炸機方始飛去，於是我們便走進一座村莊。停歇不久，奉命在午夜率隊守叉路。在黑暗中架起戰車防禦砲，挖掘壕溝。長官對我說，我軍現在要保衛這條大路，掩護主力部隊撤退到鄧扣克。撤退部隊所走的路在我們左面，我們要竭力遏阻從右面進攻的敵人，使他們不能截斷撤退的部隊。

我們在路口直守到天亮。德國飛機又來不斷的轟炸，我實在疲乏不堪，有一二次竟倚砲入睡。其時有迷途小犬一頭，蹣跚而下，不時用冷鼻擦掠手腕，使我驚醒，這些狗跟着我們一路撤退而來，總有二十來條。夜間，便和我們一同睡在穀倉。其中有雜種小犬一頭，有辨別轟炸機與其他飛機的能力，我們因呼之爲「空襲警報。」

黎明前，我軍又奉令會同法軍精銳擔任右翼後衛。德軍幾次總攻，都被擊退，最後白刃衝擊，與德軍肉搏，殲敵數千，我見德軍在我軍左面衝擊，好像後面有人迫着似的。他們雖則成羣的被機關槍掃射倒地，但仍是澈夜的前來衝擊，敵軍在白刃戰時並不中用，他們所怕

的就是這一着。

我軍又奉命退却二英里，離鄧扣克祇有七英里了。一面沿波格斯運河堤岸掘壕，一面破壞水閘，我軍右面頓成澤國，確是天然的防禦工事。我軍左面是公路，數萬主力部隊都從那條路湧到海灘，我們附近的法國兵，都是好男子，也正在築壕。未幾，我砲隊也密密層層，一批一批的通過了我們所防守的關口了。

剛下戰壕，戰鬥便又發作了。最先是絡繹不斷的德國轟炸機，繼之便是我軍的砲火。這兩天情況最爲惡劣，我軍死傷甚衆。第二天，德軍忽在戰壕前森林中出現，我軍便以機關槍火網迎擊，敵軍無法進展。我軍重砲，亦在後方對準敵人陣地連續轟擊，嗤嗤的砲彈都從頭頂飛掠而過。德軍數度進攻均未爲逞，他們的損失一定很大。這真是一個火窟，並證明我軍火力實較敵人爲強。

入夜，川流不息大兵團已經走完，我便奉命向鄧扣克撤退。時德軍砲火射呈已達公路，我們只得在離公路三英里處暫時歇息。此去到鄧扣克六英里，我們竟走了十二小時之久。

鄧扣克已經變成一個廢墟，到處都是火焰，軍隊數萬，正在海灘待船。靠右面是個一英里長的碼頭，已經炸得不像樣子，我團數千人在黑暗之中，摸索着向那裏魚貫跑去。要是天色一亮，德機又來轟炸，那倒不是玩的。我們一路前進，大家很安靜，很守秩序。不疲倦的人則扶持着他人行走。

走到海灘，見有驅逐艦兩艘停着。在漫漫黑夜中，海軍人員很鎮定的很迅速的把我們扶上艦，只費了半小時的工夫，就把一艘驅逐艦全都裝滿了。這時候天正破曉，我們已駛出港

日，望見沿岸村鎮城市，一片火光，直到加萊爲止。內地天空，也被砲火反映得通紅。這是我回返英國之前，最後一霎間的見聞，以後我便昏昏入睡了。我雖曾聽到警鐘和「準備作戰」的口令，可是我全都不管了。

回顧這二十一天之中，最奇怪的，是我們的隊伍從未與德軍交綏一次。現在我真躍躍欲試。再過幾天，我們一切都能恢復，預備重上前線去矣。……

一一 巴黎陷落之日

本文係敘述德軍使與巴黎衛戍司令代表談判巴黎無條件屈服經過情形，係由德人許賴姆博士依據德軍傳令官即軍使中一員的紀錄所作，原文載七月二十五日柏林每日畫報特刊

今年六月十三日拂曉，我德軍強渡瓦斯河。至是，巴黎外圍已被突破。法軍雖已不支，但未竄逃，正似堅強的後衛火力，掩護大兵團慢慢的退却，他們的砲隊，事前還曾向我軍猛烈轟擊。

自從攻下世界聞名的賽馬場名勝區香蒂里以後，所見的一切已愈帶巴黎風光了。花園，別墅，村莊都是巴黎市郊的景象，但同時也已開進了法軍砲台射程之內。究竟法軍從此假旗息鼓，不再抵抗呢？還是要背城借一，見個分曉，這時都還未可逆料。

當天中午，情勢突然緊張起來了。我軍團部參謀長日少校對我說，一到傍晚，就要派軍使到巴黎去，要求投降，我也被任爲其中的一員。這是師長柯克勒將軍所決定的。他在早晨親

自跑到前線去觀察，認爲時機已屆，於是一面擬定了停戰條件的大綱，請求最高軍事當局核准，一面由無線電向巴黎衛戍司令，拍出一個公開的電報，說明：

德方軍使定於晚間六時至八時間，到達聖丹尼斯之北，即在巴黎至鄧扣克與加萊國道叉路口，準備與法軍代表談判巴黎區停戰條件。

我軍軍使一行，由且少校任使團長，且上尉任譯員，我爲傳令官，此外還有兩個車夫和一個伍長，分乘汽車兩輛出發，其時天正大雨，不久便達我軍前線。除了偶爾的砲聲之外，槍聲一些也沒有，足見敵軍正在退却。我軍前線離開敵軍第一道防線山林間的砲台祇有十基羅米達。我們如再前進，敵軍便能從森林村舍間向我們密集射擊。可是我們也顧不得一切，續向前進，不到幾分鐘，已是我軍最前線機關槍和平射坦克車的槍位陣地。我們問他們我軍前哨斥候站在那裏，他們因爲不知道自己的方位，所以也回答不出來。其時，我們前面，從左方飛來幾顆砲彈，落在道旁。我們一看情勢不對，前途危險正多，非得帶了吹號兵同走不可，因爲再走前一步便是「無人之地」了。我們兩旁都是田圃，花園，和零零落落的村舍，分明我們已足履巴黎近郊的莊宅區了。

這個時候大概七時光景，天色已昏，加以雷雨之後，頭上一片黑霧，還未澄清。四週環境非常叫人不安。法軍究竟在那裏呢？我們一些也不知道。他們沒有完全撤退，這是必然的，現在沉寂着不開火，不過是暫時的事。我軍司令部所拍出來的電報，他們不知道有否接到。大家左思右想，不覺忐忑起來，祇得蹲在車中默默無言，也不敢高聲談話。爲安全計，又在前哨斥候站上弄了個頂好的號兵，以備必要時吹着喇叭前進。車上本來掛着白旗尺寸太小

，未能展招自如。

汽車開下山坡，連率起初慢，後來又加快了。忽見法軍砲台附近，一股濃烟直冒天空，繼之又有一股起來，也許他們已在自焚油庫了吧？我看看情形愈弄愈不對，只得叫那號兵，站在車前，拚命用力吹了三遍「停戰」的軍號，可是並無回音，這得硬着頭皮再前進，仍舊不見法方軍使在等候我們，四週祇是靜靜的，偶爾有幾顆砲彈從左首飛來，右面還是油庫在焚着，黑烟火光，上冲霄漢。

霎時間，前面路上發現障礙物，阻車前進，車子只得慢行。我並叫號兵用力的再吹一陣。前面已到巴黎國道的交叉點應當有法國軍使等着我們了。我叫車開得很慢很慢，下車步行，已能看見路旁暗中，似乎有影子迅速的在那裏移動，說時遲，那時快，子彈已從路旁飛過來了。我們大叫「停！停！」並把白旗搖動，但是我們愈是喊着，子彈射來得愈密，真像發瘋一般，而且遠處的機關槍，也在附和着開放起來了。

在這種尷尬的環境中，我們進既不能，退又不可。車子上前已中了不少子彈，如果我們再顯露些，即使手持白旗，也是必死無疑的了。這裏已離德軍前線五基羅米達，離開法軍防線祇不過二百米達，除了另走別路之外，幾乎毫無辦法。但是所緊急的還是處置眼前的事。H少校把我們一共六個人，集中在花園前的牆下。除了三個軍官備有手槍，和各人八顆子彈之外，其餘三人只是徒手，四週的空氣格外見得緊張，敵軍砲彈已轟擊在道路的兩旁了。

我們東躲西避，惟恐子彈碰到身上，看看近旁的情形，足徵法國兵還是駐在那裏，如欲前進，却是件難事，H少校身先士卒，已脫身去尋找出路，我們也忽左忽右的連奔帶竄前進

。手中有槍的作先鋒，以備緊急時還擊。好容易穿過一座村莊，舉眼看時，却見自己隊伍中的幾個哨兵，前來援助，這是喜出望外了！原來他們聽得這裏槍炮聲，恐怕我們出什麼岔子，故而前來相救了。

且少校堅決主張，我們務須完成此行使命，要是今天晚上弄不好，遲至明天清早也得要做的，因為我軍司令已規定明晨九時開進巴黎，這個鐘點無論如何不能更動。命令早經預備，今夜就要傳給各部隊。原則既經決定，只得暫時折回，一面發無線電給巴黎衛戍司令，抗議開槍事件，一面電呈我軍最高當局請訓。我們找到了我軍最前綫的斥候站，即在聖丹尼斯之北埃哥恩鎮。午夜，我們又得到確實消息，法軍決定不死守巴黎，他們已聲明巴黎為不設防城市了。所以我們無須再行前去勸降，他們已自願獻城。翌日清晨，法方軍使即來埃哥恩和我方磋商屈服條件。

六月十四那天，早上灰霧朦朧，我們齊集在東普魯士偵察體參謀部，以待法方軍使到來。這一所屋子宏軒高大，面臨巴黎大道。我們已經收拾了一間大房間，作為談判處所，本來這是一間音樂室，裏面還安置着一架大鋼琴，因為天色初曙，又有霧氣，桌上的小燭台已燃起了蠟燭，窗子外面却有偵察團中的坦克車來往梭巡，車上都有樹枝葉片的偽裝。

早晨六時將屆，我到最近一個瞭望崗位用電話和參謀部通話，並聆取最後訓令。比返法方軍使已到。團門外停了一輛扯白旗的汽車。階沿上還站了一個法國衛兵隊長，廣胖的臉上略露謙遜的笑容，行禮甚為嚴肅。這時候音樂室中的談判業已開始，我方且少校和瓦上慰的對面，坐着巴黎衛戍司令的全權代表，一個身材短小，謙躬為懷的參謀，和一個擔任翻譯的

謝官。

所謂條件，其實也沒有什麼磋商之處。德軍司令所提出的條件，非常明白，就是要使巴黎成爲非常軍事區域，其餘的條件都很簡短。H少校把條文朗聲緩誦，逐句都譯成法文。法代表微側着身子，傾耳靜聽，聽畢一句，把頭點點，每次總有一個短短完全靜默的時間，祇聽得燭心燒着的微爆聲，和偶然窗外守衛兵走過時的脚步聲而已。

天色慢慢的在發亮了。法方對於各項條件一概接受。祇有一點，雙方不能完全同意。就是「巴黎」區域所包括的範圍，德方認爲係指巴黎和其四郊而言，法方則謂以市區爲限。他們說巴黎衛戍司令力量不能超越區域。因此我方H少校便站起來說，談判至此，無從再進行了。這是他在席間提高嗓子僅有的一次，也是軍事嚴重性僅有的一次表示。法方顯見失敗了，他們手足無措，十分喪氣。他們祇不過說，現在法軍已毫不抵抗，即巴黎的南郊亦復如此哩。

這僵局確有請示上峯了。H少校離坐，用電話和他的上峯M將軍談話。如果他不能在一小時內回來，那末停戰談判便告破裂了。那時德國空軍便要在早上九時，大舉轟炸巴黎，陸軍也將集中進攻，德方的重砲早已向巴黎瞄準了。這種情勢H少校在離室之前，都已向法代表說得清楚清楚。他們默默無言的仍舊安坐在那裏。過了會兒，我們和他們隨便談話，並且大家抽烟。我們說，法國土地如何美麗肥沃，巴黎藝術如何高明，和各處別墅花園如何動人。

未幾，天色漸明，德軍坦克軍已在開始動作。第一輛早就在窗外駛過，不過還未決定，還是開着車窗和平的入城呢，還是緊閉車窗作開戰的準備。但是無論如何，一接命令，便會

立刻出動的，半小時過去了，四十分鐘過去了，且少校還沒有回來。法國代表老是望着時計，有些坐立不安的樣子，窗外坦克車的引擎正在發動，他們更覺驚異，他們的一切都顯露在面上，他們對於巴黎的一切，大擔心事。而且巴黎的一切要影響到法蘭西全國。

還有五分鐘的時候，且少校終於回來了。法方代表也就簽了字。

這是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四日早上七時三十分，法國人把他們的京城，也就是從前世界上偉大的堡壘巴黎城獻給德軍了。這是一種無條件的投降。法國軍使簽了字，一切都很安靜，燭炬還是燒燃着。

「巴黎投降了，」傳令官奔到園子裏大聲呼喊起來。他把雙臂圍住了一個坦克車上的士兵幾乎情不自禁了。頓時問大家手舞足蹈，坦克車隊兵士大家跑了攏來，幾乎要把軍帽拋到九霄雲中去，所聽見的無非「巴黎投降了」的歡呼聲。他們嗣後便又設備整隊開入巴黎。

三 法國屈服的內幕

法軍此次慘敗，實為該國建立以來所未之前聞，或者亦為所有戰爭史上所罕見。德國進攻不過六星期，法軍當局即不得不籲請停戰，此種收場，以視一八七〇年普法之戰，尤為慘烈，蓋當年法王拿破崙三世雖曾向普王威廉交出寶刀，巴仁將軍雖會率軍投降，但巴黎守軍猶能支持數月之久，草草改編，法軍在承認戰敗之前，猶能一再予德軍以打擊。

但在此次之戰，法軍作戰雖勇，迄未取獲一次勝利。德軍自五月十日採取攻勢，及至色當附近衝過馬斯河之後，法軍即節節敗退，終致一敗塗地，不可收拾。

法軍官兵三更萬，戰前素以歐洲最優秀軍隊著稱，何致一蹶不振以至於此。法總理貝當將軍曾廣播演說，闡明法軍之敗，由於軍備不足，士兵太少，英國援助不力。德軍飛機六倍於聯軍。法軍人數較一九一七年減少五十萬人，前綫英軍僅十師，一九一七年前綫英軍則有八十五師。上次大戰時，法方尙有意大利軍五十八師與美軍四十二師助戰，此次則義國已對法作戰，美國則保守中立。

法方人力物力之減低，乃一嚴重的阻礙，自無疑義。然更重要者，厥爲德軍士氣旺盛，將領指揮有方，德軍當局明瞭現代戰爭中，戰車，鐵甲車與機械化部隊之重要，遂將其發展至最高限度。德方料及此種武器足以進行運動戰，而法軍參謀部仍拘泥於陣地戰。

所堪浩歎者，法國若干少壯將領，早已料及此次戰爭，必取運動戰戰術。現在倫敦駐法國民族委員會長之特戈爾將軍即其一也。彼曾於一九三四年著書，闡述摩托化部隊能在敵軍陣綫後獨立作戰，破壞橋樑及軍火庫，而不必顧慮自己軍隊之交通綫。

法國前總理萊諾對於特戈爾之意見，頗爲感動，乃在衆議院演說時主張重用摩托化部隊。惜法國陸軍中冥頑不靈之當局不加置信，縱德軍在進行波蘭作戰情形，亦未能使之醒悟，而續以馬奇諾防綫是賴，以爲堅守此水泥鋼骨牆垣，即可補救人力與武器之不足不。幸馬奇諾防綫僅造至盧森堡邊界，莫米第爲止，而未沿比國邊界直展至英倫海峽。

因此，德軍乃能突破色當之法軍陣地，以拊馬奇諾防綫之背。該處陣地之突破，乃後來法軍慘敗之關鍵所在。法方自始拘泥於上次大戰時之戰路，以爲德軍主力仍將假道比國進攻，故此大德軍開始進攻荷比兩國時，即派最精銳之機械化部隊，九師及全部英軍，前往應戰。

但德方戰略已異於一九一四年之戰略，而以其主力猛攻亞丁、蘇伊士、法方守軍爲柯賴普將軍所率配備較劣之次等軍隊，且無預備隊，以資增援。德軍既破柯賴普軍，即可直趨巴黎，其所以不即進佔巴黎者，乃以截斷法蘭德斯聯軍，尤爲亟切也。

法方顯信繆斯河與亞丁，均爲天險，德軍無衝突可能，故設防較弱。詎知德軍竟出法方意料之外，而在該方面發動攻勢。

幸賴鄧、克防務堅強，英軍主力及大部份法軍，乃得自法蘭德斯安全撤退。其最精良之配備。則喪失殆盡。嗣德方移師直指巴黎，法軍雖奮勇作戰，做對德軍戰車衝鋒陷陣，無法抵抗。

迨至六月十六日，法內閣在波爾多，召集緊急會議，萊、諾總理主張，法國唯一出路，厥在會同英國廢續作戰，英國軍備日見充實，並有一批戰車與飛機可從美國運到。法國海軍猶居歐洲第二位，應會同英艦隊繼續封鎖，制德國死命。

然閣員中希望作戰到底者，如萊、諾總理及殖民部長，孟台爾等人，被大多數不顧代價以求和之閣員所反對。貝常上將（年八十四歲）與魏剛將軍（年七十四歲）兩老一言，遂決定大局。兩老皆謂，廢續作戰，徒然流血，實鮮效果，據小巴黎人報所載，前總理賴代爾（現任副總理）曾斥萊、諾主張赴北非作戰曰，「放棄國家，何能救國。」此言洵可代表大多數閣員之意見。

下面是曼哲斯德報前任駐巴黎訪員的報告：

法國乞和之始末，日後當有史家爲之紀錄，目下側仍難確言法國之屈服，責在何人。然

據犯者在，波爾多時所得片斷消息，並對其當政府及其左右人物，一加考察，法國何故屈服，已可約略獲一解答。

法國之降，實係一小部份軍人致客出賣法國人民，毫無疑義，所成問題者，厥爲若輩當初決定罷兵時所希望者究爲何物。今停戰條件已經接受。其令人更大惑不解者，具當政府及其左右人物所希望者必勝於此，乃仍接受此種驚人條件，其故果安在耶？

法國境內暗中散佈法國將單獨媾和消息者，由來已久。猶憶萊諾總理在參議院發表著名演說，宣布埃拉斯與亞眠安兩地陷落之日，即有人散布消息，暗示勒勃命總統極贊成單獨媾和。

其後一星期，一般人所注意着，無非鄧扣克戰爭情形。直至六月第二星期，德軍始對巴黎展開總攻。六月八日，法國陸軍部中猶有樂觀空氣，對「魏剛防綫」竟能扼守兩日，似感驚異。嗣德軍從繆斯河以破竹之勢，直衝英倫海峽各口岸，法國之信心必隨之減退。不出所料，樂觀空氣次日一變而爲陰鬱景象矣。官方發言人湯瑪斯上校曾謂此乃「決定的一日」，「德軍攻法者有一百師之衆云。

其後數日，巴黎居民避奔他鄉，絡繹不絕，陰鬱氣象益省深沉。多處地方雖有激戰，然各處法軍，但見退却，未聞大舉反攻。六月十三日，萊諾總理在都爾發表驚人之言，謂法國只剩一省，縱退至北非，亦當作戰。彼又以法國廣續作戰力量，端賴續獲得外援一事，訴諸美總統羅斯福。此項演說之涵意，厥爲法軍在國內之抵抗力業已崩潰，唯美國能使法國不致全部崩潰。特此顯非一朝一夕所能爲之事。或謂萊諾之演說，已微露屈服之意，此於法軍，

影響甚爲惡劣。

萊諾其人固具誠意，惜無何種魄力，未能如上次大戰時「老虎」總理克萊孟梭之能激勵民衆。彼且無潑辣手段。縱調孟台爾長內政，彼對內部亦惟以妥洽爲事，所擇閣員不善，尤屬失着，致其「主戰」內閣自始即感受惡勢力，其主戰意志，或不若外料之堅決。萊諾總理兼長陸軍外交，孟台爾長內政，年邁之馬林反德極力，固屬事實。惟有數人，如外交部祕書長雷傑爾與總理公署祕書長巴魯斯基，實不宜罷免。

萊諾之戰時內閣中，抱失敗論者，主張親義大利者，傾向法西斯者，及自認「法國老大」之類唐派，無不俱備。應負法國邊防崩潰責任之達拉第及欽佩墨索里尼者，如特蒙齊兩氏，雖皆已去職，然萊諾政府中仍多可疑份子，如賴伐爾之友弗洛薩，法國鄉村主和者代表旭丹，名不見經傳之外交次長波多恩及情報部長即巴黎晚報發行人普洛伏斯德等人，比比皆是。記者將離巴黎時，普洛伏斯德曾招待英國新聞記者，其言論平淡無奇，對英法合作，顯乏信心。此外尚有貝當上將及其忠誠之伊巴納加萊，皆係西班牙元首弗朗哥將軍之至友。貝當爲弗朗哥之言所動，期望德國向法提出光榮的媾和條件，并信雙方能以軍人資格，進行和議。

殆至六月十六日，法內閣在波爾多召集緊急會議，萊諾，孟台爾，馬林，及陶脫利諸人猶力言繼續作戰，惟閣議完畢，萊諾已以辭職聞，貝當政府亦遂告成立。陸軍部長魏剛顯已確定法國無力繼續作戰矣。

四 貢巴臬森林中的悲劇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一日，法德代表在法國北部歷史上著名的貢巴臬森林中，簽訂停戰協定。貢巴臬森林位於巴黎東北約五十英里。路易十六世與拿破崙，均曾在其地分別召過見他們的王后，瑪利，安東妮和瑪利，魯伊絲。五十年前，法國貞德女曾在其地被勃根第公俘獲，二十二年前，即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國代表在法國統帥福煦將軍之前所簽的休戰條約，亦在其地。此次希特勒要把這一齣「戲」仍舊在原地排演，要非沒有深意存乎其間了。」

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五午後，在夏天陽光之下，號稱法蘭西心臟的「綠門」貢巴臬森林，靜悄悄的聲息全無。巴黎——薩松大道上德軍正在進行。由大道通至森林的分歧點上，有德兵站崗，在停戰協定舉行簽字的一處，四週已斷絕交通。在一條通至森林的短路上，兩旁由希特勒的衛隊和兩小隊德國陸軍，一小隊航空隊員，連立警戒。德國夏令時間三時五十分，希特勒所坐的一輛敞篷汽車，憂的一聲停在路口，他從車子裏跳了出來，輕步去開始表演那齣「戲」的第一幕。

希特勒的汽車停在亞爾薩斯洛倫紀念碑前，那碑上面本來雕刻着一把利劍，刺在一隻戰敗的德國鷹身上，碑文是：「紀念捍衛國家，維護正義，解放亞爾薩斯洛倫的法蘭西勇敢兵士。」現在這紀念碑上已遮蓋了一面卅字旗。希特勒下車之後，對這紀念碑望了一望，然後輕移着足步，向空場走去。從紀念碑到簽字處的空場約有二百碼之遙。希特勒身穿雙排鈕扣

的灰色軍裝，左胸前口袋上懸着鐵十字勳章。後面隨着德國最高階級官員六人；就是航空部長戈林上，將身穿綠色空軍制服，右手執了上將銜的官杖；國防軍總司令季台爾將軍，軍帽側着一邊，樣子非常英俊，陸軍總司令白羅傑區將軍，身穿灰色軍服；海軍總司令賴德上，將身穿藍色海軍制服，領口筆挺，手中也攜着官杖；國社黨副總裁赫斯，身穿褐色黨服；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穿着褐色外交官制服。三時十八分，這一行走到空場時，希特勒衛隊的鑲新旗，幟高高的扯起來了。

在旗桿之前，樹着一方高約三尺的石碑。希特勒和扈從向這石碑走去，他們七個人看着這石碑上的文字，原文是法文，上面說道：「意欲征服法國自由人民之德意志帝國，十一月十一日，甚驕矜狂妄之氣，戰敗而在此折服。」七人觀此默默不作一語，亦無所表示，但翌日此石碑即奉命移去了。

希特勒領着扈從人員，行至業已生鏽的兩道鐵軌間的另一小石碑前。此碑乃為紀念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八日至十一日間，德方代表停軍之處而立。其上亦有簡單的文字云：「德方全權代表。」希特勒即於此地與隨從諸人簽名。餐車——法德休戰條約即在此車中簽訂。兩分鐘後，希等又下車，在陽光之下與隨員閒談。餐車之狹長黑影正反射於綠草之上，頗感涼爽。俄爾希特勒又一躍上車，時正下午三時二十五分也。

猶憶二十二年前寒冬十一月星期五清晨，在蕭索之氣氛中，老氣橫秋的福煦上將，即在此同一地點，同一餐車中，與德方代表簽訂停戰條，約當時福煦與德代表所作之談話如左

福煦：「先生們！」「你們意欲如何？」

德方首席代表麥才士歐士白格答道：「我們來接受停戰條件。」

福煦盛氣的說道：「我並沒有什麼條件。」

德方代表寶本道夫伯爵：「將軍，請你告訴我們，我們應該如何表示。敝代表團準備請教貴方提出停戰條件。」

福煦：「你們正式要求停戰麼？」

德方代表：「是的。」

福煦：「那末請坐下來，我把聯軍條件讀給你們聽。」

這一輛老式的SAIGO發車原係美國加州人弗朗明設計造成，藏在七十五碼外的一個博物院中。此次簽字前一星期，德國工程師遵從希特勒之命，把它搬運至指定的歷史名義地點。在場的新聞記者們，從塵埃封滿的車窗，看見希特勒坐在福煦像前，他生前曾坐過的椅子中。左右爲戈林和季台爾；白羅傑區和赫斯坐在一面；賴德和里賓特洛甫坐在另一面。對面一端留着四個空位。

三時三十分，四個法國代表坐着汽車在阿爾薩斯洛倫紀念碑前下車，他們是洪齊格將軍，身穿黃褐色軍服；空軍將官柏奇佐將軍；海軍中將勒魯克，均穿深藍色制服；前任波蘭大使諾爾，身穿整潔之陸軍便服，諸代表行經卅字旗所遮蓋的戰勝紀念碑前時，忽忽一顧，即尚前行去，其旁有德方軍官三人相隨。德軍衛隊咸向法代表行禮。

法代表登車後，德方諸領袖均起立爲禮，儀容肅然。希特勒以國社黨敬禮，依次與法代

表相見，戈林與賴德舉官杖爲禮，自羅傑區及季台爾兩人行軍禮，赫斯及里賓特洛甫則舉臂行國社黨禮。法代表報之以軍禮。希特勒旋即就座，點頭示意季台爾將軍，季台爾即以沉着的話調，用德語宣讀希特勒所提停戰條件的序言略謂：「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在這輛火車中，德國人民遭受痛苦的時代，從此開場……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英法毫無理由，又向德國宣戰。現在由於火力的判決，德國被請提出休戰條件了，倘然把歷史上的貢巴塞林擇爲授受這條條件的場所，這倒也是一勞永逸，恰合事理的，從這公平的報應舉動，正好把那在法國不足爲榮，德方深以爲恥的一種紀念，一掃而淨。法國於幾經血戰，英雄抵抗之後，業已解體，德國並不欲以虐待性質的條件加諸勇敢的敵人身上。」

三時四十二分，希特勒起立爲禮，旋即下車，除季台爾將軍外，德方諸領袖亦即隨之而去，他們走過衛隊之前，樂聲大作，不多一會，他們登上汽車，在貢巴塞林的柯枝葉條之下，馳車返回光榮的德國，這裏在NAG，餐車中，季台爾站在綠呢面子的桌子前，把停戰條約逐條向法國四代表宣讀。談判時概用德文，法方代表對於德文非常練熟，主席代表洪齊格將軍，他本是阿薩薩斯人呢。

四時二十六分，太陽照在森林的背面，空場中已了些蔭影沉沉的樣子了。法國代表這時走下餐車，退入場邊的一個小篷帳中。裏面有四隻木椅子，一張桌子，和一架洗手具，桌子上面還放了一束玫瑰花，每個座位前設有一個文書夾，一個日曆正標着這可紀念的六月二十一日，電話電報都可直通波爾多，那裏員當將軍正和關員們，引領佇聽的要聽取這方消息呢。季台爾將軍所授予法方的條件草本共有三十頁紙，完全法文。他在法方代表退入篷帳磋商

時，便抽空下車在森林裏踱了一會。

那天晚上，法方代表會向巴黎西南驅車五十二英里，穿過了九時起實行宵禁的冷落街道，在一家旅館中耽擱一夜。第二天早晨返抵森林空場的小篷帳裏。季台爾將軍把送車給他們使用，車內多添了五位秘書，法方代表把逐條條文細細研究。差不多每一條都要和波爾多方面詳為磋商；每一條都要取得季台爾將軍的同意，他外表執禮彬彬，而態度却十分堅決，這第二天午後，季台爾差人告訴法方代表，說是時間已很短促了。法方首席代表洪齊格將軍回答說，法方已準備就緒了。於是法德雙方又在那綠呢面子的桌上商談一切。

洪齊格將軍對德代表說：「法國代表團認為尚有一言，須加陳述。法國在戰敗之餘，放棄武力抵抗，願望今後以此種磋商的精神，再使兩國獲得共同生存，與互相合作的機會。足下以軍人的立場，當知此痛苦時間之來臨我身爲如何也。」季台爾將軍回答道：「我接受你的話……我祇能回答職勝者給予戰敗者的光榮是值得尊敬的。」

在雙方代表講了幾句話之後，法國海軍中將勒魯克把手拭去他頰上的眼淚。鸞鷲的一陣輕微的筆尖聲中，夾着一句法語道：「將軍，請授筆給我，」第二陣的簽字聲音又起了。這時候正是。德國夏季鐘點下午六時五十分正。

四個法國代表，在貢巴泉森林中簽完了字，已是精神勞頓，坐了汽車開到幕尼克，希特勒和羅索里尼已在那裏談妥了他們的聯合停戰條約，安睡一宵，德國軍用機又把法方代表團送到羅馬。聽取義大利方面的條件，在羅馬近郊十二英里，十七世紀式的茵雪爾別莊中，法國代表團和義大利外長齊亞諾，參謀長巴陀根里沃上將，海軍上將卡伐那利，及濱立柯羅將軍

等晤面。雖然法國沒有法子不接受義方所提的條件，但法代表團曾以二十四小時的長時間與波爾多方面磋商。直到義大利夏季鐘點下午七時十五分，即法德簽訂停戰條約後二日，法方洪齊格將軍與義方巴陀格里沃軍將簽完了第二個停戰條約。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德義夏季鐘點上午十一時三十五分，法境的戰事完全告終。希特勒昭告國人說：「感謝上蒼賜福，德國境內懸旗十日，鳴鐘七天。」法國則規定這一天爲國恥紀念日。波爾多的報紙說，法蘭西不僅戰敗。一切組織和體制也大受損傷。二十年來的錯誤罪過。至此告一段落。

五 德國軍隊開抵西班牙邊境

德軍開到西班牙邊境，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以前即在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中，德軍也沒有向南進展到這樣遠。德國軍官爲慶祝此事，曾在法國邊境比阿里茲，與西班牙軍官舉行聯歡宴，並對於國社黨「康多爾」部隊在西班牙內戰中援助佛郎哥將軍受得勝利，也加以紀念。

巴斯克地方海濱浴場，風景幽美的聖約翰特魯斯港，住滿着德國兵，雖則在海口上沒有一條德國船。那裏的國民大飯店已被德軍租作司令部，屋頂旗桿上卅字旗臨風招展。

德軍是在六月廿七日開到該地，前一日，市長會在各處張貼通告，勸告居民不得對佔領軍，表示何種示威行動。

市長的命令，居民尚能嚴格遵守。聖約翰特魯斯的居民，對於德軍的開到，視若無睹，

也無任何示威行動。德國軍隊，據記者所知，也能嚴守紀律。

這並不是說，不見德軍之影，或不聞德軍之聲。事實並非如此。穿着制服的士兵到處皆是。他們要求騰讓出較大的旅館，以便居住，在旅館前面，有着鋼盔的衛隊，站崗守護。他們笨重的黑皮鞋聲，不斷地在階沿上響着。他們也出現於商店中，用他們生硬簡單的法語，向那生意清淡了很久的店員購買貨物，而以一馬克值二十法郎的匯價來計算。他們也成羣結隊地同赴萊館，享受法國精美的烹調與名酒。他們在旅館中的食宿都是由法國政府供給，那就是說。自貝當政府擔負德軍佔領時費用之後，法國的納稅人應負擔這一切了。

此外還有唱歌——德國軍隊，當他們排隊前進時，從早到晚，老是不斷的唱歌。他們早晨一醒來，就用雄壯的調子，唱一首關於英國的歌。記者不懂他們唱的歌是什麼意義，但顯然不會恭維英國。大部分所唱的歌，自然都是頌揚他們祖國。他們不唱歌的時候，總得奏着軍樂，旅館露台上每晚且有軍樂隊合奏。

在記者幾次赴前線的視察中，從未德到法國士兵唱歌。他們看起來對於這次戰爭，並不熱心，也沒有像上次大戰中那樣一首著名的「麥德龍」進行曲。這也許就是法國戰敗的一個原因，雖則是極不重要的原因。

德國士兵的確在這一城市中盡情享樂。除開酒食徵逐外，毋天早晨，他們在怒濤中海泳。他們唯一所缺乏的東西，是與婦女交際。以前美國兵士佔領萊茵區時，他們與德國婦女竟。即有社交，而其中有好多討了德國老婆的。但德國士兵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向聖約翰特魯斯的女人求愛，他們仍和自己的弟兄們出去散步。

也並不是這些青年國社黨軍，沒有引起了法國當地居民的深刻印象。他們確曾給了法國居民深刻的印象。他們的年青，他們的漂亮，他們精神飽滿及身體健康，給了當地居民不少談話的資料。法國居民開始明白，法國士兵雖則勇敢，終非德國之敵的理由所在了。

一個法國少女，當她看到這些自萊茵河那邊開到的金髮白面的士兵，不免嘆息道：「法國可謂沒有青年。」她並不完全錯誤。法國青年成熟太快，他們似無青春時期。根據德國戰士。或美國大學未畢業學生年青的意義來講，法國青年確是無朝氣的。法國不注重青年一代的體育，確是一個可悲憫的事實。法國學校內，對於兒童習育，化了太多的時間，對於他們體育的發展，却沒有充分的注意。

德軍佔領聖約翰特魯斯，除開把鐘點改為德國時間外，尚無其他苛刻的限制。如果此項變動立即實行並能一直不變更，也許並不是怎麼壞的事。最初改為中歐時間，後來又改為法國日光節約時間，最後又改為德國時間。結果，有一時期，有無所適從之感。在某一時期，聖約翰特魯斯，火車站上遵守德國時間，而市政府仍遵守法國時間。約會時間便極困難，時常要特別問清楚，所約的時間，究為德國時間，抑為法國時間。

時間現在是改變了，至少在德軍佔領期內是改變了，當地居民也已消極的加以接受。這樣一來已使黃昏延長。太陽不到晚上十點鐘，不會西沉於海面。

除開德國軍隊駐紮市郊外，當地還有大批法比兩國的難民。蜂擁而至的難民，為數之多，不得不使好多商店，在某一時間中，限定幾個顧客入內。商店面前，排隊魚貫而入的隊伍，往往使列隊中的顧客，等得焦急。

這一水上城市，在德軍侵入之前，本多英國的遊客。這些遊客，後來都由英國輪船，倉卒撤退了。有史以來，聖約翰特魯斯海溝，從沒有像德軍開到前後那樣忙碌異常。巨型海洋郵船停泊港外，準備運載英國難民，而護送這些郵船的驅逐艦，則川流不息地往來於防浪堤外。法國居民，深懼此項郵船的光降，足以引起戈林將軍指揮下的德國飛機，來對該市空襲。當地居民那時很希望大雨傾盆，黑雲密佈，因為天氣不佳，實為這海濱浴場的福音。

同一時期，約有五百個美國人，也離開該港，自昂達耶用汽車運輸行李雜物，越過邊境，避往西班牙。美國僑民常撤退，是由美國駐西班牙大使館職員從中調度的，那些職員一到聖約翰特魯斯後，被他們的擱淺在該地的僑胞，舉為救命的天使，因為好幾天來，美國僑民雖包圍葡西兩國駐巴塞納領事館，以便領取護照出境，却無法獲得。原來該兩國領事館門前各街道上，各國驚恐若狂的難民，終日擁擠得水洩不通，美僑不得不知難而退了。

即使那些幸而領得護照的美國難民，走到昂達耶國際橋前，滿以為他們可以進達中立的西班牙而不致受阻，然而事實却大謬不然。在國際橋前載着難民的汽車，等待通過的，長及一英里，法國人差不多每小時只准三輛汽車通過邊境。有若干美國僑民在星期六日下午二時即抵國際橋頭，然而歷四十八小時，兩夜睡正汽車中，他們仍沒有前進一步。如果在馬德里的美國大使館不來救援他們，他們或許仍要在那兒等待若干時候。

一個在這兒等待了二十四小時的美國婦女，恐慌萬分，因為巴黎美國教會威廉牧師曾將反對國社黨的講道原稿，寄存她的汽車中。當她突然想到德軍開到國際橋頭，找出這項痛罵國社黨的文稿，她的心中便不免充滿了關入集中營的恐怖，

目前只有少數幾個美國人留居聖約翰特魯斯。他們大都想仍回巴黎。惟火車尚未通行，他們回返巴黎最嚴重的一個問題，厥為適得汽油的問題，德軍第一項要求，就是將法國所剩下來之火車頭，皆歸德國支配，而汽油也變為稀有的珍品。汽油這樣缺少，使美國僑民乘車下山，也不得不作經濟的打算。

同時當地的居民也不知外面的時局如何。法國報紙近來新聞很少。當地僑民，除開曉得威爾基業已在上月當選為共和黨的候補總統以外，其他一無所知。

因為新聞的缺少，謠言隨之繁興這些謠言至少在二十四小時以內，有人相信其浮面的價值。此項謠言的流行。造謠者固別有用心，聽信謠言者亦希望其如此。記者在兩星期以來，曾經因不信此項謠言，而受到那些聽信謠言者的鄙夷。他們時常這樣講：「啊，你是一個新聞記者，還沒有聽到最後的消息。」

下面就是法德簽訂休戰協定後流行於聖約翰特魯斯的謠言中的幾種：

- 一 美國業已對德宣戰。
- 二 蘇聯業已對德宣戰。
- 三 德軍為進攻直布羅陀起見，已與西班牙軍隊聯合，現已開入西班牙。
- 四 德軍的開入西班牙，乃為進攻英國多年的同盟葡萄牙之故。
- 五 法國業已明白拒絕德軍開入西班牙，並將西班牙軍官前來比阿里茲與德軍職歡的，實行逮捕了。

六 英國空軍業已轟炸柏林，一次空襲，即炸死三千德國人，英國先遣隊，業已在漢堡

登陸。

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當地的情形真像謠言製造廠了。

六 德機炸英的失敗

本文是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報駐倫敦訪員的報告。

德國對英決不能像對波蘭、荷蘭，此利時及法國因電戰中一樣，在空軍上佔壓倒的優勢。英國空戰的成功已爲顯著的事實可證。舉例來說，八月十八日，德國空軍大舉轟炸倫敦的結果，德機六百架中，被英國空軍擊落者達一百四十一架，而英機的損失，只有二十二架，此事極可注意。倫敦居民，正像英德沿海居民一樣，業已表示他們能應付這一問題。不但此也，德國打擊英國及其不列顛帝國心臟的企圖，不獨消耗極大，並且在戰略上，也毫無效果可言。

英國空軍在空戰中的成功，並不視擊落敵機數目的多寡而定，雖則此項數目的多寡，也極關重要。德國空軍自八月八日大舉轟炸英國以來遭受嚴重損失，已有肯定的事實爲之證明。自八月八日實行白天大舉轟炸英國之日起，至九月十六日止，德國飛機業已喪失一千七百九十九架，此項數目已經各方證實，此外尚有德國飛機八百架被毀，但尙未經英國官方證實。德國在此期內陣亡的或被俘的飛行員約有六千人，而英國飛機的損失僅六百三十八架，並有飛行員二百九十二人幸免於難，此項數目包括在德被毀飛機及偵察北海及其他地帶失事飛機在內。就全部言，在八月六日以前，英國已擊落德國飛機三千零二十一架，其中很多爲

戰鬥機。又據英方估計，至彼時為止，德國飛行員，業已喪失約九千人。

舍數目不論，其他更可注意者，英德空戰且已證明優勢不屬於德國，而實屬於英國。在德機大舉襲擊英國八日之中，德國飛機皆在幾百架以上，其中至少有兩次超過一千架，德軍在戰略的意義上予英國以嚴重的損害。此項意見，並不完全根據英方公報，有經驗的中立觀察家，亦作如是觀。

德國對英空襲的目標，約有三項；第一，實行空中封鎖政策，以與海上的潛艇與魚雷艇封鎖相呼應，第二，想由空襲以達到進攻英國海岸之目的，特別在使英國空軍由空戰中及毀壞飛機場與飛機工廠而至消滅。第三，以不加揀別的進襲非軍事地帶，擾亂交通及其他損害國民抵抗的方法，以打擊英國的民氣。

就第一項目標而言德國空中封鎖業已失敗，德國現已放棄此項目標，即其顯著的證據，德國對英的空襲。最初本集中於商埠，海港，護送艦及船塢，現已大部分改向內地轟炸。據親到英國各重要商埠視察的公正中立觀察家意見，及由管理航運及食糧當局的證明，吾人可斷言，德軍空中封鎖並無成功的希望。且德國轟炸機最近白天空襲，比之以前的夜襲，更無成就可言，英國空軍戰士，藉高射砲之助，及防空汽球與空軍隊伍的合作，已足使德空軍的進襲，僅為一嚴重的騷亂而已。

德國第二項目標在於造成壓倒英國空軍的優勢。國社黨宣傳部所發表的數目，如屬可信，德國空軍當然已可完成這項目標，然空戰的結果，尚難於斷定。但英國的「噴火」式機及「旋風」式機比之德國飛往英國作戰的任何種飛機，都已顯出無可否認的優勢。

再就轟炸英國飛行場一項而言，英國當局並不否認若干飛機場已遭德機嚴重的襲擊損害，究至如何程度，此事有關軍事秘密，不能宣佈。但可得而言者，德機的轟炸，至少尚無使英空軍不能繼續應用的飛機場，德空軍轟炸英國飛機工廠的情形，亦復相同。少數飛機工廠雖已被德國空軍投擊中，但其損害的程度。遠較德國使用大批飛機以求達到的目標為低，據可靠的估計，各兵工廠因德機的襲擊而工作時間延誤者，較英機所加害於德國的，只及十分之一。

就德機空襲第三項目標而言，德國空軍打擊英國民氣，其失敗更為顯然，其最近最好的例證，可由德機襲擊倫敦情形來說明。據德國無線電廣播：德國空軍擬將英國首都附近大部分炸為平地，使倫敦民氣為之消沉。然而事實與此相距太遠。倫敦近郊小部分地帶若干房屋，商店，街道，自然已遭受很大的損害，居民死傷亦多。近郊有一車站，且被擊中並有兩三處鐵路交通，短時間被阻斷。不過幾小時後，修理工作既在進行，路線即收拾清楚，交通又如平時一樣恢復起來了。

記者當空襲時，適在該交通線火車中，其目擊情形如下：

「驚報大鳴之後，大部分乘客多走到車廂以外，只有我們四個人仍在車上。在兩站之間，突然發生不斷的撞擊之聲，火車停下來了，我們仍在車中等待着，聽見飛機在空中飛過，也聽見幾個炸彈爆發聲，與機關槍開火聲，並有飛機一架飛至鐵路線上空開放機關槍。那飛機越過該路後，響聲隨即減低下去。

坐在車角中的人說：「我想空襲對於我們的影響，不過如此罷了。」

「過了不久，我們坐在黑暗中，覺得厭倦，便開了窗，拉上窗簾。什麼都看不見，在前面只有些烟和塵土。我們等待了一個半鐘點，在這期間，大家相聚作諧談，不久火車又在開動了。」

「約過半英里的路程，我們就到了被轟炸的車站，玻璃狼藉，月台旁邊，見有一節火車窗門被毀，彈孔很多，木條彎曲，被棄置一旁，下面的大街上，一排店面也被炸去。」

「另一方面，一直下去約離開四分之一英里，有着好幾家房屋被炸彈擊中；救火會和警察正在工作，在我們一個半小時停留期間，火已經撲滅，街道也清除了，使人發生一種深刻印象。」

「該鎮的附近看來極為鎮靜。大部分乘客走出了火車，去視察損失，但他們聽到站長在大聲呼喊道：這次並無一人受傷。」

「後來又有一個房屋被毀的男子說：『炸轟只毀壞了我們的住宅，並沒有擊毀一家工廠。』」

更有一顯著的反證，足以證明德國所宣佈倫敦生活已遭打擊的不確，就是英國板球戲仍在球場及鄉村草地照常進行，此項球戲，即使一時中斷，但警報一解除，立即又恢復起來了。從記者在英國東南部幾次空襲的經驗中，並在空襲後與英國人民談話，顯然可以看出，英國的民氣並沒有銷沉。

德國飛機雖以不加揀別的方法，轟炸那些並非軍事目標的地帶，造成極大的損失，但依然無補於實際。

七 英空軍戰士自述

英法聯軍自法國鄧扣克港撤退，得力於英軍戰鬥機以寡敵衆，控制該港及英吉利海峽上空者，實非淺鮮。下文爲英國戰鬥機隊長之作戰經歷談。

我機一隊，計噴火式戰鬥機十二架，於英法聯軍自鄧扣克撤退第一日清晨，整裝以待，上午九時，奉令出發，振翼升至二萬呎高空，飛渡北海。機羣緊密，無線電停止通報。向前遠眺，海岸線極爲熟悉。數分鐘後，便見加萊一帶村鎮起火焚燒，濃烟滾滾，地平線爲一片烟霧所籠罩。

機羣在該坡上空，疾駛而過，即在長五十哩之天空從事巡邏，未見敵機蹤影，遂決計下降，低飛至四千呎上空盤旋，忽見一萬五千呎高空有德機羣約六十架，計轟炸機二十架，戰鬥機四十架，乃悔我機隊低飛之失策。俄頃之間，德戰鬥機羣，其中多屬梅塞斯密特式，已呼嘯而下，向我機隊撲來，我機亦即分頭迎擊。

約在一萬呎高空，我機迫至梅塞斯密特式一一〇號機一架身後，乃尾追不捨。翻騰追逐機，頭螺旋頁疾轉如風駛掣。未幾，德機疾降而下，我仍緊迫其後，欲使德機準對我視線中心，實非易事。一俟瞄準，便按電鈕，我機所裝白朗甯式機關槍八挺，乃同時開火，每分鐘各發彈一千二百顆，齊向德機射去。機關槍後散出火藥味，直撲鼻孔。槍彈擊中德機時，火花迸裂，瞥見德機駕駛員頭顱後部輪廓，掉首回顧，旋轉將半，便停止不動，想已中彈。一剎那間，該德機即起火，黑烟直冒，滾轉墜下矣。

至是，余乃向四週瞭望，以俾追擊他機，並發覺已飛入內地約五十哩。四顧未見他機，乃轉路飛返海岸，忽見我機存油，僅敷直飛返防之用，未免大驚，蓋中途若遇敵機，不知何以應付也。第一次交戰，似覺精神百倍，事後追思，又感不寒而慄。返防途次，即在北海上空，發無線電逐一詢問其他各機駕駛員戰果。首先電覆者，懽然報告擊落敵機一架，各擊落一二架不等，惟兩機寂然無聲，想已殉職矣。

返防後，我機隊灌油裝彈，一刻鐘後又升空出發，剛飛抵鄧扣克一萬呎高空，忽有大隊梅塞斯密特式德機，竄出雲層，向下猛撲，幾使我機隊措手不及，此項敵機顯係翱翔高空掩護下面雲層中之轟炸機，移時，耳旁槍彈橫飛，並聞後面有德機一架槍聲軋軋。未幾，該機突然下降，我亦疾降追擊，但在雲層中，該機竟蹤跡杳然。

我機旋又升高，見餘機約在六千呎上空，正與戰鬥機多架混戰，敵機中有容克斯式八八號機數架。余乃衝入參戰，並開無線電收聽，偶聞我機隊各隊員交談，雜以掃射德機槍聲。某機紐西蘭駕駛員泰然告另一機駕駛員曰：「君後有梅塞斯密特式敵機一架。」對方答曰：「Oh, 老友」。

余乃認定容克斯式八八號機一架進攻。該機尾部機關槍手立即向余掃射。槍彈掠過機窗，清楚可數。余亦備準目標，開槍射掃，軋軋連聲，機身微顫，德機已成兩截，接着便於烟火中向下直墜。我仍盤旋徐降，見該機機員一名躍出，張傘颯蕩而下。

時空中已無敵機，余乃轉身重返根據地。歸途中電呼餘機，藉悉各機全數無恙。德機被擊落者共十一架，連先前一戰共擊落十九架，第一日勝利已屬於我。

第二日，我機隊仍出發巡邏，並派兩機單獨偵察。一在鄧扣克上空一萬二千呎雲層隱匿，一在二千呎上空盤旋。餘機則向加萊飛去。約至半途，雲層上空一機即以無線電通知下面一機曰，「注意」大批梅塞斯密特式敵機彌天而來！下面一機即謂曰，「O.K.，別讓他們脫身，我來矣。」

我機隊得訊，即轉身飛入北海上空，見寇克斯式德機數架，由梅塞斯密特式機掩護，正向魚雷艇一艘及滿載士兵之救生船數艘擲彈轟炸。魚雷艇高射砲還擊甚烈。我機隊出其不意，突然衝下。各擊落敵機一架。我機隊乃相率上升，再度整隊衝下，時敵機已分散。其中梅塞斯密特式機一架向東竄，逸余即向之猛撲，槍聲響處，該機噴出黑烟，已知落葉下墜。余即隨之飛下，見其墜地，欣喜莫名。

時鄧扣克上空兩機與德機羣戰況如何，尙不可知。旋接一機復電，謂已擊落敵機四架。未幾，該機駕駛員突然失聲曰：「我機已中彈着火。」一二秒鐘後，該駕駛員又曰：「下面有驅逐艦一艘，我準備躍出。」一秒鐘後，他又喃喃自語「怎樣辦。」

從噴火式戰鬥機躍出，確非易事，最好莫如倒轉機身，使背部向下，然後穿出。旋悉該駕駛員確用此法躍出機身。三日後，彼身穿海軍少尉制服，水兵褲，肩荷水兵背囊，狼狽歸隊來矣。

是日戰況雖烈，戒績確不佳，擊落德機，僅十一架而已。

第三日，聯軍大舉撤退，德機亦全部出動，阻撓撤退。破曉，我機隊即出戰。早餐前已兩度往返鄧扣克。交戰不下三十次。第二次所遇方敵戰鬥機之多，實爲前所未有，全屬梅塞

塞斯密特式一〇九號機，約百架。但我機隊迎擊甚爲得手。在一千呎以至一萬五千呎高，空上下衝殺，衝下追擊，後扳操縱桿上升時。知覺常模糊，但確知曾擊毀德機四架。我機隊其餘各機戰果亦不惡。

我機隊作戰半小時，如火如荼，祇喪失一架。該機一翼被擊毀，駕駛員降落鄧扣克海灘，額部受傷，但仍設法用無線電報告司令部，謂已「安然着地」，「當夜隨同英軍一隊返國」。惡戰告終，我機隊又與梅塞斯密特式一一〇號機羣交綏，擊落其三架。此類德機下降確極迅速。是日午後。余從一萬五千呎高空，以每小時五百五十哩之速率向下直衝，追擊一機，該德機疾駛而下，想必已墜地。

余當時以機尾調整機爲助，竭力扳回操縱桿高升，頓時又感知覺模糊，第見日光忽變黃色，又變紅色，漸成一片昏黑，雖未失去知覺，但已目不能視耳不可聽，惟覺較普通馬達聲更響嗡嗡之聲，震耳欲聾耳。

我機隊在鄧扣克上空血戰，得益非淺，由余視之，德機駕駛員，多屬平凡，且戰鬥精神與技術，亦不高明。雖以數量勝人，但在質的方面，不逮英機遠甚。

八 英國漁船襲擊戰記

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天色將晚的時候，有一艘德國潛水艇在挪威海岸附近，斯加基拉克鹹滾滾的海水上面，伸出了它的潛望鏡，好似一隻躊躇而煩惱的眼睛。天氣惡劣是這一帶地

方很普通的情形。陣陣的大風，好像真是從北極圈腹部呼出的冰氣，向海面激擊。三十呎高的捲浪，瘋狂似的跳撞，向上面低飛的灰雲怒吼。

然而這艘海底的船是不暇選擇天氣的，因為它現在正急於需要空氣。離開了維爾海姆希文三星期，不斷受英國驅逐艦的困擾，在斯喀巴河外面的階梯中困住了兩夜，四周都是落水甚深的炸彈，它的水手又為充電不足的電池所發出的綠氣所麻醉，這納粹的潛艇正預備在皇家海軍的包圍中升至水面。

它升起來了，膨脹的兩側都黏附了小甲殼動物和水草。高聳的海水把它震盪得好似一件在搖動的浴盆中的賽璐珞玩具。它的狄賽爾機把它開向逆風的方向，它稍微前進了一點，船身顛簸動盪得很厲害。

在一部份開着的瞭望塔下面，有一個謹慎的頭在細心觀察那短短的水平綫。在五百碼以下視覺是很慎的了。四周沒有其它船隻。這潛艇或許能暢開它污濁的船艙，駛行一兩個鐘頭，儲蓄電池的力量，就是說，如果那狂暴的海水不把它的脊骨打斷，或把它捲到下面去，它可以這樣來一下的。

可是且慢！在離開不到三百碼的地方，有一個小點，比四周的海水要黑一些的一個小點，在衝向天去又重復墜下，慢慢的又出現在眼前。那個執有雙眼千里鏡的守望者說，一艘漁船，英國漁船，而且在開過來。

那個老練的潛水艇司令喃喃的說。一艘漁船，多討人厭！用一個魚雷去抵禦這樣渺小的——一個敵人未免太浪費。從潛在水中的前甲板放一砲又或許很容易失掉這樣一個不易瞄準的目

標。他或可置之不理。無論如何，在現在的情形中，這艘潛艇很願讓那漁船走它的路——暫時的。這艘潛水艇真的祇希望能暫時不有人來纏擾它。

可是漁船的計劃並不如此。它時而衝向天際，時而沒人幾噸的水下，慢慢的側身向潛艇前進，淡漠而從容，如一頭飼養很好的小狗嗅一個平民的垃圾罐似的。

那納粹司令一面咒詛，一面命令槍砲手來至時起時伏的甲板上。他猜想這漁船上的船員是怎樣一種人。愚笨的漁人閒散好奇呢，還是軍艦的水手？這艘漁船，在這戰雲瀾漫的斯加基拉克峽的出現已足回答他的問題。他臉上表示出決斷的神氣。他將於盡捕船上的水手後擊沉這海上好奇的賤物。他長長的神經緊張着的旅行，直到現在還未造成一些破壞的結果，這樣來一下，對於維爾海姆希文或許可以比較交待得過。可是最先應該放一槍警告警告。

槍砲手爬出了瞭望塔。像被風掃的齧齒動物似的沿着滑溜而傾側的甲板前進。末了一人走下扶梯即滾倒在甲板上，而突然的被投入大海的懷抱。他灰白的臉和浪峯的白沫混在一起。求救的嘴形成了一個張口而痛苦的，在風聲與海水的怒號中不復聽得出一點聲音。海的喉管一動，就把他整個吞滅掉了。另一人又繼續了他的位置，一枚子彈從漁船的船首飛來。它的速率減小了，它在風中不停的打轉。

潛艇的副司令是一個鬼似的副官。他召集了八個船員在波濤洶湧的海中登上一艘小船。他們把小船向漁船駛去而讓潛艇遠遠的避開。他們不喜歡漁船船尾遮棚的式樣。這種遮棚常隱藏深水炸彈。沿潛艇下一枚深水炸彈可以使兩艘船都毀滅不，潛艇可繞着漁船兜大圈子，儲蓄電池的力量，然後向大海猛力衝去。副官和他的船員奮力向漁船前進。

那艘阿爾西亞號漁船，船上的水手都很鎮定的在等待潛艇小船的前來，一些都不驚惶。潛艇司令對於他們的猜想可說是對的，也可說是錯的。錯，因為他們是簡樸的漁人。對，因為他們也是受過訓練的戰士，現在在執行一種特別的任務，而且是屬於皇家海軍的。對於他們大一半人這並不是第一次參加的戰爭。他們都早已見過敵人的潛艇。

阿爾西亞的船長正在漁船中部的掌舵室。他是一個矮而肥胖的人，胸膛如大琵琶桶，肩膀寬得像酒店的轉門。他的臉好似大理石雕成的，莊嚴，憂鬱而固定不變。他向一個站在船尾遮棚附近的小心警備着的青年招招手。

他平淡而低聲的說，「別爾，照顧這裏。我要上去了，」他走下一架通至掌舵室的陡直的梯。在前進至總艙時，他又回過頭來喊說：

「德國人上了船就送他下來。別爾，你聽到嗎？」

「好的，」別爾說了就回到他船尾的遮棚旁邊。

潛艇的小船準備登上阿爾西亞的甲板。天色漸黑，四周的東西更看不清楚。潛艇仍在追逐自己的尾巴，繞着漁船兜圈子。除風的號叫與水的擊撞外，另聽到一種新的音調。一種煩躁的音調，重砲陰沉的回聲——或是北方的春雷聲。打雷還太冷。

潛艇的特派隊抓住了阿爾西亞船尾的纜柱，八國德國人遂在六隻毫無表情的眼睛下踉蹌登上了漁船。他們都備有來福槍，連射手槍和手榴彈。他們因長時間的禁閉在擁擠的船艙而四肢癱瘓。因寒冷而知覺麻木，皮膚又受鹽水的浸漬。到這時候維爾海希文水手的溫文與誇耀都消逝無蹤。在這怒吼的海上，那些納粹黨人能登上阿爾西亞船算是滿意極了。副官手裏

握着連射手槍，最後登上甲板。

登上了阿爾西亞船，在鬼似的副官眼中看來，他手下的人真是够靈活了。他們立刻在漁船的船員身上插查軍器，可是一無所獲。

副官用簡短的英語向漁船的六個船員說，「你們，排起隊來，在上風處的欄杆上。」英國人一言不發的依了他做。在副官一個目語之下，潛艇水手遂進至下風處，執了槍和手榴彈警備着。副官的目光把七十呎長的漁船從頭至尾掃了一過。他經驗豐富的眼睛看到了用以拋擲巴拉凡掃雷器的絞架的搖柄，拉進拉出的聯動機，金屬線和鐵鈎。他步至船尾的遮棚發現了殘暴的深水炸彈。他的檢查迅捷而無遺漏。

他回至船腹的甲板，大聲的說，「你們這些漁夫在這海裏做些什麼事情？」這是一句慣例的問話。

青年的別爾走前來很清楚的回答說，「捕魚。」這是一句慣例的回答。

副官漲紅了臉咆哮的說，「你們來兩個人，替我把這蓋艙板揭起來！」

兩個漁船船員揭起了船腹的蓋艙板。很奇怪的，這裏面貯滿了銀白色的魚。然而，那狂吼的大風帶來了一種無可誤解的臭味。魚已腐爛了。牠們還是幾天捕來的，蓋艙板急急的重行蓋上。副官綳綳他的鼻孔。他說，「這是一件新聞英國民食的一部份是腐爛的魚。」他的意思並不是說笑話。

他又厲聲的說，「那前面的一塊蓋艙板，快。」英國人把前面的一塊揭起。裏面是空的。那德國人注視了一下，不覺大為驚愕。艙底的水呈鐵銹色。艙裏一定裝過水雷。這樣小的

船不會裝得多，不過也够了，而且已經埋好。

它們是在兩天前埋在波羅的海的。另是好幾艘其他的漁船做着同樣的工作。人多可以使工作減輕。那鬼似的副官不知道這些勇敢的人已把英國水雷埋在波羅的海。然而他已是怒不可遏，他扳槍的手指在發癢，他很想結果這些英國人，而立刻把這毒害的漁船擊沉。可是，司令官說，「把俘虜帶回，」因為限有一個德國人能依他自己的意志行事，所以副官便遏住怒氣問，「誰是這船的船長？」

「約翰彭斯丹勃爾，」年青的別爾回答

「你是否就是約翰彭斯丹勃爾？」

「不是，先生。」

「他在那裏？他為什麼自己不說？」副官怒吼着。他漸漸的不安定了。他知道在跳躍的潛艇中有人在瞭望塔內用千里鏡望着他。

年青的別爾說：「彭斯丹勃爾船長在下面。我是他的兒子。」

副官大笑的說：「傳他上來。」

「他不能行動。今天早晨他一交跌在搖柄上，他的背樑斷了，我想——他快死了。如果你要跟他講話，他在前面總艙裏。從掌舵室的樓梯下去。」

副官走進掌舵室，步下樓梯。下面是漆黑的。他從腰帶上抽出一枚電筒。電筒的光照着巨大的三圓筒加命堡燃燒火油引擎，更射至總艙堆着毛氈的床架。

「他喊着：你在那裏？」

一個很細弱的聲音回答說：「就在這裏。向前走，留心你的頭撞在隔板上。」

副官一步一步的向前進，灣下了身體走過隔板的門。電筒的光四處搜尋。當他在這樣做的時候，一個五十磅重的，生鐵壓艙板，爲一強有力的手臂揮舞着，在隔板的後面，直向他的後腦壳劈去，把他的頭如鬆脆的玻璃似的擊碎了。

鬼似的副官看去更像二個死人了。事實上他已是一個死人。大力的阿爾西亞船長把屍體拾起丟在船頭的鎖纜室內。他關上了艙頭的門，回至通到總艙的隔板門的後便，手裏舉起了鐵板。

同時，潛艇的司令也很感心神不定。副官在阿爾西亞船上幹些什麼？和那些漁人去浪費一時間，而讓他的司令像一頭陷在水泥中的豬在海上打轉，潛艇已不經水擊。它現在已和瀘器一樣的在滲水。他看見副官走下漁船的甲板。這是什麼意思；無疑的，是禮讓的交換，喝一杯杜松子酒。這班故事書中的水手真是該死。他二個人在悲傷，那個呆子可曾聽到北方隆隆的砲聲嗎？這是海軍的交戰，

一轉瞬間。天下起雪來了，下得很緊。視力祇及於一百碼之內。風勢更緊，兩艘一半沉在水中的小船更顛簸不定。

在絕望中，司令吩咐潛水艇與漁船平行前進。有自己的水手在上面，現在可不用害怕深水炸彈或詭計。在離開阿爾西亞船不到一百呎的地方，司令從瞭望塔中大聲的叫喊：「立刻回來！立刻回來！」

風把他嘴內喊出的字立刻吹散，在風聲水聲中消滅無蹤，祇有站在阿爾西亞避風處的一

個德國下級軍官有些感覺到。副官到甲板下面去已有好幾分鐘，他覺得他應該調查一下。他還覺得潛水艇上的司令在向他叫喊。他能看到司令在瞭望塔內，他還能看到司令的嘴是張大的。然而因為他是一個道地的尊貴的德國人，他沒有聽到命令，他不能有所行動。他向潛水艇豎起了耳朵一次一次的喊問：「什麼？」「什麼？」

這時別爾走來向那下級軍官說：「我想老人已不能行動，除非我們去搬動他。」

沒有一個納粹人能懂得或是說很多的英語。所以那下級軍官不斷的向潛水艇與英國人大聲的問：「什麼？」「什麼？」

別爾和另一漁船水手唐李却脫做出搬動的手勢並指到掌舵的扶梯，很激動的樣子。那下級軍官終於猜出了這隱劇的意思，他和他一個同伴遂懶步的走至扶梯旁，向下走去，別爾跟蹤在他們後面；其餘的德國人一些都不加阻止，像副官一樣，那下級軍官和他的同伴摸索着走過引擎間。像副官一樣，他們的眼睛因受潛艇的綠氣與鹽水浸染，流淚而目光無力。

別爾在第二個納粹人後面輕輕的說：「低着頭走過那隔板。」

德國人不懂英語，可是他們看出隨着說話一都扮出的手勢明明是「把頭低下。」他們向前走，從腿部一直彎起。船長約翰彭斯丹勃爾手中的鐵板打在那下級軍官的腦壳上。他已完結了，同時，別爾也在引擎間的器具箱內揀起了另一塊鐵板向第二個納粹黨人的腦壳打去。這德國人的身體便摔倒在休止着的引擎圓筒上。

外面，那艘潛艇祇得來助於閃光信號了。光裏面照出，「立刻回來！」「立刻回來！」在阿爾西亞避風處的德國水手都注意到閃光信號。他們很難看出這道什麼信號，因為潛艇的

距離雖祇有一百碼之遙，可是它時時爲貪得無厭的海水所吞食，常把它整個藏匿了起來。而且有時候雪又下得很密，在阿爾西亞船上，這一邊的德國人已看不清楚那一邊的英國俘虜。

突然毫無預示的，一大球火從上面的黑暗中降落到漁船與潛艇的中間。一剎那中，光照出了深陷在一架轟炸機駕駛員座中的人形，一枚殘餘的飛機上的一個卅字記號，被搖柄在骨架上擊落的一個機尾信號。一分鐘之後，一個巨大的海浪結束了那燃燒着的殘骸，竟不經意的把它捲了起來送入烏有之鄉。

在納粹飛機受了致命傷的一瞬間，在波濤的怒號與北方隆隆的砲聲之上，又來了一陣飛機的嗡嗡聲。一架聯軍的戰鬥機出現在德國飛機的尾部。它把德機扯了一下幾乎把機翼連根拔出。駕駛員眼見敵人已毀滅，便把機輪侵入高聳的海濤，在大雪紛飛中跳躍而去。

潛水艇立刻驚恐起來。英國飛機在飛過的時候已看出潛艇的所在嗎？英國戰鬥機可曾載深水炸彈而將立即回來把納粹船轟成粉碎嗎？

潛艇司令不願冒險。在阿爾西亞船上的那些人祇得該死。現在的辦法祇有「自己設法救自己。」

他下令，「緊急潛行！」瞭望塔關上了門。潛艇開始向下沉去。

當它開始往下滑的時候，漁船上蹺下的六個德國人呆住了。他們整個的注意力，整個生帶的力量都繫在那逐漸消逝的潛水艇上。他們好像撫愛慣了的孩子被母親送進孤兒院似的，張大了嘴凝望着退去的可愛的船形，驚愕得目定口呆。

阿爾西亞號船主並不是專事空想的。總艙的一扇小窗慢慢的往上升起來了。從這窗口可以看到納粹水手站着的避風處。一架小機關槍的槍口從窗框伸出，後面襯着彭斯丹勃爾好鬥的頭與肩胛。槍聲格格，納粹水手都像牽線木偶似的鞠着躬墮入排水口。而如泉湧，站在第一位的一個德國人差不多齊腹部分成了兩截。上部懸在船欄外，下部在欄內。

潛艇慢慢的潛入巨浪的下面去了。漁船的水手好像一個人似的，同時跳至各人的職位。別爾彭斯丹勃爾把引擎結輪起來。船長彭斯丹勃爾掌起舵，兩個水手則把船尾深水炸彈上面的遮棚揭掉。

阿爾西亞很敏捷的向水中的潛艇駛去，放下一個落水五十呎的炸彈。炸彈在巨浪的深處爆裂。潛艇的光立即消滅。它整個的船身都受到了震動，水由裂縫流入，將很快的充滿全船。漁船又放下一個炸彈；放一百呎深。這炸彈把潛艇炸成兩部，互相追逐着沉至海底。人和機件的碎片到處都是。油，救生帶，坐墊，衣服，或許還有人的身體從漁艇的下面滾起，但立刻就被風和浪帶着走。現在祇剩阿爾西亞獨自在這風浪之中。彭斯丹勃爾船長拿出他的金錶看看。從最初見到潛艇到現在祇有一個半鐘頭的時間。

船長從掌舵處察看他的船上的甲板，倒在避風處的納粹水手，血仍在向排水口流去。他高呼兩個船員，「塞爾克與伊文斯！把下面三個人收拾清楚。一個在鎖纜室內。別爾你和麥克諾丁把錨拋起來。」

那倆孩子走進掌舵室，用大姆指指着發出陣陣大砲聲的北方，慢慢的說：「他們在那邊打呢。」

船長說：「我聽得，我不是聾子。」

青年的別爾還是等候在那裏，默不作聲。

他的父親說：「這是那些大東西爆炸的聲音。把那海錨拋起來，聽得嗎？我們今天晚上將開出去。」

別爾回答：「是！」

船長向別爾退去的影子高聲說：「他們將於明天早上到那裏，不必躁急。」

惠爾克斯和伊文斯已把三個德國人的屍體搬了上來，隨手拋入海中，惠爾克斯又下去拿了一桶海水，和一個拖帚。李却脫，伊文斯和哈利斯三人在船尾的懸架上補上兩個炸彈。

阿爾西亞，直向三十呎高的浪濤疾駛而下。巨大的浪捲在前甲板上分了開來，把船首陷入水中。不多一會，它就好像一頭紐芬蘭狗似的抖着身體走上來了。海水已把它的甲板沖洗乾淨。祇須一聳肩，海同時就成爲同謀犯：清道夫的消毒者。

黑暗很快的籠罩下來。錨已拋，引擎已在慢慢的開動，阿爾西亞遂冒風前進。風勢仍急，北方時發時止的砲有聲如永無盡期的潮汐的張落。

在甲板的下面，漁船的船員在那裏歡聚。廚下的爐子點着了火，那些人立刻狼吞虎嚥的吃着熱的豆和乾牛肉，喝一罐一罐沸滾的茶。然後燃起了烟斗，或伸展身體或坐在床架的邊上，

這時，祇有這個時候，他們可以談到方才的慘劇。他們並不覺得自己是兇手，也不覺得以詭計置納粹人於死的爲可羞。對於他們祇有「盡力搏鬥或是死。」而且他們也很知道今天

他們所加與人的一種命運也許明天就是他們自己的結果，甚而或許就是下一分鐘，他們的談話是謹慎而不悲慘的。

麥克諾丁說：「船長，今天的事情真有千鈞一髮之勢。」

彭斯丹勃爾船長回答：「真是一髮千鈞。如果天不助我，我真不願嘗試。對於那些人今天似乎是一個很不好的天氣。」

哈利斯很表欣羨的說：「船長，你是否是第一次引用這種詭計。」

彭斯丹勃爾發着重濁的聲音說：「或許是末了一次，我發誓。」

伊文斯問：「船長，如果潛艇駛至我們的近旁而登上了我們的船，你將怎樣辦？」

船長回答：「同樣辦法，祇是在放了槍之後，你們有兩個人須跳上船邊去向他們投彈。」

惠爾克斯驚訝的說：「天呀！我們不是也要一起結果在裏面了嗎？」

約翰彭斯丹勃爾說：「是的。」阿爾西亞的船員們知道他確是這個意思。他們不反抗。甚而內心都不敢反抗。這海上的戰爭本是一件殘暴的事情。漁船的水手經驗得多了。老唐李脫失去兩個兒子，是在很安靜的網魚時爲德國機關槍擊斃的。麥克諾丁的父親隨着另外幾個水手登上了一艘沒有水沒有糧食的船漂流開去之後，就一直沒有消息。伊文斯和惠爾克斯有幾個兄弟在被德國水雷於晚上擊毀的小漁船上。年青的別爾是彭斯丹勃爾四個兒子中的最後一個了。其他的三個都一次一次的在另外的小船上失蹤。祇有上帝知道是怎樣的一件事。他們並不悲痛，不過他們具有報復的天性。他們不願被人驅至海的外面。

船艙裏面是很舒服的。可是談話漸漸停止，疲勞的人都一個個的睡着了。不覺得船的顛

盪，不聽得外面風的叫號，且不留意到北方隆隆的砲聲。祇有年青的別爾沒有睡覺。他蹲伏甲板上掌舵室的下風方面，頭縮在羊毛衫的領子裏，向看黑暗的夜色着了魔似的張望。他希望黑暗中看到一縷砲火。他極想知道戰事是怎樣進行的。裏面的人能睡是很好的。他們都比他年紀大。他們都經歷過人生的全程，懂得愛人接吻，妻子親愛的臂膀，子女的祝福，以及自己爐邊的安適。可是一個青年人對於隆隆的砲聲怎能無動於中，它是在建造一個新世界，或是在破壞一個舊世界。

早上，風勢似乎減了一點，而且雪已停止。天色雖仍灰暗，可是年青的別爾已和其他的人一樣的機警而有力。北方的戰事仍在進行。

約翰彭斯丹勃爾說：「孩子們走來，我們有許多工作要做，我們將向挪威海邊駛去，然後再掃除一些水雷。」

掃除水雷阿爾西亞規定的工作。上星期在波羅的海埋置水雷的工作是真是有點兒特別的。別爾很驕傲的說：「我們把他們拾起來，而不是把它們放下去。」

爲掃除水雷的工作，阿爾西亞船備有一套把拉凡掃除器。如約翰彭斯丹勃爾在兩月前從一本手冊上向船員們解釋的：

「巴拉凡專傳割斷水雷繫線之用，使船得以經過水雷區域。巴拉凡本身實在是一架飛機。主要部份是一個輕浮的水雷形的東西，在鼻頭的地方穿一薄片。當由船拖着的時候，它可以降於水面而下一定的深處。船開行時，不論方向與速率如何，它總與船邊維持相當的距離，這樣使拖纜成一楔形，尖端在船首，在楔形的範圍內，拖線拉住了一個水雷的繫線，水雷從

船旁偏斜開去。而繫線遂滑入割器的齒輪而被割斷。於是水雷乃浮至水面。這樣船身不受保護部份祇有船首本身，不過事實上船首撞在水雷上的機會是很不足介意的。水雷漂浮在水面可用砲兼使之爆炸，或用他法毀滅之。假如一個水雷漂浮在前進的途中，則船首的浪常能把水雷衝開。一諸如此類——彭斯丹勃爾船長在這一點上常向他的船員們說的。

無論如何。這是阿爾西亞船上工具的性質和它的工作。在一九四〇年四月十日的早上向挪威海岸馳去的時候，它已把巴拉凡裝記妥當。它已在從事它的工作。

突然的，麥克諾丁指着上面，從船的中部很急切的大聲喊道：「看上面呀！」

上空有一幕熱烈的戰鬥。一隊德國亨格爾飛機追蹤在三架英國飛機之後。漁船的船員都喜歡看這種景色。在天上似乎是很容易而文雅的，不像網漁，祇有辛勞和困苦。甚而彭斯丹勃爾船長也從掌舵室出來向上張望。

一架英國飛機已受重傷。它已在向下墮——快——更快——瘋狂似的打轉。駕駛員已氣絕。機關槍手亦已垂斃，一眼已受傷而瞎。可是這盲目的機關槍手仍握住他的槍。述機在打轉的時候他仍放槍。子彈到處飛舞。上，下，四周，四周，上下。

英國飛機猛烈墮入然中，離去阿爾西亞不到五十呎，在漁船船員恢復神智之前，殘機已直落海底。而約翰彭斯丹勃爾的身體則橫臥於自己船上的甲板，腦漿在徐徐的流出。一粒從那盲目的機關槍手放出來的英國子彈剛擊中一個英國人的頭部。這漁船的老船長死了。

老彭斯丹勃爾船長是一個勇敢的，強壯的，頭腦聰明的人。然而在這壽命告終之際，他的力量已不生效果，他的勇氣未曾保衛他，而現在在這阿爾西亞的甲板上，他的腦子並不顯

示特種的顏色而景也不綽悞笨的人爲多。

麥克諾丁和伊文斯輕輕的把他的屍體移至下面。哈利斯極方鎮定的甲板收拾清楚。然後大家聚集在別爾的周圍，老唐李却脫提醒他說：「孩子，你應該給把船開回去，將你的父親葬起來。」

別爾彭斯丹勃爾向上看了一眼，他臉上麻木的神情已消逝。他清清楚楚的說：「我們還有兩星期的食糧和燃料。父親說過我們的工作就在這裏。」

大家都向他驚視。就在他們的眼下，一個人死在下面；一個人已在甲板上產生。別爾悶聲的說：「麥克諾丁，安排船長海葬，預備好了通知我。夥伴們，來，我們有很多的水雷要掃除呢！」

阿爾西亞的老船長由麥克諾丁在下面爲之安排送他到海底永久休息處的屍衣。

阿爾西亞的小船長在掌着舵。

漁船直向前駛去。

第

二

部

一 挪威淪亡與女間諜

這是十二小時中的一樁大事。爲世界軍事史上最驚心動魄的十二小時，在這個短促的時期中，二千軍隊佔領了整個的國家。

大海軍要塞，據軍事專家說是難以攻克的，有五萬名陸軍，還有以此種大海軍要塞，爲輔衛的海軍，而竟爲敵軍所攻佔。

這二千軍隊必須行軍千里，以攻佔幾個城市。他們必須溜過世界最大海軍的根據地的邊際，他們必須造成軍事史上空前的恐怖。

當四月九日之晨，全世界得到納粹德國業已侵犯挪威的消息，都爲之震驚。德軍已佔領了保衛奧斯羅峽江的大堡壘，佔領了那維克(Narvik)一切重要的鐵礦苗港口，此等港口與德國相距一千哩，更佔領了沿挪威曲折的海岸線每一軍略上的海口。

德軍不管挪威海岸線上有英國大海軍的巡弋，而從事此種軍事行動。當初消息傳來之時，幾使人難以置信。這種事情，在一個愛好和平而安靜的國家，似乎是不會發生的。

不及一星期以後，德軍侵犯挪威驚人事件的真實情形，開始透露出來了。據傳聞在挪威國內有奸細活動，高級陸軍軍官的叛國，以及有奇異而神祕的密令發給海陸軍。

但是真實的情形，則仍屬模糊而尙未可知，而那一次的軍事行動，爲世界一切軍政成就史上最奇異的事存之一。

奇異的人物出現於本文中。醇酒婦人也佔了地位。故意而殘忍的謀害，使本文中有許多

受害者，在這件事情中間諜大肆活動。

高級陸軍軍官的賣國，海軍爲金錢所出賣，一個勇敢的國家，爲世所未聞的無恥賣國行爲所出賣。

在這個故事中，一切都由一個美麗的婦人在幕後活動。五年前她被遣赴挪威，爲德軍此次於驚人的十二小時中佔領挪威之舉，奠定了基礎。全世界沒有聽見過這個婦人，但是她在挪威工作的詳情，逐漸地傳播到華盛頓，以及英法兩國的首都。

這個人在歷史上將名之謂娜區晏(Melanie Neumann)。也許這是她的名字，也許這不是他的真姓名。納粹德國幹練的間諜，名字是並不重要的。

但是我們必須回顧到過去的歷史，較諸國社黨的興起更爲重要，由此以明瞭德國首先覺察在任一次的世界大戰中，她必須控制挪威曲折的海岸線。

這種覺察在一九一七年時實現了。當時美國業已參戰，德國無限制的潛艇政策，將使協約國瀕於飢餓與戰敗。

大家知道這個潛艇政策的成功，在於挪威海岸線爲德國潛艇所利用。英法兩國都知道這一點的，但挪威親德，拒絕要求。直至美國參戰。美國的實力顯已造成對德制勝之勢，挪威始幡然改計。

於是挪威允許協約國，在其海岸線敷設水雷，美國海軍開始其著名的水雷敷設工作，在挪威海岸線密佈水雷。

因此德國的潛艇不能在挪威海岸線活動，她於是戰敗了。

世界大戰最後的戰聲並不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一的一天停止，實際上直至德國軍人開始計劃第二次歐洲大戰後，才算停止，所以一九一八年的休戰並不能算作休戰紀念日。

這個新計劃的首要之圖，是在控制挪威海岸線，以作潛艇根據地。但是德國在戰後數年中在試行民主政治，德國民心厭戰，軍人派失去威信。

厥後希特勒崛起，乃有集中營與謀害敵黨的祕密警察出現。德國民眾在被謀害與痛苦之下討生活，軍人派重又握權。

在一九三五年四月三十日，一位身材頗長。容貌妖麗的婦人，步入柏林威爾漢娜街（Wilhelmstr.）德國祕密警察部的內室。在尋常的觀察者看來，這個婦人似乎是美貌而受過高等教育的德國上流階級的主婦。

她有一種溫柔與虛偽的慈愛之感，一舉一動美麗自如。他穿着黑色的衣服，適合於她略帶肉感的身段。她的眼睛如秋波碧澄。

雖然她臉上的容貌虛飾甚佳，實際則表情和靄。而在心陰險。在其虛飾的美麗與有教育之後，潛藏着猶如埃及女王克利奧佩特制（Cleopatra）之殘忍而可怕的心靈。

當她步入德國祕密警察的內室時，一個矮小而肥胖的人坐在一張大寫字檯旁，他貌不驚人的，而孔過於肥圓。穿着葛布衣服，看上去好似一個銀行職員或雜貨店的店員。

但他是德國最可怕的人，凡是他和國社黨認為不合的人，死於其手達數千人。他就是納粹祕密警察首領希姆萊，他不僅改革了國內的警務工作，並且對於國外最重大的間諜工作，

有所更張。

他是希特勒，最親信的人。也許他的殘暴行為摧毀了納粹黨的敵人，滅亡了貧窮而弱小的國家，使其處於納粹的鐵蹄之下，這樣使他成爲希特勒親信的助手。

「娜區曼，」希姆萊對這個婦人說：「你已受信託，而要去從事元首最精證最重要的國外使命了。現在派你到挪威去，你將居留挪威數年，以完成工作，但是至元首命令德軍攻擊挪威時，你必須準備。如果你沒有準備，我們就失敗了。我們決不能失敗的！」

娜區曼愉快地微笑着回答說：「希姆萊先生，我明白的。我們會準備好的。」

關於娜區曼和希姆萊會見的詳情，在柏林透露出來，傳到華盛頓，似乎還沒有人知道，但在華盛頓認爲這件事情是確實的。

一個月之後，大家知道娜區曼卜居於奧斯維的卡爾佐漢。部爾發特地方(Carl Johan Boni yard)所華貴的公寓裏，三個月以後，她和挪威陸軍上校羅薩克(Clar R. Pak)結婚。婚後兩個月，羅薩克上校在華貴之公寓中，與其妻進餐後，即奇異地死去。

他的逝世，使羅薩克夫人，成爲美貌多情的寡婦她似乎預意在挪威的社會中處於這種地位，並且鼓勵愛慕她的人羣集於其公寡中。她似乎十分富有，欸待來賓毫無吝色。

她的公寓成爲奧斯維軍人聚會處之一。她時常轉換追求她的人，但對她前一個情人，總藕斷絲連。

但是當她不欸待來賓之時，她就在公寓的密室中了。她的室中有一扇秘密的門，男男女女在夜間神祕的時間及正當天明之時，來往不絕。

這許多女子，美麗動人的德國女子，假裝着旅行者和學生被派至挪威。這許多女子，聽挪區曼的指揮，令他們儘速和挪威海陸軍官結婚。

但人家從未看出挪區曼是爲德國而活動。陸軍軍官死亡離奇，兩個人有被毒害之嫌，警察從事偵查。有一個德國女子，和陸軍軍官結婚，覺得他不能遵照納粹的辦法，就把他殺死。

她被捕後判決終身懲役，但是她不肯把實情吐露一語。自挪區曼在挪威社會上開名的一年之中，挪威海陸軍軍官有三百人以上已和美貌的德國女郎結婚了。

納粹德國第一步已經控制了挪威的海陸軍！

至一九三六年，適逢德國發生歷史的重大事件，使挪區曼及其間諜黨徒的工作容易得多了。一位老頭子（指張伯倫——譯者註）帶了洋傘乘機飛往德國，與希特勒會商，請求他不要使歐洲陷於戰禍。

納粹黨人笑他這種努力，他們欺騙這位帶傘的人，對他說，他們也祇要和平。欺騙他鑄成慕尼黑的大錯，這個錯誤使歐洲各中立小國爲之寒心。

祇有在這幾個中立小國首都的新聞記者，知道慕尼黑會議對於協約國發生若何的損失。幾個中立國，希望英法之保護者，得到出賣捷克的消息，爲之驚訝。

中立小國唯一的辦法，祇有重定外交政策，不必有英法的援助，他們被迫採取和德國貌合神離的外交政策。

慕尼黑會議最受惡劣影響者爲挪威。捷克與英法有條約的束縛，英法尙不能加以援助，

則挪威對此兩大民主國，豈能過存奢望。

因此挪威的政治，家乃傾向德國，以期獲得諒解。挪威的軍人對於英國十分厭憎，因為英國卑怯地出賣歐洲小國給納粹德國，使其厭憎益深。

挪威最感覺得此種民情上的轉變，她見到納粹間諜施其全力在挪威活動的時機到了。

於是，挪威突然成爲大批德國旅行者的中心。他們並不到奧斯羅，德國的船載他們到脫倫典 (Trondheim)、卑爾根 (Bergen)、甚至遠在北方的那維克登陸。

這船旅行者密佈內地、有許多人從不離開挪威，像國社黨的組織，假造護照是很簡便的事情。有許多旅行者是德國的陸軍軍官，他們漸漸的混入挪威小小的軍隊，而成爲重要的人物。

在奧斯羅，娜區曼及其德國間諜更公開活動。他們率直的告訴挪威人說，他們難期得到英法的援助了。他們對挪威政治家說，納粹德國是他們唯一的朋友。德國不會出賣挪威的。

許多挪威人原期協約國的援助者，乃被迫而相信德國的間諜。但是娜區曼在海陸軍界中猶如王后一般，並不放棄她的敲詐。謀害，及與威挪軍官結婚等工作，以便控制海陸軍界中的要人。

敲詐的事成爲娜區曼最有力的武器之一，這是納粹的一種手段，在美國頗爲著名。她到處以美貌的德國少女去活動。旅館中的香檳酒會，誘人入門，或爲其拍照，海陸軍官就爲這個奇異的間諜被死亡所控制了。

要詳細敘述德國駐挪間諜領袖娜區曼的種種活動，可以寫成一部書，我們要略去這事件

的詳情，再回到本年四月九日黎明前悲慘的時間。

在本文中，現在必須講到著名的陸軍少校奎斯林 (Viktor Quisling) 了。報紙把他宣傳起來，他的名字以叛國著名，這個叛逆的名字似乎將流傳於各國，但是實際上。在威挪奎斯林少校是一個並不重要的挪威納粹黨人，他爲德國人所利用，以掩蔽挪威國內的真正賣國行爲。

德國並不爲了任何道德上的理由，而要掩蔽他們的間諜。但是因爲他們所做的工作，也可行之於他國，而德國不欲把實際情形洩露出去，他們使奎斯林少校當權，使他成爲代人受過者。

所以我們在本文中且不談奎斯林少校，祇把他作爲受德國人利用的愚笨走狗吧了。

四月八日晚八時，娜區曼坐在公寓中的寫字檯旁。短波無線電收到奇異的消息。這種消息的聲音，猶如音樂的演奏。但是這種雙關語與戲言，實際是從挪威各地發來的電碼。

兩個挪威的陸軍軍官，坐在娜區曼的黑色椅子前面。這兩個軍官面色灰白而沮喪，兩個納粹特務人員手裏拿着實彈的鎗，立在他們後面。

在公寓外面，整個的斯干的那維亞半島，神祕而迅速的籠罩着戰雲。至四月六日英國在挪威海岸敷設水雷，這又是協約國幫助德國的另一行動。

但遠在英國於挪威海岸敷設水雷之前，德國兵艦早已從德國溜了出來，在那一天之前，英國潛艇擊沈德艦一艘，德軍三百人溺斃。

在四月八日之夜，德國軍艦排列在挪威的海岸線，隱匿於小峽江中。遠至離德國千里的那維克，有兩艘兵艦隱匿於峽江中已達三月，在等候攻擊的命令。

娜區曼對於那維克並不過慮。因為在該處的挪軍指揮是有權的。這個軍官和德國的女子結婚，他已完全信服納粹的行動，他準備命令部下不准抵抗。

在貝爾根所重要人物，也是德國的軍官，他們混入挪威軍隊或人民之中，使挪威軍民為金銀美人而出賣，在斯達寇(Stenersen)其情形亦正相同。

娜區曼把她的重要工作幹得很好，但是整個納粹軍事行動的危險之點是奧斯羅峽江，該處有荷托(Horten)和奧斯卡堡大礮台。如果這幾個礮台轟擊不停，可將德國海軍擱於奧斯羅峽江之外。

坐在娜區曼對面的兩國人業已失去了自由，祇要他們肯答應一句話，礮台就不會轟擊了。

世界上對於這兩軍官要加以嚴酷的裁判，他們要被加上賣國賊的污名，至戰事停止，挪威重獲自由之日，他們是要鎗斃的。但是這兩個軍官在那一天的晚上坐在那裏已失却自由。

他們成了娜區曼以及納粹間諜的俘虜已有五天了。其中若有一人不照娜區曼的命令去做，他就有遭侮辱和喪身之虞。

這一椿對懦怯地挪威軍官施行敵詐的事實，在數星期或數月之後會知其詳情的，現在祇有離盛頓知其大略。

另一軍官也為娜區曼的追求者，在五年之中，為她公寓中的熟客之一。他並不受到敵詐

因爲醉酒婦人已完成了這樁工作。

四月八日夜半的時候。神祕的黑影掠過奧斯羅的街上。在奧斯羅邊境的福尼部航空站（Fornbo Ai-Pert）。其他神祕的影子也在活動，這種憧憬的人影，都停留在航空站相近。

在那維克，卑爾根，弗達完格和股倫典其情形也正相同，然而在奧斯羅的大旅館中在事變將發生之時，新聞通訊員立在酒排間中，喝酒開蕩。

在宏偉的宮殿中。國王安睡着，想不到在數小時中，他的國家會完全落入殘暴的外國之手，陸軍大臣和其他重要官員也都手夢中。

也許納粹陰謀之最驚人與最神祕莫測者爲迅速，以及其計劃的絕對秘密。這個計劃能够精麻詳盡地去實現，不必有公開負責的官吏，或熟諳這個計劃的警察，這個計劃是最神祕的事實。

到了四點鐘，在天明之前，這個和平小國甚爲安靜。挪威這個國家，百餘年來承平無事，當時行將發生什麼事變，迄無朕兆。

是早晨五時了，初冬的清晨寒氣襲人，濃霧迷漫於黑暗中，國王與大臣都安靜地睡着。

向北行五百哩，即爲那維克的北極港口，曙光並不越過東面的山脈。北極區爲不夜天，但是那維克的居民熟睡着，瞭台的兵士正從夢寐中驚醒過來。

在港口與通海的狹隘峽江中，濃霧重重。值班的哨兵看見三艘黑身的船漸漸駛過峽江，他漫不經意地看着，相信這是運鐵鑛砂的船。

來船慢慢的駛近了，在濃霧中黑沉沉的人倒俯着。哨兵注意到船上颯揚着美國旗，這在他看來，似乎覺得奇怪，自從戰事發生以來，在那維克港口從未見過這種船隻。

他打着呵欠，這是他調班的時候了。另一哨兵來接班了。三隻船還在狹隘的峽江行，駛差不多經了半小時才駛入港口。

及至這三隻船入港以後，數百那維克的人在早晨起來。他們看了這三隻船大為驚愕。在三艘掛着美國旗的運鐵船後面，有強大的德國戰鬥艦一小隊。

隨即所發生的事情使這個鐵礦港口的人爲之驚愕。這許多德國艦隊駛入船塢。士兵從船上湧下來。從港口其他的德國船上，還有穿着墨綠色制服的其他德軍，從甲板上奔下，加入戰艦上的軍隊。

德軍於半小時中佔領那維克，挪威兵士竟不發一彈。小砲台的大砲也不發一彈。也沒有挺來福槍射擊登陸德軍。

在那維克的擲軍司令曾下令不准兵士射擊德軍。有的軍隊逃至山上，有的爲德軍所俘虜。挪威區佔領那維克的工作業已完成了。

沿挪威西面的全部海岸綫，德軍都同樣的完成了軍事行動。在脫倫與地方，德國戰鬥艦隱蔽於運貨船之後，從狹隘的港口徐徐馳入大峽江。砲台上不發一彈，保護要塞的挪威大砲，竟沈寂無聲。

這幾個砲台的指揮官，或爲金錢，或因畏懼挪威區之故，而出賣其祖國。

卑爾根，斯達兒格及克利斯坦汕特 (Kristiansund) 等地也以同樣的情形，爲德軍所佔領，在四月九日之晨，不及半小時，德軍業已佔領挪威西部海岸綫的各重要據點。這樁工作業已完成了。

在通奧斯維的綿長而危險的峽江，其軍事行動也極爲準確，祇有在這個地方，其侵略於早晨一時半開始，不如說處之於早晨五時開始。

在早晨一時半以前幾分鐘，有一個命令發給荷托海軍根據地的司令官，這個命令據說是外交大臣料脫 (Ruge) 簽字的，命令三艘挪威軍艦，對於即將駛入峽江的德國戰鬥艦，不要開火，各軍艦司令命水兵離艦登陸。

但是在這個地方德國的計劃略受挫折，這一挫折犧牲了德國海軍的精銳。挪威敷雷艦奧奧拉夫·屈里格伐孫號 (Ola Thorsen) 突然於前夜駛入荷托海軍根據地，準備修理。

娜區曼在其奧斯維的公寓中，並不知道這艘小敷雷艦駛入該處。所以當命令發給其他軍艦時，這一艘敷雷艦的司令並未接到。

屈里格伐孫敷雷艦停泊於奧斯維峽江的狹隘港口。德國戰鬥艦的影子出現於黝暗的天際，在戰鬥艦之後，運輸艦滿載着士兵。

一少隊德國戰鬥艦隊，由頭等巡洋艦愛姆頓號 (Emden) 率領，慢慢地愛姆頓號駛近峽江口。這艘小敷雷艦的艦長爲之驚愕，他沸騰着北歐古時豪俠的熱血，他並不猶豫，號令他的下級長官，命士兵去守衛敷雷艦的大砲。

十二生的口徑的大砲怒吼了。大砲在未及一千碼的距離開火，第一次的排擊，四十二顆

二生的的礮彈，擊穿愛姆登號的鋼板，洞穿軍火庫。

於是發出猛烈的爆炸聲，礮火和煙焰直衝雲霄，立即黑夜如同白晝。愛姆登號的船首向下，沈於海底，船中載有五百三十人。

屈里格伐孫號敷雷艦又對着愛姆頓號後面的巡洋艦放了一排礮。這是一萬噸的卡爾斯盧換號（*Karlshagen*）巡洋艦。敷雷艦上放射出的礮彈，擊中這艘大巡洋艦的船舷，發出猛烈的爆炸聲，這艘巡洋艦和七百四十三名水兵沉下去了。

愛姆登號與卡爾斯盧換號沉下去了，但是屈里格伐孫號並不停止轟擊。艦上的礮又怒吼起來了。第三艘德國巡洋艦勃魯秋號（*Bruchard*）被第三次排礮所擊中，艦上的大礮被擊損毀。

這艘大戰門艦的大礮，在海上可以摧毀如屈里格伐孫號十艘的軍艦，但牠駛開去了，撞着岩石的海岸，慢慢地沉了下去。

在這一場海戰中，這艘小小的敷雷艦擊沉了德國海軍的精粹艦隊，正在這個時候，有無線電發給這艘勇敢的小軍艦的司令。這個電令據說是由從挪王哈康直接發來的，令該艦司令停止轟擊德艦。

一艘小小的敷雷艦與整個的德國艦隊相攻擊，娜區曼坐在奧斯羅的公寓中，捏造電令，拍發給敷雷艦的司令。

當屈里格伐孫號的司令得到命令之後，就停止轟擊。他深為驚愕，不知所措，但是王帝的命令必須服從。

他停止了轟擊，於是爲這艘敷雷艦所攻擊。停滯於峽江中而不能活動的德艦分駛過這艘小軍艦。但是屈里格伐孫號的勇敢，已使其他礮台爲之奮起。在奧斯羅峽江口聞風響應者，有奧卜斯堡 (O. Husege) 與賽爾斯坦 (Seierstein) 兩礮台。

現在率領德國戰鬥艦隊與運輸艦隊者爲二萬六千噸的戰鬥艦格奈塞爾號 (Gneisenau) 德國人對於這兩個礮台並不翼圖僥倖通過，所以一隊一隊的擊炸飛機飛過礮台投擲炸彈。

德國空軍之敢大胆投彈者，因爲這幾個礮台沒有高射礮的緣故。但是炸彈並不使大礮停止轟擊。礮台開火了，砲彈洞穿德艦格奈塞爾號的鐵甲。

當該船的軍火庫爆炸時，發出巨大的爆炸聲，這艘大戰礮連水兵一千五百人沉入海底。其他德國的軍艦即返身逃遁，運輸艦也逃跑了。沒有一艘德國戰軍艦放過一礮，他們撤退至火線以外。

再說到奧斯羅，挪區曼正在迅速工作着。在她的辦公室中，兩個挪威的軍官發命令給兩個礮台，他們捏造是由上帝發下的命令，令這兩個礮台停止發礮。

這兩個礮台服從了命令，於是業已逃遁的德國海軍得意洋洋地可轉身駛過這兩個小礮台。

德國軍艦確定無人再射擊他們時，於是使挪威兵士登戰鬥艦，然後用無線電向挪威各埠廣播說：「不要轟擊我們，因爲在我們的軍艦上，有貴國的兵士要喪生的。」

德國的戰鬥艦和運輸艦隊駛過敷設水雷的海面。他們對於水雷並不在意。在清晨前一時

半，有兩個人走進電氣機關，他們把操縱奧斯羅峽江上的水雷機鈕拉起了，使其不致爆炸。在那一天上午九時，德國軍隊以直挺正步的步伐，開入奧斯羅美麗的卡爾佐漢·部爾發特地方。

挪威已被征服了。

但是挪威海軍軍官的出賣國家，不僅在那一次的侵略中出賣而已。及德軍開入挪威，德國致最後通牒與外交大臣科脫，挪王哈源下令全國總動員，數千挪威後備隊到駐防地報到。

挪威軍隊之已至這幾個駐防地者，遇到德軍即遭逮捕。陸地上礮台得到司令的命令，並不作戰，就放棄了。

勇敢的挪威壯士，準備爲國而戰，領到了步槍，可是沒有彈藥。機關槍有許多部份都損壞了。糧食的供應斷絕，裝甲車已送給德軍。

挪威領土已爲海陸軍官所出賣了！

挪威國王從首都出走，德國轟炸機追踵於後。王太子夫婦及其二幼子均隨行。

德國轟炸機飛下投擲一千磅的炸彈，企圖炸死挪王，太子及其二幼子。

凡王室所經的城鎮，均遭轟炸，祇留下灰燼。婦女，孩子，以及在弱的男子，都死於德國的憤怒之下。

又有許多德國飛機追蹤挪王及其家屬，許多城鎮都成爲灰燼，許多肢離臂斷的嬰兒屍體

僵臥於雪中。

挪王逃至國中北部中心的森林區，他和家屬在有幾個深林中，尋到了藏身之所。

於是他頒發布台，呼籲挪威人民抵抗橫暴的侵犯者，他的國人惡想作戰，可是各軍港；各軍需根據地，各軍火廠都已爲挪威的好細出賣給德國了。

娜區曼把她的工作完畢了，在侵挪廿四小時以後，她又走進了柏林祕密警察局的內室。她又在希姆萊的面前了。

她又被派去完成其他的任務，另一個國家又要受到出賣國家的閃電戰了。

目前歐洲正在懷疑，不知是那一個國家。

一一 丹麥淪亡之經過

在獨立尚未失去的前夕，丹麥正在焦慮着德國的最後計劃，如同平時一樣的坐立不安，但沒有突如其來的驚慌，在消息靈通方面，一般的感想，以爲德國不見得會蹂躪丹麥的；這倒並不是爲了兩國在不到一年前已訂下了一張不侵犯協定的緣故，而是因有這一個動作似乎不大合算。

四月八日英軍在挪威領海內敷設水雷的消息，傳來了一種信念：就是斯干的那維亞半島的命運，或許就在這幾天內要決定了。但是甚至這一天所接到的報告說德軍已在丹麥邊境集中及海軍分隊穿過大海向北移動等語，也沒有使丹麥權威方面放棄其原有的信念：以爲不論德軍的行動如何，丹麥當可倖免於難。

午夜，天空潔淨，寒氣侵人，一鈎明月，照着丹京哥本哈根，遠遠望去，仍舊是一座與平時一樣美麗而安寧的城市。第二天早上大約六時光景，我忽然被一連串的爆炸聲驚醒過來。我第一個意思以為是浮動的水雷因被冰塊衝破而在炸裂着；第二個意思又以為是海峽中正在發生海軍戰。等我見到大批飛機，有三架一隊的，也有九架一隊的，在空中低飛的時候，我的幻想才告終止；但那時我仍以為德軍也許正向丹麥政府所有要求，而這些飛機的出現，無非是一種示威運動，藉以加強其所提的要求而已。

走到街道中，那裏一班最早的工人已在遲鈍地步行着去趕他們的工作，我發見一些綠色的傳單，那是由飛機上散下來的。傳單上面的字，不是丹麥文，而是一種引起丹麥人嘲笑的不純粹的挪威文，略稱德國爲了預防英軍攻擊挪丹兩國起見，已決定負起保護該兩國在戰爭期內之中立，其唯一目的在於使挪丹兩國避免戰爭之威脅云。強大的德國軍隊，以這一種目的爲藉口，已於當日早上佔領了挪丹兩國軍事上的重要地點，一面並和丹麥政府進行談判，保證丹麥王國的繼續存在，及陸軍和艦隊的維持，並保護丹麥人民的自由，和他們國家未來的獨立。

我並沒有走了多遠，就發見了事態的真相。在奧斯德撲脫車站前面，德國軍隊已佈置了一條警備線，把一班向市中心前去的人都趕了回來。往工廠去的工人都被吩咐回家，囑令到第二天再去上工。在格羅寧根和托爾保蓋特兩條街的轉角上，已架起了一挺機關槍，只見我們公使館裏的一個人員，被哨兵攔住去路囑，將汽車停在路旁，在身上搜查有無軍火，然後也不問他是何等樣人，任其向公使館繼續前進。但後來我們的外交人員就沒有這樣便當了；

當我在九點鐘光景抵達公使館的時候，我看見一個武裝的哨兵，站立在門口，還有一大羣人等着觀看事情的發展。他們並不需要等多麼長久，原來數分鐘之後，就有二輛篷車開到，於是大門開啓，只見祕書，參贊，女打字員，甚至孩童等一羣人，一些也不客氣的被追登上這二輛垃圾車似的篷車，在實彈槍和刺刀的監視之下，疾駛而去。

此後，城市中一切情形漸漸地開始恢復常態了；自由車又在街上出現，汽車和電車重復開始行動。只有在重要的交叉路口架起的機關槍，鳳凰旅館德國司令部門面的哨兵，以及軍用汽車和機器腳踏車送信人的來來往往，還令人想起亞勃薩龍主教所手創的這一座獨立的哥本哈根城，已在條頓國家的淫威之下，被迫投降了。

那天早上發生的一切事情，直到後來，才能湊合攏來，而有許多詳細情形的前後順序，至今仍不能確定。丹麥被比較少數的人所佔領，那是沒有多大疑問的，而這些人之所以能佔領丹麥，是利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心理而深信不會遇到任何嚴重的抵抗。

發動的時間，似乎是在那天早晨五點鐘左右。當時在南希爾斯惠格的德軍縱隊已越過邊境，而迅速地穿過丹麥的半島部份，向斯高推進，一路上只遭遇到了一些零星星星的抵抗。同時德軍在富能島上的米特爾發，在高爾沃和尼保格，以及在蓋特塞各處登陸。在此時期內，三艘小的德軍運輸艦開進了哥本哈根港，而第一架飛機在城市的上空盤旋着。岸上的砲隊向飛機放了達響警告的砲聲，但以後就沉寂無聲了，而運輸艦沿蘭格林河疾駛前進，直至軍隊離艦上岸的時候，沒有遇到抵抗。這一批登陸的軍隊，其數約八百人，直向凱斯德來衛城前進，到了衛城，就把城門用炸藥炸開，而把全部守軍包圍起來，後者顯然因猝不及防而不

予抵抗。

第二步，就遣派分隊駐守鎮上最近的重要地點，包括卅麥國王克利奧所住的愛麥林堡王宮。在這裏，王宮裏的禁衛軍，穿了古色古香的熊皮制服，開始抵抗了。在雙方衝突中，禁衛軍死了一名，傷了二名，然後國王憑其特殊的勇氣走出來，下令停止放槍，以免無謂的犧牲。德國軍隊似乎很興奮而很感刺戟，繼續放了幾槍，並擲了一枚手榴彈，炸去了一個婦人的一隻腿。

在這些行動尚未開始之前，德國公使曾訪問丹麥外交部長，告以德軍的目的。這時候丹麥首相史托寧適在鄉間，以致往來接洽稍經遲延，然後發下訓示，限令武裝軍隊停止抵抗。同時，雙方談判延長到大半個上午，國王克利奧，也躬與參加，結果丹麥被迫接受德軍所提的條件。到了下午，街上到處張貼着德軍的佈告和國王克利奧對其人民所發的莊嚴的呼籲，其末後一句動人的言語是「願上帝拯救丹麥。」

在這個時期內，有一件空前的破壞外交界慣例的事情，發生於英國公使館。據公使團各個人員所述的報告，拚合起來，所得的事實是這樣：

當公使館職員們覺察到那天發生的事變之後，他們便設法想到公使館來。只有那些沒有在奧斯德撲脫橋旁被警備線所阻的人，終於達到了公使館，然後立即開始處理一切緊急的工作。電話交通變成困難而紊亂，但消息終於傳遞到美國公使雷·愛塞頓，託他代為管理英國的利益，並保護一切英國人和財產，包括公使館的房屋。不久之後，八個德國哨兵被派駐守在門口，不許一切人進入。數分鐘後，德軍企圖入公使館「控制」一切，於是一個低級秘書

去和德軍官談判。他說明公使館已由美公使代爲保護，德軍無權入內，否則須捉抗議。德軍官一聽此言，馬上大聲恫嚇，咆哮如雷，並把那個年輕的祕書兩跨手住，幽禁於門房內。

德國人後來反說那位祕書對他們「不友善。」無論如何，這位祕書，總算不失爲一個據理力爭的正義者。後來那個德國軍官等候援兵到來，直到九點鐘敲過，才用暴力闖進公使館，把館中所有的人——男子，婦人和孩童——一起禁閉在會客室，一一加以逮捕，並在身上搜查有無軍火。公使館職員們都一致認爲當時那些德國兵士，都有期望抵抗的神色，而佔領公使館房屋時，都按照巷戰的規則。後來這班人，連同英國公使霍華史密斯也在內，一起被驅至樓下，當時史密斯夫人連得要求戴一頂帽子的時間，也沒有得到許可。到了樓下，就和那些站在門口未得進來的館員，會合在一起，於是在槍頭刺刀的威迫之下，他們爬上二輛篷車（這是杜保格啤酒廠的貨車，）除公使夫婦另坐一輛汽車外，一起都在德軍監視之下，經過各大街而駛抵凱斯德來衛城。到了這裏，他們排成一列，被逼令交出各人的護照，而後被禁在營房中，過了三小時至五小時之後，才得一一開釋，並由德軍百般道歉。在這同一時期內，公使館正在被搜查，因而洩露了暴行的真正對象，就是那個被禁在門房內的公使館低級祕書，而公使館其餘人員所能放心的是，他們深信搜查的結果，必無所獲。

在這一「諸事不宜」的星期二，哥本哈根却顯現了一個非常的景象。那天是一個天氣朗清的日子，（希特勒天氣！）而街上騎自由車和行路的人們從未有過這樣的擁擠。他們聚集在街上，注視着德國軍隊，駐立在機關槍崗位的四周，懷着好奇之心向侵略者問長問短；後者以禮還禮，其態度似乎還算客氣。然而這並不是表示丹麥人對於他們的獨立之喪失，漠

不關心。哥本哈根人是一個頑固的懶漢，他遇到街上有什麼新的景象發現，總是趨之若鶩，除非發生了世界末日的霹靂，才肯躲在家裏。但到了第二天，羣衆的舉止就改變了，而這一個改變，一天天的繼續下去。

各方面如果說有什麼憤怒的表示，那就是他們顯然悲傷和憂鬱的神色。羣衆本來一向恬靜而滿意的臉上，顯出沮喪的表情，同時留在家裏的丹麥人則指東屬西，大發牢騷，從苦楚與失望說到公開的羞恥連一種聊盡人事的抵抗都沒有。「我們完全受到羞辱了！」一個具有巾幗英雄氣概的丹麥少女在星期三早上對我說道。「這都是這個懦弱政府的過失，它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把我們的武裝都解除了。現在德國人將迫令我們對我們的英國朋友作戰，而我們的國家也將被掃滅了。」最重要的是我和無數丹麥朋友的談話都顯出他們急於要知道英國人的感想。「我們的英國朋友以為我們應該抵抗而我們的不抵抗是不可洗刷的羞恥嗎？」他們問道。「他們現在將注銷我們而把我們委棄於我們的德國敵人嗎？」

眼前，大多數丹麥人也許可望吞氣飲恨而逆來順受。但他們對於普魯士主義，向有一種傳統的仇恨，而對於外來的干涉，尤有一種固有的厭惡。這些悠然自得的丹麥人，雖然是緩於怒吼的民族，但納粹黨的記錄上至今仍找不到一個例證，能到底征服丹麥的人心。丹麥在一八六四年曾有過抵禦強敵，英勇衛國的光榮歷史；如果那一年以後，或有精神衰頹的徵象，那末多難可以與邦，這一次的國難，難保不能喚起舊有的精神，而在著名的海盜產生之地，再度展開頑強的鬥爭。

三 歐美的間諜恐慌

斯干的挪維亞各國雖號稱「民主國」，但國社黨却極活躍。德國運輸艦阿爾瑪克號在挪威海被英船襲擊事，就是開人眼界的一件。丹麥挪威的陷落實在是德國間諜勝利的表現。丹麥早有間諜蜂房之稱。如果明白南遮特蘭地方，因凡爾賽條約規定的結果，住有三萬德國少數民族，此種情形就不足驚奇了。丹麥當局會再三告誡人民不得與任何外國僑民講起船舶來往情形，這實在是他們保障船舶安全的唯一方法。瑞典會特別受戈林將軍的注意，他的第一位夫人是瑞典人；他因與瑞典保有一種密切的關係。瑞典官方的反響，或某種企圖，很少能够逃過戈林的注意。瑞典到處也密佈着蘇聯的間諜。

挪威也是間諜集中的國家，那些間諜大都活動於沿海一帶。其中大多數是德國領事，他們一直到被捕前，還在發出密碼無線電。

挪威間諜活動已發現的綫索，遠至一九三六年。那時李斯林少校任陸軍部長，即利用地位，先收買海軍，次收買陸軍，最後收買警官及公務人員，以為己用，他用這樣方策，造成挪威便衣隊的細胞。

國社黨在挪威的青年運動，最初不過是一種引誘他人的幌子，後來便從公務員，法律界，教會，新聞界及商界方面吸收重要人物。對於政客則不加收買。冒險家也不大受歡迎，只有結實分子才加以收買。因此之故，德方便衣隊中最得力的分子，便是那些最不引人注意的人物。其中「自由民族」的編輯李旭夫目前代表德國宣傳部長郭陪爾，擔任奧斯洛新聞檢查處長。

挪威便衣隊第二期的發展，是在一九三八年。當時國社黨的間諜，假允外交參贊，新聞

記者，售貨員，商人。商業經理人，講師，難民，亡命之徒等人。潛入挪威境內，從事活動。這些人在社會上必須受人歡迎，在職業上。又必占有地位。其中史彭德勤少校曾做挪威王哈康的侍從。這些間諜的深入挪威之後，便在德國使館保護之下，與當地的便衣隊結合。其工作嚴守秘密，最初只有幾百人，後來有幾千人共謀叛變。德國人所擔任的間諜，如洩漏秘密，即處死刑，所以那些德人。大都是不飲酒能守口如瓶的人。

第三個時期是在德國實際佔領挪威的前六個星期。其時德國有大批青年遊歷家湧入挪威，後來引起了挪威當局的懷疑，逮捕了幾個，驅逐出境，德國使館立即聲明承認幾百個遊客，於是挪威人吃驚不小，不敢再干涉了。到了最後時期，德國間諜唯一失策之事，是沒有把「白魯轍」號擊沉，使挪威王及政府大員得以逃出國境。除此而外，國社黨的活動皆無懈可擊。

荷蘭間諜活動的發現，是在德國侵入之前，那時有若干荷蘭軍官及荷蘭國社黨秘密分子被捕，搜出荷蘭國防計劃，正預備遞交德國。荷蘭國社黨共有兩萬人。至於究有若干荷蘭陸軍及警察制服，偷運至德國，以便德方便衣隊需要裝入境，援助德國軍隊佔領荷蘭，也許永遠是一個謎。

荷蘭社會部職員荷芬及經濟部職員布夫先後被捕，證明荷蘭政府中也有國社黨間諜存在。這兩人被控的罪狀是以荷蘭本國及外國船隻自荷蘭開出的情報，供給德國，至有好多船隻被擊沉。在荷芬宅中，還搜出其他高踞要津的二十個共同犯的名單。

荷蘭在被侵略以前，並沒有實行大規模的剷除間諜工作。荷蘭共產黨比之威挪也較占

勢力。荷蘭國社黨領袖馬塞爾脫，比挪威的李斯林，也更重要。在被侵略前幾星期，荷蘭雖曾實行戒嚴，並跟着兜捕間諜，但實際上那些被捕的間諜不過是九牛一毛；德方便衣隊的確實數目雖不可知，然可斷言者，荷蘭國社黨員，至少有兩萬人，相等數目的德僑還不計算在內。

這些便衣隊的工作，是向全國散佈謠言，謂英法兩國將侵犯荷蘭的中立。馬塞爾脫以每個荷蘭人應有言論或寫作自由為藉口，依然自由活動，未被逮捕。在德軍侵入以前，這些便衣隊甚至連毫毛都未動。

荷蘭的陷落已證明是全國滿佈着德國便衣隊的結果。荷蘭外交部長克勤芬曾謂，在德軍一侵入前兩日，阿姆斯特丹一個重要銀行家被搜，並搜出荷蘭政府掘堤放水淹沒全國的全部計劃。目前真相已經洩露，指導便衣隊擊潰荷蘭的，就是德國公使館中一個不著名的參贊，名叫杜丁博士其人。

希特勒把德國人移居鄰近各國，其原因到了目前，已極明顯。他挑選好多德國人加以訓練，使其居於鄰國之內，以便與降落傘部隊，保持接觸。這些人實為德國征服鄰國的另一種實力。

根據同一計劃，南斯拉夫境內，也有幾千德國人遷入。南斯拉夫對於這些人已極感焦慮了。

德國在荷蘭的間諜，還有婦女在內。此類婦女約有下列幾種：

一 德國居民的妻女及姪女，此地所提起的「姪女」，且意義特別廣泛。

二 嫁與荷蘭人德國婦女依然熱誠爲德國工作，時常勸誘荷蘭丈夫，變爲親德份子。

三 類似女學生的獨身婦女，參加商業活動，爲旅館女招待，爲伴侶，爲音樂隊員，或爲舞蹈場藝員。

四 擔任婢女及看房娘姨，大都能力極充分，受過高等教育。

這些女性便衣隊，對於德國降落傘部隊，都會盡了地主的任務。她們以符號指示飛機，領導傘兵落地，然後與之取得聯絡，領他們到重要據點。她們並且供給傘兵各種衣服，多方圖指導他們，並供給各項情報。

從前馬太哈利式的女間諜已不時髦現在代之而起的已是希特勒式訓練有素機警老練的女間諜了。

國社黨大批間諜在比國活動，早已使比王利渥波特及比利時國社主義派萊克斯黨之間，在德國進攻前發生嚴重的鬥爭。比利時國社黨曾有一時期特別拉攏比國軍官，因此比國軍官中有一唐伯雷上尉，曾將比國國防全部計劃告知德間諜。

萊克斯黨曾竭力妨害聯軍，在夏勃羅地方被捕的岑貝羅就是那一帶間諜的首領，完全爲德國刺探比國邊境的英法大軍消息，常以刺探所得的消息，供給德國的流動間諜。

比王利渥波特雖曾竭力想維持中立，但萊克斯黨則竭力設法把比利時捲入戰爭漩渦。在德軍侵入之前，比國並無嚴格的防範辦法，但有効的行動也曾實行幾項，如設立集中營，拘禁萊克斯黨人，共產黨人，及德國難民之類。這些集中營及營內犯人的管理方式却極特別。德國天主教徒的難民須由比國天主教黨負責管理，德國社會黨人則由比國社會黨管理，德與

猶太人則由比國猶太人各團體管理，戰爭爆發之後，比利時即遇到四十萬外人僑居境內的問題，這數目占比國全人口的百分之五。

馮耶勒上校及其兒子雷納與日內瓦出版商莫錫爾的被捕，證明瑞士境內有也德國便衣隊的活動存在。馮耶勒上校是瑞士國社主義派國民陣線的領袖，現仍關在瑞士京城的監獄裏。至於莫錫爾則代德國在法國搜集情報。莫錫爾利用他的通信員在法國自由採訪，把情報供給馮耶勒上校。沮利克附近通往德國的國際公路，很少有人監視，沮利克因而成爲一個轉遞情報的理想站。

德方間諜活動的總部則設在瑞士京城，那地方，正像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一樣，是各國外交家，中立國人，交戰國人聚會之處。這一個小山環繞的京城，全歐洲的間諜都在活動着，以「特派參贊」名義出現的人物，也從來沒有像目前這樣多。其中有一個經常光顧的遊客名叫尼古萊將軍，他在沮利克租賃一所長住的別墅。他是卸任的德國情報主任，據說與希特勒政見不合，他的專門任務却在與法國共產黨人保持接觸，鼓動他們發動和平運動，陷英國於孤立無援的絕境。

瑞士陸軍總司令吉爾雷雷厲風行，通緝間諜。被捕中有一個重要人物，名叫托伯勃士，也是國民陣線的領袖。第二個著名人物是軍法官脫魯伯上校。瑞士各大學中，德國留學生也已勒令退學。

南斯拉夫也在努力防止國社黨及法西黨旅行家的大批入境，尤其在首都貝爾格拉及柴格拉勃兩地，這些旅行家都以參觀貝爾格拉博覽會名義，公開地來到南斯拉夫。現已有大批旅

行家被南斯拉夫當局限期出境。貝爾格拉軍政長官已設立專局。飭令本國居民向該部報告行動可疑之人。然而南斯拉夫許多要人都有嫌疑。譬如南斯拉夫冲齡幼君的一舉一動，雖只有警察知道，但不久都流傳出去了。從這點可以看出有人擬綁架南斯拉夫國王彼得，然後再使其復位，成一個傀儡了。

羅馬尼亞最爲國社黨所注意。巴爾幹半島各地，有成千累萬的人，名義上是商人，參贊及新聞記者，實際上却以全部時間。或抽出一部分時間做間諜工作。南斯拉夫冲齡幼君有被綁架的危險，羅馬尼亞新君米契爾也有同樣不利的情形。羅馬尼亞當局曾按戶搜查，勒令有嫌疑的人出境，但仍有幾萬德國人潛居羅馬尼亞境內，並且這些人據外界所知，都有武器，其中有好多人且會拒絕警察搜查。所不可知者，羅馬尼亞警察究否嚴格執行任務，抑僅口頭說說罷了。

巴爾幹最近發生一件極可注意的事，就是有好幾百個德國青年工人，由多瑙河乘着汽船，開到保加利亞國境。這一批青年工人的任務，據他們自己宣稱，是在利用假期，獲得休息機會。但據記者所得情報，這些工人係由三十艘船分載，每次二百人，分批集中保加利亞境內。

土耳其防制間諜的辦法，比之他國，較爲周密。間諜在土耳其活動的機會因比別國爲少。伊斯坦埠爲土耳其全境最危險的地方，當局曾在德國僑民中間搜索出大批間諜。最近在伊斯坦埠活動的有一百六十個外國咖啡館的音樂師，其中有一百零七個是匈牙利方面前來的演技女子。

埃及間諜內幕稍與他國情形不同。在去年九月大戰剛爆發時，埃及境內所有德國人概被監禁。但其中大部分隨後即被釋放，同時還有許多德國人，名爲國社黨驅逐出境的難民，也被埃及當局允許入境。然而埃及境內比德國便衣隊更危險的，乃是法西黨間諜所指揮的七萬有組織而同時受領事保護的義大利僑民。在意大利參戰之前，這些大批法西黨徒早已派定了各人所擔負的任務。埃及當局因此非常恐懼這批人進行內部擾亂工作。

法國前總理達拉第下令抄查巴黎蘇聯貿易局，發現德國秘密警察所擬暗示錄，因而獲悉法國境內間諜，爲害極爲危殆。巴黎該次大搜查曾抄獲各種間諜活動情形，其中國社黨間諜，法西黨間諜，蘇聯間諜，無不應有盡有。據達拉第報告，法國的「自由主義」及「自大主義」，對於外僑向來過於放縱，各國的間諜因得爲所欲爲。

法國咖啡館中肆無忌憚的高談闊論，對於留心探聽情報者，所獲極多，這些情報類皆取道羅馬的路線，轉達柏林。巴黎時報前任本埠新聞編輯亞洛奧賓之被收買，可見德外長李本特洛甫的心腹間諜阿貝茲已將巴黎重要人物，都收羅在股掌之間。這一批德國間諜係以愛南姆男爵夫人爲領袖，她生得很漂亮，且能操多數國方言，在巴黎專事主持親德影片和報紙，以及覓取傳遞軍事情報。法國對於間諜，自戰爭一開始，即嚴密防範，巴黎下層社會一度舉行大搜查，被捕的有幾千人之多。

法國軍事區域是與外界隔絕的。在軍事區內的人，不得與外界通電話電報，或寄書信，一切行動也受監視。但軍事區域內自然也有間諜。不過據法國當局的推斷，這些間諜如其無法把情報通過警戒線，他國就不足爲患了。後來，法國又曾在巴黎將所有德國男子及十六歲

至六十五歲間未出嫁的，德國女人，加以圍禁。法國內政部長一職，也由已故「老虎總理」克萊蒙梭的親信芒台爾調任。足以證明法國對於撲滅便衣隊確會抱有最大決心。不過巴黎近郊住有無數外人：肅清間諜工作非常棘手。其中最大的困難就是非交戰國僑民，仍得繼續享受各項自由，始終沒有受法國當局絲毫的約束。

英國法西斯派也有通敵的跡象，還有許多間諜是共產黨徒，他們受了莫斯科的指使，在兵工廠中鼓動風潮，傳播此次戰爭無非帝國主義衝突的理論。

法西斯派份子專門從英國上流社會覓取情報。在社會地位方面，他們可以在上流社會活動，共產黨則不然。據本年初的統計，英國境內居住着六萬敵國僑民，被監禁的不到一千人。英國此種寬大行動，在生死存亡的戰爭中也許行之過久了。其結果因有好多危險的間諜漏網。英國也收容了幾千難民，大部分是受過教育的捷克人與波蘭人，這些人因為窮困不堪，有時不免被人收買。

迨至目前，英國還有二萬德僑居住境內，加上英國的法西斯派份子及共產份子，自能組成勢力雄厚的便衣隊。英國第一次嚴格對付便衣隊的辦法，是將住居東部和南部海岸的敵國男子三千名拘禁起來。在上述區域內的中立國，或友邦僑民也應每日向警署報告，並不得乘汽車或自行車。他們應在每晚八時以後，早晨六時前，留在家中，不得出外。陸軍大臣艾登並曾組成民團，巡察各區。其主要目的厥為防止傘兵及便衣隊的狼狽為奸。

五月杪，英國又將各他敵國僑民四千人分別監禁。

同時還通過，懲治內奸條例，規定陰謀，怠工，阻撓軍事，偵探軍情，及在內部助敵等

犯，皆處死刑。小規模的搜抄國內法西斯派及共產黨人的行動，也在進行中。原來婦女被監禁者不到三百人，但德軍佔領荷蘭，有好多女間諜有內應，英國因亦注意到此種危險。婦女被監禁的已有幾人，英國法西斯派首領穆斯萊夫婦也己身入圍了。

愛爾蘭的局勢也是非常複雜，同時也非常嚴重。雖則愛爾蘭所有三個政黨都已聯合起來防止叛國行動，可是杜伯林京城內德國使館的德國人。已有機會與愛爾蘭共和軍聯絡，到無可如何的時期，也許英國軍隊要佔領愛爾蘭主要海口，以策安全。

美國是否也有間諜恐慌呢？據美國偵緝處長胡佛說確是有的。即使美國只有一個間諜，仍難為害美國。即使他獲得一件國家秘密，也足以危害美國無數國民的安全。拿破崙的間諜機關只有一個人主持，不過那一個人所接觸的人範圍自然很廣大。所有間諜活動情形都是大同小異的。有史以來固然是如此，現代的情形，亦復不能例外。

美國有些人外面固持鎮靜謂討論間諜恐怖為無聊。不過美國境內如無間諜活動，秘密飛機圖樣又怎樣被竊的呢？叛國的海軍軍官，又怎樣將海軍秘密出賣的呢？美國偵緝處自一九三九年九月以後，曾接到不少間諜活動與怠工的報告。

一九三八年以前五年，偵緝處每年平均要解決三十五件間諜怠工及國防秘密洩漏的案件。到了一九三八年，此項案件不下二百五十件飛一九三九年，一躍而至一千六百五十一件，目前更多。這自然不是可安心的情形。

間諜與怠工有聯帶關係。發生間諜時，也必發生怠工。間諜的範圍已擴大，已不僅限於軍事秘密。間諜已深入美國工商及社會各方面。怠工的情形亦然。據偵緝處調查，美國有着

這些外來的陰謀者，他們不惜以危害美國來報答美國的優待。最近未得政府許可而即出賣給外國的幾百尺影片，除開視為間諜的活動外，別無解釋。這一類影片係將美國空軍根據地皆攝入鏡頭。別國得了這項影片。可以按圖索驥，將炸彈從空中，準確地擊中其所欲擊的目標。這些影片，後經發現，確可威脅美國的安全。此不過一例而已。其他還有許多事關國防秘密不能公開討論的間諜活動。也已在美國發生。間諜機關對於美國國防計劃的進口，正不遺餘力地在探索。羅斯福總統曾於去年九月六日籲請美國各地官廳與聯邦偵緝處合作，嚴厲防止間諜怠工等活動。那時他曾命令偵緝處調查此項事件，並命令增加一百五十個特別偵探，指定專款，以增加工作的效率。

上次大戰發生時，美國情報機關極差。聯邦偵緝處剛在萌芽時代。目前情形已驟變。海陸軍情報部都已組織完密，效率大增。聯邦偵緝處羽毛也已豐滿了。

偵緝處爲使應付目前局勢起見，已在阿拉斯加，波多里谷及夏威夷各地，派駐偵探，嚴密監視美國國防前削地帶。

聯邦偵緝處並已在美國六個新城市，設立機關，使軍事上重要的據點，可因增加的特別偵探的援助，而更得一種防範。

去年夏初，聯邦偵緝處已設專科，教授偵查間諜及怠工的專門知識。除此之外，美國陸軍海軍兩部又飭令該偵緝處保護幾千所工廠，該工廠却與政府訂合同，趕造軍備。

總之，上次大戰的教訓，美國人尙能憶及，目前正在嚴密戒備之中。

四 波蘭在鐵蹄下

國土已被德人佔領的波蘭民衆，上次大戰時，是經驗過德國的軍事管理的。但目前希特勒軍隊的方式與精神，却並不與德皇時代的軍隊相同。

去年十月，第一批德軍開進華沙時，外表一無長征久戰後的疲勞狀態。他們乘的都是運輸汽車，有些竟坐着載客汽車，就是砲兵，也都是摩托化的。但是隨後開進的軍隊，却與前大不相同。步兵們由於長途跋涉，已呈筋疲力盡之態，野砲及軍械，也祇用馬匹拖着了，最奇怪的，德軍中雖然擁有極多的軍廚，而經常食物，供給也並不缺少，但一進華沙，士兵却捨命向幾菜館奔去，要吃要喝，這些館子，是戰後不曾關門的少數幾家，當時有的，祇是質地很劣的湯類，充其量也不過加上一塊馬肉，算是上品的了。德軍在這個半毀半荒的城市裏，要吃要喝的程度，實在太兇，因此軍事當局便不得不下令禁止所菜館將食品售給德軍。禁令一出，他們便開始搶劫，當局迫得根本禁止德軍走進菜館。

德皇時代的德軍，往往尊重人民的私產，但納粹軍隊，却視搶劫爲常事。他們第一天進佔波蘭時，即藉搜索軍械爲名，肆意劫奪，所有民間尖鋒的器物，如剃髮刀、削筆刀等，均皆被其取去，至於鐘錶、銀錢及其他貴重東西等，更不待言。在華沙及其他大城中，往往大批軍隊，圍住一個住宅區，在祕密警察指揮下，大規模的搜劫。在猶太人區中，搜索更爲嚴厲，往往將食物、銀錢，及珠寶等各種動產，悉數取去，收據却沒有的。華沙有個珠寶商，名爲盧森寶年已七十，被德軍以私藏軍械罪槍決，事實上他並沒有埋藏什麼軍火，最大的罪名，

却因爲他與德軍爭執，不讓他們把珠寶搶去所致。在當地，人們常能看到德國兵帶了女人（德籍女子來波蘭的已經不少）跑進猶太人開的店舖，出來時却在臂膀上挽了許多女裝。有時人們又能聽得猶太籍的女店主在大聲喊叫。苦苦爭執，但結果往往吃了一拳不敢再響，眼望着這種強盜，把贓物裝在汽車裏，帶着女人疾馳而去。有時德兵跑進店舖去，揀了價值數百馬克的貨品，却付了二三個馬克帶着就走，店主也奈何不得他們，所以目前許多商家，都關上了店門，不再營業，存貨則轉售給街上的小攤頭，因爲他們遭劫的危險較少。

雖然有時德軍因恐商民向其上峯告發而將銀錢交還原主，但這種情形很少，反之，因告發而受懲的人民，却很多很多。這無疑是由於軍事當局與納粹黨部的意見不同所致，因爲前者至少還想到軍事紀律的問題，而後者爲了人心的理由，却反慫恿鼓勵德軍的掠行動

納粹黨與軍隊間這種分歧現象，可以從德國在波蘭的整個行政中見之。想到德國傳統的習慣及其有組織的分部政治，我們對其目前這種紛亂的行政制度，委實覺得驚奇，在波蘭此刻儘行着臨時的辦法，根本一無聯絡默契可言。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五日至八月間，德人在華沙受命設立猶太人區，因此一隊武裝秘密警察跑進一個猶人集會的處所，把該會主腦，職員，以及在場的會員等，一起抓進監去，叫他們負責督促所有猶人，全數搬往指定的猶太人區居住，理由說是爲了衛生關係。但事實上德國當局對此處置，一無所知，當地的德籍市長，及軍事衛生處長李許特博士兩人都不會下此命令，所以一聞此訊，皆驚駭莫名，尤其是李博士，深怒在那些筋疲力盡家破人亡的猶人間，或將有時疫發生，因爲早在該年秋季時，德

軍間即已有傷寒及痢疾等傳染，至於猶人區內）即在和平時，區內的衛生情形，也不加注意。因爲淨水水源的缺乏，陰溝水道的積塞，及其素來孱弱的體質，便成了傳染疲病的發源地。此外猶人區的產生，不單在使猶人集居一地，同時宿居該地的「雅利安」人，也須全部遷出。因此此法如果實行，一個城中必須容納住戶達三十萬人，但事實上城中居屋，已有三分之一被毀，其餘那些，一半皆爲斷牆破垣，也不宜住人。職是之故，祕密警察團籌設猶人區的計劃，祇能暫緩施行；結果，猶人便加倍受到虐待。

希特勒軍隊與德皇時代德軍的第二異點是前者那種一面行軍一面宣傳的策略，爲後者所無。舉凡一切公文，即徵至外匯交換章程這一類東西，也無不充滿宣傳的文字。至於藉口禁軍投機的那種反猶公告，也是如此。間或——尤其是在剛佔領波蘭的頭幾天裏——他們的宣傳方式，非常特別。在街上你往往能看見一個德兵把貴婦的皮衣，從她肩上扯下丟給站在商店門口的貧婦；有時，打倒一個賣蒜的猶人，代其將大蒜廉價出售，但唯得的錢却由德兵拿去的。諸如此類收買人心的宣傳走法，因爲奏效甚微，不久便廢棄不用了。

駐居波蘭的德軍與當地人民間的關係，甚受嚴密的限止與監視，但據各方觀察的結果，軍隊的士氣，却並不怎樣激昂。有些士兵，受了宣傳的鼓舞，誠然非常狂熱興奮以爲德國可以征服全世界，但是一個德軍，在某波蘭人的平房裏，却會發表意見如下。他說，「我們確已包圍了你們，但我們自身却也在人家包圍之中，將來的覆亡是意料中事，一切却都由於一個人的錯處。」還有一個德兵，住在某農人家中；他指着波蘭領袖的一張照片嘆道：「對的你我都不想戰爭，但是好戰的人仍舊有啊。」誠然，有些德兵很虐待猶人，常常把他道們火

車或公共汽車裏擠出去，但是例外也非沒有，有一次一個德兵喊停了一個猶太人，問道：「你是不是猶太人？」本來，這句話便是開始虐待的前奏，但這一次，德兵却警告他們，再朝前，因為一個反猶的搜索行列，正在附近進行。

還有一次許多德軍跑去搜查一個姓碧的波蘭人家，他是華沙當地的律師也是波蘭後備軍的長官，當搜查時，他交出了一枝轉輪槍，但忘把抽屜中的子彈一起交出，致被德軍搜到，當下德軍申言，將從嚴究訊，悻悻而去，但隔了一小時，那引導搜查的德軍長官，却跑了回來，對那驚駭欲絕的律師，私下叮囑一番，教他怎樣回答日後的訊問，免為德軍留難。這種例子是很多的。

有時，駐居波蘭的少數德人，也會遭到德軍的糾纏一次在德波人民雜居的某村中，德軍斫伐着一個德籍居民的樹木，用作柴燒，那物主一見，非常憤怒，立刻向他們爭執，表示他是德國的公民，不能隨意徵發其物產，但是德軍不可理喻，說道：「你既是德國人，把樹木給德軍燒火，應該加倍快活才對呢。」又有一次，德軍跑上一家德人所擁的農莊，徵去了幾隻豬，那農婦大聲噪叫之下，德國便出了一張收據，叫她問張伯倫去收賬。那農婦不是個熟悉外交事務的專家，當下把收據讀了一遍，問道張伯倫住在那裏？是不是在附近的鎮上？德軍把情形告訴了她，於是第二天她便跑到德軍的辦公處，找張伯倫這個人要向他收賬。

秘密警察對於德蘇兩國在新邊界各區內產生的關係上的難題，也要設法應付。當地激烈的宣傳和各種的暴行，不常見到，軍事當局對於其新鄰，實在不敢信任，因此行動方面比較節制。在某個時期，當德軍佔領下的一部分波蘭土地，轉交蘇俄而因此發生迷惑不解的情勢

時，納粹黨却解釋道，蘇俄日後會在西線援助德國，藉作報答的。這樣一說，祕密警察在對付派赴西線作戰的德軍時，便較為容易了，因為後者對於法軍不無敬畏的。有一次，一個德國軍官乘了汽車要到貝拉撲拉斯加去，聽說該地已被蘇軍佔領，立刻命其車夫折返，一面自言自語道：「險些兒落到布爾塞維克的手裏。」但是「布爾塞維克」這字，却不常經人採用；有一個婦人，家裏駐着德軍據說每次說出布爾塞維克時，長官就改正她，叫她說「俄人」。他們深怕紅軍與德軍會發生衝突，因此在新邊界上：便掘起壕溝來防衛。

第

三

部

一 英相邱吉爾的羅曼史

號稱英國「鐵漢」的邱吉爾首相，出身貴族，祖及父均任顯，宦母親是美國富人的令媛，容貌綺麗，才華絕世，家庭環境可說是一門富貴了。然而他並不沾有公子哥兒的習氣，自童年，而成人，而仕，處處表現他具有過人的活力，富於冒險心，不避危難，勇於任事，確屬生有異稟，非常人所能幾及。

總計他從事政治生活以來，在內閣之中，曾九遷其職；做過保守黨閣員，也會充任自由黨閣員。其間雖有一時退休，然而他在野之日，仍舊保持着邁進的精神，百折不撓。這是他獨到之處。

他曾當過新聞記者，著作家，軍事家，軍事方面他是三考出身；文學上的修養和成就，更爲一般從政者所不及。英國自狄士累利首相以來，能以文字名世的閣老，邱吉爾一人而已。至於他平日談吐之妙，演講的動人，幾乎有些像「出自異人傳授。」

上次世界大戰時，他曾在法國前線指揮一大隊步兵；又有一個時期，他曾醉心軍事航空，自己駕駛飛機。解甲之後，他又抽空著作，成書多卷；四十歲時所作的風景水彩畫，曾爲內家所激賞，他生活變化多端，精力旺盛，不愧爲不列顛「浪漫派帝國主義者的典型人物」了。

在希特勒埋頭苦幹的時期中，英國執政諸公憤憤如夢。邱吉爾這個「狐老頭兒」却是「善觀氣色」，一個人在那裏大聲疾呼，現在他的「預言」都應驗了。他爲朝野頓促出山，領

導準備不充份的英國人民作戰，在他果然是及時報國，然而看到他少年時代所過的錦繡生活繁華日子，真有不勝今昔之感了。

邱吉爾童年時，其父跟着馬爾巴羅公服官愛爾蘭，四歲時即離去。其母爲紐約富商裘羅姆之女一八八〇年，邱吉爾年七歲，預備入學，那時人家都說他是個「淘氣的小孩。」

他最初進的學校是慕仿英國貴族式的伊頓學校，一有過失，鞭笞立至。挨了兩年，天天把望着早日出來。後來因爲體弱多病，爲便利醫生照顧起見，轉學至勃萊登地方兩位女教師所辦的學校，那裏一片柔和慈祥之氣，與第一校真不可同日而語了。

十二歲入哈洛學校，考試時，他對於拉丁文的試題，繳了白卷，但是校長就他一般學力來着，終於准他入學。邱吉爾追述在校情形說：「我叫斯賓塞邱吉爾，第一個字母爲B名次排在很後的一排，倒數是第三名。那最後兩名又都因生病輟學了。那時正是一八八七年，父親藍道爾夫邱吉爾勛爵雖已辭去衆議院議長，及財政大臣之職，在政界中却仍握着勢力。因之常有許多來訪的人，佇立學校階沿，看我列隊走過；我不時聽到他們竊竊私議說，「什麼，他竟是全校第一！」

在校一年，別的學生多喜歡讀拉丁文和希臘文，他自以爲有自知之明，祇讀英文因之打了個很好的根基。後來他准取了哈洛學校陸軍班，自以爲一半要歸功於運道。他說：「我們都知道考時要默畫一張地圖。我在隔夜作最後預備時，寫了許多地圖的名字放在帽子裏，然後摸出了一張『紐西蘭』就拚命把紐西蘭地理記住。翌日考卷上第一個題目居然是『試繪紐西蘭地圖。』」

邱吉爾從小歡喜作兵戲，所收集的玩偶兵多至一千五百個，組成步兵一師，騎兵一旅，有一天，他父親去參觀他指揮這些玩偶兵作戰，有二十分鐘之久。臨了，他父親問他是否願意入陸軍。邱吉爾立刻答道「願意」，於是這玩偶兵就轉移了他一生的命運。嗣後他的教育即以考入桑特赫斯地方的陸軍大學爲目標，終究入了該校騎兵科。他回想學校生活，除對於劍術曾獲錦標之後，其他多屬平凡。

他在陸軍大學，一切重新學起，從前荒廢了的拉丁文，法文，數學，都不發生影響。他視騎馬一道格外深切有味。他主張一班做父兄的，尤其富有之家，「不要以金錢給兒子，寧可給他們馬匹。」眼睛一靈，又是畢業時期了。向來逃不掉「搨榜」的邱吉爾，這次大考，在一百五十學生中，居然名列第八。一八九四年十二月，學成回家，已經有資格擔任軍官了。

此後短短的五年，毫無所事，然而在他一生中倒是一個趣味的中心，所經歷的一切真不愧花樣百出。他二十一歲入胡塞斯騎兵隊，受後補軍官訓練。各種課程較之在梭時嚴格數倍。終日學習騎術：上馬，下馬，絕馳，緩步，跳欄，奔蹤，不一而足。邱吉爾本來就愛好騎術，至此尤覺樂此不疲。

翌年春，胡塞斯騎隊預備入秋壇防印度，軍官們都給假處理雜務。邱吉爾家有五匹駿馬，就利用這個時期，大玩其馬球之戲，那時英國政府領袖多以賽馬爲大事，熱鬧情形，哄動整個倫敦。這正投邱吉爾之所好，差不多有會必到，盡情玩了一個暢快。

在這假期中，有一件事他却受了個教訓。據他自己記載道：「某星期抄，我以陸軍少尉

賓格被邀列席歡譙王太子盛會，自是覺得極大榮幸。我很明白，必須準時出席，舉止且須文雅大方——總之把一切美德顯出來罷了。不料我到達之時，賓主早就齊集客廳，除我而外，人數似乎有十三。王室對於十三這數目，不願馬虎，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太子明白拒絕入席。他依照原定八時半準時蒞臨，現在已經九點缺十二分了。在大客廳中，站着這位盛怒的貴客，一方面却來了我這個人家另眼看待的年輕小夥子。我覺得很尷尬，只得嚇呆了幾句道歉話，帶着鞠了一躬。太子很嚴厲的斥責道：「溫斯登，難道在你隊伍裏，他們不教你遵守時間麼？」我真覺得惶恐萬分我們兩人並肩走入餐廳，坐下來剛巧十四人。後來這位居心仁厚的太子，對我說了幾句表示好意的話，使我釋然於懷。」他從此之後便竭力保持遵守時門的美德。

胡塞爾騎隊一千二百人，搭了運輸艦由蘇桑普頓出發，經過了二十三天的航行，纔到達孟買。

在印度從軍，餉金和待遇均較國內優厚，軍官的飲食衣着起居，都有待役照管。邱吉爾二隊駐紮却加羅爾有三年之久。

一八九六年多，他二十二歲轉眼就將過去，求知之念大熾，便寫信向母親要了許多歷史了哲學，和經書籍，每日利用白晝休息的光陰，勤讀咀嚼，虛心接受，如是者兩年。然後返國休假三月。是時印邊帕繚族人叛變。他本來蓄願要實地參觀作戰情形已久，便要求上峯，准他隨同野戰隊三旅出征，同時並擔任倫敦前鋒報隨軍記者，他母親更和倫敦每日電報接洽了把他的通信按期發表。

邱吉爾回到邦加羅爾，在車站一間諾希拉（野戰軍總司令部所在地）的行程要二千零二十八英里不覺一呆，暗想印度原來這幾大工在大熱天氣中，坐了五天火車到鐵路終點，再坐四十英里馬車，始赴司令部報到。

英軍第一旅初次和土人交綏，一更間傷亡官兵約四十員，馬匹甚多。第二旅馳來增援。翌晨，第二旅開始作戰，人數約千二百名，分三路作扇形進攻，邱吉爾編入在中路，策馬絕駛至山谷最遠的一端。中途他帶了一隊印度兵去襲取山邊一個小村，他所記的當時情景如下：「我把坐騎交給土人，領了印兵攀登山邊。中午的太陽炙熱如焚。除了山上面放了幾槍外，一切倒還安靜。十一點鐘左右，我忽然奇怪起來，爲什麼看不見我們的軍隊。二三小時前，一千二百人的大隊正在進行，現在好像已被山谷吞噬了似的。我年少好事，惟恐不出亂子。居然壞事了！」沒有隔多久邱吉爾和一隊印度兵，奉令撤退。突然間刀光彈丸，漸逼漸近，敵人由上而下，看看就到脚跟前。八個印度兵極力開火還擊，結果兩個被殺，三個受傷。幸而一位軍官帶同幾個兵士到來，幫同大家把受傷的兵士搶救回去。邱吉爾接着描寫當時情形道：「該軍官中彈了。他手下的四個兵士把他昇走。這時候五六個帶大刀的帕纏人從旁邊閃出來。四個兵也不願傷人從擔架上滾下來，脫身便逃。爲首的帕纏人奔到擔架之旁，提出大刀向那垂斃的軍官連劈三四刀。我見狀忘却了一切，誓欲撲殺此獠。持槍瞄準開放，一槍，不見動靜，二槍，也沒有結果，三槍，不知道有否打中，只見那個土著倒退了三四碼路，從岩上跌滾下去。這時候槍聲仍密，我向四週看看，一個自己人也不見，便拔走拚命的奔，子彈從各方面飛來。我終於奔到一個小丘。我們的印度兵早已佔據了一個低丘，片刻之後

，我就跟他們在一起了。

「未幾，七著不支而退。我軍奉令將谷中村舍林木，毀成平地。每次進攻一村，損失英籍官軍二三名，和印度兵十五名至二十名。作戰兩星期，始奏凱回營。是年冬天，我便以倫敦每日電報所發表的通信作藍本，寫成第一部著作。耶穌聖誕節後，我把原稿寄往倫敦，由我的母親售與某書局出版，名曰 *Far-My Wanderings*，極爲讀者所歡迎。」

印度邊境戰事纔結束，埃及蘇丹形勢又告緊。一八八五年戈登將軍遇害，英政府忍無可忍，決定大張撻伐。名將克慶納爵士率英軍與埃及軍二萬人溯尼羅河而上，邱吉爾不覺技癢，即迴返倫敦，同他的母親四出奔走，卒由陸軍當局准予隨軍參戰。他先往埃及京城開羅，跟着大隊出發，跋涉兩星期，深入非洲腹地千四百英里，到達阿脫巴拉河與尼羅河合流的地方，也就是二萬英軍根據地。再前進。九天的路程，纔抵達英軍前鋒根據地。離回族土人所據有的奧姆特曼祇有十八英里之隔。

邱吉爾隸屬第二十一騎兵隊，擔任前鋒。九月一日直向奧姆特曼進發。土人軍隊共有六萬之衆，有來福槍兩萬枝，其餘多爲矛槍第二天與英軍交綏，傷亡六千人，英軍陣亡約二百人。二十一騎兵隊擔任左衛，離奧姆特曼最近一次，邱吉爾與全隊三百餘人，在馬上衝殺，他因爲臂膀有病，乃以手槍代大刀。他與敵人白刃相接，數度遭到重大的危險，一則幸虧他眼明手快，槍法準確；再則他所騎的是一匹能玩馬球戲的阿拉伯馬，翻騰躍伏，卒能化險爲夷。

他因與敵人酣戰，忽失大隊所在。看他自說的一段，便知他當時是如何情的急了。他說

「我的隊伍在那裏？一百碼之內見不到一兵一卒。可是五十碼之外，即有敵人嚴陣以待。我看見有二個來福槍手，正把槍口對着我在瞄準。這是我第一次感覺恐懼。我覺得十分孤單，只有伏着鞍背沒命的奔馳。過了二三百碼始找到大隊，其他的三小隊也正在整隊了。突然間竄出一個土人。我不知道他是怎樣跑來的。全隊的人都用長槍去刺他，他來往衝突，身上負了幾處創傷，忽然把他的矛槍直向我刺來。我在一碼之內朝着他放槍，他應聲倒在沙地上死了。」

土著軍戰敗之後，我軍也就凱旋。邱吉爾在返國途中，曾經爲了一個朋友剝過一層皮，這倒也是難能可貴的一件事，據他自己說：「我在開羅遇到馬萊諾克斯，也是第二十一騎兵隊中的軍官。他右手腕極利害的被刀砍傷。我決計伴他同行一天，我們正在閒談的時候，醫生來爲他包紮創口。他很深的切痕上，亟須立即貼接一塊肉皮。那位骨瘦如柴的愛爾蘭醫生，朝我看看說：『我想從你身上弄塊皮下來。』這時候也無從躲避，我便把袖子捲起來，那醫生又很溫和的說道：『你聽見過活人剝皮的事麼？這樣就有些相像。』他就從我肘腕之間的裏臂肉割下了一塊先令般大的帶肉之皮。在他用刺刀慢慢的來剝剝時我的感覺，一如他所描摹的『活受罪』的味道。然而我牙齒咬緊的忍受一切，於是這塊皮直到現今還在我朋友的臂膊上，我呢，就把那個創疤作爲紀念品了。」

邱吉爾回返倫敦之後，對於「當兵」的收入大加考慮。那時體面官軍餉金，如欲維持制服與馬匹，就很困難。年復一年，他的經濟情形，已經每况愈下，如果再在軍中服役幾年，不是要更糟了麼？另一方面，由他兩部著作和每日電報方面所得來的酬報，却比從軍三年之

所獲，要高上五倍有餘，所以在印度服役滿期之後，他就跳出軍界了。

一九〇〇年之際，南非洲正是多事之秋。那時約翰涅斯堡爲產金中心，荷蘭種土人所設政府，整軍經武，養了六萬鏢勇善戰的兵士。並由荷蘭與德國輸入大批軍火，勢力日益雄厚。英國政府看樣子不對，也就加厚兵力，以備萬一。未幾雙方即起衝突。

其時，邱吉爾已接受倫敦農報之聘，擔任隨軍記者，立刻出發。航行了半個月纔到開普鎮。這時英國已退至離海岸一百二十英里的內地叫做雷狄斯密斯的地方。邱吉爾決定先到那塔爾去觀戰，然後再返好望角參觀兩軍大規模的決戰。主意既定，他就坐火車走了七百英里到伊里莎白港，再換船往那塔爾的村朋港。

邱吉爾本想到達杜朋之後，就往雷狄斯密斯去，但鐵路已中斷。邱吉爾爲探訪消息起見，便隨着指揮火車的哈爾登上尉前去偵察，車中一共帶了兩隊步兵。鐵甲車向敵方前進了十四英里，土人突然出現了。於是立刻開倒車，轟轟的砲聲已直逼而來。一顆砲彈飛來，離開邱吉爾的頭頂不過幾尺，大家正在紛亂之際，火車前部車輛已中伏出軌了。

這列火車一共六節，機車居於中央，前後各有車輛三節，引擎和後三節車子沒有受損，不過前三節車子橫阻軌道上，其餘車輛因之無法前進。邱吉爾想個法子，就把機車與後面車輛脫離，用以肅清損壞車輛。

在槍彈亂飛，子彈爆發，碎鋼劈拍之中，他們奮鬥了七十分鐘之久，機車推衝拖撞，居然成功。可是後面三輛車決沒有法子叫它衝過去，邱吉爾便和邱爾登上尉商妥把傷兵四十餘人運入機車，其餘的步行回去。其時四週砲彈爆發，有的已經擊中機車。車行速率增加，邱

爾登和他的隊伍已影蹤不見，却看見了兩個便衣人原來就是土人呀！

那兩個人，一路放槍，緊追不捨，正在危急的時候，邱吉爾要想拔槍還擊，那知腰中的手槍，在修理火車的時候，解了下來，忘記帶走。奔跑了若干時，卒以手無寸鐵，就束手被擒了。至於邱爾登上尉和他的部下，則早已成了俘虜，這是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的事。

邱吉爾被俘之後，土人並不要他的性命。不過對他說，你雖然是個新聞記者，我們也不能讓你跑。公卿的公子我們是不能每天捉到一個的。這樣他便被禁在國立模範學校的俘虜營中，四面防範得很嚴。他雖屢次說自己是新聞記者，要求釋放，可是他們說他曾參與作戰，不得釋放。於是邱吉爾就相機越獄。總算機緣巧湊，一天晚上趁兩個守兵在抽烟閒談的時候，便跳出牆圍，混過大門，昂然走向大街而去。但這地方離開中立國葡萄牙領土德拉瓜灣尚有三百英里之遙，一到天亮，勢必偵騎四出，雖於躲避了。他身上所穿的是棕色法蘭絨便服，袋中尚存七十五磅，和四塊朱古律糖。既沒有地圖，也沒有指南針，更其糟糕的，他對於荷蘭語或當地土話一句也講不來，如何可以，獲得飲食，或探問路線呢？

邱吉爾轉念不走又將何待，只得靠着鐵路線在暗中摸索。大概走了兩小時，看見前面有火車的燈火，便在離開月台二百碼之處停了步。等了一個多鐘頭。纔見火車開來。他就不顧一切攀登聯軸節，爬到車上，在煤屑堆中睡了一晚。翌日黎明前，他也不等火車停止，雙手執住車尾的鐵梗，又縱身躍至地上。途中覓了些水喝，覺得所走的路綫，總算沒有錯。看看天色大明，不得不找在一個山谷旁的叢樹下，躲避躲避一直等到午夜之後，纔拔步徐行，每

個橋樑上都有人駐守着，只得兜着圈子，穿叢莽涉溪流，一步步的挨着向前。可惜在監獄中一個多月缺少運動，這時候稍爲行動便覺得疲乏了。

他這樣的蹣跚前進，突然間看見左方有兩三處火光。那知愈行愈近，這火光乃是一個煤礦的機爐間，一座兩層的樓房。他先去敲門，不應；再敲一陣，纔聽見脚步聲，從樓梯下來，率然的把門開了。這人個子很高，身上雜亂的披上些衣，面色蒼白，嘴上一撮黑髭。他用英語問邱吉爾道：「你要什麼？」

邱吉爾口述中途如何遇險，如何摔車受傷，如何訪友不着等等，胡說了一大套。那人對他熟視了一番，又經過一陣躊躇之後，便道，好，進來罷。邱吉爾挨過他的面前走入室中，心想，不要又是監牢罷。那人把燈點了起來，把他手中所拿的手槍放在桌上。一陣靜默之後，他說，「我倒歡喜再聽你火車上失事的詳細情形呢。」他回答道：「我還是把老實話告訴你罷。」他便冒險，坦白地說道：「我是邱吉爾倫敦晨報隨軍記者。昨夜從潑拉托利亞逃出來。現在要到邊境去。你能幫我忙麼？一大家又默默無言的經過了一會兒。那人慢慢站起身來，去把門鎖上，於是返身向他伸手道：「感謝上帝，你會到這裏來！在這二十英里內，除了這屋子之外，無論到那裏，你是要被人家捉去的。我們都是英國人，當然要使你平安過去。」

翌晨，那人對他說，當地政府確曾四處搜尋他的蹤跡。再過一天，就漸漸冷淡下來。他在地窟中躲了五天，那人又跑來對他說，十九日有一荷蘭人，要裝一批羊毛到第拉哥灣去，這荷蘭人對於英人向無惡感。他想把羊毛包堆成一個空隙，把邱吉爾藏在裏面，隨車混出邊

界，就可無事了。

一到十九日午夜後二時，那人便領着邱吉爾到屋外，那裏已有三輛載重車等着，邱吉爾鑽入第一輛車上羊毛堆，那裏有一個空隙，足容他坐臥，還備着一枝手槍，兩只鵝雞，幾塊肉，一長條麵包，一只瓜，和三瓶冷茶。雖然行程只有十六小時，也許中途耽擱，所以食物不得不多防備些。

一路上邱吉爾心中忐忑不定，深恐再出什麼亂子。過了一晚，到達哥麥底波，已是荷牙境，也沒有受到險查。邱吉爾一時心中高興，不覺把頭頸伸出羊毛堆上，大聲歡呼叫喊。並且把手槍向空開了兩三響，慶祝脫險。車子開到勞萊瓜馬貴市，他便悄悄的下了車，混在入叢，走過幾條馬路，到達一所屋子，邱吉爾舉首一望，英國旗扯得高高的，原來是英國領事館了。

邱吉爾重返杜朋，港中懸燈結采，海陸軍長官和市長都上船向他握手道賀，在那裏很快樂的過了聖誕節之夜，一九〇〇年六月一日，英軍激戰四天之後，攻下潑勒托利亞，五日是，邱吉爾和一位將校，騎馬入城。到達國立模範學校前，邱吉爾便舉帽歡呼，裏面被監禁的英國官兵聞聲響應，於是開了監門，一湧而出；一面扯起了英國旗，大家歡聲雷動，波亞之戰至此結束，邱吉爾不久也就返國，大家對他被俘和脫險經過情形，都表示極大的興趣。從此邱吉爾的大名深深印入一般人的頭腦，這對於他從事政治生活却有很大的幫助。這時候邱吉爾年二十六歲，一九〇八年秋結婚，希望從此可以過着快樂的生活了。然而煩惱的事情却還多着呢！

二 少年希特勒的潦倒

歐洲怪傑，號稱二十世紀拿破崙的德國元首希特勒，他的身世已約略爲世人所知。他自己還著了一本「我的奮鬥」，銷數很大，俗語說：「英雄不怕出身低」，「徃徃一個人早年顛沛流離，經過非常艱苦奮鬥，後來創立驚動世界的功業；希特勒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了。至於世人如何欽崇他，如何仇恨他，甚至如何咒罵他，那是另外一件事。總之，他吃盡千辛萬苦，方始造成了今日的地位，却是不可抹煞的。美國「星期六晚報」最近特約麥凱威(St. Clair McKelway)寫了一篇「誰是希特勒？從希特勒呱呱墮地，直述至上次歐戰終了後開始政治活動爲止，這就是本文所要述起的」。

希特勒名亞多爾夫(Adolf Hitler)，他的父親名叫亞羅斯·希克爾格羅柏。希特勒(Adolf Schicklgruber Hitler)，上世紀末住在奧國萊茵河畔伯勃諾鎮一所尖拱式窗戶的石屋中。他出身靴匠，以勤奮起家，四十歲時充任邊界關卡的一個小稅吏。每天穿着銅紐制服，一路從家裏出來，步行到辦公處，遇着熟人，執禮甚恭。農人們帶了田產物品，從巴伐利亞(在河之北岸屬德)渡過萊茵河進入奧境的，都要在他手裏納稅。他小心的填掣單據，忙得不了。這樣的生活過了若干年，便靠着養老金退休了。

亞羅斯軀體肥碩，紅紅的圓臉，兩腿短勁，鐵灰色的頭髮，剪得很短，一撮刺鬚式的鬍鬚，却不加修理，聽其自然生長。他酷嗜杯中物，每天中午夜晚，總要飲上幾大杯啤酒？酒後和朋友們談笑風趣，有怡然自得之樂。他在五十歲時，元配和繼配兩位夫人早已先後去世。

遺下兒女數輩，他所娶的第三位續室，年紀祇及他一半，對這位年少美貌的太太，他自是喜悅。亞多爾夫希特勒就是這位夫人所生，可是幼童時代的希特勒對他父親並不十分熱絡，有時還要使他氣惱呢。

希特勒的父親對於這位「老來子」從他出世的第一日起，就抱着莫大的愛悅之心，然而在亞多爾夫四歲的時候，他父親竟有些格格不入之感了。一天，星期日，希特勒的父親中飯時吃了些啤酒，覺得興緻勃勃。便把小亞多爾夫抱在臂灣，想把他搖擗作耍，正在開始打轉的時候，亞多爾夫忽然大叫大哭起來，直至他母親前來把他放在地下，他還是大聲哭叫不已，兩個小拳頭擦着眼睛，從眼淚中既恨帶懼的瞅着他的父親。亞羅斯最後把他抱在膝上逗着他，叫他從啤酒杯中啜飲些啤酒。他的哥哥等開始學走路的時候，都喜歡從父親的酒杯裏啜飲，所以他想如法泡製一番。可是亞多爾夫發癲，似的儘盡哭着，反而用他瘦削的小手去拍擊那酒杯希特勒一雙手青葱玉指，潔白如脂，從小就像女太太們的柔荑。

類於這種父子間不協調的事情，不一而足。亞多爾夫對他母親却非常親熱，他母親也因爲這孩子十分乖巧伶俐，也很鍾愛。他母親頗碩苗條，兩眼如大銀杏，金黃的頭髮，尤其美麗。亞多爾夫一日間最感愉快的時候，就是他坐在他母親膝上的片刻。其餘的時候，喜樂無常，甚至驚恐瑟縮，有些魂不守舍的樣子。他的眼睛，像他母親一樣，很大而且水汪汪的。

希特勒十一歲那年，父子間竟然發生衝突了。「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他父親希望兒子能承繼衣鉢，置身仕路；也像他自己般穿着稅吏制服，領着官家俸祿，日後便是有個遷調，也可說得有個光榮的出身了。但是他的兒子執意不屑學他的父親，不以任政府官吏爲榮。這

時候他堅決的態度格外的明顯起來。起初，他父親叫他讀書要用功，以爲日後爲公家服務的預備，可是亞多爾夫對他老子的訓迪總是不放在心上。後來索性公然表示反對，眼淚承睫，哭喪着臉，一千二百個表示不願意。

他父親喝着對他道：「那末，你究竟要怎樣呢？」

這孩子直率的回答：「我願意做藝術家。」

「藝術家？畫師麼？呸！亞多爾夫，你真在開玩笑了，對於正經事，還是不要開玩笑的好。」

其實希特勒對他父親倒並不在開玩笑，他一切都很有明顯的給他父親知道。還把幾張他們住宅的水彩速寫畫拿給他父親看，上面有一排十八世紀式的窗戶，和沿河岸的叢林，畫得也很美麗動人，但是這又於事何補呢？希特勒一再要求將來做個藝術家，結果他的父親總是不答應。

「我在世一日，決不許你做藝術家，」這是他父親斬釘截鐵的表示，父子之間從此積不相容。希特勒後來在「我的奮鬥」一書中，曾有下列的一段，紀敘當時的情形道：「我父親絕了我成爲藝術家的任何念頭。我表示在這種環境之下，是無法深造了。當然，這種表示的結果，徒使我獲得最不堪的反響，他老人家便對我種種壓迫起來了。我暫不作聲。我相信，當我父親看到我在學校中讀書不進步時，他便會屈從我的意向的。好在功課的不上進，已是毫無疑義。我祇把我以爲有利於將來做畫家的功課學習，其他，自以爲不重要，或不能引起興味的各種功課祇好完全割愛了。」

然而希特勒的父親也不是易與的，對於兒子的這種抵抗辦法並不屈服，直到亞多爾夫校中成績報告不佳時，便毫不客氣的鞭苔立至了。十歲左右時的希特勒，雖是有些神經靈敏，和纖巧的樣子，可是並不懦弱。他在學校中凡是自認爲不重要的功課，「一概壁謝。」父親鞭責他的時候，他眼中淌着淚，竭力承受，憤恨之中夾着一種「決死之勇」的神氣，他心裏便開始輕視他的父親，和他父親的一切作爲。他決定將來不飲酒。

希特勒敬愛他的母親懇摯之至，真是出自天性。在這處處與他爲難，像對他欲得而甘心的可怕世界中，祇有她一人是他所愛是。所以後來他看到任何女人，總先要想到他的母親；他的不能愛上任何婦女，也許就基於這個原因吧。他不喜歡與其他的孩子在一起玩，却歡喜一人獨處。他從少就有唯我獨尊的作風。

過了年把工夫，他父親告老退休，靠着一些恩俸度日，舉家也遷到村資地方一個村中。亞多爾夫仍舊不喜歡讀書，他老子也毫不客氣的不時鞭責他。一九〇三年，亞多爾夫正是十四歲，他父親突然去世，這時候這個孩子倒能隨心所欲，成爲藝術家了。

既沒有父親的阻梗，希特勒的母親便順從他愛子的意思，應允他長成之後，送他進維也納藝術學院。暫時則仍在學校裏混混。他在校時的成績，大致如下：品行甲等，注意力不均勻，德文，數學，物理學平平。後來，數學物理兩項略見進步，德文則仍如舊。幾何及圖案畫，起初很好，後來却退步了，素描畫起初「好」，到後來更「出色」。他的寫作總是不十分滿意，他沒有得到畢業文憑。求學時代的希特勒性情還是捉摸不定，哭叫無常，疏懶而不整飭，讀書喜歡東拉西扯，有一時期忽然醉心於有插圖的普法戰爭史。他自居於德國英雄之列。

，深惜他的祖國奧地利軍事不及德國的強盛。像許多奧國人一樣，他願意自己是德國人或者把奧國德合併起來成一個大帝國。

這時候，他喜歡畫圖畫，但也是隨隨便便的，並不刻苦專心。一九〇七年十月，正十八歲，他初次要想入維也納藝術學院，帶了他平時的作品前去，學院當局看了看之後，並不叫他參予入學考試，第一次他失敗了。第二次他再去試，結果仍舊說他沒有繪畫的天才，無法造就。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曾記載當時的情形，他失望的情態，溢於字裏行間。他就當時學院方面看了他的畫之後，認為才具不足，說他的性情近於建築，問他為什麼不進土木工程學校。其實這也是一種托辭而已。學院當局明知他習畫無望，只不過把建築來安慰他的心，搪塞罷了。亞多爾夫當時倒頗為動心，很想入建築學校，但是據他自己說，卒因沒有預備學校的文憑，建築學校也沒有進得成功哩。

一九〇八年秋，他一事不做，和他母親住在一起，幾個月之後，慈母見背，從此亞多爾夫便孑然一身。可是從這時候起，他思想和行動方面，格外成就了保持他自我的偉大，和自尊的作風。他並不怨自己的坎坷，所深致不滿的却是他所託生的世界，希特勒之所以成爲希特勒使肇端於斯。

他在母親安葬之後，帶了一些餘下來的錢，重返維也納。在幾個月之中，這個不願意順從父命做政府官吏的青年，日趨下流，直到經濟和社會的最下層。從他二十歲起到二十三歲的三年中，青年的希特勒度着流浪生活。寄居在維也納的一家小客棧，每天向教堂裏弄一碗免費的湯羹腹。冬天替人家掃掃雪。他的仇人後來索性太加渲染，說他在這潦倒時期中如何

如何狠狠。有些人却聽說他做過棧書匠，油漆匠，更有人說他生理方面有些缺憾形同白癡，提防他隨時有發癲的可能。其實這些無非是些編造出來的笑話而已。總之，他這時候十二分的不得志，做一件失敗一件，而且常常諉過於去人，對於這個世界愈弄愈不滿意，却是實情。

在他開始流浪生活之前幾個月中，他曾擔任維也納一家建築公司磚瓦搬運夫。他當時以自尊的態度，對自己和對願意聽他說話者道：他願意好好的做這工作，一路昇遷上去到建築師為止。他打扮得像學生一樣，頗有「鶴立雞羣」的姿態。同伴叫他加入工會，被他拒絕。吃飯時候。他獨自一個吃點牛乳麵包乳酪之類，並不狂飲啤酒其餘工人對他都覺得很奇怪，便用許多話來勾引他的真相。他們說明各人對國事外交的政治思想。從工人的立場來說，他們都是些認識不甚清楚的社會主義思想者。他們攻擊資本家和官僚，他們又討論宗教及道德這種問題。

希特勒對於他們一番議論，所具的見解頗屬含混，這也難怪，因為他究竟還是個青年小夥子，見識不廣。他反對中流社會，反對平民的獨裁制，或工人政府，但不知道自己所信仰的的是些什麼。他夢想着大德意志聯邦高強偉大使他不愧為這一國的國民。中飯時候，他往往蹲在建築台架上，默不做聲的聽工人們紛紛議論。突然間，他以讎仇心理所激起的姿態，和精神性質的情緒，對工人們大聲演講。他雖竭力要把他深而強的情緒傳達出來，但是總歸詞不達意。只因爲他年祇二十歲，讀書又不多，既沒有中心思想，又不曾鼓簧弄舌。結果一些也引不起人家的視聽。不久，工人們不但取笑他，並且對他表示討厭。一天，他正在滄浴不

絕的演講，中途給同伴們打斷，叫他立刻離職，不許回來，否則他們要把他打下台架。他被這班初次聽講者所拒絕，只得離職他去了。

他流浪生活從此開始。然而希特勒一中生勤讀的時期，也在這時開始了。他因為在建築台架上，受着工人們侮辱，其讀書自有他獨特的見解：一則他要恢復自尊。要把事實和合理的原則，來支持他的情感；再則他要實現常在腦中的大德意志觀念，不願以流浪者或者普通工人終其身，他主張以讀書致用爲目標。這年輕的亞多爾夫天天埋頭苦讀，把同住在小客棧的同伴，作爲辯論的對象。他個人對於世界的觀念，漸漸的由此型成，他並以此爲一己自尊的救星？他一貧如洗，餓寒交迫。自修工作，一經開始後。他最初讀馬克斯的作品，斷定工會的幕後爲共產黨，他對於工會是深惡痛絕的。其後又讀關於猶太人的書：他以爲共產黨的幕後就是猶太人。他所痛恨的中流社會，具有官僚習氣，在他們所定的教育制度下，使他不能成爲建築師的，也無非是這些猶太人在那裏作祟。他所讀和所思者，類多如此。

希特勒住在小客棧中，靠零星畫點明信片，由一個朋友替他在馬路上叫買度日。有時繪了一張大幅水彩畫。放在公共室中的火爐旁去拱，不但顏料容易乾，而且使畫面蒙上一層黃色，看上去好像是遠年古畫，於是揀了個幾十年前不甚出名的畫家姓名，簽在那幅畫的角落上，他的朋友再把它拿到啤酒館中，高價售給外來的旅客。

小客棧中的住客總是高談闊論的人，世界任何國家，任何地方都是如此。這裏面的「窩公」，誰都是吃不飽，穿不暖的，晚上睡在硬棚棚的鐵絲墊子上，身上祇蓋着一條薄薄的被子，把白天穿的衣裳脫下來，捲了一捲，塞在頭下作地枕頭。要是叫這班人大家不講話，不

是就要悶死了麼？青年希特勒在他們中間是個最稱健談的人。他並不單講政治，他談話資料花樣頂多，許多朋友也都愛聽他的妙論，因為無論如何總比餓了肚子，一籌莫展的蹙縮在屋角裏好；而且也可藉此排解些愁悶煩惱？希特勒對他們說，應如何由他來指導，互相合作。他替他們安排，某人應該學習繪畫，某人應該設計廣告，某人應該專繪招牌，其餘人應出去兜售這些東西。這樣大家就能「昇格」了。

他思想靈敏，念頭很多。據他的同伴某君敘述希特勒趣事如下：一天，希特勒看見報上登出售生髮水的廣告，上面畫着一個長髮委的女人，那文字的開頭說，「我，安娜克茜拉……從前是個禿頂，如何用了這生髮水而長出了一頭青絲，所以竭力把這種可憐的東西介紹給大眾。」希特勒的朋友們，就以此為討論的中心，要研究究竟有沒有這個叫做安娜，克茜拉的女人，而且她的頭髮究竟是不是用了這種生髮水而重新長出來的。希特勒心想這明明是個騙局，他的朋友們却有些疑信參半，以為製造生髮水的廠家如果沒有把握。怎好弄出一個安娜，克茜拉來，便說這生髮水有效呢？

希特勒究竟聰敏。他毫無疑義的說這廣告是個騙局。他說，要是朋友們能幫助他的話，他也會弄這樣一套把戲，為他們去賺幾個錢來。他們一聽此話，不覺眉飛色舞，忙要請教如何的做法，希特勒說，也罷——你們且去弄些舊馬口鐵罐頭來，把膠水裝在裏面，賣給店家，叫他們把膠水塗在大玻璃窗上，冷天玻璃就不會裂碎了。他的朋友聽了之後，不覺取笑他。他們說，那裏來的膠水呢？難道膠水不要錢麼？希特勒說，不要忙，你們儘可把任人東西來充做膠——灶間裏的湯汁，或者百簡便些，到磚瓦場中弄形石灰說，攤和在水之中，

也就得了。他的朋友駁他道，那末這也不成其爲膠水了，怎樣到冬天會使玻璃不燥裂呢？希特勒說：「我們可以在夏天出售。並且對店家說，冬天用的東西在夏天買，價錢要便宜得多哩。」

希特勒一個念頭來了，一個念頭又起，他說，鈔票應該做得小些，把它放在明角的盒子裏，那末就能經用而不易破碎了。他的朋友說，這簡直是「匪夷所思。」像這樣大家七勿搭八講了一大套，便預備入睡。先把襯衫襪子脫下來洗，以備明晨乾了好穿。其中有些人每晚都洗衣，有些却偶爾一洗。希特勒就是偶爾洗洗的人。那時候有個來自薩克森鄉下農人子的同伴，常常開玩笑的說：「希特勒在洗襯衫了，明天一定放晴的了。」

少年希特勒現在差不多二十三歲了。他飽經憂患與貧苦奮鬥，漸漸的要苦盡甘來了。眞所爲天之欲降大任於此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希特勒後來在他的著作中，也頗流露此意，不過他所認爲不滿而加以忿恨的，亦與日俱增。他潔身自好，清淨爲懷的程度，比了幼時亦更見進步。住在小客棧裏的時候，他是出名不去找尋女人的。還有件事，其他的人往往在公共室中，當衆裸露，不以爲恥希特勒換衣服時，却要老遠躲到壁角落裏，偷偷摸摸，很覺不安，所以從來沒有人看見過他的身體的，他吃東西也很細緻，一方面因爲胃弱，一方面認爲肉食不潔足以亂性，他祇吃些蔬菜和粟粥。至於酒類，更是點滴不入。他兩眼巨大，水汪汪的熱情四溢。身子雖較瘦矮，頭部却被稱爲「美」得很。鼻下著着一撮小鬍子，走路的時候，步子很輕快。

他在維也納市上東颶西蕩。常常自言自語。一有了錢便去看歌劇，這是他唯一的消遣。

這時候他愛法國人哥畢諾伯爵所著立說離奇的「人種學」，贊成日耳曼主義。他並愛好瓦格納的音樂，他對於那些歌劇別有領會之處。在反對共產黨人和猶太人之外，他對於國會議員，和其他民治政府的官僚們，也很表示憎惡。他常到奧國衆議院去聽辯論，看見那些議員多是混血兒，不是日耳曼種，不覺大爲憤懣。這時，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他曾很明顯的說明如何痛惡混血人種。

二十三歲那年，希特勒離維也納往德國的慕尼黑。在那裏或是做油漆匠或是做做畫畫的助手。這樣兩年之後，歐洲大戰爆發，他便投效德軍，初爲下士，後爲伍長，深爲上級所器重。他愛國情緒非常高，在同儕中說話亦獨多。長官利用他的熱情，專門叫他去擔任單獨而危險的工作，像傳遞消息，和單獨斥堠之類。他曾受傷兩次，又被煤氣悶倒，甚爲利害，戰爭期中，他把他母親的小照，放在胸前軍服左面口袋中。休息期間，他仍律身嚴謹，形同苦修。這時他把鬍子剃光，只留着短髭。

希特勒一團中的上校，在開戰後不久便陣亡了。未幾，新派團長到任，他隨着大隊開赴前線。忽然有幾顆子彈從上飛來，希特勒躍出行伍，把自己身子遮掩新團長，並且很勇敢的喊着：「他不願在這樣短促的時間中，使第二位團長陣亡。」同伴？對他這種姿態未免表示嫌怪。事後，他們挪揄着對他說，要是真要救護團長應該先把他推倒，使他平臥地上，然後把自己蓋住他的身體，僅僅立在他面前是不中用的。但他們却承認他能做英雄，只是難與爲伍罷了。

他在軍隊之中，從不像其他士兵們常常口出怨言，對他的上級也從來不說短道長，他的

言語行動全然不像一個兵；他常以光榮，愛國和爲國犧牲作口頭禪。然而有人却說他過於唠叨，有一次，他到後方一個據點去，遇見一個兵士正在軍用電話機旁；有氣無力的講話。這兵士說，誰打勝仗，他一概都不管。希特勒聽見這話，不覺火起，把他痛毆一頓，後來他還把這事稟明上司，說他動火的原因，官長們倒還對着他着實的獎勉一番。他對於長官們既敬又誠，可說無微不至。一天他同一位弟兄被德國重砲的爆發聲震倒在泥濘，連氣都透不過來。他一次隻身捕獲幾個法國兵，榮膺一等鐵十字勳章。幾個年輕的副官想，這樣一個勇敢的士兵當可以升爲尉官了，可是希特勒的頂頭上司說：「我決不叫這樣神經質的人升任軍官。」

一次，希特勒受了傷從醫院裏寫信給團長說：「請立刻召我回營。弟兄們正在攻擊敵人的時候，我不欲留在幕尼黑。」他傷愈歸隊，仍舊擔任伍長。他看戰事與他個人奮鬥一樣。德國戰敗，不啻他自己戰敗，這是從他有生以來，不能成爲藝術家而變爲流浪者後唯一痛心之事。休戰消息到達之時，他正第二次入醫院療傷，他身臥病床，把頭擱在枕下，流淚哭泣。最後他仍把德國戰敗原因歷歷於共產黨及猶太人，這樣，纔覺得胸中寬舒了些。

停戰條約簽字之日，希特勒已是二十九歲的人了，他比了那些歷史上自許爲世界服者的：倒還要成熟些。在實際上，希特勒雖以此自許，而真正發動這「大事」之日，却遲至五十歲之時。在個性上，這時期的他有許多地方和亞立山大一世，成吉思汗，穆罕默德，博撒，威廉一世，及拿破侖頗有相仿之處。在工具和準準方面，更有若干地方比他們還強。他子然一身，沒有家室之累；無家庭，無朋友，也不想和女人談戀愛。至於地的不喝酒，又是大

衆曉喻的。他這樣的跡近苦修，在他肉體表面上，蒙了神祕的色彩。他自有一種強有力的潛
在能力，幾經磨練發展，能把所受的痛苦，變爲勝利之夢。這個信念而且愈久愈難動搖。他
博覽羣籍，頗具辯才，他所提出來的原理。總要引經據典，自圓其說。他有兩個純潔的夢境
，一是追念他的母親，一是實現大德意志的觀念。他如果愛上任何東西，最後的歸納都逃不
出這兩項。外表上，他並不如何動人，然而內在的力量却非常叫人生出深刻的印象。這與過
去一班自許爲世界的征服者的實有相仿之處他們的「種」相同，而且都是生有異「稟」的。
幼時災殃備受，悶鬱不樂，甚至煩惱騷動，妄作忘爲。及長，不是好色如命，任性污亂，便
是在性的方面，異常怪僻。

一九一九年，希特勒奉長官之命，前往慕尼黑，參加一個反猶太，反資本主義，反共產
，反任何主義的一個名會，探刺他們的行動。這一個小小的團體，另有獨特的政治主張，想
用新方法來拯救戰敗的德國。他們主張德國須有一個領袖人物希特勒，具有灰色水汪汪的兩
隻大眼睛，一披頭髮覆在前額，短短的鬚子，柔護般的雙手，和內在的神經質，猙獰坐在那
裏，以自許爲征服世界者的姿態，側耳傾聽。第二次他又去參加，這一次不是奉了上級的命
令，因爲陸軍已經不中用了，而是他自己去的，那次就當選爲這集會「按即今日的國明黨」
中的第七名委員。少年希特勒在一切失敗之餘，終於做了一個政治家了。

一九二三年，他領導叛變未成，被判入獄，在監獄裏寫了一部「我的奮鬥」在那執政十
五年前，已把各種征服世界的計劃寫在裏面，這也可算是「前無古人」的了。在獄一年又一
個月後始被釋出。一九三二年由興登堡總統任命組閣，於是政權在握，排除異己，進而爲德

國獨裁者。一九三九年，實現其征服歐洲的迷夢。

三 希特勒的私生活速寫

希特勒的私生活，不但沒有人知道，而且也不會有人知道。他所住的貝許德斯加登山間別墅「鷹巢」，除了少數幾個親信之外，別人無從問津。即使有資格在那里作客，也受「來賓須知」的約束，不得把希特勒私邸中情況，或把他們領袖的生活起居，向外洩漏半字「來則便要受嚴厲的處罰。然而事有湊巧，希特勒別墅中有一個叫做寶琳·柯勒 Pauline Koller 的女侍，（年二十三歲，身材苗條，很有幾分姿色，）她的父母和年青的丈夫曾先後被秘密警察拘捕她悲憤之餘，不免開罪當道，也遭逮捕送入集中營。一九三四年釋放之後，在一個國社黨官吏的家中做女侍，因為成績優良，三年之後，主人把他保舉到希特勒，別墅中服役，從此這位獨裁者的私生活，就逃不出寶琳的隻眼，而且她從其他接近希特勒者的口中獲悉許多軼事。一九三九年春，她想盡方法纔脫離了「禁宮」和她的丈夫歷盡千辛萬苦，逃出德國，輾轉由歐洲前往美國，於是希特勒富有神祕性的私生活，從這身歷其境的美貌女侍洩露於世了。寶琳的著述，最初絡繹載於美國「自由」週報，現已印成單行本。——譯者。

希特勒雖是個蔬食主義者，然而食不厭精。一切非常考究。要是烹飪方面稍有差失，總管奧杜·舍利朋便要惶恐失色了，廚房裏共有四個庖丁，都來自柏林著名菜館。並有一個馳譽歐洲的蔬食專家，匈牙利人，羅迪·范猶，做他們的監督。他是希特勒別墅中僅有的一個

外國人，現在已入德國籍，待遇非常優厚。

希特勒起身甚遲，不到十點鐘不吃早飯，有時要弄到十一點鐘。早膳吃得很少，一杯鮮橘汁，幾片塗牛油的面包而已。他很喜歡牛油，每天總要吃上半磅，貝許德斯加登的農家每天總要伊給着這新鮮的牛油。

他午餐的胃口極好，對第一道的蔬菜湯總要吃上許多。其次是魚，希特勒並不完全吃素，不過不吃肉罷了。他對於澆牛油的鱈魚，吃之不厭。魚盤裏還要放些炸山芋。吃罷，魚侍者便捧上一大盤雜色的硬殼菓，惟有這種東西是他親自剝來吃的。

他對各種酒概不沾唇，不過有時也飲些「充啤酒」，比了普通啤酒要淡得多，與真啤酒相同的，只不過顏色而已。他歡喜喝咖啡，煮得極濃，而且極甜。一天總要灌上十六大杯呢。晚膳至少有六道菜，在白晝，祇有客人是這樣吃的。希特勒所吃不多，祇不過生菜，山芋，和最歡喜的甜食。在他微賤之時，每天下午，當到柏林的凱濼夫或阿特命旅館中大吃其奶油甜點。一星期的菜單中，至少有四天列着這種甜食。

客人共膳時得以自由進酒，但這種酒必須限於德國產。戈林對於這一點最為頭痛，因為他家有個極講究的酒窟，裏面藏着許多法蘭西和義大利的美國呢。

在希特勒之前吸烟，甚至於在他所要到的房間中吸烟，那是絕對不可的。他對於烟氣味最為痛恨。他的愛吃甜食，好像普通人的吃烟，每星期總要吃好幾磅。一次，我（寶琳自稱）聽見他對戈林說：「這些甜食很能增進我辦事能力呢。」

講到穿衣服，希特勒可算是世界上最不講究衣着的一個人。然而他倒有一個名叫愛特格

羅士的私人裁縫。他因爲不願意給裁縫好好的量身材，衣服總是弄得不配身。以德國的最高領袖而言，他可說是世界上衣服最少的一人了。他全部的衣着，祇有幾套制服，五套常服和兩套夜禮服。但這僅僅的幾套衣服，在他的侍從看來，還很覺麻煩。

他的常服中只有玄色和深灰兩種顏色。他穿在身上毫不留心。有時候任意蹣跚在椅子中，不到一兩個鐘點，那褲子的膝蓋一段，便膨脹得像燈籠般了。還有他衣服的口袋裏常塞滿部糖菓和許多紙張。總之裁縫司務做得好好的衣服，一穿到他的身上，保證在數天之內就要走樣的。

事實上，他以爲一個男人講究衣着是沒有出息的。戈林專歡喜搜羅制服，常受他的奚落。希特勒對於褐衫，短褲，長統靴的衝鋒隊制服，感覺得十分的舒服和愛好。

希特勒受失眠症的纏擾，久而未愈。不但上午十時以前不能起身，而且非到午膳之後決不做事。即使到了下午，也先要接見政界要人，或與朋友們談商一切。直要等到八時半吃過夜飯，纔坐在寫字台後開始工作。

工作的第一步，他先瀏覽世界各國報紙的提要。這種提要係由十幾個精通各國文字的報紙祕書編譯而成。外界有些人說，希特勒所看的報紙材料，先要經過里賓脫洛甫或郭倍爾諸人的檢閱選擇，然後進呈，這是不確的。不過這一批報紙祕書自有他們的權衡，或刪或存，都先經一層考量，也無非是「火燭小心」之意罷了。你想，報紙上如有譏諷德國元首的地方，難道希特勒願意自己打自己的耳光麼？他看到了英美報紙上的漫畫或諷刺詩文，立刻就

要把火冒到十丈高。尤其是英國漫畫家羅（Low）的作品，最容易使他動怒。他看完了報紙

摘要之後，就喊他的常隨祕書們入室，這班祕書是分短工作的，開始辦稿。他口授言詞，由他們筆錄下來。講得非常之快，而且高聲叫喊，好像正對大眾演說一般。他所用的語句文法，往往十分的不高明，在沒有騰正發出之前。必須要經過很緻細的修削潤色。這樣的口授機要，草擬公文，給全國各地的官吏，其所費時間約有一小時半。

但是關於希特勒的身體情狀，我却從他的男侍弗萊士。拉勃爾，和副管家愛爾薩。何士芬口中探得一二。至於他們呢，却是從希特勒的姊妹賓拉。希特勒那裏所聽得來。據說希特勒的心臟很叫人擔心，而他的咽喉又有癩瘡的徵象。

饒柏勒教授初次開刀時，曾在他的右聲帶上割去一個瘤。第一第二次是否連續着執行，那可不得而知。希特勒發音的困難，並不由於演說次數過多而起，據何士芬對我所說的，倒是信而有徵的呢。她說，要除去癩腫的聲帶，祇有把聲帶割掉，於是從元首自己的皮膚上切下一條假的聲帶，把它接種在咽喉之中。現在希特勒喉中瘤的危險已經過去了。饒柏勒教授的開刀，挽救了他的聲音。不過嗣後希特勒的聲音，勢必愈弄愈粗沙。我又知道饒柏勒教授曾推薦為溫莎公開刀過的維也納外科專家牛門教授。但是希特勒因為他是猶太人的緣故加以拒絕了。

希特勒對於「放任」報紙自由發表意見的各外國政府，表示輕蔑之意。我會聽見他說：「這些政府簡直是沒有背樑脊骨的。報紙應該遵照政府的意旨說話，不能指揮政府去做。保有一個自由的報紙，好像姑息一個潰瘍。言論自由的報紙就是一個潰瘍，在國家中實在是個討厭的東西。」

口授公文既畢，他便和政治軍事顧問們談話。別人對他如有隻字批評，他也不能容忍的。祇有戈林一人可算全德國中對他最敢說話的。然而他還是出以十分審慎的態度。

晚膳之後，希特勒往往與友人們作長夜之談，直到天明。他有幾個終身近侍都是善彈鋼琴的能手，當他覺得精神疲倦的時候，就叫他們中的一個奏曲消遣，他愛好瓦格納的樂曲，和幾個德奧音樂家的激情繁奏。他痛恨「爵士」式跳舞音樂，常稱英美的音樂爲「黑人的亂彈」。如果他在很夜深的時候去睡，而又反來翻去睡不着，便從牀上起來，重返書室。並把一個客人催促起來和他談話郭倍爾住在他別墅中的時候，這個「好」差使總是他所承當的。他從牀上被拖起來，恭聽他領袖在幾小時中所草成的宣傳大計。郭倍爾老是坐在那裏直到東方發白始已。入夜廚房中也不斷的有人侍候着，以備隨時叫喚進咖啡點心。

希特勒如果在夜間不想讀書或談話，便常常坐了那巨型黑色汽車出外夜遊。我不時看見他的汽車午夜從車間裏開出來，一留煙的開去了。他自己太膽小，從不自己駕駛。但是他樹歡喜開快車，他的車夫會對我說，夜遊時的車行速率，每小時總在六十哩之上，有時甚至百英里之譜呢。

希特勒嚴防仇人的小算，無處不用其極。他最怕有人在食物中下毒，在他尙未進食前數小時，把所有的食物樣品，叫一個分析化學家加以澈底的試驗。希特勒對於單用口嘗有無毒質的試驗方法，還不放心，因爲恐怕人家對他施以一種慢性中毒的暗箭。食品經過了化學家試驗之後，祇有四個廚子准許接觸它們。

他對付住宅中的侍從常常令人捉摸不定。有時候當你站在他面前時，他似乎一些也沒有

注意到，那樣子真是叫人難受呢。又有時候爲了一些極微細的事情，他却要大發雷霆臂如整理了他的房間，或咖啡斟得稍多時。

他古怪的脾氣還多徃徃爲了一些很細瑣而以爲擾及他的事情時，他竟會發瘋似的哭泣起來。他向那觸犯他的人說，這分明是故意的擾亂他，使他不能集中力心去做拯救德意志的大業，要是那人不立刻向他求恕，準有希望被送入集中營去受訓呢。然而有時候他却和順非凡他對侍役們說，大家都是同工的伙伴，他廚子所肩負的責任並不下於他的軍官。在他做了一椿「棘手的事情」之後，他的態度徃徃如此。

希特勒雖然不歡喜女人們濃裝厚抹，或故意的妖嬈作態，然他正與普通人一般，愛好俏麗的面孔和苗條的身段。在他每次的宴會中總要邀上五六位美女作陪。客人們在他的筵席上却並不十分暢快，原因爲了吸烟和進酒都有限制，而希特勒又是只歡喜一種音樂調子的人，然而有誰敢被邀而不出席呢？

侍役們常以偷看客人們於希特勒不注意時一個個溜到別的房間裏去抽烟飲酒爲樂。通常他們都是溜到黑衛隊長官的房間中去，另尋歡笑。如果弄得不好，其中一個溜出去的客人被希特勒發覺時，那末就有僕人去找他回來，恭聆「不告而退」的訓責。

希特勒是個聽不慣笑話的人，尤其是那些譏諷政治，諛而過虐的笑話，所以客人們在宴會席上沒有什麼談笑歡樂，祇不過像政治會議那樣的傾聽領袖一人說話而已。

在希氏別墅中作客，須要遵守「來賓須知」上所規定的禁條。這種條規印成了單張放在客人臥室的梳粧臺玻璃下。我離開貝許德斯加登時還私下帶了一張出來，那上面開着道：

一 除此臥室之外，一概禁止吸烟。

二 來賓請勿與僕役交談，或爲其遞帶任何包裹信件之類。

三 在談話中或晉謁時，概須用「元首」二字，不得稱以「希特勒君」或其他稱謂。

四 女客不得濃粧，指甲着色尤在禁止之例。

五 進餐時，請於聞得鐘聲後二分鐘內齊集膳堂。元首未就坐或引退時，來賓請勿入座或離去。

六 領袖入室時應即起立。

七 非經元首通知，來賓務請於每晚十二時安息。

八 來賓務請居於賓館部分，凡住宅內室，辦公廳，或政治警察局等處，概須止步。

九 離去貝許德斯加登時，來賓切勿將來訪事情，告知外人，元首所作之談話，尤須嚴守秘密。如洩漏元首之私生活情況者，將受嚴厲處分。

希特勒的身體早就不康健，雖然他對於親信也從不提起此事。全世界知道這事的祇有少數幾個人，像著名的德國心臟咽喉病專家饒柏勒教授，他曾爲希特勒開過三次刀；柏林名醫，希特勒的終身侍醫腦爾教授；亨萊。史汀美士教授，和其他幾位由巴黎或紐約而來的專家。他們都能爲希特勒嚴守秘密。

有一個時期，希特勒的心臟使他非常不好。當他軍國大事叢集待理的時候，他却要休息幾天，一些事情也不去做。他所患的爲心臟疲乏症，腦爾教授所認爲最頭痛的，就是叫他休息而他並不遵命，於是只有爲他不時注射藥物。

希特勒的牙醫生，柏林專家哈登斯汀，如替他治牙，感覺非常痛苦。在拔牙時稍有損傷，他便像小孩子般的叫喊起來。然而他還是拒絕用瓦斯，他怕懼用麻醉劑，如非遇到嚴重的開刀，他纔破例接受。他口內共有八顆假牙齒；和幾處用金子鑲嵌的地方。

希特勒爲掩護耳目計，僱有二個替身。他們的名姓祇有僱用他們的祕密警察曉得出來。在私室中還認得出他們的真面目，然而一經穿上了希特勒般的衣服，又經過專家的化裝之後，在二十碼之遙，就休想辯認得出來。

一星期中有四個女侍輪班整理希特勒的臥室。不過每次男侍弗萊士總是在場監視着。臥室之中陳飾簡單，一隻大鐵床，一隻小半桌，靠窗一隻寫字台，再過去便是一架書廚。隔壁有一個小的梳粧室。

床上舖着一層褐色的大被單，上面繡着一個大的卐字。希特勒所穿的寢衣，在他所有的衣服中，要算最美麗動人的了。那是棕色緞子所做，袖口和襟作深棕色。口袋上有一個紅地黑色的卐字。還有一件厚的綢衫也是同樣的顏色。靠床一面的桌子上，常放着鉛筆和寫字紙，用過的紙頭每天早晨由希特勒或弗萊士撕去，有一天，我正在整理房間的時候，看見地板上字紙窠房，有一張團縐的紙。我趁弗萊士沒有注意的時候，拾起來朝袋中一塞。我爲好奇心動，要想看看希特勒在睡不穩的夜間，究竟在紙上寫些什麼。

我在沒有返自己臥室之前，也不拿出來看。這紙頭上畫着的，看上去好像某一地區的草圖。上面潦草得很的，和一些也沒有意義的，有幾個字的樣子。我一些也看不出來這裏面在講些什麼。便把它放在抽屜中聊作紀念而已。

兩天之後，剛巧碰着每月到警察局去報到的日子。凡是在貝許德斯加登當差的都要在每月指定的日子到警察局去聽候查詢一次。如果希特勒對於僕役有一些指摘的地方，不問小到怎樣，準要受到罰薪，或不准出屋一個月的處分。

我因自問沒有做錯過事，所以站在警官之前心中很覺坦白。他把報告上每一項都仔細看到了，然後，很高興的說：「小姐，你的報告很好。」

我笑着謝謝他。於是他又和順地說：「你心上覺得有過不去的事情麼？也有舍利朋（總管）所沒有注意到的事情麼？」

我不覺發怔着的朝他看，但我真想不起來有什麼事情，就把我所想的對他說了。於是他勃然的問我道：

「小姐，你在元首臥室中所拿的一張紙片到那裏去了？」

這是他們做着一個圈套。那張紙是有心放在地板上的。我就辯說，我以為那是即要消毀的廢紙片。我自己知道這話是不得自圓其說的。那警官就叫我回去，等在房中聽候發落。我一個人坐在室中非常恐懼。

晚上，舍利朋差人來叫我去聽吩咐。我總算幸運得很，祇罰薪三個月，不准出一個月。這因為我從前一向沒有過失，成績甚好。此外我想，我和舍利朋及副管家愛爾薩平時情感都很好的緣故。當然我受到一頓訓責，以後如果再犯，定要送到集中營去了。

四 希特勒凱旋記

「希特勒於七月六日自巴黎凱旋，榮歸柏林，十里郊近，舉市騰歡，殊典盛況，凱撤不如。戰爭最後勝負雖尚未分曉，但德國自受凡爾賽和約之束縛，奮鬥二十二年，始有個提眉吐氣之一日，無怪希特勒在向來嚴霜封閉着的臉上，這天居然也笑容可掬，一切舉止，輕鬆而活潑了。當天柏林各報標題，尊他爲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勝利者……戰之神……軍事天才……大政治家，最高領袖之總匯……一九四〇年之戰勝者。駕一九一八年戰勝者而上之……八千萬人民之領袖……由黑暗而達先明的領袖，極誇大諛諛的能事。茲將紐約泰晤士報駐柏林訪員所記當時盛況如下：」

希特勒於七月六日下午三時許，從前線返抵柏林漢爾特恩車站，航空部長戈林上將及政府各高級官吏均在站迎迓，希特勒所乘特掛花車，係由懸旗機車兩輛拖曳，並有高射砲車兩輛沿途護衛。車站月台上舖有紅色地毯，文武官員依官銜高下，分列左右，站班恭迎。希特勒下車之時，首由戈林等上前握手歡迎。戈林本來驅體肥胖，雍腫不靈，自從兩個月的戰事以來，騁馳疆場，倒也略見清癯，格外精神牽牽了。隨希特勒下車的爲國防軍總司令季台爾將軍，和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等人。月台上紅地毯之外，在地面上還有一個用松針，多青，紅藍花朵等綴成的銀灰色大鐵十字勳章，以表揚國社黨領袖的偉大功業。

希特勒剛從花車步入月台，全柏林教堂鐘聲鏗鏘，直至他到達總理府時纔停止。他與左右站班的各官員領首爲體，並受國社黨青年團的歡迎敬禮，在衝鋒隊軍樂聲中，步入一輛開放蓬車；這時候對面月台上的青年團和少女團振吭高呼「勝利……勝利……」不止，一路把這兩字傳出來，聲浪此起彼伏，直到汽車開走始已。月台上燈炬輝耀，車站門口紮了彩坊，

旗幟飄蕩，花葉展招，打扮得十分鮮艷奪目。從站門通至大街的扶梯欄干，用鮮葉編結成爲金帶花環，象徵勝利的光榮。街道上由禁衛隊警戒，全體武裝，三步一崗。個個都是雄糾糾，威風異常。

從車站到總理府一英里長的街道上，兩旁人山人海，都是歡迎希特勒的柏林市民。宣傳部長郭培爾於那天早上即通告柏林的男女老幼，要他們以至誠的表示去歡迎元首。叫他們個個跑到街上來，瞻似元首風采。因之大道兩旁的熱鬧情形，真非筆墨所得形容。事前，德國無線電台也曾警告居民，元首乘車經過柏林各街道時，不得向之擲花，一切所獻的花須於車輛駛經之前，置於路上。少女團和警士等早在三時之前，把玫瑰等鮮花散灑街道，一路錦繡芬芬，蔚爲異觀。

早上七時起，在陽光曠微之下，已經有許多男女在道旁等候，他們帶了紙袋裏所裝的食物，權作早餐和午膳。國社黨黨員，在路旁分發卐字小旗。售賣冰淇淋的小販，供不應求，出售的冰乳酪，量以噸計。更有出售簡便望遠鏡箱者，亦莫不利市三倍。馬路交叉點的電桿子裝置有無線電揚聲筒。凡是道遠或是擲不上馬路邊去觀看的人，儘可從無線電播音中聆取一切熱鬧情形。

希特勒的汽車前面有一輛攝製電影片的汽車，後面爲戈林的車子，一個人坐了一輛。再後面爲政府高級官員分坐數車。外國通訊社訪員合坐一車。各官吏大家身着戎裝十足表示，武刃征服他國的精神。其中祇有經濟專家沙赫德博士穿了便服，和國社黨理論家魯森堡博士同坐一車。馬路中行列間遊行的，還有幾千個男女工人，前面由國社黨軍官引導，軍樂之聲

不絕於耳。青年團和少女團也參加其間。據餐廳估計，遊行的人數不下二十萬之衆。

下午三時十六分，希特勒的汽車抵達總理府門首。門口有一隊儀仗隊站着，預備元首去檢閱，但是希特勒並沒有下車，祇在車上答他們的敬禮。並有幾個從前線回來的傷兵排列的等着車子一到，其中一人跑至車前，與希特勒握手致敬。四分鐘之後，希特勒出現於總理府大廈陽台，這時候萬衆歡呼，樂隊奏着國社黨黨歌，羣衆咸引吭高聲附唱。興奮之餘，大家高聲歡呼自不必說，其中竟有喜極而泣下的呢。

希特勒在陽台時，隨侍的有戈林上將，陸軍總司令白拉傑區將軍，海軍總司令賴特上將，里賓特洛甫和黨副總理赫斯。當希特勒舉臂向羣衆答禮時，大家高歌「我們進攻英倫」一曲。因為天熱人多，加以極度的興奮，婦女們竟有多人昏厥。幸而紅十字女看護等早就預備着，向昏厥者大澆冷水。希特勒在陽台看了一會即行進去。

羣衆仍舊沒有散去，在三時三十七分時，無線電揚聲筒報告說：「大家注意。元首將再請君一面，請大家稍待即散去。」三時五十五分，希特勒又在陽台上出現，戈林立在左側。大約二三分鐘，他又進去了。揚聲筒立即叫衆人散去，於是民衆便逐漸四散，至是，一日盛况遽爾消逝。

五 英外相哈里法克斯

在白宮巨廈後面，一條寬闊而華美的走廊裏，書記把橡木大門開了，客人就踏進一間寬敞的房間裏去。這房間的布置，全用深紅色和棕色所配合；長窗旁掛着紅色的鏡框，地上鋪

着紅色厚毛毯，火爐前放着紅色皮沙發，還有橡木的寫字檯，橡木的門，橡木的窗，以及橡木的嵌板。

一個消瘦高個子，穿着雙排鈕扣的黑色上衣，伸出一隻瘦長的手，從寫字檯前站起來，這就是大英帝國的外相哈里法克斯男爵。(The Right Honorable Edward Frederick Lindley Wood third Viscount Halifax) 他曾消除了印度的革命危機，這時候又在為挽救歐洲戰局而努力，他覺得應付歐洲問題比對付印度困難得多了。

他站着的時候，兩手插在褲袋裏，上身略為向前，看去似乎很是謙遜。這也許因為他比普通入高着許多，和人家握手談話的時候，很自然的屈下身去，免得與別人相形之下覺得他是高高在上的。他頭上已經有些禿髮，耳鼻口都比常人寬闊，好像他的五官不管是否長得適當，却專備實用似的。因為也就顯出他的知覺靈敏，顯著的輪廓構成了消瘦的面龐。他的聲音很溫和，但是不善於說話，既不流利，又不能聲色俱厲的誘惑聽衆入神。他的演詞即使事前經過準備，說來還是不很緊湊。

在這外相的辦公室裏，從二扇大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見聖詹姆斯公園(St. James's Park)裏的清靜的湖水，草場，樹木花床。來訪外相的客人很可以想像，這時他似乎置身於一個恬靜的鄉村圖書館裏一般。但在這間很沈靜的房子裏，外相時常帶進一隻紅色的公文箱來，是長方的，式樣却很特別，外面已經有些損壞，有幾處顏色亦因久用而褪落了。這公文箱從世界不安靜的角落裏帶來許多官方的電訊。這好像班陀勒的箱子(Pandora's Box)一般，已有過許多出產。(譯者註：希臘童話中班陀勒的箱子裏都藏着希望。)

哈里法克斯和他的父親一樣，是一個忠實的人。他的父親就是格雷男爵 (Lord Grey) 的孫子。格雷曾促使一八三二年革新法 (The Reform Bill of 1832) 的完成，造成英國民主政治史上選舉制度的第一次革新。哈氏的父親做過五十年的英吉利宗教協會 (The English Church Union) 主席，英國與羅馬教會在麥令斯舉行談話，他也是主角之一。現在這位哈里法克斯男爵，其主要活動雖在政治方面，但對教却亦非常虔誠。因此他最偉大的成就便是改善大英帝國與印度的關係。從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一年止他充任印度總督，這時的尊號叫做歐文男爵 (Earl of Devon) 在他的父親死後，才襲封為哈里法克斯男爵。他運用虔誠忠實的性格使這塊東方的土地像中世紀的歐洲一樣，受宗教的統治。

哈里法克斯和他的政敵甘地，在印度人家稱他們為「兩位麥哈馬」(The Mahatmas) 宗意即非常的超人——譯者註——這二位都很篤信宗教的人，在印度的政治問題上却處於對立的地位。但哈里法克斯很能了解甘地，這是別的英國人所做不到的。英國保守份子主張拒絕和甘地交往，而他却請了這位信奉印度教的不合作運動的倡導者，到總督府去商談。為了解決印度反叛問題，他也能要和甘地一樣的絕食但這麼一位大英帝國的印度總督也要餓着肚子罷工，對於主張慎重處理印度問題的英國保守份子，其打擊究竟是太大了吧。

以氏與甘地會談的結果，就產生出現在印度施行的新憲章，使三萬七千萬的印度人民得到更多的自由。英國官方人士把「自治領的地位」這個名詞用到印度上去，哈氏乃是第一人。他打倒了國內頑固的反對派，而保住了印度與帝國的連繫。

但是七年以後，在同樣有歷史性的會談中，哈氏遇到了極其困難的事情，坐在對面的是

一位手下擁有羣衆的魔王。這位對手亦要破壞現狀，但是具有一種與甘地不同的異型。他係是一九三七年哈氏赴德訪問的希特勒。甘地攻擊英國出於消極的抵抗，而希特勒却是一個暴跳如雷的狂人，他想用武力粉粹歐洲。哈氏和甘地總是溫和地交換意見的，他在希特勒面前亦能平心靜氣地提出理由來討論，然而希特勒對他卻像對着千萬聽衆一味地大聲演說，但這些威嚇的言詞須待翻譯過後哈氏方才能够懂得。

哈里法克斯和甘地，一個是英國約克州的紳士，一個是東方信奉宗教的怪人，風俗習慣和性情都有不同，誰都以爲他們二人之間必有很大的隔膜，這位紳士又遇見了另一位歐洲人（希特勒）他們的文化種族都比較接近，誰都以爲他們會談至少有相當的結果，但是事實恰好相反，那位東方人說得出口流利的英語，而這二認歐洲人却因沒有共同的語言，不能直接談話。這位英國紳士和那位東方聖人在思想上反比和另一位歐洲人接近。吉伯齡（G. P. Pinch）英國名作家——譯者註）說過：「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二者之間永難融會的，」但哈氏雖不能拉攏歐洲最大鄰國，却已建立起英國通到東方來的橋樑。甘地具有熱忱，他有理性而不用暴力由此可見甘地是高出於希特勒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哈里法克斯在約克州牛津學會演說中有一段話：「我時常想像使希特勒和墨索利尼有機會進過牛津大學，世界上不知要安逸多少。他們有了健全的思想，許多國際問題就容易解決了。」

當哈里法克斯爲覓取德國諒解，去訪問希特勒的時候，他既不能說德國話，對德國更沒有什麼認識。他在青年時雖會去過，但僅作短期的勾留；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則未再去過，哈氏認識印度，且有深切的了解；而對於這個古密的納粹國家，在思想上，在感情上，一

個智識階級的英國人總覺得和她有很大相距離。

智識階級的英國人，牛津大學來靈學院的會員，（哈氏亦為會員之一，這在英國是一種非常的榮譽——譯者註）和英國紳士，他們都有過失，他們固執而有偏見。有幾位來靈學院會員竟公開慫恿過德國向東擴張勢力，到後來德國勢力擴張了，英政府却又出來阻撓。近年來英國外交變幻不定，他們應負相當的責任。不過德國元首却另有一種過失，他非但未會受教於牛津大學，而且他的心靈不能與現在世界相融合。

哈里法克斯是英國紳士，且是從一個很尊貴的法庭中出來的。他是一位外交家，也是一位政治家，在印度解決了帝國一個重大的問題。希特勒是奧國一個小官吏的兒子，他利用暴動的手段突然闖進歐洲的中心去，而現在竟做了獨霸一時的德國元首。他沒有家庭，而却是歐洲最有權勢的人。除了訪問意大利之外，他從來沒有到過外國，所以他對於德國以外的世界，什麼都不知道。哈里法克斯和希特勒二人的會談，沒有圓滿的結果，非但因為這二人的性格和環境都不相同，而且還有別的原因。因為傳統的貴族的英國，一向保留着優點和缺點，沒有什麼改變。而德國則混合了普魯士的霸武主義和激進的新國家主義，且幾乎有與共產主義一樣集中所有權的傾向。所以這二個國家間不能互相諒解，原是不足為奇的。可見英德談話中，不但是哈里法克斯與希特勒之間有着隔膜，而且英國是舊的，德國是新的，兩國間有着更大的隔膜。英國要支持舊的歐洲，保持舊的西方文化；而德國要創造新的歐洲，以法西斯主義來代替傳統的文化。

哈里法克斯的品性不但文雅，而且溫和，有人說他像美國的林肯。因為他沒有野心，亦

不冒險，所以他願意在艾登當外相的時候，做一個外交幫辦，到他繼任外相以後，願讓首相決定外交政策。他對張伯倫非常忠心既擁護張伯倫於捷克問題對德妥協，又擁護張伯倫於波蘭問題對德作強硬表示。不過哈氏在國內却堅決主張重整軍備，所以人家都以為他擁護後一種政策較前一種政策更為熱心。

有一位很熟識哈里法克斯的人說：「他的性情比一般的約克州人少嚴酷而多溫柔，比薛西爾男爵少計劃而多實踐。但是他不善表情，亦沒有像勞合喬治和邱吉爾那樣善於詞令，有人以為他缺少精力，其實他心裏一經定奪，主意倒很堅決。」

約克州的工頭們說哈里法克斯男爵是該州保守黨最寶貴的財產，因為他公正不偏，農夫和工人都對他非常尊敬。約克州說風景很好，在那裏他有一所鄉村住宅，是用紅磚築成的，庭前還有一所花園。哈氏愛好自然又喜歡打獵。他有時亦打網球，又喜歡讀偵探小說和鬼怪故事。

哈里法克斯寧願住在鄉間，覺得這裏反比外相辦公室舒適。但是那隻紅色公文箱的練條好像老是縛住他，走向自宮去，即使在週末安息日，亦有這種感覺。他從早晨十時起就在辦公室裏守着歐洲抖顫的燈光直到晚上七八點鐘，那隻公文箱才跟着他回到意登鎮（Eaton St. Leonards）的私邸去。他又時常要在貴族院代表政府答覆議員的諮詢，又要費去許多時間去接見大使和公使。

六 香檳酒的販買者里賓特洛甫

誰都知道在旅行商人圈中，販賣香檳酒的人，要算是最厲害了，他不僅要有辯才，不僅要有說服人家的力量，不僅要有擾亂人家的思緒，使醒客不致過於挑剔的手段，而且他一定要衣服麗都，儼然如一上流人物，使顧客易於接近。

約興·豐·里賓特洛甫 (Joachim von Ribbentrop) 在未入閣之前，原來也是販賣香檳酒的。歐戰事起，他的販酒生意就被打斷了，於是他到德國軍隊中服役，後來又參加休戰委員會為委員。戰事結束以後，他又重理舊業，因而在法國英國和加拿大等處都給遊歷一番，趁此又學習了幾種外國語。他的幹才，不僅運用於葡萄酒商和大飯店的總理之前，而且他在主人的家裏，也大為運用了一下。亨基爾小姐 (Erin Henckes) 就被他父親這個僱員的瀟灑風度所迷惑了。結果，他便做了主人的東床快婿。於是他出入柏林宮禁，儼然喝起法國的香檳酒來。在這種體面的生活中，他又認識了海爾道夫伯爵 (Count Hiltner)，那是一個狂熱的納粹黨員，第一次排猶運動的發動者，後來擔任了柏林警察局長。

據說在一九三二年，那位前輩把他朋友帶到國社黨去，使這個販酒商人知道自已的名姓上面加個「豐」字是何等的光榮，使他知道一個能够玩弄人家的辯才是何等的有利。於是在漆匠出身的元首隨從中，他也居然成爲嶄露頭角的一員。

因爲他在販賣香檳酒的商業中，跟國外頗有相當的聯絡——在法國會與梅爾索·得·波立涅克 (Comte Melchior de Polignac) 合作過——所以希特勒相信如果以他個人的關係，也很容易伸張他的外交政策的。

當他擅權以後，希特勒不信任豐·紐拉特 (von Neurath) 和金體閣員，反而重用了兩個

人：一個是黨內外交政策的理論家羅瑟堡(Herr Rosenburg)，一個是里賓特洛甫；在希氏看來，里賓特洛甫確是一個典型的「外交家。」初次他奉派出席軍縮會議，居然在國外擔任了許多的要職，這使所有的外交家都大喫一驚。

他還經常有所建議，有所主張，而那些建議和主張都是與閣員相左的。一九三六年他擔任了大使之後，曾代表德國出席在倫敦舉行的國聯理事會。此後不久，便出使倫敦，啣了離間英法，與促成英德同盟的使命；這件事情，「我的奮鬥」的作者也在書中提及的，然而這種企圖却是失敗了，這位亨基爾的東床快婿鑄下了許多錯誤，對於英國的內政與殖民地政策，發表了許多挑撥性的言論。

不過，這些事情並不有害於他，因為元首早已完全信任他了。相反的，希特勒反而發現了里賓特洛甫對於自己的一切計劃，具有驚人的理解力。里賓特洛甫曾熱烈地贊成凡爾賽條約的廢止，和洛加諾條約的撕毀。而這些動議，却被閣員甚至整個國會所反對的。這些建議的成功，只增加了大使的聲望。在一九三八年初，元首決定把豐。紐拉特男爵撤職，因為他對於這些建議，一直是反對的。以前販賣香檳酒的商人——今年還只四十五歲——居然攪那老外交家上台了。

現在第三帝國的政府人員，可說已經是清一色了，所有的中儲分子，他們尚念念不忘於俾斯麥，興登堡和斯特萊斯曼的傳統政制者，如今都已被排擠出來。

七 德國宣傳長部戈貝爾

使國社黨在德國擅權者，除希特勒外，恐怕祇有戈貝爾一人而已。戈氏貌不驚人，矮小羸弱，生於一八九七年。家裏篤信天主教，祖先都是威斯特發里亞的工匠與農夫。幼時就讀於耶穌會學校；他秉性倔強，喜走極端，暴躁熱烈，於教義頗表厭煩。後來往海得爾堡攻習哲學與藝術史，及後又習文學。然而此種科目，猶未能鑒足其革命本性，蓋彼頗希望能够行動一番也。

一九二三年某日晚間，這個二十五歲的矮小女人，碰巧走到慕尼黑酒店的后房裏去，而那間后房中希特勒却正在向他的嚙囉們大聲演說。於是他即刻被他們所勸導。從這時候起，他便走上一條新的途徑了。這個野心勃勃的人，正在希望行動一番，而今真是良緣巧遇；所以一見之後，即刻自奉於希特勒表示願意入黨當時希特勒就應允了。

新德國之產生，實基於這兩人之會合。蓋民主政治，在德國未嘗樹立根基。民衆苦無軍事實力，故除民主政制外，雖有其他合適的政制，希特勒之所以把「國家社會主義」來名其黨者，著欲利用反動份子與愛國志士國家主義之思想，以及那般僅僅希望改善物質生活的窮人的社會主義之欲望，使他們一起集中於希特勒的手下而已。

因此，國社黨發軔之初，即分左右兩派。戈貝爾既為天賦喜走極端之人，故自始既為左派之領袖與說客。他曾主張制裁銀行，制裁大規模的企業，且又協助民衆反對那些榨壓他們的人。同時，他又大事著作，祇上談兵，對於猶太人之排斥，尤為不遺餘力。他曾說：「猶太人於我，幾已成爲生理上的拒力一個普通的娼妓，較之猶太婦人，我以為反值得尊敬。」

一九二六年，希特勒任戈氏爲柏林市長。其時國社主義在鮑伐利亞與德國南部，頗有進

展，而在德國北部，則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斯主義的勢力，依然很強。戈氏遂出任巨艱，居然大獲勝利。他征服柏林，征服普魯士。「一九二七年他創辦日報一份名「Argant」者，專事抨擊猶太人，大企業家，與法國人，因為他對於法國人，也是毫無好感的。翌年，他被遴選為國會議員。數星期後希特勒又任他為國社黨的宣傳部長。

他於這個職務，顯出了勝任愉快的天才。一九二八年當他就任此職時，國社黨被舉舉入國會的代表，祇有十二人；可是在下一屆大選（一九三〇年舉行的），中國社黨的代表，却一躍而為一百零七人了。他於就任之初，即知利用各種宣傳工具：如電影，無線電，教育機構，以及文化活動諸方式。對於如何增進國社黨聲名與破壞敵黨的計劃，尤稱美備。有一次，他邀請當時的國會議長勃魯密氏參加柏林的公開辯論會。當然勃氏是拒絕了，於是戈貝爾就把一張勃氏在無線電播音時所收的留聲機片，在會場裏開了起來，而戈氏自己的漂亮的高聲演說，却把議長的聲音打斷壓倒，於是羣衆歡呼雷動，據說這一次居然募集到一萬馬克，納入黨庫中。

又有一次，他準備了五萬張小小的留聲機片，小得可以放在普通的信封中，當作宣傳品似的分發給民衆。

他在突如其來的機會中，能够打動羣衆情緒的天才，倒是非常有用的。有一次，他從撒霍夫飯店的國社黨總部裏出來。看見一個警察在干涉他所停的汽車。於是他對於這個「馬克斯主義者」的警察，大肆攻擊，弄得行人都被激動，報告警察總局，由總局即刻下令：戈貝爾的汽車，警察們不准動彈。

當時政府有過通令，禁止人民穿着納粹制服，有一次，戈氏竟全副穿了起來，隨着幾個同樣裝束的黨員，在柏林一家最著名的咖啡館裏。大概他的目的，是想挑逗警察的情緒，使他們有所行動，而後一顯自己的威風。不料警察竟安然無事，這在他自己看來，也已同樣收了效果了。

一九三三年三月，納粹黨抓到了政權，戈貝爾便正式任命為宣傳部長。報章，劇場。電影院，——他以前所想像過的各種宣傳工具——現在都在他指揮之下。而在這些工具之中，無線電一項，當然要算最為重要了。沒有了無線電，恐怕連政府都不能建立呢。有了無線電，政府可以使民衆結成一體，到處傳播自己的主義，而把任何個人的反響，視為異端邪說而抑壓之。有了無線電，他們可以把同一的命令，同一的口號，同時傳播給各處的民衆。

最顯著的一點是，德國法庭最近這樣決定，對於裝置無線電的人家，執行更不准施行財產的扣押。有力者聲稱：「國社黨擅權以前，無線電主要的功用是娛樂。時至今日，牠主要的功用，是使國家接觸人民。」

無論如何，使反對黨擅權，和排斥異端邪說，不能混為一談。假如戈氏於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三年中所獲得的是令人欽佩的成就，那麼他近頃所完成的，大概也是相同的吧。然而從人類的觀點上看來，這是不能認為成功的。

就以日報為例。新聞記者在戈貝爾的指揮之下，都變成了國家的僕役，因為國家是沒有錯誤的，所以他們的作用，幾乎變得沒有了。每天清晨。各欄編輯都接到一個密封蓋印的包裹，那是由宣傳部頒發下來的。如果稍有違背，譬如要逗點或驚歎號誤植之類，即刻要被開

除，甚至被監禁到集中營去。最近有三家最有名望最有地位的報紙，相繼停刊，實在也是無足驚奇的事。

那麼，現在戈貝爾自己的地位，是怎樣了呢？無疑地，他的信譽已日趨低落。最顯著的一點是他現在不像以前那樣，時候跟希特勒在一起照相了。信譽之低落，厥因有二：第一點是希特勒得寵的兩人據說都是戈貝爾的仇敵，那兩個人是戈林將軍和希姆萊總監。第二點是戈貝爾曾被牽涉到幾件希特勒大發脾氣，認為有玷名譽的事件。

但是戈貝爾仍然有幾張好牌在手裏的。他的地位之優越，可自一九三四年所發生的一事中證明之。那年六月三十日，納粹黨中的極端派份子一起被殺，可是身為極端派主腦的戈貝爾，却非但安然出險，而且第一個到元首跟前祝賀元首的勝利。全德國的民衆，十分之九是對戈氏懷恨與恐懼的，然而尚有十分之一的人，對他欽佩與崇拜，戈貝爾太太，也常常爲希特勒所歡喜；而又因爲他已有兩子，所以在未曾婚娶的希特勒看來，實在有些自媿不如。而且。宣傳部長對於各方的攻擊，都有最可的靠應付方法，因爲他知道一切宣傳方面的祕密。

八 意相喉舌蓋達

有一次，一位英國的新聞記者要我引見「蓋達其人」，就是世人認爲「墨索利尼喉舌」的人物。當我們行至蓋達工作的所在地沙拉（Parizzo Salaria）時，我的朋友對於這位行將會晤的新聞記者，懸想着他在身上的特徵。

他的法西斯主義第三號的思想，是墨索利尼，齊亞諾，亞爾斐里（Alfieri）等人思想的結晶，斯特盧皮（Stuppi）羅（Loe）二人所作的幾張諷刺畫都把他們描繪成「傑克瓊威」中的惡魔似的。事實上，我的朋友已有了蓋達的印象，這種印象我敢說許多英國人都是有的。他以爲蓋達是「頭顱禿頂，嘴巴闊大，下巴突出，鬚鬚剛勁，聲音宏亮，日光凶暗，常穿着法西斯黨的制服，身材魁梧，拳形如椎。」

雖然我和蓋達的政治見解難以同意，然而當我注意到我的朋友和意大利日報（Il Corriere）的主筆握手時，他面上那種驚異的神情，使我略感滿意。我的朋友所見到的人物，是一個身材矮小而和藹的人，在鑲邊的眼鏡之後，閃爍着藍灰色的眼睛。一束褐色的鬚鬚，因爲不停的吸煙，熏得很黑，掩蔽着微薄的上脣。

我們在一間寬敞的辦公室中會見蓋達，室內佈置着十八世紀堅厚的胡桃木傢具，他坐在打字機後，用兩個食指異常迅速的打字。一只覆着綠罩的大檯燈，所投射出的光輝，顯現出他那鎮靜而專注的面孔，他的下眼皮稍微向下垂着。他時常把論文讀出，令速記員記下，但他總是在第一版行將付印時，用打字機迅速打出，在他的平頂桌上，散亂着參考書報，於無秩序之中，自有秩序。

他說話的聲音，略帶尖銳，但並非是不悅耳之音，他是個拙於辭令的人。就我所知，他不大爲人訪問的。如果他偶爾和情意相投的朋友玩起紙牌來，說話就滔滔不絕了，在這種時候，據說他的談論就很滑稽，而所作諷刺語，又能「鞭辟入裏。」

他的外表，除了因多年從事新聞事業略帶記者風度外，完全像一個教務大臣。如果他行

弗利脫街 (Fleet Street) 人家不會注意到他的；他那種戴帽子與所穿襯衫的腔調，顯露出他所做的職業。有一次，我看見他穿着一套灰綠色的條子衣服，戴着一頂破舊的氈帽，還有一條粗闊銀色條子的藍領帶。

蓋達記者生活最著名的轉變，就是那篇「制裁即戰爭」的社論，於國聯會機構實施對意制裁後刊出。達蓋在那篇社論中作向所未有的痛詆；但其目的則在告知歐洲各國的大臣，意思是說：墨索利尼極欲使意大利得墮殖民地的一樹，任何國家如欲以武力相阻，將遭遇打擊

我把蓋達與墨索利尼，齊亞諾一併歸諸法西斯主義第三號，這在外人的眼光看來是十分恰當的。然而蓋達在意大利的政界上並不重要，他祇是第一流的新聞記者而已。他是意大利日報的總主筆，該報為羅馬午刊，銷數達三十萬至三十五萬份；他又是意大利民聲報 (Il Popolo, Italia) 的總主筆，該報每逢星期發行，銷數近十五萬份。蓋達又編輯小報 (Il Piccolo) 銷數約十萬份。

他更為「國際時事」撰述嚴正的批評，該報為研究國際時事的文學性週刊；他著作書籍和專論，每星期並廣播兩次。他是意大利最多產的新聞家，每週寫作的產量至少為五六萬字。他也許是世界上讀者最多的作家之一，因為自哈里法克斯以至斐哥島 (Fierra del Fuoco) 的人自倫敦以至提別克吐 (Timbuctoo) 等地都要提到他。

不過我懷疑蓋達的收入，是否能和英國第一流的記者或優秀的助編相比擬。

還有一點，恰與外國人的測度相反，就是蓋達難得把他發表的文稿，送呈墨索利尼，齊

亞諾公爵，美貌的大眾文化部長亞爾斐里核冲。因為墨索利尼，齊亞諾，亞爾斐里（他更難得發表政見）要在法西斯的鋼琴上彈出一首調子時，蓋達博士就爲出了主題歌。

蓋達是意大利不受拘束的新聞記者，他所以能行動自由者，大半由於他已經澈底受了法西斯主義的洗禮——這句話我知道是爲蓋達所深惡痛恨的，因他堅持着說，法西斯主義並非是理論而不切實際的。無論如何。蓋達是毋庸加以批評的，因爲他很肯認錯。他所說的話。也許你認爲他是錯的，但是你可以肯定蓋達所說的話，他自己是深信不疑的。

他在一八八五年八月十二日生於羅馬，爲皮德夢特 (Piedmontese) 種族，這可以從他似乎嚴肅的外表，靜默的態度，辦事的精幹各方面看出來。他住在羅馬的一個高尚住宅區，在一層中等的別墅中，藏書盈棟，他日，如果要去訪問他，他的電話號碼是羅馬三四——七七三。所以他一定親自回答，你正和其他新聞記者一樣，他的手頭總有一架電話。

因爲與墨索利尼齊亞諾的私人關係，他是意大利消息靈通的一個人。他知道政府行政有何舉動，但他決不肯對你吐露一線消息；所以你毋須去問他意大利是否行將戰爭的話。

從意大利的名人錄中看來，蓋達當初是個政府經濟學家。但是在都林大學 (Turin Univ.) 政經系畢業後，他便從事寫作，於一九〇八年爲都林 *La Stampa* 報的訪員，這種報紙至今仍爲意大利最優良期刊之一，與其他報紙無分軒輊。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時，他是 *L'Espresso* 報駐俄特派員，及意大利也加入戰團，他是駐聖彼得堡意大利使館的隨員，負責辦理意大利與奧國交換俘虜的事情。他於一九一七年五月離俄以後曾辦過瑞典和英國的幾樁外交上的小事件，至一九二六年始爲意大利日報的編

輯。

他之所以成爲法西斯主要人物的經過，知道得很少。他從不利用政治勢力，以博人青睞，所以他在法西斯革命期中，所擔任的任何職務，都視若敝屣。但他於四月之初，在羅馬爲前驅報（*Il Messaggero*）編輯時他是首先極力擔護墨索利尼運動的一人，這是大家所知道的。

九 匈牙利攝政王霍爾第

外國元首之能得希特勒之深刻崇敬者，惟匈牙利攝政王霍爾第（*Michaela Horthy*）一人。一九三八年八月，希特勒特邀這位攝政王訪德，會對之拍案要求將匈牙利的陸軍併入德國的軍隊，當時霍爾第亦拍案對之力予拒絕。到現在，匈牙利的陸軍還在他的掌握中。一九三九年，希特勒又拍案要求霍爾第讓德軍假道匈牙利北部，以包圍沙蘭軍之左翼。這一次霍爾第又拍案拒絕，而德軍亦沒有一兵一卒越經匈牙利之境者。霍爾第對希特勒講話全用希特勒所懂的德文。霍爾第的僚屬深信他已留給希特勒極深刻的印象。

這位攝政王身穿一襲煊赫的海軍大將的制服，可是他的國家並沒有海軍。他是一個王國中的元首，可是這王國裏，並沒有國王。雖然他是匈牙利的第一人，但他說的匈牙利話却不十分純粹——原來他服役於奧匈帝國的海軍中凡四十年，一向使用德話。他的政體，是戰後歐洲第一個設集中營以迫害猶太人的；然而在今日，他倒變了匈牙利所有的猶太人和反希特勒

者的希望了。匈牙利國民堅信只要有霍爾第存在，匈牙利是不會亡的。

霍爾第現年七十有二，但他看上去還不出六十。他的眼睛是靈活有神他的脚步輕快矯健手裏握着獵人的槍，還能在馬背上表演許多技巧。他那襲海軍大將的制服上，綴滿了他任海軍時所獲得的勳章。他的帽子像青年軍官那樣地戴得歪歪的，頗覺瀟灑，他的容貌像英國人，而不像匈牙利人。他能操英法德意西班牙諸國言語，和各該國的訪客談話，並且至少還懂二種斯拉夫的話。

攝政王霍爾第現在是周旋於三的獨裁者的中間。希特勒的德意志希國的版圖，展佈於匈牙利西北二隅，蘇聯從未和匈牙利毗鄰過，現在也歷史上第一回與她毗鄰了；若問馬札兒人（Magyars——匈牙利之主要民族）所憎恨有甚於希特勒者為何人，其名厥惟史太林，墨索里尼對匈牙利毗遙顧視，霍爾第認為他是匈牙利國最好的朋友。霍爾第夫人最近訪義墨索里尼對她說：「別着慌，太太，這暴風雨就會過去的。」霍爾第的國家是希特勒的生命線之一部份。匈牙利的小麥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鹽基石的產額又甲於全球希特勒極爲需要，蓋須用以製鋁，尤要者厥爲匈牙利在多瑙河流域軍事上所佔的地位。匈牙利一倒，棕色的政潮，勢必吞沒整個的巴爾幹半島。

史太林對匈牙利的態度很緘默。俄軍曾侵入匈牙利的平原過，那是在一百年前馬札兒人在向哈普斯堡皇朝（Hapsburgs）作獨立戰爭之時。當時俄國在神聖同盟的名義下，粉碎了匈牙利曲希望，這是馬札兒人至今沒有忘記的。他們還記着廿一年前國內有培羅。昆（Bala Hun）者以一種布爾什維克主義稱勢造成極晦暗的三個月時光，霍爾第相信史太林目前對匈牙

利的獨立還沒有直接破壞的計劃。義相墨索里尼對匈牙利的關懷，其動機在欲維持歐洲東南部的均勢。他看到德蘇之擴展勢力，將影響於義大利的地位。

匈牙利的政治動向，因此有關全歐的政局了。此刻其角色雖然一定是被動的，然而這個國家，也許會一躍而成爲整個歐洲政治舞台的要角，那時候這位鐵血攝政王也必以主角的姿態出現。匈牙利人民僅一千萬，而德國則有一萬萬，蘇聯有一萬八千萬，要遠超匈牙利十廿倍之多——然而馬札兒民族的奮鬥精神，不亞於芬蘭人，所以任何侵略者來犯，必向之索取重大的代價。霍爾第相信希特勒和史太林現在都付不起這代價。他們是喜歡搗便宜貨的。同時，這位攝政王能用以夷制夷之法，從中取利；一方面他從事防禦，以備萬一。

霍爾第是匈牙利的主宰，他能够罷免首相，且其罷免首相之事，已數見不鮮。他有把握國會，必能追認他在政治上的設施。若說他一手把握着全國的政治巨頭，或恐言之過分，但是他至少在只知發表誇大演詞的國會，或只會受人奉承不會應付艱巨的首相的力量要大。匈牙利的法律已授予攝政王以極大的權力，他的否決力量極大。可以推翻任何決議案，而國會則無力與之對抗，他私人的權勢更大。他掌握大權已足有二十個年頭——比歐洲任何無冕之王握權的時間都長——而且他對於外交的把戲，比他屬下的部長還要熟諳精明。在他這人的身上，已經發生一種稗史的材料。匈牙利人是最愛好崇拜英雄，而霍爾第正是匈牙利的一個理想英雄——十全十美的英雄，百無一失的英雄。霍爾第是匈牙利激昂的獨立精神之活的表現。檢農民都敬服在他至尊至上的面前。

霍爾第並不是一個複雜而不可能的人。他的一生就致力於「忠」(Dignity)的一點。當日哈普斯堡在位，他矢忠事君，始終不懈。後來哈普斯堡皇朝崩，他又矢忠國家，無不以國家之利益爲前提，因此，他把回來想復辟的一個哈普斯堡氏族斥逐了。霍爾第生性守舊而謹慎。非到必要時，決不肯言改革。匈牙利是歐洲最後的一座封建的堡壘，霍爾第就有這種封建的精神。他認爲支持一種特權是一椿分內的事。他不慣怯弱，對人類的苦痛很敏銳地感覺到。他生於一個匈牙利統治階級的宗族，所以對任何有權有勢的人，都沒有自卑的心理。他的脾氣很暴躁，一發便不可自制，比希特勒更厲害。最要緊的是到現在爲止，他一直享着非常的好運。

霍爾第生在一個地主階級的紳士家庭，追溯其源，當在第十三世紀時。這所質樸的家屋，坐落於匈牙利海市蜃樓之境的中心地。他的父親是一個新教徒，把五個兒子都送到了肯達利茲鋪(Kendall)的新教教堂去受洗禮，而他的母親却信奉舊教，帶了她的女兒去做彌撒。然而宗教上的殊異，並不使家庭分裂。

匈牙利的平原是到處皆是的，所以霍爾第便趨向冒險的生活了。船和海洋使他迷醉，在他十歲的時候，進了阜姆(Fiume)地方的奧匈帝國國立海軍專校的小學部。這一個選擇，如其後來的生涯所示，是再幸運也沒有的了。這所學校在那時是極被人看重的，所以學生入學須先得皇帝自己批准。匈牙利人是不相信海軍的，因此這孩子投考該校，便轟動了四鄰。皇帝却極希望馬札兒人投身他的海軍中，與他的義大利和南斯拉夫的屬民相對抗。他很高興地批准了霍爾第的入學。

霍爾第的人生，和奧匈帝國海軍的命運發生着聯繫凡四十年。他護送一隊奧匈科學遠征隊入南海，乘了一隻航海的帆船巡迴過世界。他僅見過獵取人首的野人，也晤見過英國的女公爵，而他對文明野蠻兩種人都很投機。跳舞地板和騎馬學校對他的誘力甚於書本；他能歌唱，且有銅壺量。他身材瘦長，留着一抹長長的八字鬚，有許多漂亮的制服。他有堅強的自信和驚人的魄力，登龍還有什麼旁的條件呢？他的妻當然是一個好妻子；是再好不過的。馬格達(Magda Perle)是一個像神話中走出來的匈牙利美人。現在霍爾第夫人將近花甲了，但還是很美麗的。那時候，海陸軍取官都途維也納而參加官庭跳舞會，她便是那跳舞會中的皇后。她那花容月貌和天賦的奇稟，給她丈夫許多助力，得以飛黃騰達。

「霍爾第是一個幸運兒，」這句諺傳遍在奧匈海軍之中。一個海軍官員擔任皇帝駐派君士坦丁堡大使館裏的隨員，他再要怎樣運氣呢？在二十世紀初，這個土耳其的京都不只眩人，有時還常鬧不安。有裝甲快艇道拉斯(Taurus)號，專為處地奧國外交人員在緊急時躲避之用，霍爾第便指揮着那艘快艇。其時霍爾第家人投入了喜欣的外交生活的漩渦中。然後在歡樂之中，忽然起了地震——一九〇八的土耳其青年團革命興起，隨即到處槍擊，並有感人的熱烈情緒。霍爾第把每日的戲劇性的事變情況，報告在維也納的上司，他的秀麗的文格羅得了極好的印象，頗為上司所注意。

最大的榮譽還在後來，他接得命令被任為皇上的傳令官。霍爾第的好運至此才家喻戶曉，倒並非說這事務好辦。匈皇夫藍次、約瑟(Erzszt Tozsok)氏五點鐘就開始辦公了，他的傳令官須在四點鐘報到。他做這職司，既需命運，又須見機。他的前任是因為隨皇上乘

皇家專車，路過維也納時，未經詢問而稱讚了一聲一座雕像，因此就被免職的。霍爾第知道什麼時候緘默，什麼該說話。皇帝如此的喜愛他，所以把霍爾第的任期展延了一年。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霍爾第在亞得里亞海 (Adriatic Sea) 的北邊波拉 (Pola) 地方登艦作戰。協約國不久已把奧匈帝國的艦隊包圍，要肅清南海面上所有的敵艦。霍爾第手下的水兵力單薄，不能怎樣大動，所以他們已大見氣餒。霍爾第要戰，所以力勸其上司領導奧國海軍作英勇的遠征。他的工作要衝破協約國在義大利的腳踵和阿爾巴尼亞 (Albania) 之間與特蘭陀海峽 (The Straits of Otranto) 的封鎖線，強大的協約國海軍向之猛擊，幾小時之間奧國海軍的命運，就全在他的掌握中了。後來為敵軍砲火所包圍，他的腿部受了創，但是他仍舊站在艦長的艦橋上發命指揮。終於戰勝敵軍，安全回港，獲得一個他最榮譽的勳章，立刻成爲民族英雄。

老皇帝死了。小皇帝卡爾 (Karl) 繼位，當四時周有一種晦暗之感。閑着的軍艦上突起叛變。雖然比他資格老的官員，身居顯要之職，但皇上却任命霍爾第爲海軍總司令，更高他們一級。皇帝對他說：「你是個幸運兒，你準能保持我的海軍。」可是事有超乎霍爾第的識見者，奧匈帝國瓦解，霍爾第擡起了，把匈牙利的海軍交給新組織的南斯拉夫。換取一張收條的晦氣責任。他怨恨地說道：「我把我們的海軍換得這一張廢紙。」皇帝當衆接見他，他們兩個兒相對淚下。三年後他們再聚的時候。淚下的只他們兩個中的一個了。

三

皇帝卡爾出亡了，海軍少將霍爾第把鬍子剃去，成了領半年金的民族英雄。原來革命之

風掠過匈牙利，培爾。昆派的共產黨人握了權。反對派在協約國的監視之下，成立一個白色政府。他們在塞該德(Szeged)鎮簡陋的咖啡館裏，舉行他們的反革命內閣會議。他們需要一個有資望，有運氣，有冒險的喜愛的人。霍爾第實在就是唯一的人了，因授命以組織匈牙利國軍。農人開始聚集來穿起神氣的戎裝，共產黨勢力一倒，「白色恐怖」即大捕共產黨人。集中營建立了起來，工會均被解散，國會的權力已被剝奪殆盡任何人只要身上披一衣盛氣逼人的軍裝，手裏提一根粗強的鞭子，便得呼號囂喝，他自己就是軍事法庭。塞滿的監獄中間響着慘苦的哀號。霍爾第率其少數軍隊人布達佩斯(Budapest)。的霍爾政府護者堅稱他是嚴禁暴行的，但是下層的左翼份子，則把他認為一個作惡的罪人。

匈牙利分割成了幾塊，民氣也大衰。欲重振民氣雷強有力的權威和幸運。一九二〇年三月一日，國民大會在布達佩斯舉行，推定了海軍少將霍爾第為匈牙利攝政王，稱為「千歲」(Kis Szent István)。他可以無限期的終身任此職。攝政王遷入多瑙河上的華麗的宮中，四周密佈漂亮的禁衛。他的崇拜者說，在一個農人把權威和奢華視為一體的國家裏，這是不得不然的。

一九二一年一個天氣晴朗的復活節，霍爾第在那華麗的宮中接見了一個不速之客。霍爾第正坐着進餐，他的副官走進來，俯身在他耳邊輕輕說了幾句話。霍爾第當即面呈慘白色，慌忙起身離開了那房間。在隔壁一間房裏等着廢皇卡爾，在吃蘋果。這年輕的廢皇以為在他出亡的時期裏，霍爾第只替他坐暖那隻皇座而已。現在他回答哈普斯堡皇朝的宮中來，態度極表泰然，宛若他已回到老家，滿面笑容，要向他屬下的忠臣表示感謝之意。然而霍爾第如

何呢？他身為軍人，第一種思想便是服從至尊的上司。但是匈牙利的鄰邦反對哈普斯堡皇朝復辟，捷克人預備舉兵入匈牙利，別國也必相繼開入匈境。

「陛下，」霍爾第對廢皇下爾說：「我不能放棄這政府的力量，因為這足以使這國家崩潰。」

卡爾離宮而去，六月後他重來匈牙利，帶了他那比他能幹的夫人西泰。他們的飛機在匈牙利西部降落，要想率領忠於皇朝的軍隊向布達佩斯進發。不過這是甜菜收穫的季節，所以運貨汽車都忙着運輸農作物，無可用以運兵。等他們集得足夠的運貨馬車時，突擊的要素已失。在京城四郊只一度小接觸，廢皇與廢后已深知他們的計劃沒有希望了。幾天之後，他們住在博羅敦 (Balaton) 湖上提哈奈 (Tihany) 的本尼提雪丁寺院裏 (Benedictine Monastery。) 名義上是「上賓，」實則是做了霍爾第的俘虜。這時世界輿論大譁。西泰在報章上被人；畫成一個怙惡不悛的陰謀家。霍爾第請英國政府替他找一個放逐這哈普斯皇帝之地。不數月，廢皇卡爾在馬得拉島 (Madagascar) 上逝世了。其兒子鄂圖 (Ottó) 大公「三月間抵美」研究聯邦制度之政治，「或有建立一「多瑙河流域聯邦」的企圖，」變成僭望王位之人。

戰後，匈牙利着手整理內政，政府屢立屢覆，往往只數月生命，曇花一現而已，間亦有生命甚長者，如培特楞 (Stephan Batthyány) 伯爵，任首相達十年之久，農人都沒有田，政府對此只空言改善，無裨實際。但霍爾第對付脫里亞農條約 (Trianon treaty,) 則積極非常。他遠先於希特勒倡導反對「凡爾賽制度」之舉。協約國限制匈牙利陸軍不得超過三萬人。可是京城裏照樣擠滿着戎服煥赫的士兵，且實行徵兵制度。

義相墨索里尼變成了霍爾第的恩人。他着手把多瑙河流域貧苦的國家組織起來，終給予他的保護。一車一車的軍火標着「農作機械」字樣，越奧地利而運至匈牙利來。原來軍火輸入是條約所禁止的，義國飛機離米蘭(Milan)的機場，飛越羣山而下降於匈牙利霍爾第的陸軍中，因得建立起一隊少數的空軍。

霍爾第先為希特勒所述，他們兩人頗能打破凡爾賽的制度、這位匈牙利的攝政王是德國的熟客，他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舖設了相互諒解之道。他歡迎希特勒對捷克，南斯拉夫採取強硬的政策，他和張伯倫一樣，相信納粹政府只要佔得蘇台德區，便無侵擾匈牙利之想。去年春天，希特勒粉碎了捷克斯拉夫。霍爾第滿以為希特勒將把千年來一向屬於匈牙利的斯拉夫(Slavic)歸還給他，豈知希特勒建立一個傀儡政府聽任柏林之指使。至此，霍爾第始悟希特勒的政策，要把東歐所有的小國包圍起來，所以他便整軍設防，枕戈以待，匈牙利人民密切地隨着霍爾第的反響。希特勒成爲了匈牙利第一號公敵。

Egy, Ketto harm I.o Beszolt a mazsolt

「一，二，三，嗨這泥水匠欺瞞了我們。」

匈牙利青年高唱着這隨便的歌詞，在布達佩斯街頭示威，警察趕來早已闕無一人。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匈牙利全民的目光都注視於在這攝政王宮。棋錯一着，這個國家千年的獨立歷史，就可中斷，希特勒要羅馬尼亞的煤油。霍爾第就站在希特勒與羅馬尼亞之間。這位攝政王和匈牙利全民都要歸回他們在第一次大戰時失掉的羅馬尼亞之西部和豐饒的德蘭斯斐尼亞(Transylvania)。希特勒料想匈牙利總該進攻羅馬尼亞了，然而霍爾第絕無

此舉，任何人不利用這好機會必被人目爲奸細，但霍爾第則否。在馬札兒人的心目中，霍爾第是沒有錯事的，這國家了解他的取決，霍爾第假其政府屢次申述匈牙利對德爾斐尼亞的土地要求，他雖不說此刻土地有所爭得，即要提高匈牙利對於希特的價值，但是大家都懂得他確有這個意思。

霍爾第能應付這些獨裁者到什麼時候呢？這也許是偶合的巧事：他的兒子斯提文（Stevan）正代表國立鐵廠（The State Iron Works）旅行於海外，而另一個兒子尼古拉（Nikola）則任匈埃貿易公司（The Hungarian Egyptian Trading Company）董事長於埃及。歐洲東南部的政局正變幻莫測，謠言傳來，堅稱霍爾第全家的財產行裝都已收拾好了。但是匈牙利人始終很樂，觀他們深信即使匈牙利的鄰國被入戰禍，匈牙利必能免遭兵燹。他們靠着德義黨三國獨裁者間的彼此嫉妬。最要者，他們覺得霍爾第是站着他們和納粹主義中間的。布達佩斯誓信霍爾第著名的好運，必能挽救匈牙利。

十 荷蘭的維多利亞女皇

德廢皇威廉第二有一次請荷蘭女皇威爾海明娜參觀他的陸軍演習。據說威廉第二曾向女皇提及他的兵士「沒有一個不是身高六呎有六。」威爾海明娜很感興趣地聽着，即刻回答道：「我們那裏阿姆斯特丹的街道上，水却可以淹到九呎。」

一百餘年來，荷蘭一直享受着和平。一九一四年時，侵略的威脅曾使他們動員了五年。去年十一月間，又因這次歐洲新戰事而在德荷邊境各首要防禦據點上頒布了戰時法令。這是

二十五年來的第二次，英明果敢的威爾海明娜女皇爲保衛國家而採取了她所認爲必要的步驟。雖然荷蘭位於三個交戰國家——英法德之間，却曾在威爾海明娜女皇的剛應付之下，在歐戰中一直保持着中立地位，避免雙方的侵入。可是荷蘭能不能再來一次呢？她的僅有三十萬人的軍隊能不能防止強鄰將她作爲走廊呢？

荷蘭不但有被侵入的危險，他們的殖民地也有被搜奪的可能。荷蘭的八百六十三萬人民因歷次避免戰爭，從事和平貿易，始獲得目前歐洲的最高水準。假使沒有遍地富藏的荷屬東印度，荷蘭也許依舊跟丹麥一樣，祇是一個僅僅能供養二百萬人的農業國。這次戰事過後，荷蘭能不能仍舊保有她的殖民地呢？

現在有一位嚴肅孤獨的老婦人，又在每天籌劃保衛荷蘭的策略。她便是威爾海明娜。海倫。寶琳。瑪麗，荷蘭的女皇。她是現代歐洲僅存幾個君主國中，在至尊的寶座上坐得最長久的一人。人家都稱她爲「荷蘭的維多利亞。」

她在多方面像維多利亞。而且她也是在十八歲登基的——那時是一八九八年九月六日。她是荷蘭的真正統治人。她的官員事事都要問她，因爲關於國政治上的問題她比他們更清楚，至少是同樣的清楚。她意思極強，有確定的觀點。

全國之中，說話能影響她的人怕不到半打，只有年已七十的哥林老博士的話最有效力。他是個儉約虔誠的嘉爾溫(Calvin)教徒，曾和女皇合作多年，因此到了她的信任。

荷蘭人民所以信仰威爾海明娜者，是由於她超人的智慧她腦力因爲她會幫他們平安地度過許多危機在荷蘭，曾見過女皇的人並不多，能熟識她的性格的更不多，可是却全都信賴她。

。他們喜愛她的思想崇高，舉止嚴肅，有深邃的宗教意識，單純淡泊樸實。他們的所以信賴她，也由於她的能幹他大無畏。

她若一經決定堅持某一點是對的，那麼，即使萬分危險，也會千軍難易其志。一九一八年她便是這種不可動搖的立場，不願協約國壓力多麼大，堅持着拒絕移交威廉第二。威爾海明挪以為流亡到荷蘭的德廢皇應與其他難民獲得同樣的保障。這樣，她在歷史上避免了一次不必要的流血。威廉第二至今還住在荷蘭多恩——不過已是一個無足輕重的老人，威爾海明娜在這二十一年中從未見過他。

她的身體很強健，誠懇鎮定而毫無歇斯脫里亞的氣息。每當荷蘭有事，她總是第一個到場。決了堤時——荷蘭三分之一的土地在海平線以下，因此他們提心吊膽地提防着海水——她也穿着長統橡皮鞋站在泥濘中指揮一切，非至浪潮已被制住不走。

這等堅毅，勇敢。有胆識，能共甘苦，更鞏固了人民的信心。凡是一個國君該做的她都做。她也檢閱軍隊，視察演習；並且因為她從小便在軍事海軍策略中長大的，所以對這些很懂得。五年前，她還騎着馬參加操演。現在雖換乘汽車，不過去還是去的。

威爾海明娜的登極似乎給荷蘭人以一種革新，因為以前的國王威廉三世雖然統治了也有四十一年，可是並未留下什麼好印象。他的專制浮躁幾乎釀成荷蘭的共和主義。威爾海明挪則不然，她的嚴正自由清明的政治恢復了皇的座安定，甚至社會主義黨人也愛戴她。

荷蘭，自渥倫治。腦梭皇室八百年的統治以來，從未有過女皇。但是，威廉三世的三個兒子和一個兄弟，都是於在位時逝世的為預防後繼無人，威廉三世便再娶。結果在六十三歲

時生下了一個女兒，便是威爾海明娜十歲時，她父親死了，所以威爾海明娜是在她聰慧的母親愛瑪皇后的護衛中長成的。

時代向前推進，古舊的一代逝去，威爾海明娜女皇已有了一個女兒朱麗娜。現在，朱麗娜也已生了兩個女兒，蓓特里斯好依蘭，今後渥倫治皇室的後嗣似已不成問題了。

威爾海明娜祇有一次遇到失去皇位的危險。那是在一九一八年，那時，社會主義運動瀾漫全歐州，荷蘭也被捲入這巨潮之中。最千人圍在海牙宮前，要推翻女皇。這是威爾海明娜生平僅有的一次公開活動。她坐了沒有輪頂的篷車出宮去見民衆。外面原先想打倒她的羣衆看見她出來，却高呼萬歲，大家盛讚她的勇氣。這次暴動就此算結束，荷蘭的緊張也從此打破了。

這種富於戲劇性的姿態和她的本質絕不相稱。她很怕露臉，所以不常在公共場所出現。通常荷蘭人民算準能見她的時候，只有在她一年一度赴海牙出席國會的途中。除此以外，她下鄉去繪寫生畫，騎自由車溜冰，既不帶隨從，別人自然也就無從認識。

甚至在海特羅（他的夏季行宮）附近，雖然她五十九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在那裏度過的，那地方鄉下人步大多不知道這個服飾平常的矮胖婦人便是他們的女皇。她常在鄉間阡陌上散步，一邊走路，一邊和人閒談，車子遠遠在後面跟着。

威爾海明娜不愛交際。她從未給新聞記者訪問過，並且最不喜歡她的屬員談論她。她天性沉默，接見他人時常不很自在。她只喜歡簡單樸素的生活。她到外國旅行時，常用「范自倫伯爵夫人」這名銜。

她的單純質樸是荷蘭人所崇拜的美德。有一次，她拒絕建築新宮殿的建議，她說以前的國王住得慣，她也住得慣。她現在仍舊住在海牙那座古舊的建築裏。

近阿爾多恩的海特羅宮是女皇真正的家。這裏是她兒童時代遊息生長的地方。海特羅宮附近稠密的森林中是她常散步的處所。那裏還有一個湖，現在一到冬天，她還上那裏溜冰。

她有一個花園。園地上也出產些蔬菜，以供日常所需。她的海特羅生活很簡單，飲食也比大多數荷蘭婦女更不苛求。每天早晨時祇吃些黑麥麵包和乳酪。她的衣著也都是本國裁縫製的，並不是巴黎來的新裝。顏色大多是素淨的淡藍，灰色或純白。

她雖然是全世界最有錢的女人，却不喜奢侈。唯一消遣只有繪畫，尤其是水彩畫。去年冬天，爲了救濟失業者，她還曾開了個畫展陳列了一百幅畫呢。

各式各樣的「摩登」都與她無緣，女皇的興趣與習慣，一切都維多利亞化。不論在任何地方，每星期日總要上最近的教堂。她至一直不准她行政機關中的女子穿短袖子的衣裳，不准塗脂抹粉。

她童年時很孤獨。因爲她是一個獨生女，同時又是一位皇室的嫡嗣，所以她孤零零沒有朋友，只能和玩具與小動物玩。後來，在她自己狹小的政治圈內也並無接近的友人。甚至三十八年前和一位無名德國貴族亨利結婚時，也僅是一種國家的儀式而已。

威爾海明娜生平只深愛過兩個人——她母親愛瑪皇后和她女兒朱麗娜。愛瑪皇后死於一九三四年（她丈夫死的一年。）自那時起，她一直沒有笑過，比以往往更努力於國務，直至做

了外祖母後，始重現快樂的面容。她很愛孩子，現在自己也有了兩個，可以不用擔憂後繼無人了。

荷蘭在威爾遜明娜治理之下，不但是個農業貿易國，她也是個工業國。四十年前，只有五十萬選民，現在有四百萬。總人口較前激增三百萬。實際上，她確是一個沒有陋巷與赤貧的國家。她的國際關係在歐洲各國中應推為最穩定的一個。

這種穩定是由於荷蘭的沒有盟友也無敵人。荷蘭拒絕希特勒的保障，同時也不會接受其任何國家的。心理上說來，荷蘭人離納粹德國很遠。因為他們很知道，在一個夢想着將所有「失去」的德人重置於納粹旗下的希特勒之心中，他們的祖國與殖民地的誘力該多麼大啊！他們也知道。控制着萊茵河出口的荷蘭，是希特勒眼中之釘。在他們歷史上，荷蘭人從未與德人交戰過——事實上，從一八三九年拿破崙戰爭後簽訂和約以來，未曾與別國交戰過；今後他們的中立若不被侵犯，當然還是不願參加戰爭的。不過為預防中立的被破壞，故而已在邊境前線佈置戰士。每條通德國去的道路都加封鎖。橋底下，樹林裏和田野間都已埋了地雷——一切都為了防止德國的侵入。

假使德國軍隊能超越那些障礙繼續前進，那末荷蘭還可以放開決堤，乞靈於水將軍。海水自齊達海(Nador Zee)滾滾越堤而來，在荷蘭中部淹成了一道寬十二哩的「洪水防線。」荷蘭中心——工業重心的阿姆斯特丹和海牙，鹿特丹，多得勒支，哈雷姆，烏勒支等地，屆時都安全地在這座「水域」之後，專家們相信，沒有一個機械化部隊能衝過這「水障。」

荷蘭的真正的恐懼是日本。因為荷蘭帝國的土地六十倍於本部，總人口六〇・九九三

五〇〇的數目也七倍於本部的人口。而最富庶的一塊殖民地荷屬東印度羣島，島却遠離本部，危險地站在遠東的十字街頭。因此荷蘭在過去五年間，曾化費數百萬金錢建設起一個強大的海軍，其目的就在保衛東印度羣島。

該項海軍現在已有輕巡洋艦六萬噸，高速馬達艇，驅逐艦，潛水艇，水上飛機，水雷敷設艦和掃雷艦等等。在三年內，荷蘭更將有價值一萬三千五百萬元美金的戰鬥巡洋艦四艘，各有二萬六千噸。

荷蘭對德國的威脅並不担心。無論希特勒對東印度羣島多眼紅，可是他沒有作爲進攻據點的遠東根據地。要攔奪他們的殖民地，希特勒必先打敗荷蘭，但自來有個傳說：荷蘭是不能克服的。

他們到於這次歐戰很鎮靜。其所以如此毫無神經質舉動者，一半是由於他們的胸有成竹，明白希特勒若一旦犯境，必然一無所得，徒然延長戰線，增多一個敵人。

不過他們也並未忽視這次戰爭也許會延長的真正危險。那是希特勒被阻於馬奇諾防線之外，或許會以全力企圖假道荷蘭進攻法國。因此他們採取了一切他們所知道的防務。現在正在密切地注視着等待着事件的進展。他們都牢記着渥倫治皇室的訓條「爲祖國服務，」隨時準備爲保衛祖國而抗戰。

同時，荷蘭在進行着與海洋鬥爭的最現實的事業。他們把齊達海大盆地內的水抽乾，便得到了新的領土。現在已不流血地替他們國家增加了一個第十二省。這在備受戰爭蹂躪下的歐洲，該是多麼難得的事啊！有人說世界是上帝創造的，但荷蘭人却創造了他們自己的土地。是誰幫助他們成就這種種偉大事業的呢？威爾海明娜，荷蘭的維多利亞。

「本文發表時尚在荷蘭滅亡之前——編者」

第

四

部

一 義大利印象記

假如你是從德國來的，那麼意大利就宛如天堂一般了；這裏沒有燈火管制，沒有購買食物的單卡，沒有嚴厲的書報郵件審查，尤使人安心的是沒有祕密警察。我們於一月底穿過德義邊境，勃倫訥站時同具義國乃天堂之感。勃倫訥站自希特勒 墨索里尼借以舉行會議之後，已經名震遐邇。

一到勃倫訥，車中職員就全部更換。一個意大利火車頭和義籍司機取德籍者而代之。義籍票員代替了奧籍者，車衛也由義人擔任。從此，先前充滿車內的一股嚴重的德國空氣，就倏而變得輕快了。

乘客面上頓現喜色，笑容可掬。幾個鐘頭來默默相對的車中人士，現在有說有話起來了。查票員笑嘻嘻，侍者笑嘻嘻，乘客笑嘻嘻——真是連太陽在意大利也光亮得多了。火車從阿爾卑斯山而下，經白雲叢生的原野，村鎮向米蘭風馳而去，米蘭是龍巴的首市。

米蘭是我們在意大利最先停車之地。

法西斯主義，發源於米蘭。多年之前，墨索里尼在此開始活動。直到現在，那幾間當時法西斯黨人作倒政府運動的又黑又髒的房子，還儼然存在。全義 法西斯黨人都要來此致敬，好像信佛婆婆的朝山進香。而且奇怪得很，吃到法西斯苦頭的義王，也於來米蘭行藝術展覽會開幕典禮時在那屋子放下一束紅玫瑰。那個展覽會則是為米蘭一千年紀念而開的。

黑衫黨人在米蘭到處可見。他們漫步街頭，閒坐飯館戲院，起舞於大陸旅館的茶舞會和

跳舞會。但雖如此，米蘭不是真正的法西斯世界。米蘭不閉着眼睛瞎信仰，米蘭思而且言。米蘭知道法西斯主義和墨索里尼主義之間的大別；換言之，米蘭人明白何者是墨索里尼爲義大利作而，何者是墨索里尼爲他個人光榮與家人財富而行。

米蘭人感謝墨索里尼的利國懿行，但也嚴厲批評墨索里尼的別種舉動和意圖。換句話說，米蘭人思索且判斷；他們不肯唯命是從。他們獨立思想，不管其與法西斯主義，不，義大利的參戰和戰勝機會有否相關。

世無容許人民思想的全體主義政府。法西斯義大利因亦不能獨異，尤不能讓人民思及戰爭。能够作此思想者，限於導統治於成功成毀滅的極少數要人。餘者只許唯命是從。在納粹德國，人民無從思想。他們的精神食糧由政府配製官辦報紙和無線電分派，迫得囫圇吞下。思想有罪，談話更甚，有人如敢出此，輕則拘禁拷打，重則槍斃，看你思想罪談話罪的大小而定。因此德國人不准看敵國或中立國報紙，這種報紙不准落在你手中。外國無線電廣播乃是禁品，有人收聽判處半年苦工，如敢竊聽而轉告別人者處死刑。

義大利對此並不這麼嚴重。小報攤上有的是英法報紙畫刊。在德國禁止的法國式書籍，義大利也自由出售。

這些書刊的售價却比在法出售時加倍。瑞士的幾種日報銷行甚廣。德國的戈(貝爾)製日報每攤必有，買主可不是義大利人。而是老在義大利的希特勒第五縱隊隊員。

義大利沒有禁止人民聽外國無線電廣播的律令。我所認識的義大利人，天天收聽用義語的外國廣播，不論其來自倫敦或巴黎。他們相信外國廣播和外國報紙所載的新聞，至少米蘭人

案如此；原因呢？墨索里尼曾答應希特勒允把德方新聞以最佳地位在義報登載，以最好節目播普，同時壓抑英法新聞，特別是有損納粹或希特勒尊嚴者。因之關於希特勒及其徒黨的最佳描寫，義人只能於外國報章上見之，外報在義暢銷即以此故。

法西斯黨政府却不以人民收聽閱讀外國來的新聞爲犯罪，而以敦勸人民莫談政事軍機代懲罰，無論店舖飯館咖啡店和酒肆，只要有兩人可聚之處，總掛着一白帖，上書「此非談論要政軍機之處，」措辭可誦。可是這個白帖雖有若無，不能阻止人民談其所認爲值得談的軍政大事。墨索里尼如有機會一聽人民對他和希特勒的談論，儘管他氣得臉色發白。

義大利報章和德國的一樣受到箝制。所有法西斯蒂日報一律親德間有隱藏不利德國文字者，也因柏林方面加以壓迫，不得不小心翼翼。

納粹德國的消息總以大字標題佔據義報重要篇幅，聯軍戰報或則全然不見，或則寥寥數語放在末頁。但這個無害義人，他們明白那些報章毫無價值，知道從什麼地方纔能得到真的新聞。

義大利只有一種報紙對英德新聞一視同仁，公平可讀，那就是教廷日報羅馬觀察報，編者多羅伯爵。此報暢銷全義不識外國文字的義人全知道這報紙所登的新聞正確可靠。

法西斯蒂報紙因羅馬觀察報銷數極大禁不住妒火上升，著論攻擊多羅伯爵，吹毛求疵，更責他背叛國家，頗有欲得而甘心之慨。

多羅伯爵既爲教廷日報編者，就受教廷法律的保護，教廷却是非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所能望塵的唯一地方。

義大利參戰之後，羅馬觀察報和外國報紙立刻被禁，此報因讀者全爲義人，決定在戰時暫停出版。（後來在政府當局監督之下復刊）

義國人民對法西斯主義和墨索里尼作如感想？我和千百個義人談過話，上至軍政大員，下至販夫走卒，他們全佩着法西斯符號，有的還是法西斯黨老同志和高級黨員。談話所得，他們對黨和領袖的意見大要如此：他們知道法西斯主義確曾復興了民族精神，提高了民族自尊，消除了不少社會舊惡，改進了工人貧民的生活狀況，給國家爭了一點威望，但是，但是他們已厭倦了法西斯主義。他們誠銘感墨索里尼爲國爲民的所作所爲，但是他們已厭倦了他，尤厭惡他的爪牙。

因爲我人每走一步就能看見獨裁者的標誌，所以很快就厭倦獨裁者。一切獨裁者總犯着一個通病：無窮無盡的自大自尊，以及輕視別人。

他們要自尊。所以他們要大做廣告。他們那副在高舉手臂上面的尊容，因之到處可見，報章天天登他們的照片，畫報滿載他們的圖像，招貼上老有他們的大幅畫像。他們要裝得像天神天將似的。

獨裁者的裝腔作勢是其特色的。我們試拿模糊匠者上次大戰時從軍的希特勒照片，和此番戰時身任元首模仿拿破崙的希特勒照片來比比看，拿昔日墨索里尼的照片，和今日頭戴現代戰盔模仿愷撒的墨氏照片來比比看！

我有些歡喜史太林。今日的史太林仍舊是昔日的史太林，拿着或啣着那隻老烟斗今昔一樣。他不學拿破崙也不模仿愷撒，他不舉手也不抬腳，他手執烟斗一如平常吸烟之人，照相

時神情自然絕何故作。

試看那張德蘇簽約時和里賓特洛甫的合影，樣子真自然極了。因此我雖非共產黨員史氏親故，但當我熟視獨裁者的照片時，總是歡喜史太林。

義人都愛義王及王室。愛麥虞限三世是個矮老頭子，雖年逾古稀而精神矍鑠。他是軍人也是所有軍人之友，深得民心。所以墨索里尼如無義王贊助就不能有所作爲，要不然的話，王帝也早給他搗走了。

太子年齡三十有五，長身玉立，穿着戎裝英姿出衆。父子倆都很平民化，未嘗在民衆前裝腔作勢。我好幾次着到他倆，或乘車過街上，或是羣衆間步行，沒有軍警夾道拱衛。但當他們經過民衆時，民衆總是敬謹讓開，熱烈歡呼。王與獨裁之不同有如此者。

法西斯主義的外觀處處張揚。這主義和納粹一式一樣，非大吹大擂不能過日子。必需使民衆腦中念念法西斯不忘。無論在電車中，舖子裏，招貼上，在在使你覺得身處法西斯帝國家，每個義大利人都佩着法西斯蒂符號，但這是被逼出此，因之身佩符號者並非就是黨員。據我們所知，其中有的是法西斯蒂和墨索里尼之大敵呢。

法西斯蒂有機會就集會，每星期日每個假期就忙着外出遊行。法西斯蒂假日甚多，我在一個星期之內碰到過三次，使我不知道究有多少日子可以真正工作。每逢假日，家家被逼懸旗，公共場所旗幟颺揚，陽台上覆以旗幟夜間燈火通明。電車上綴以小旗，大幅招貼貼滿屋宇，黑衫隊員和青年團結隊遊行通衢，前導樂隊和旗幟。人民在街上行走的，必須止步對旗致，敬敬禮式子就是古羅馬那套老樣。不過這些結隊遊行絕不能感動一下人民。除僅有例外

，隊伍很少秩序井然者，參加人士也是一副褻褻醜態。

以前甚至猶太人也是法西斯黨員，身佩符號。但兩年之前，希特勒迫令墨索里尼虐待猶太人，從此猶人就給驅出一切法西斯團體，一切公共職務，以及某種職業。不過雖然如此，在義猶人未曾受到納粹式的真正虐待，以前享有的自由雖遭相當限止，但在和德猶人的處境比較起來，在義猶人真是洪福齊天了。

我說義大利沒施行邊卡購食物制，這個得加以說明一下。義大利確沒有德國的食物卡。你愛買什麼就買什麼，你要買多少就買多少。只有糖自二月起有了限止，每人每月也可購一磅。咖啡難得，愛喝咖啡的義人不免叫苦。政府爲滿足民衆計，特自巴西輸入少許咖啡，統制出售。

正月起有了無肉日。到了三月裏每周有無肉日兩天，現在增加到了三天。每逢星期三四，不得購買肉和臟腸以及火腿。不過還有許多東西可吃，如魚，通心粉，線麵和種種乳酪，絕不限止的雞蛋，牛油水果等。

義大利過日子不便宜，和上海物價一比尤覺得昂貴之至。頭等旅館每日每人房飯八十六元，便宜的下級旅館也要三十六元之多，且除遊覽稅外還得加附稅百分之二及小賬百分之十。一小杯咖啡在小店裏須花六角大洋，三月後又漲到一元。到大咖啡店去取費倍此。午飯一餐，最便宜的也得七元，在普通飯店裏吃一餐平常中飯要花到十五元。蛋賣到六七角錢一隻，牛油一磅價值五六元之巨。

虧得義大利人不是老饕，也不揀食吃。大半義人只日吃兩餐，吃的多是麵包通心粉線麵

以及同類粉食。粉食有各式各樣，以肉湯或牛油乳酪調製。工人階級多吃大麥。生活標準不高。工資很少，窮得要命，但街上不見乞丐。

義大利捐稅業重，百事抽捐。兩月前又頒佈戰時新稅。商人已苦重稅，此刻小買客也負荷捐。商人須給購物人一張單，抽稅貨價百分之二。甚至剃頭也要捐稅百分之二。賬單上要貼上捐稅收入印花稅票，用後作廢。

如有人購物而沒有印花賬單或貼上作廢了的印花，那就得受重罰。這種捐稅苦了商人，零星小物用一張賬單所費超過捐稅。因此設法改良，價值在兩元以下者不必賬單或印花，大商行可在貨價上加收捐稅，按月呈繳。

這捐稅使家庭主婦叫苦連天，即使沒有這個新稅，他們也已知道收支難抵度日維艱，因為物價步步上漲，過去四個月間，物價高了三四成。政府雖決定增加公家僱員的薪水，但為數不過百分之五，無濟於事，尤其在百分之二的購物稅實行之後。但在法西斯蒂的國家，受苦也只能叫好，所以義大利人只能咬咬牙齒，敢怒而不敢言了。

一一 英倫的防空秘密

在夜幕籠罩倫敦之前，有一段暮色蒼茫的時間，烟霞變變，景色絕佳，處身此晦暗的境地中，我不由自主地想到戰事上去。

就是那些低矮的房子，在長天的襯託下也顯得極為昂擲，你若漠視閃爍的霓虹燈和輝煌的櫺窗，而注意自遠而至的暮色，你所熟悉的倫敦必將有一番異常的景象呈現於你眼前。

天快動黑前的幾分鐘，海邊的景物如陰森晦黑的峽谷，公共汽車上藍色的燈神祕地亮着，螢蟲在黑天鵝絨的幕前曼妙地放出紅光，汽車又該服從警士的種種管制了。

這時，我在海灘邊雇到一輛汽車，指揮他駛到內務部去，我今天有機會去參觀倫敦戰時禁衛森嚴的祕密機關，——城區防空司令部的統制室。

我靜坐在疾駛的汽車中。四週黑暗如漆，一生中我不知在這海邊走過幾次，但此時竟無法判別車已駛到那裏，我像一個孤魂在憧憧黑暗中旅行，賞我看是泰晤士(Tames)河時，纔知道已走過了堤，快近國會大樓，沒一會，我已藉電筒的光看見沙袋等障礙物，我下車進入設在白廳(White hall)裏的內務部。

「我真不明白你怎樣能在這種環境中開車？」我驚異地問。

「先生，這並不稀奇，不過習慣而成自然而已，久而久之，在黑暗中摸索也極容易！」我們的車子又沒入無邊的黑暗中，引導我參觀的官員事先就叮囑我守口如瓶，有許多人曾到防空統制室去過，但絕對不能洩漏出所在地。

有許多祕密機關均設於倫敦地層的深處，此亦為其中之一，在防毒門後，許多負責防衛倫敦的人，在明亮的電燈光下夙夜匪懈地工作。

地下辦公室中較為著稱的有戰時內閣辦公室，在敵機空襲倫敦時，首相及內閣要員均避居此中，此外並有軍政機關的地下室，及保衛國內安全，設計對抗敵人搗亂的保安辦公室，城區防空司令部亦為此類地下大建築之一，全倫敦的防空事宜均由此處發令指示。

這種地底辦公室非普通炸彈力量所能破壞，而與外界又維持密切聯絡，這是能立刻反映

敵人一切動作的明鏡。

統制室是倫敦防空人員的腦，戰鬥機羣，有槍的人，探照燈隊，阻塞氣球，高射部隊等都受其指揮而動作，全體軍民所組成的防空網，受此地的命令而運用。

這樣慎密詭祕的軍事機關在倫敦並非創舉，此組織即上次大戰時倫敦城防執行部的產兒，在一室中，防守司令坐在一張精細地圖之前，預測敵人未來的舉動，他的命令由裝在頂上的管中發出，發言甫畢，一列阻塞汽球已高升天際，一隊戰機亦已出動巡邏。

車終於禁在四週爲黑暗建築物圍繞的庭院中。

「我們到了」我的朋友招呼我，「此地就是倫敦城區防空司令部。」

我極有興趣地認辨一所熟悉的建築物，這房屋的名字許多倫敦人都知道，但不知道幕後祕密。

我們走入升降機，緩緩下沉，我們聽到船甲板下那樣的吵聲，朋友解釋給我聽，說這是瀟灑機發出來的。

推開一扇像防盜保險庫所用的門，我們踏入一間璀璨美煥的屋子，令人目爲之眩的燈，炫耀奪目的地發光，這一間廣闊的屋用明亮的乳色漆飾着，極爲清潔精美，牆上滿綴倫敦地圖強烈的燈光恰照射其上，我第一件看到的事是皇家地理學會的人在醫院手術室一樣的房間中舉行會議。

室中寂靜異常，也沒有抽出一枝香烟來吸，辦公的人在燈光強烈的桌上努力操勞，送消息的人進來，把電報置於他們面前，他們填寫着，急忙擬就文件，授給傳訊者。

有一個人時時走近倫敦大地圖，把一枝針插在上面，我看見他以一枚黃色的針放在離我家不到百碼的地點。

「毒氣！」內務部中的朋友輕聲向我說：「今晚契爾西(CChelsea)有一次逼真的防空演習，你真運氣！」

插針的人忽接到一條訊息，小心地把一枚紅針刺在極近我家的地方。

「火！」朋友又默語了，「紅色的針代表着火！」

在倫敦車水馬龍的街道深處，竟有一間用壓縮空氣的屋，除了氣流的低音外，恬靜如無人之境；但是外界緊張熱烈的舉動却都受這神祕地下室的指示，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事，我所處的環境與時代不禁重有感焉。

這是倫敦最應時景象之一在此沉靜密室中的人，匆忙地用彩色針在地圖上留下死亡與破壞的記號

今天如真有敵機進襲，這地下室就得負起全城防空的責任。

為防空之故，倫敦共分九區，劃分約與警區相似，地下室地圖上的極北點是哈次(Harts)的契士亨德(Cheshunt)，南端止於塞萊(Surrey)的彭斯坦特(Banstead)，這廣袤區域中的防空組織都與地下指揮室直接聯絡，他們須向中心機關報告空襲所肇的禍事，在需要援助時也可呼籲。

倫敦其他的防空組織祇將空襲認爲一隅的事故，祇有地下室的統制纔明白全盤形勢，不論巴乃脫(Barnet)或白隆婁(Bromley)着火都一體看待。

防空司令部地下室與其他防空機關及保安司令部地下室保持密切連接，空襲所發生的事端，立刻全部向此種地報告，得到消息以後，馬上用針在地圖上表示出來，地圖性質共有二種，一是現狀圖，一是損害圖。

你祇要一望掛圖和圖上各種顏色的針，就知道這時有多少昇床隊，救護車，清潔隊，修葺隊正在何地匆忙工作，損傷的程度又怎樣，所以這一地下室有兩種工作，一是使空襲的損失一目了然，二是根據當時情勢，指揮人員，使效率增加，損失減少，未受空襲區域的人員可以及時援助急需外力的受災地點。

在地下室作一巡禮後，我纔知道我一向認為極端繁複的工作竟如此輕而易舉，錯綜複雜的組織全遵守單一的命令。

有兩個稱為統計官的人坐在一張長桌旁，面前有一塊板，上面放着顏色鮮豔的針，依組別而分批排列，這許多針表示全倫敦可以調用防空人員，就區別而分配編排。

你祇要一瞥這許多五色繽紛的針，就可知道福爾漢(Fullam)有多少救護車，恩斐爾特(Enfield)有若干昇床隊，威士脫罕(Weatham)有幾何修葺隊，克羅盾(Corham)有多少清潔隊，潘丙通(Padinton)有若干流動醫療組。

在一次空襲過程中，消息不斷送入地下的統制部，報告多少福爾漢救護車已在某街出動，若干恩斐爾特昇床隊已在某街值勤，幾何溫史華斯(Wandsworth)的清潔隊已在某街工作，當這一種消息接到後，執行的官員就在統計板上將代表各工作單位的彩色針拔下，結果板上剩餘的全未派到差使。

他立刻將針插到現狀圖上相當的街道中，結果他祇要參看現狀圖及統計板，就明白有多少防空單位已參與勤務有多少還未受空襲的影響。

假使斐脫西(B. Fittoson)在空襲時向地下室告急，主其事者祇要向板上瞞一下，即能明瞭增援人員由溫史苦斯契爾西或威斯敏士德(Westminster)派出最為便利。

現狀圖是變動極速的，時刻記錄全倫敦防空人員的各種動靜，損害圖較為穩定，黃(毒氣)針，紅(火)針，藍(猛烈爆炸)針，青(船塢受損)針，淺藍(水電或氣廠受害)針，分別插在受災的地點，一直到無患時再取下。

在地下室中有指揮官，執行官，二統計官，插針的助理員，以及書記及助手等。

「倫敦防空每一小中心組織也組織也均有具體而微細的圖表，與地下統制部的活動相類，」後來他們這樣告訴我：「這種工作經過嚴密的規劃，故倫敦的空防極端週到完善，指揮全局的人不受炸彈毒氣的威脅，在地層平靜地運籌帷幄，明悉外界所有變故，發出恰當的工作命令。」

我被引導入另一與地下統制部有密切關係的室中，二十多位姑娘正坐在電話機及收報機前，她們是耳朵，而統制部的工作人員是眼睛，她們必須時刻注意，不可使她們與各防空單位的聯絡有間斷的時候。

她們悠然讀書或從事編織，六個月來她們全未遇到緊張的工作，祇有在幾次假空襲中，她們會稍稍忙碌。她們隨時預備接過聽筒，錄下一項消息。

我聽到電話中沉靜的語調：反覆報告消息：「二枚燃燒彈墮於史洛尼力場(S. Lore Square)。」

，離彼得瓊斯家不遠，報告完畢。」

「你瞧，契爾西的演習還在繼續中呢！」有人如此說。

我們離開光明如晝的地下祕密室，在過濕空氣中走到地面，外界的街道因戰時戒備而越顯得黑暗陰森。

一，許多人知道在過去六月中有二十萬人無晝無夜地小心戒備着，倫敦的防空人員是不休息的，就是敵人在這時突然進襲，統制部也不會手足無措，因為他們永遠醒着，準備應付一切事變。朋友又告訴我這些話。

一九四〇年的繁華倫敦，成爲一禁衛森嚴的金城了！

三 德國無線電台的祕密

德國人對於英國用德語廣播的無線電節目，是否加以傾聽？這裏有一件偶然發生的事情。足以部分地說明這問題的答案。無疑的，你已經聽見過關於這一類故事的別種說法，但這裏我所要講的是我親身經歷的事實。

在德國北部一個小鎮上，有一個家庭接到官方所發的報告，說他們那個向在潛水艇上服役的兒子已死了。

死者的母親和他的親戚們得到了這一個消息，當然很爲悲傷。他們是天主教徒，所以一收到官方的電報，馬上替死者預備彌撒禮，超度亡魂。

在彌撒禮尚未舉行之前，那母親正在獨自悲泣，忽然來了當地的一個屠夫，請求見她，

有話要和她密談。

一個親戚對屠夫說那位母親因家有要事，暫不見客。但是那屠夫再三堅請，終於被許入見。

不久她就從房間裏出來了。這一次她笑而不哭了。屠夫走了之後，她很神祕的要求那些親戚們再讓她獨自一人去「感謝上帝」。

數分鐘之後，村中的成衣匠跑來要求見她，也是一樣的再三堅請。於是又經過了一番同樣的手續。那母親接見了這位來賓之後，送他到門口，然後再回到她的私房中去，臉上露着歡答。

在一小時之內，又有四個生意人和當地的朋友來訪。最後這位母親再也瞞不過了，就把家屬召集起來。她告訴他們說那些堅求和她相見的人，都是來報告喜訊的；原來這班人已在來自英國的無線電廣播中聽到報告，說她的兒子，在潛水艇被一艘英國驅逐艦擊毀的時候，連同艇上其他船員一起被捕上艦而沒有死。

她兒子的名字，列在被救者的名單中，因此，整個的下午，她一直在感謝上帝，爲她兒子的奇妙的出險，和村人好意。

現在餘下的頭題是已經預定好的彌撒禮。經過了一度久長而祕密的家庭會議之後，決定舉行這虛應故事的宗教儀式。

同時，把這消息（指舉行彌撒禮）急忙傳給那班人，他們冒了坐牢與苦役，甚至死刑的危險，私下竊聽來自英國的無線電節目，而傳播了這個喜訊。

在教堂中，超度「死者」的彌撒禮，從頭至尾，整本演出，那母親戴了最厚的面網，藉以掩蔽她的面容。

後來，那班密報喜訊的生意人和朋友們羣集在那位母親的家裏，大家關上了門窗，拉下了窗簾，舉杯慶祝。

向這個家庭報告兒子安全消息的那班人，的確冒着很大的危險。照德國通常的判例，竊聽外國電台播音的人往往被處三年至六年之苦刑，如果發見犯罪者曾把他所聽到的消息向任何人傳佈，那末法官有判處死刑之權。竊聽的人在此種雙重罪名之下，最幸運的，也得要受十二年至二十年的苦刑。

德國人現在有一句新的習語：不論什麼時候，如果遇到四周都是熟人而確知他們決不會向秘密警察或納粹黨人洩露的話，他們就把這句習語說出口來。

他們說「我做了一個如何如何的夢。」這一句話，在德國全境都聽得到。而我好幾次聽到的回答是：「奇怪我也做了這一個夢。」

當然，他們所說的夢，就是指來自英國無線電消息，這種消息，那些「夢人」顯然是常常在聽的，因為我聽到他們私下裏說出這一句話，已有多次了。

德國的軍事檢查員，對於履行他們的職務，以所謂「拘泥末節」自娛。他們這一種精神可以在下述的一樁事件中看出來，那是關於一篇很長的聖誕無線電廣播演詞的原稿，原稿中有述及柏林玩具舖中出售的一種玩具大砲。

這一種玩具大砲造得極精妙，酷肖真的大砲，當然機構方面完全是一種玩耍的東西。

那個玩具是一尊八、八耗的高射砲，裝有輪盤和槓杆，可以上下升降，前後旋轉，左右瞄準。

這一切都在那篇廣播演詞中詳細說明。

當檢查員看了那篇原稿之後，頓時大驚小怪的問道，「你們從什麼地方取得這軍用品的一切情形？」

播音員告訴檢查員說那不過是一種玩具，柏林各玩具舖都有出售，於是檢查員眉頭一皺，就把全篇原稿，立即剪去，不准廣播。

播音員見此情形，無可奈何，只得詢問檢查員可否向無線電聽眾報告說玩具的詳細說明已被剪去，故而不能發表等語，檢查員說此事完全辦不到。

二天後，另一個播音員把同樣事情的廣播原稿請求檢查，而這幾位「聰明」的檢查先生，居然予以通過，不加批評，過了幾時，人家才知道：原來那些檢查先生，已向玩具製造廠調查一過，祇囑他們切勿把玩具造得像真的東西一式一樣。

最滑稽可笑的，莫過於這樣一件事實：德國有一張報紙，名為 *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 在上述一事發生後的數天內，刊載了該報駐紐約通訊員寄來的一篇論文，大意說美國玩具商店正在製造灌輸戰爭思想的玩具，以備售給「愛好和平」的德國兒童。

最近有一個美國播音員，因為說了一個不好聽的字眼而大礙德國軍事檢查主任的釘子，其實那個字是一種純粹美國意思的形容字，而不是故意冒犯的。原來這個播音員曾說起「宣傳部『小』部長戈貝爾博士。」這一句話，他在播音中以前曾說過四次，從沒有什麼政治或

軍事檢查員來責問他。

但是這一天那個驕傲的檢查主任，忿然闖進播音員的房間，那時播音員正在等候廣播原稿的發還。檢查主任漲紅着臉，略事寒暄後，就把身子一挺，說他本人身為希特勒部下的官員，決不能通過，或甚至考慮，任何把戈貝爾稱為「小」部長的原稿。

雙方經過了一度長久的爭辯之後，那個美國人最後堅請加以諒解，他說美國人用這一個字眼來形容一個著名的人物，是很普通的一回事，所以他把它來同樣地形容宣傳部長戈貝爾，絕對沒有什麼冒犯的意思。

這一個解釋沒有被接受，而檢查員和熱心的納粹黨報告人，都說其中必有侮辱之意。軍事檢查員非但把那個「小」字刪去，而且把全頁都加以塗去不可，說那篇戰事消息不確。那個美國播音員把他的事實重再核對了一遍，覺得並沒有不對的地方。

二天後，他被傳到一個納粹宣傳部高級官員面前去問話，宣傳官警告他以後非但應當小心，而且即使是呈請檢查的原稿，也不得寫上不合的東西，否則須受「串通犯罪」的處分。從可靠方面得悉，那個爲了戈貝爾而不憚麻煩的軍事檢官員，正是最看不起戈貝爾的一人，他曾私下裏對她的朋友們這樣說過的。這些事實證明德國的播音人，都是「御用」的。

有一個新的方法，藉以企圖恫嚇中立國的播音員，最近被發覺出來。事實是這樣的：有一個美國人接到一張恐嚇性的字條，那字條是用宣傳部的信紙寫的，但沒有簽名的人，內容略稱他播音的聲氣和音調有害於德國。

字條中有一句這樣寫着：「這不是指你所講的性質；這是指你所講的態度。」但是這一位播音員適巧是一個無線電播音專家，對於措辭和發言，曾不過一番深切的研究工夫。

他拿了這張字條去見一個短波電台監督人，問道：「這是什麼意思？難道寫這字條的人不敢寫明他的姓名嗎？」

那監督人也不作什麼批評，他僅僅警告這播音員說，那張字條也許來自「高級機關」，還是謹慎一些的好。

這個美國人至今仍在照常播音。

納粹黨對於弱小中立國人們所使用的權力，可以從他們面部的表情看出來，這些臉譜我在宣傳部外交辦事處的招待記者席上曾看見過，也可以從他們由電台管理員處「收受」他們的原稿時的一副態度看出來。

這是一個已被人知道的事實：來自德國以南各小國的中立國通訊員，他們收受納粹黨的抹貼和善意，因為他們在新聞通訊方面和納粹黨人共同合作。並在電台廣播宣傳部所寫成的「麻察。」

如果他們不接受納粹黨的條件，那末他們還是捲鋪蓋回家為妙，因為他們住在生活費用很高密柏林市，單靠本國報館裏的一些薪水，是不能維持的。他們接有命令須和強大的德國保持「友好。」

四 波蘭黃金逃亡巴黎秘紀

波蘭的陸軍敗退了，退讓土地時打得極其猛烈。德國的坦克車和裝甲汽車愈來愈近華沙城。天空中充滿了低空迴翔的飛機聲；空氣中充塞了烟霧，炸彈的爆炸聲，機關槍的噠噠聲與婦女小孩的驚哭聲。

在華沙城內的財政部內，一位三十五歲身材瘦弱的男子叫做保羅·唐巴羅斯基(Paul Doehowski)的坐在他辦公桌旁。電話鈴響，但是他過了幾分鐘才聽見。於是他拿起聽筒懶懶的放在手裏——一直等到電話裏發出緊急的命令。

他靜聽着：「是，元帥，」他回答：「是，元帥。」

最初她以為這是樁大笑話——波蘭全國陸軍統帥何以抽出空閒功夫來和一個財政部小職員打電話呢？

但是那口音是一點也不錯的，元帥說：「我們將守不住華沙城了。立刻把銀行中所存的現金取出送到法國銀行。」

「送到巴黎的法國銀行，元帥？」

「送到巴黎。」

「是，元帥。」

唐巴羅斯基抓住了那靜默的聽筒，經過一個很長的時候。等他聽筒掛上，才發現他自己的手在發抖。他匆忙的走出去，禱告着：「仁慈的上帝啊，波蘭的命運也許仗着這些黃金的存在。波蘭的命運也許就在我肩上，我並不是一個兵士，我也向不曾幹過什麼勇敢的事，我又不怎樣聰明。但是我必須把這些黃金運到巴黎啊。上帝助我！」

這些金條是存在巨石砌成的華沙銀行地下六十呎的室中，黃金是裝在好幾百隻的木箱內

唐巴羅斯基對守衛說：「我需要五十個人。你能叫來多少就多少——要你能夠相信的人。快點！」

四個衛兵出外去找志願服務的人。其餘人留在窖中，在這地下的墳墓中，寂靜得很，但往往有一陣輕微的炸彈爆烈聲可以聽到，而這大樓也時時輕微的顫動。

祇有五分之一的金準備是存在這銀行內，其餘的都存在柴摩薩（Best-Tivovsk）的波蘭銀行的地窖中。現在應該趕快先向東逃奔到勃蘭斯立德伏司克城（Best-Tivovsk），從那裏到柴摩薩，再到羅馬尼亞邊境。護送這些黃金者須在夜晚行走。

護送的？用什麼東西護送？所有裝甲汽車以及私人汽車貨車完全被軍部徵發了。唐巴羅斯基喃喃的說：「凡是裝有輪子的東西都拿走了。」

但是忽然他大聲的笑了，「長途汽車啊！」他喊着。便趕快打電話給兩個忠實聰明的朋友，是一家經濟刊物記者。

「凡是你能找到的長途汽車都替我叫來。不要問我為什麼。你能在潑拉加（Pera）和華沙城內找到。等天黑之後把這些車輛放到銀行來。」

「不行，」兩個朋友同答他。「敵人在炸毀橋樑潑拉加與華沙的交通必定被切斷了。」「試試看，」他說，「我必須要這些長途汽車。」

在太陽還沒有落下以前，頭一輛長途汽車不顧德國的轟炸機，穿過了橋樑，在濃厚烟霧

及充滿了難民死屍和倒毀建築物的街道上，衝入華沙。

一共有五輛長途汽車，又來了五輛。所有開車者全是自願服務的。在地窖中聚了一小隊人物：警察，銀行行員，石匠，學生，屠夫，和一位在大學教語言學的教授。

唐巴羅斯基把他們一一請出。「我只需要少數的人護送，」他這樣決定。「我們祇有現在我們口袋內所有的這點錢，我們在路上也許要走幾禮拜。我們必須要買食物和汽油——或者想法子得到。因此與其多人同行，不如少些。」

他挑選了銀行的大部份衛兵，六個警察，兩個新聞記者，和六個行員。總數是二十人。每輛長途汽車上有兩人，他選了其中十個人駕駛。他說：「其餘的人抬着木箱往外搬，要快！」

一點鐘一點鐘地他們工作着，但到半夜時候只有半數的黃金從地窖中搬出。

「這就可以了，」唐巴羅斯基說：「我們不能再耽誤，先把這些貨送到勃蘭斯立德伏司克城，明天晚上再回來取剩餘的。求求上帝讓華沙再守二十四小時吧！」

沿路擠滿了難民，牛車和手推車以及增援華沙的軍隊。長途汽車想稍稍加快速度。也不可能。他們並不點燈，只顧往前行駛。有幾次當他們被迫停止的時候，可憐的婦人孺子哀求搭乘一段。受傷者嚷着求救。老婦人脫下他的結婚戒指和耳環來作坐車的代價。司機却搖搖頭。

黎明時護送黃金專車將達到目的地了——是九月五日的黎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第五日。長途汽車開到樹叢中掩蔽着，且用枝葉偽裝。唐巴羅斯基步行入勃蘭斯立德伏司克城，希冀

在那裏能多找到些長途汽車。他計算留下十個人看守金條，其餘十個人駕駛新找的汽車到返華沙。

「是但我怎樣能離開這許多黃金？」他自己問自己，「而我又怎樣知道華沙還未被攻陷呢？」

他那時沒有無線電，與華沙城相接的電話電報也一概都斷了。在勃蘭斯立德伏司克城找不到長途汽車，各種車輛都沒有。更壞的是所有各路全已擁塞不滿，如果他的黃金專車一旦開進城內，也許有永不能逃脫的可能。

「我們今晚上必須回到華沙，」他這樣決定，「把其餘金子裝上原車，再由另一條路到達國境。但是——回華沙是平安麼？」

一架被擊落的波蘭飛機給了他一點希望。如果這飛機能够修理好，牠可以飛到華沙偵察。他於是開始跑向那飛機降落之地。但是一羣拿着棍棒鐵刀的農夫却向站在機旁的駕駛員衝過去，他們嚷着：「打死他，打死他！」

「共產黨！」唐巴維斯基想。「波蘭的農民變成共產黨！想打死一位波蘭英雄！」他又往前跑了，他以爲也許能救出這駕駛員來。但是這駕駛員却救了自己，他滿腰帶都裝着手榴彈，他拿一個出來擲出去。這手榴彈墜在人羣中爆炸了。

這位財政部小職員躺在地下閉了眼睛。當他站起身的時候，飛機駕駛員就一個人在那裏，對一堆受傷的人體瞪着。他看見了唐巴維斯基就朝他走過來，手榴彈拿在手裏。

「我是你的朋友，」唐巴維斯基一邊跳起身來一邊嚷着：「波蘭需要你的飛機，假使牠

還能够飛！」

駕駛員是一位魁偉黑頭髮的男子，走起路來有點顛，彷彿受了傷，把手榴彈放回腰帶裏去。

「可憐的這些老百姓！」他說。「願上帝安息他們吧。我不知道這些人是誰。或者他們是共產黨，或者他們是善良的波蘭農民，誤會我是德國人。你知道有些德國飛機把兩翼塗得和我們相似。我并不責備這些老百姓，不管他們是怎樣的人。他們比我好。」問到飛機，他說：「喔，牠毀了，再也不能飛了。」

「但是我一定要得到華沙的消息，」唐巴羅斯基說。

「好呢，」駕駛員說，「近處有一所航空學校，如果學校還存在，我們也許能有點辦法，給我找兩個機器匠和弄點汽油來。」

整天三個人在這個空虛的航空學校中工作，整天唐巴羅斯基和他手下十八個人在勃蘭斯立德伏司克附近尋找汽油。黃昏之前飛機是修好了——真是一樁奇蹟，用數年來散落在學校各處佈滿塵垢的零件湊成的。唐巴羅斯基焦急的對飛機瞓着。

「牠真能飛了嗎？」他問。

「只要牠有足够的燃料，而汽油箱並不漏油的話。」

汽油是足够了，這是唐巴羅斯基和手下一羣人以及一班襁褓的男女孩子以半加侖，四分之一加侖。八分之一加侖，零星搜括積成的。汽油是裝滿了，飛機被推出室外，駕駛員鑽進去後就飛昇了。

這小職員瞧着飛機上昇，於是轉過頭來對他手下人說：「現在我們要爲自己的汽車找汽油了，想法子弄汽油，假設你們還有錢，就去買來——但是總要得到汽油。」

「我們也能去尋找嗎？」這羣男女孩子問。

他看着他們的誠懇的面孔。「如果你們去偷汽油的話呢，」他說：「那是你們爲波蘭祖國而偷的。城裏和城外有許多輛毀壞的汽車，也許其中還有汽油。假設沒有呢，還有別的汽車有。」

等天光垂黑的時候，駕駛員回來了。他在天空環繞一週，擲一隻發亮的洋鐵罐。裏面祇裝有很簡單的一句話：「華沙仍在我軍手中。」唐巴羅斯基大聲說：「諸位，等天色漆黑以後，我們就要上路了，現在你們可以睡一下，你們需要休息的。」

長途汽車那晚上進行順利，擁擠的公路上每隔相當長距離就爲路旁正在燃燒中的醫院學校教堂住宅的熊熊火燄照耀光亮。留在華沙未搬出的黃金，在那天半夜完全裝車，等翌日黎明，汽車已在華沙城外四十英里之遙了。

他們就這樣旅行了四個晚上，有時車輪扎刺了，而又並無餘剩的皮帶，這帶又塞滿了泥草石子。替換零件一概俱無，修理工具也寥寥無幾。往往車輪陷入泥內極深。所有一行二十一人熱狂的把車推出來。

他們穿過化爲灰墟的村鎮，穿過尙未受戰爭光臨的城市。「而常常的，」唐巴羅斯基報告說，「德國的密探跟着我們。各路上都遍佈間諜，好幾次我們聽無線電的時候，我們聽到德國報告員講到黃金專車。我們常常比他以爲我們的所在地趕前幾個鐘頭。我們聽到他的

報告後不久，在黑暗中搜尋我們，我們就聽見炸彈在我們方纔離開的村莊上爆發。」

九月八日的早晨，在魯克(Luck)城外數哩地方，唐巴羅斯基找到一輛小汽車，空着而且完好，他用這輛作的前哨車。那天晚上或者是第二天的晚上，把小車駛在黃金專車之前約幾哩，他竟點亮了車前的燈。這一件小事彷彿是上帝的指示，因為在射出的燈光之中，他看見一個女人手臂中抱着一個嬰兒蹣跚前進。他停了車子問她是否需要他幫助。

記者記不清那天是九月八日或九日了，那女人的姓名也不詳，但這件事是真的而且能够證實。這個女子出自名門，姿色美麗，而且家境富庶，剛剛頭一次生產養下一個小姑娘。小孩產下三小時後醫院被炸，這年輕的母親穿上一件睡衣，一件外套和皮鞋，把嬰孩用毯子裹着，從醫院裏逃出來了。唐巴羅斯基發現她的時候，她正在返家途中，她已經走了二十四小時。有一件事特別使唐巴羅斯基注目——就是這女人的衣服雖然是潮濕的而嬰孩的裹毯却是乾燥的。

下雨了嗎？那麼她從那裏來的呢？這財政部小職員詞問她。他自己的問話却刺激了自己。雨祝福雨快下吧！假設有雨，德國進行就沒有那麼神速，波蘭也許得救呢！

「不是雨，」那女人說，「我必須涉水渡過一條小河，把嬰孩高舉在我頭上。」

「那裏沒有橋樑麼？」

「橋樑被炸斷了。」

「聖母啊！」唐巴羅斯基狂喊着。「橋炸斷了麼？德國人追在我們前面了？我們不能渡過那條小河了。我們有被捕獲的可能。」

他把自己的外衣披在她的肩上扶她上車。她哭泣起來，把嬰孩抱得緊緊的，那小東西也哭了。在路的遙遠的後方，是蓬蓬的炸彈爆炸聲。

「我從醫院裏出來後只好徒步行走，」她說，「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回家。我一邊走一邊禱告，實在走不動的時候，我坐下休息讓奶給小孩吃，還唱歌給她聽。」

她的家既未被炸也未被燒，燈光從所有窗戶內射出。他大聲的笑了，聲音中帶着痛苦。「現在我又軟弱了，她說，「現在我走不動了。這不就是女人的行爲嗎？你一定要扶我過去。」

唐巴羅斯基扶着她和嬰兒走進一間濟滿人羣的屋子。屋裏有一口棺材，她丈夫的棺材，波蘭陸軍中尉。

九月十日黎明之前黃金專車到達史奈登 (Snatyn) 的靠近羅馬尼亞國境。當這些波蘭人在偽裝車輛的時候，車夫過來歡迎他們，帶給他們食物香烟酒和溫暖的衣服。

「我們知道你們快來的，」有個車夫說，「我們在無線電中聽到，啊，你們把波蘭全部黃金脫逃出國，德國人不知道要多麼憤怒呢！」

「我們帶了波蘭的全部黃金，」唐巴羅斯基回答着說，「我們自己却在挨餓。但這批黃金是爲戰後波蘭的貨款及信用担保的。就算犧牲我們的生命，我們也不能讓人搶走一絲一毫。」

在史奈登他打長途電話給在羅馬尼亞京城布加勒斯特 (Bucharest) 的波蘭大使館，預備了鐵路上一輛特別包車，把這條穿行通過羅馬尼亞。

在黑夜中長途汽車都開到火車貨場卸貨裝車。

十二個人澈夜工作，轉裝黃金，其餘人担任守衛。飛機在高空擲下照明彈，但是沒有二個擲近貨場。

火車順利的到達黑海邊康司登薩(Constanza)在那裏一條掛英國國旗的裝油船在等候着。船主是愛爾蘭人，很熱誠的歡迎這羣波蘭人，但是却帶給他們些壞消息：

「我的水手都不幹了。這些粗人一聽見船上要裝金子就怕得都逃了。誰也以爲逃不出德國潛水艇的掌握。但是朋友，我有辦法。」他從後袋中取出一面別一國的旗幟，「而招募水手的方法也不止一種。」

駛行時水手已招募齊全，雖然無線電中盛傳德國飛機和潛水艇必定要找到這船轟沉她。「這些笨話！」船長說。「誰會那麼傻，去炸沉或者擊沉祇值幾萬萬塊錢的黃金呢？」

但是他小心翼翼的讓船摸黑駛行，而且在領海內行駛。這條裝油船速度每小時不能超過八九海里，又並無武裝保護自己，但船長却並不吃驚，甚至在他發現有兩隻潛水艇在跟踪他的時候。他觀察出那是俄國的潛水艇，而這件事使他頗爲驚訝。一直等船開駛到達伊司但普(Isann)才有人知道俄國也出兵侵略波蘭，和德國瓜分其地。

船在碼頭上停泊了好幾天，唐巴羅斯基上岸交涉想把黃金平安穿行土耳其。如果他能把黃金送到敘利亞的亞歷山大勒達(Alexandria)，那麼黃金就算平安無事了。一隻英國軍艦會將黃金送經地中海到達法國的。但土耳其鐵路職員要求先付三萬元現金再講生意。

在那個時候，俄國和土耳其政府正在莫斯科舉行「談話」，似乎兩國之間能成立某種協

定模樣，那就許是要連船帶貨被監禁或沒收，土耳其報紙又登載了許多關於「黃金船」的新聞，德國無線電又時時恐嚇，每天一隻掛卅字旗的游艇總繞行油船數次。愛爾蘭船長伸出拳頭來對着那游艇。他賭咒說，「我總有一晚上要打倒這些鱷鬼的！他以為我們脫不出他的掌握，或者逃了他而逃不了在地中海的潛水艇，他們是得不到金子的，我和黃金同沉海底都可以。」

一晚上有隻小船從岸上駛來。一位神祕的生客自稱是「一位美國籍的百萬富翁油商，」拿出三萬美元金給唐巴羅斯基。這個人是誰，他又為什麼出此舉動，記者不願露佈，但是可以起誓是真的。

於是錢交給鐵路了，黃金穿過了土耳其，裝上一條英國軍艦行駛地中海，而最後到達巴黎的法國銀行。在銀行裏，唐巴羅斯基收到一張收到七十五噸黃金的收據。他把收據放在口袋裏深深的嘆了口氣。他回過頭來對他手下人說：「現在讓我們去尋找何處是收容身無一文而飢餓的波蘭難民收容所吧！」

五 獨裁者的電話

場景 羅馬，墨索利尼的圖書室。柏林，希特勒的臥室。

時間 元旦前兩分鐘，除夕的午夜。

（幕啓時，墨索利尼在書室中踱步，雙眉緊鎖，滿面愁容。後來他走到電話機旁。

墨索利尼 喂，喂！你是接線員嗎，我是墨索利尼，請你接得道地一點，哦，那樣

不行啊。我要通話的號數是：柏林九〇〇一，請你立刻接過去，哦，是的，噫噫噫。希特勒怕已就寢了。喂，接線員，你已結過婚嗎？好的。多久了？三年嗎？好的，好的，好的，你有幾個孩子？祇有三個嗎？哦，親愛的年青太太，那可不行咧。你知道你已抵觸國法嗎？當然啦，當然我也知道你才結婚三年，可是那種情形是怠工啊。好的……聽你的。如果生了十個孩子時，你便可以免費乘坐電車了。

接線員 請你原諒，首相，那邊已經接通了。

墨索利尼 哦，好的。不要忘記我的話。

聲音 喂，這裏是柏林。希特勒萬歲！

墨索利尼 什麼，希特勒萬歲是什麼意思啊？你知道誰在跟你說話嗎？

聲音 誰都一樣的。還是要說希特勒萬歲！

墨索利尼 好的，好的。我要跟我的夥伴希特勒說話。

聲音 抱歉得很，元首沒有什麼夥伴的。

墨索利尼 我是從德國國外接來的。

聲音 哦，那可不同了。請你等一下，希特勒萬歲！

墨索利尼 (咕嚕着) 希特勒萬歲！天啊，誰都那樣恭維他的。我想以後不要他們再喊「喂」，要大家都喊墨索利尼萬歲吧。哦，他爲什麼不打電話給我呢？天啊，總是我打給他的。如果把電話費增加，我到明天早晨也會增加稅收的……

希特勒 (打着呵欠) 希特勒萬歲！

墨索利尼 喂，你是亞道爾夫嗎？

希特勒 是的——不要說得那麼響。

墨索利尼 好的，我是你的夥伴，墨索利尼。

希特勒 誰啊？

墨索利尼 朋尼多。墨索利尼，你的夥伴從意大利打來的。

希特勒 哦，是的，是的。首相，什麼事啊？你又遭遇困難了嗎？

墨索利尼 誰，我嗎？不。我打電話給你，祇是想恭賀年禧而已。

希特勒（打着呵欠）哦……好的，恭賀年禧。再會。

墨索利尼 夥伴，請你稍待片刻。我想請教你一件事。

希特勒 你為什麼沒有寫信給紐約的陶樂賽。迪克斯呢？

墨索利尼 你聽哪，亞道爾夫，那是要給千萬人以自由的事情。

希特勒 那可不同了。所謂千萬人，是指德國人嗎？

墨索利尼 不，那是意大利人。

希特勒 哦。原來是那些人。好的，你寫信給陶樂賽。迪克斯的時候——要用航空信寄的。

好，現在再會吧。

墨索利尼 夥伴，再等一下。你記得慕尼黑嗎？

希特勒 當然啦，我怎麼能忘掉啊？那是一個什麼日子！我曾蹂躪那些人嗎？我問你，我曾

蹂躪那些人嗎？「給被壓迫者以自由……」

墨索利尼 是啊，是啊。那個我是知道的。可是最使我煩惱的，是科西嘉，突尼斯，和薩伏衣。你知道我向法國要求過嗎？你知道法國怎樣答復嗎？

希特勒 他們怎麼啊？

墨索利尼 他們拒絕了！

希特勒 他們不能夠拒絕啊！

墨索利尼 然而他們竟拒絕了。我想他們還沒有明白遊戲的規則。幾星期中，張伯倫要到羅馬。我對他應該怎樣呢？

希特勒 你說的就是那個從英國來的帶洋傘的傢伙嗎？

墨索利尼 就是這個傢伙。

希特勒 哦，我當他來的時候，你就讓他在你那間大的會客室裏等候三刻鐘。而且，你一定要把地板多上些蠟，使他在走到你桌子前的一百碼中，摔倒好幾次。假如你把他的洋傘掉落一兩次，你就得到一半勝利了。

墨索利尼 哦……那時我便要求科西嘉，突尼斯，和薩伏衣嗎？

希特勒 不要發傻，夥伴。你得說起你如何愛好和平。說得高聲一點，抬頭望着天花板。然後化費幾個鐘頭，專誠稱頌慕尼黑精神。不要讓他就坐，那麼過一會兒，他的雙膝就會蜷曲起來。

墨索利尼 什麼！照你說來，我竟不能說墨索利尼萬歲嗎？那可不行。

希特勒 你且聽我說。你不知道慕尼黑所發生的事嗎？你得再來一下。當你講了一小時的和

平主張以後，便突然躍立起來，將拳頭放在鼻子底下，用力搖動，再咬牙切齒地說，你是如何的厲害。

墨索利尼 你說的，夥伴！世界上最大的強權；秉賦着過去列王的威勢。所有意大利帝國的

男人，女人，孩子和獸類，授我以最高的權力。……

希特勒 自慢。我知道那番講詞的。這些說話。就是我寫給你的哪。

墨索利尼 哦，是的。夥伴，這時我可以向他要求科西嘉，突尼斯，和薩伏衣了嗎？

希特勒 唉，你別岔斷我的話，你且聽我講下去吧，好不好？你先告訴他，你自己已有足夠的飛機，可以把倫敦炸成焦土。

索墨利尼 好的。然後我向他要求嗎？

希特勒 你是傻的嗎？當他聽了你空軍的實力，開始戰慄的時候，你別停住你的話。你得告訴他，你已發明了一種新式祕密的毒氣，可以掃蕩英國，彷彿大疫那樣。

墨索利尼 可是那種毒氣，我還沒有哪。

希特勒 什麼？我是知道的。張伯倫並沒有知道呢。

墨索利尼 哦，原來如此，這時我總可以要求科西嘉，突尼斯，和薩伏衣了吧，是不是？

希特勒 你再那樣說，我要把電話掛斷了。你告訴他，在三天之內，你要把整個英國，從版國中消滅。

墨索利尼 然而那太傻了，夥伴，你我的軍隊聯合起來，尙且滅不掉西班牙。

希特勒 你何必提到這個呢？總之，你就那樣跟他說就是。

墨索利尼 好的。哦，夥伴，準定如此。

希特勒 你告訴他，即使你得到一個馭鮑的城市，以及非洲沙漠中的一塊沃壤，你將怎樣的愉快。

墨索利尼 可是我並不需要什麼沙漠中的沃壤啊。

希特勒 啊，閉嘴！我知道的除了駱駝，誰要這種沙漠中的沃壤呢？可是你就那麼告訴他得
啦。

墨索利尼 好的，遵命就是。

希特勒 然後你用拳頭向桌上一擊。對着他嚷。告訴他你已變了主意。

墨索利尼 哦……那可提到突尼斯了。

希特勒 不。你只說，你想得到一段蘇彝士運河。

墨索利尼 他不會給我的。

希特勒 當然不會的。可是你必須那麼恐嚇他。當他正想說話的時候，你便起身告辭了。

墨索利尼 那我要求他突尼斯嗎？

希特勒 什麼話！你彷彿以為自己正是軸心國的主腦。你所說的一切的話，無非表示是你隨

時願意跟他談判。這樣，他便以為獲得若干勝利了。你告訴他，你願意隨時跟他舉行談判的會議。

墨索利尼 你以為在巴黎舉行嗎？

希特勒 那邊你是不會受歡迎的。你應該跟他在……

墨索利尼 哦。……我明白了。我應該在米蘭跟他要求突尼斯。

希特勒 你早已說過啦。……當你跟那老傢伙談完以後，你便護送他到門外，攙住他的臂膊，免得他在上蠟的地板上摔倒。假如他有什麼三長兩短，那麼他們會使艾登重任首相，我們便難攪了。

墨索利尼 我不歡喜那個傢伙。

希特勒 我也不歡喜。但我必須讓他安於其位。在老張伯倫獨攬大權的時候，他一定摺鬱於懷的。

墨索利尼 哦，正是如此。張伯倫萬歲。

希特勒 希特勒萬歲！

墨索利尼 墨索利尼萬歲！

希特勒 好了。別傻啦。你就大規模地幹那米蘭的事吧。你可以多找一些捧場的領袖。化一點錢。總之，這不玩兒的事。

墨索利尼 於是我要求突尼斯嗎？

希特勒 當然還不咧。你還有問題，你不懂得利用時機。你先要求他。你想得到一個剛果河上的船埠。

墨索利尼 剛果河於我沒有用處啊。

勒 什麼？

利尼 那麼怎樣辦呢？

希特勒 哦，他也許會給你的。於是就輸到我了。

墨索利尼 輸到你？又是你了嗎？

希特勒 當然啦。你難道聽不見嗎？在烏克蘭，有許多德國人被人家壓迫着。情形真糟極了

虐害。流血。民衆都爲自由解放而吶喊着。

墨索利尼 （驚愕地）不！

希特勒 是的！真可怕呢。然而我正要改變這一切。

墨索利尼 可是烏克蘭那個地方，不是爲俄國所統治的嗎？

布特勒 除了德國，誰都不能統治德國人的。希特勒萬歲！

墨索利尼 史太林那個傢伙，怎麼樣呢？他們都說他要吞噬法西斯黨徒的。

希特勒 別相信。他有糖尿病的。

墨索利尼 哦，那麼突尼斯的事，到底怎麼辦呢？

希特勒 那很簡單。等我得了烏克蘭以後，你再向張伯倫要求突尼斯好了

墨索利尼 亞道爾夫，然而你在得了捷克以後，早已那樣向我說過的。

希特勒 誰說的？我嗎？

墨索利尼 夥伴，當然啦。當然是你。

希特勒 你記得，我却全部忘懷了。讓我在記事簿上記下來吧。

墨索利尼 這是你的漂亮話咧。

希特勒 還有一件事。當你得到剛果河上的船埠以後，請你廣播一下，報告烏克蘭的情形，

異常可怕，因為我決定在九月裏進行。

墨索利尼 好的，夥伴。晚安。

希特勒 哦。在我準備進軍烏克蘭之前，不要再打電話來。

墨索利尼（掛斷電話）：哦，原來如此。我想，當初還是不打電話給那個傢伙的好。

接線員 首相，請你原諒我打擾了你。這次電話，計費洋三十六元七角八分。

墨索利尼 不要算了！

接線員 抱歉得很，那邊要算哪。

第
五
部

一 一封不朽的信

在一個據報載「下落不明，恐已殉難」的英國皇家空軍，F. A. F. 轟炸隊的某烈士的私人遺物裏面，有一封留呈他的母親的信——如果他殉難之後，就把這封信交給她。職務上是預防萬一走漏秘密消息，而檢查官佐士兵的遺書的長官，讀了這封信後大受感動。他向人說「這封信怕是我所看過的若干信件中最動人的一件了文字是簡單而明瞭，但意義却深遠而令人興奮。」他照這封信上的地址，送給烈士的母親，又特別向她請求，允許他不用名字將這封信送到報上去發表。他覺得可以使他們國內許多做母親的人讚了也會得到安慰。又可以使全國的人，都覺得興高彩烈地讀到了這封一個平常的空軍戰士在將履行他的艱辛的任務時所留下當時心境的一種記載。

因此，這封信就在六月十八日倫敦泰晤士報登出。

第一次歐戰，格林費 (Julian Greidel) 與不洛克 (Robert Brooke) 等戰士，將犧牲熱情，寄託在詩歌上。那時實在產生了不少膾炙人口的崇高壯烈的詩篇，但在這封樸實無華的散文信內，或許作者比他們見到了一種更廣闊更光榮的戰士的異象，也許超越過華茨華梭 (Wordsworth) 的「快樂的戰士」(Happy Warrior)。他臨到危難的時候：「快活得像情人。」

這次歐戰中似乎還沒有產生過什麼傑作，幸而還有這麼一節好的散文。雖說他們的領袖說過了許多鼓勵人的名言 如邱吉爾先生不久所說的「我除了血，勞苦，淚與汗，

別無長物可以奉獻，「這些話都常被引用着。但這位「平常的空軍戰士」的遺書，是完全是用「血勞苦，淚與汗」所交織而成的。照中國「三不朽」的標準立論。這位隱名的空軍戰士，已經至少是「立功」「立言」了。

我們抗戰後流行的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有的已傳誦異國。我們也有權利知道別人苦鬥的成績及記載。——譯者誌

最慈愛的母親，——雖說我一點也覺不到什麼預感，諸事正在飛快地進行着，而且我已奉命說這封信，就會交給你，如果我有一次空襲沒有安全飛回因為我們就快要分派出去工作了。在一個月以內，你一定對我還有希望。但是過了那個時候，你就要得承認一件事實，我已經將我的工作，交代給皇家空軍，我的同志們非常能幹的手裏去了，也像許多好漢已經做過了一樣。

頂頭一件事，叫你高興知道的是我在這次戰爭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們高飛遠舉在北海上空的偵緝隊，協助看守我們商業的航路，使我們裝運和供給的船舶，通行無礙，有一次，由於我們的情報。幫忙救出了一隻失了作用的向燈塔送給養去的船上人的性命。雖說這會叫你很為難，但如果你一點也不打算平心靜氣地承認這件事，你也會使我失望的，因為我得用盡我的全力來完成我的任務。沒有人能够做得更多，也沒有一個自稱為人的能够做得更少。

我常常敬佩你處理繼續而來的挫折的驚人胆識；你且是怎樣的給我受了也像國內旁人一樣好的教育和背景；而且常常維持着體面，對於前途毫不失望。我的死並不是說你的奮鬥等於零。恰正相反。那就是說你的犧牲也同我的一樣偉大。那些效忠於英格蘭的人們，一定不

要對她指望得些什麼。我們如果以為我們的國家不過是一個吃飯睡覺的地方，我們就玷辱了我們自己。

歷史上宣揚那般捨棄一切的轟轟烈烈的大名，可是他們犧牲的成績就是不列顛帝國，這裏比較別處，更能為全民衆謀和平，公道，與自由，這裏也比較別處演進到了一種較高的文化水準，而且正在演進着。但是這不僅僅是有關於我們自己的地方，現在，我們遭逢到世界上從未遇見過的一種向基督教以及文明的大規模的挑戰，而且我算是運氣有面子，我的年紀正相當，又受過完全的訓練，正好將我的全副力量拿出來對付。因為這樣，我就應當感你的恩。然而還有許多工作要你去，即使打過勝仗以後若干年，國內的陣線，仍應同聲共氣，一致協作，儘管有多少反戰的論調，我仍堅持着這次的戰爭是一件很好的事；各個人都得着完全為他的主義而努力及獻身的機會，好像古代的就義之士一樣。日子不問怎樣的長，但有一樁事決不會變動的——我無論活着，死去，我是一個英國人。其他的我倒一點不在乎，也沒有什麼能叫它更改。

你不須為我哀憫，如果你真的是信教（按指基督徒，）及它所牽涉的（按指永生之道，）否則你不免是假貌為善。我不怕死；那只是一次奇妙的飛場。……那是我揀的唯一之路。宇宙是如此的廣闊而又是如此的不可消極，一個人的生命是否有意義，只有看他能否犧牲。我們降生在這世間求得一種人格與品性，加諸於己，即永遠不被剝奪，那些只知喫喝，睡覺，繁榮，生殖，平平安安過一輩子的人們，不見得比禽獸高明在那裏。

我完全堅決相信，那些降臨到世上來的邪惡之事，是來折磨我們的，那是我們的造物主

特意把它們安排下來試驗我們的本性，因為他知道那對於我們有益處。聖經上就有不少的例子，那些貪圖走便宜路的人，在道義上完全沒有他們的份。

我算算我自己的運氣好，我曾看過全國，我也曾認識各行事業的人。但是經過了戰爭的最後試驗，我以為我的品格才算是完全的發展了。那麼在我年輕的時候，就完成了我在塵世上的使命，我現在預備成仁，僅抱着一樁遺恨，而且僅此一樁——那就是我不能一心在你身邊，使你的殘年過得更較愉快；但是你將要在和平及自由之中生活着，而我就是對這些有直接貢獻的人，所以我仍以為我的生命並不是白犧牲了的。

你的愛兒

一 轟炸中英德民間軼事

近代戰爭中，空軍的活動佔着極重要的地位。這次歐洲大戰，英德雙方互相轟炸，此來彼去，幾於視為日常功課。對於真正軍事上的損失，雙方互守秘密。然而照各方面的情形看起來，英德人民在如此大空襲之下，似乎都沒有屈服的樣子，而且表示了一種堅持到底的態度。本文是詳記英德人民在大轟炸下之動態。

德國空軍在英國的活動範圍，除了英國的「心臟」及港口以外，就是首都倫敦。轟炸的目標，總不外於飛機場，工廠，油庫，橋樑，和鐵道。空襲倫敦的時候，德機羣總是從東而西，霎時間怪叫的聲音，和轟炸的聲音，相互雜作，因為德方為恐嚇英國人起見，常在彈炸後面附上一個發怪聲的叫子，在它尚未爆炸之前，先來一聲怪叫，令人心胆俱碎。英國的

「噴火」式和「暴風」式飛機，立即騰空迎戰，機槍之聲，在一萬數千尺的高空中，隱約可聞。地上高射砲轟轟的射擊，一分鐘多至數百發，於是房屋塌倒聲，婦孺號哭聲，飛機馬達鼓動聲，紛然雜作。在這種接連不斷的德機空襲之下，英國人的民氣就會渙散麼？從事實上看來，倒也未必呢。在鄉下的婦女們對於轟炸非常鎮定，當晚間被附近炸彈聲驚醒時，不多會就聽見婢僕們在門上輕輕的敲了幾下，用沉着的語氣說：「太太，請聽炸彈聲吧。」小孩子們也和大人們一樣的很鎮靜，有一個六歲的孩子，一天正在倫敦郊外花園裏玩耍，突然間空中噓而長的一聲怪叫，繼以吼聲，這是德國炸彈將要來的先兆，那孩子却很快活地對大人說道：「那一定是炸彈了。」

英國人在德機空襲之下，究竟作何情狀，這要看空襲發生時環境時間不同而異。在空襲警報尚未發出時，往往德機已出現在雲端中了。所以市民們有時候以敵機的炸彈聲或空戰的景象，作為唯一的空襲警報。起初，倫敦市民遇着警報時。先慌慌張張的跑向防空壕去，街道中行人一掃而空，公共汽車等完全停駛。除了警察和救護隊以外，他無所見，全市好像急性瘋癱似的，一切都似死去一般。現在呢，這情景有些不同了。市民對於德機空襲早已司空見慣，聽到警報之後，祇有少數人跑進防空壕，累得警察和看守員非要請他們「入洞」不可。路人大有不到臨頭不動腳的氣味。久之，大家聽到警報還是照常工作，直到看見敵機的影子，然後開始躲避呢。

沒有看見敵機不亂動，這已成爲一個確切不移的方針了。各兵工廠，一聽到空襲警報，便把探照燈燃亮起來，工人們仍舊照常工作。探照燈如果照到一架敵機直向工廠飛來，那末

再作第二次的緊急警報，大家纔按步就班底走進防空壕。

倫敦市中各大商店行家的職員們，往往聽到警報走入防空壕；而結果並無動靜。幾次之後，覺得太麻煩，大家就都懶着走動，在警報聲中仍舊坐着，很安靜地辦公。商行當局雖然反對此種辦法，然而習慣成自然，又有什麼方法呢？所以現在德機儘管在倫敦市上空飛翔，而民衆們已不是全行「藏」起來了。

英國「心臟」地帶許多軍火廠工人也是鎮定異常。有一個專事鍊鋼的工人，生性非常倔強。敵機來襲的時候，別人儘管躲到防空壕去，他却老是不動，仍舊繼續做工。用一盞光綫極微的燈照着，一切無動於中。一次。空襲警報之後不久，別人都已跑光，工場中祇留他一個人在那裏守着這孤燈工作。靈時間德機一顆燃燒彈穿着屋頂而下。當救火隊開警到來灌救時，他却夷然地道：「朋友們，你們儘管把火撲滅，却不要連我那盞小燈也把它弄熄，這是我僅有的一支燈光呀！」

倫敦市郊有一家旅館，一天，空襲警報時來了一批新聞記者，剛從前線回來，預備在那旅館裏進些小食。旅館主人對他們說：「諸君或者吃飯，或者到地室中去，悉聽尊便，我已關照過這裏的侍役，叫他們到防空壕去，但是他們執意不肯，說要侍候諸位呢。」英人對於德機空襲的鎮定情狀，由此更可得見。

就是在防空壕裏，大家也非常定心，一些沒有驚恐的樣子。有時候人數較少，在壁角落裏可以看到兩個人正在下棋。女太太們或是看書，或是做絨線手工，十分安靜。歡喜吸烟的人，也可以在套室裏抽烟。女打字員及速記員往往曼度一曲，衆人附和而唱，興緻盎然。

還有一種人名爲鎮靜，實則是倔強式的「愚勇」表現。他們往往於敵機已在頭上飛翔的時候，不顧一切，鵠立街頭，望着天空飛機作戰爲樂。弄得不好，一顆槍彈飛來便嗚呼哀哉了。這班人自己死傷了，總算咎由自取，可是他們還要運累救護隊去做救傷的工作，間接是多生是非。所以當局禁止人們向天空觀看熱鬧，凡是沒有鋼領子的不准站立街頭。

這種所謂「看熱鬧」的人，不僅城市裏如此，鄉下亦復相同，有些歡喜作野外運動，或打球的人，他們往往於空戰進行時，仍舊遊玩不輟。倫敦郊外一個哥爾夫球場中，一次有許多人，在那裏打球，忽然天空中劈劈拍拍的飛機上放起機關槍來，繼之以炸彈爆發聲。他們玩得起勁，也不去管它。直到一架英國「暴風」式飛機從空中降落場中，這班人纔打消遊興。

市間經過轟炸之後，常常呈現一種奇突的景象。街道間可以看到幾間房子，前間被炸，後半間還是很好的存留着，房子裏的陳設一目了然，這樣子好像一種玩具式的房屋。最奇怪的有時候連鏡子磁器等物還是完整無損。床脚前一套寢衣也是摺疊得很好的，未曾走樣。這原因係前半截房子被炸彈的真空吸力引去，而內部却沒有受到損害哩。

住在鄉村間的人，又常遇到十分稀奇的事情。有一家住鄉鎮裏的人家，他們有一個姪子在空軍服役。一天。這個姪子在空中利用降落傘下來，到了這村道上，問人家道：「這裏是什麼地方？」他們對他說明之後，他道：「好呀，我這裏有個叔叔呢。」於是這相隔數里外的姪子，便從天而降，出其不意的到他叔叔家裏去歇息了一會。

一個女太太，一天正在廚房裏剝豆，預備供膳。門外忽然來了一個從轟炸機中被迫降落

的德國航空隊員，她便把他抓住。英國對待被俘的德兵，倒也有個樣子。德兵所最需要的是啤酒與紙烟。如果附近有酒店的話，那沒他們當然先得啤酒。甚至抓住德兵的人，也和他們的俘虜共乾一杯呢。

城市間雖然在空襲之下，死亡枕藉，可是英國民氣非常堅強。被炸的店家門口懸上一塊木板，上面寫道：「照常營業。」婦女們往往對人說：「是呀，我們的房子被炸去了，但是一切不必擔心，這有什麼關係呢。」在空襲剛完之後，就有人出來做募款工作，救濟被炸的難民。

英國人爲什麼這樣的鎮定呢？這也有個緣故。除了英國人堅強不屈的個性之外，他們對於本國空軍的力量，非常信任。他們一聽見本國空軍擊落德機如何如何多的消息，無不十二分的興奮。他們覺得躲在防空壕「等死」，是懦弱的表示。他們敵愾同仇，非要報復不可。而且老百姓們咸以得與空軍將士們的能够冒險爲榮哩。

至於德國各地遭受英國空軍的襲擊，據英方稱他們的損失「非常重大」；而德方呢，常以「英方完全造謠」爲答。英機以六十架重轟炸機空襲漢堡。英機對於那裏的軍事重要中心。像軍火廠，飛機場，倉庫，橋梁，路軌，輪埠等，早就瞭如指掌。在「卸貨式」的轟炸之下，那有一處也擊不中之理呢？英軍之與德軍稍異者，就是英空軍以分散式轟炸爲主體，而德人則注重集中式轟炸。

英機對德轟炸，常叫德人感覺十分痛苦。一次，英機襲擊柏林近郊賓勃爾斯堡，死傷的人雖不多，可是一彈下去正中電話局，於是幾天之中，大家弄得消息不通。英軍襲德以西南

兩部遭受轟炸最多，北部次之。英空軍更番前去轟炸，弄得德國人被纏不休，司令部索性出了個佈告道：「嗣後如遇敵機一架來襲時，不再發空襲警報，以免工業中心區市民感受紛擾。」

五月十七日至七月八日間，漢堡曾受英機空襲二十八次。多的時候一天三次，損失據說也少。但據德方宣稱，英機十架中祇有一架能衝過火網，所以無重大損失。魯爾區居民遭受英機騷擾最利害，差不多沒有一晚得以安睡。尤以午夜早晨的空襲最為難堪，從上午二時至四時，一聞警報，大家從床上起來，趕緊躲入防空壕。日久成爲習慣，差不多到了這時候，便自動的到防空壕報到去了。

九月初，柏林受到英機的連續空襲，利害的時候，市民要在防空壕中睡上十二小時。因爲不當心或偶然着冷的關係，許多人受了流行性感冒。柏林中心一家藥房，在英機空襲的一個星期中，咳嗽片，傷風藥，出售一空。爲了預防受寒的緣故，柏林市民後來聽到空襲警報，便在身上披上大衣，然後步入防空壕。

魯爾區的防空壕，各式傢具齊備，尤其是小孩子用的牀，也佈置在這地下室中。一到天黑，他們便把小孩子帶入壕中度夜，直到翌早爲止。西部區域的德人鎮靜程度也頗可叫人佩服。有一對夫婦已屆結婚紀念之期，因爲鑒於時局艱難，想不舉行慶祝。一天，正值空襲警報大鳴，夫婦倆步入防空壕，看見裏面已爲他們預備好了慶祝的場面。原來他們所住的公寓中，幾個芳鄰知道空襲警報按時而來，歷試不爽，故而就在防空壕中舉行慶祝，大家盡歡而散。

柏林西區却洛登堡一個防空壕中，九月二十五夜間，有一個年二十一歲的青年婦人在裏面產生了一個孩子，幸虧紅十字會所訓練的女看護知道收生之方，所以母子皆安。這是防空壕中的創聞了。

二 挪威女文學家翁賽德避難記

本文作者係挪威女文學家翁賽德夫人 Mrs. Signe Undset，獲一九二八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金。其著作備受世人推崇，尤以敘述中古時代挪威歷史小說，最為風行。她的傑作 *Kristin Lavransdatter*，行銷極廣。今年四月，德軍侵入挪威，翁賽德夫人跋涉長途，避難入瑞典。其長子安德斯已於四月二十七日為國捐軀。她現避居瑞典京城。本文係由其至友，即美國駐挪公使哈列曼夫人譯成英文所譯。

挪威人口僅三百萬，生命寶貴，決不輕易浪費；人民樂業守法，重大罪犯較歐洲其他各國為少。余有生五十八年來，挪威人未有罪大惡極，致處死刑者。世界各國兵禍連結，挪威人固已熟知，特不信本身亦罹浩劫也。理應戒備，却仍疏忽如故，致德軍進攻時，全無準備。

四月八日余下榻挪威京城某旅館。午前十二時三十分，空襲警報大作，尚不知是真是假，姑相率避入寒氣侵入之地窟，談笑如常，初不料德軍已在挪威登陸也。翌晨，余赴教堂，忽見鬆有鐵十字之轟炸機。低飛盤旋，架置屋頂之高射砲，猛射無效，始知大局嚴重。午前即率幼子登車返里爾漢摩故鄉。

當日得悉國王及政府已拒絕德方投降要求，執戈自衛矣。雖外患之來有內奸暗助，應付不易，但全國壯丁紛紛入伍出戰，仍甚踴躍。余長子即晨從軍，幼子未屆軍役年齡，乃入數護隊，各自爲國宣勢。

余返里爾漢摩故居後，京城及特隆海方面，日有難民源源而至，索食求助，應接不暇。里爾漢摩全未設防，德機迭次飛來，低飛盤旋，幸未肆虐。時全城充滿戰爭氣象，軍隊過境，絡繹不絕。

不意某日午後，德軍運輸飛機一架，低飛而過，失事墜落余家園外。無辜婦孺，爭往圍觀，該駕駛員竟以機關槍向之掃射，幸軍隊趕到，各該駕駛員或拔槍自戕，或被俘。至此我人始感戰爭迫近矣。四月二十日，驚聞英軍已放棄勃洛頓地方陣地，德軍且夕將抵里爾漢摩。

余平日言行，素反對國社主義，遂從友忠告，匆匆附友人車北行，隨身僅攜一小箱而已，午後達亨道普，晤避難友好數人，相對黯然。次日，余偕素識之某教授，驅車北行，抵唐巴斯附近，適遇轟炸，遂與士兵數百名，避入叢林，俯身平伏兩松間雪窟中，歷兩小時之久。美國駐挪威公使館空軍武官維賽上尉，即於是日擬避入防空壕時中彈殞生。時當冬末春初，積雪漸溶，石光青苔叢生，每當飛機大砲吼聲稍息，樹尖風聲颼颼，他清晰可聞，景色殊宜人也。

未幾，謠傳屈萊頓英屈陣地告急，救護車一隊開至某校設戰地醫院。余與教授及其眷屬共六人，擠在一車，漏夜北駛至比佛山谷某農友家暫居。

杜佛火車站日遭德機轟炸。余曾偕兩人，登山觀唐巴斯上空飛機交戰，忽有一架迎而低飛而來，開槍掃射，彈落處距吾人僅二三碼，乃急奔返農場躲避，幸皆未傷，亦云險矣。

杜佛山谷兩側，伊泰山雙峯高聳，積雪潔白晶瑩，某農民曾以此擬諸婦人酥胸。惟谷中積雪融化殆盡，但遍地蒼黃，不見點綠。山坡向陽處，古屋疏落，谷底則新建築林立。

吾人駐足之農場，去林特索地方不遠，該地曾有德方降落傘兵一隊佔守石廐，脅害鄰居，經居民持槍相迫，始肯降服。該區遂紛紛談論降落傘兵，某老嫗之言，最令人不能忘懷。據該嫗談稱，伊與降落傘兵一名素識，其人曾於某年夏天。徒步旅行至該嫗農場，乞食借宿，頻行且贈以川資。該嫗容或誤認，然每年夏令，確有所謂旅行者無數，遍遊挪威，分文不名，身無長物，攝影機則寸步不離，沿路備受農民優待，若輩今又舊地重遊，惟服裝已全非矣。抑侵略挪威之德軍中，定有許多所謂「維也納」孩子在內。此輩德人，年幼時適逢世界大戰告終，民食歉收，曾由挪威人領來收養，使須康健，然後遣返原籍。今德人乃以怨報德，至少已使挪威人不信彼此兩民族尚有何種同種關係。

薄暮，吾人返抵農場，見國軍被迫一再撤退，但就官兵吐談窺之，絕不氣餒。主人出晚餐饗饜，並留宿焉。此輩官兵吐談溫文，舉止謙恭，惜無較優武備。未受嚴格訓練，作戰經驗不足，且僅備步槍及少數機關槍與小砲，自不能久抗德軍飛機戰車。

吾人旋向農場主辭別，復擠入汽車，漏夜駛過極度破壞之唐巴斯與萊斯依。沿途彈窟藥巢，至此，漸現挪威西部風光，山谷狹隘，一溪中流，水勢湍急。兩旁山坡陡峻，昂首高闊尖峯之間，天色幽青。單軌鐵道與公路極狹。多處地方，兩車難已並行。彈痕沿路皆是。破

曉，吾人駛過大火迷漫之安達爾斯納，出谷而近海灣，滿目春景。山坡流溪，水漲齊岸。草地碧綠如翠。士兵襟上，白色牡丹朶朶，蓋各花已盛放矣。

抵蘭灣，在某家寄宿數日。農民耕耘不輟。常有飛機翱翔山後晴空，點點白烟，足見安達爾斯納高射砲仍在轟擊。時或流彈從該方飛來，呼呼掠空而過，吾人即撲地避之，但多落灣中，故蘭灣居民鎮定如恆。

居四日，晚間得報挪威南部英軍已在安達爾斯納候船撤退，德軍已直迫台斯朗爾。乃不得不再奔他鄉。農家主留吾人食宿，懇勸招待，分文不受酬勞，且惻然握手，以後會有期相勉，惟其妻與吾人相擁道別時，熱淚盈眶。

夕暮西沉，暮色蒼茫中，小漁船一艘，悄然傍岸。吾人乃相率登船，向黑烟迷漫處駛去，其地即摩爾特也。船中載有醫藥用品，抵摩爾特後交付醫院。吾人亦登岸入醫院，旋承他人相助，得汽車一輛，兼程前進，經摩爾特一片廢墟，更攀山越嶺，然後傍海灣而抵勃特。該港在挪威斯台爾尖端，伸入北海山崗起伏，灌木叢生，即使風平浪靜，亦有海水擊石，浪沫高飛，澎湃不已。

吾人旋又在赫斯達維克小灣附近登船北行。船中共三十六人，多婦孺，睡榻僅六隻。挪威極急進之某著名政論家亦在焉。彼身患痛瘋，幾已不能行動。子女侍奉在側，小心看護，其妻則自告奮勇聊充女侍。船上並有士兵若干，若輩聞國軍投降，乃匆忙逃出，附舟北行，擬與國軍殘餘相聯絡，俾繼續作戰。

晝伏夜行，白日海面碧如鏡，入晚斜陽反照，紅光四泛，一兵以睡袋借余應用，橫臥甲

板。雖感堅硬不適，然亦安謐而別具風味。患痛風者亦臥甲板，必更難受，但無絲毫怨言，且其人吐談殊饒風趣，解人岑寂不少。船過德軍所佔據之特隆海灣口，頗令人提心吊胆，傳聞德軍已扣留漁船多艘，且在灣口四週，巡邏不息，吾人駛近特隆灣時，因乃遠避入海繞道前行。飛機不時翱翔而過，但未注意吾人。

舟行於沿海叢山與海外羣島間，迎面來船告吾人曰，平民罕有誰在波多登岸者，更北則凡斯特灣中雙方水雷密布，或須繞洛福頓羣島而行。但若吾人可易船返拉賴之廉港東行避往瑞典。時余與教授斧資將罄，入瑞典即有獲濟之望，遂決定易船折回，行抵廉港。

從該處以至越界入瑞典之末段旅程，最爲艱苦。吾人在廉港搭搭卡車出發，循崎嶇山路上行，積雪初溶，滿途泥濘，顛簸不已。經峭壁下轉灣處，顛簸益甚，吾人在車中受震高躍，左右搖擺。時或車輪開冰下陷，祇得下車力推歷數小時，始復駛動。故第一夜僅行十二哩。患痛風者亦在車，受此顛簸，其痛苦不難設想。當夜借宿山玻茅舍，主人殷勤招待，路工擁擠一屋，見吾人至，即起身讓出床舖。翌日午後四時，吾人徒步而行，患病者由其子與茅舍主人架床負之而行。繼復登汽車前駛，山途仍崎嶇難行，終抵挪威邊界六哩處，須滑雪越山而過。

余未作滑雪戲者，已逾二十年，但所穿皮衣，不便滑雪，乃與病客各乘雪橇，由青年六人推動徐行，終抵邊界哨位。吾人一行，多留該地休憩，惟推橇青年皆須返出發地，以便次日工作。余與病者及其子女，繼續前進。東方發白時，吾人方坐雪橇。受過瑞挪兩國交界處之湖沼，湖面已有開凍處，推橇人時踏水中，深可及膝，致雪橇四週，水花高飛。

嘗吾人首遇瑞典邊界衛兵時，金黃色陽光一縷已普照挪威叢山。途中已無積雪，病客之女，堅欲代余攜箱筐，無法却之。行可三公里，至哨兵站，則站中人滿爲患，乃續行，惟已不能用雪橇，遂復用架床負病者，其女及余徒步而行。

聞一公哩外有客寓，僅居路工數名。然行二三公里未遇，方以錯過爲慮。終見道旁有一小舍。時在清晨五時，推門入舍，覺較戶外尤冷。室中置火爐一，靠牆床舖並列，覆以稻草枯葉，僅一床，一男子擁被酣臥，吾人生火取暖時，彼尙未醒。

逾病人臥架牀負抵小舍，其人始驚醒，睜目凝視，以爲架床負來受傷之人，故大呼「戰爭果已到來乎。」吾人亟向之解釋，其人乃穿褲襪起床，煮熱咖啡，並出乳酪等物，饗客。吾人到處皆受優待，但和藹誠摯，殷殷勸食。從無過於此瑞典路工者。經十四小時之跋涉困頓，受彼款待，不覺慍然奮發。

是日午後，教授等亦越界入瑞典。吾人一行乃受瑞典軍事當局照料，下榻旅邸整容，理髮。在旅邸聞德軍已進犯荷比兩國。余旋行邸瑞典京城，始接挪威來訊，藉悉闔家尙安，惟余長子已於四月二十七日陣亡矣。

四 逃亡記（奧國劇作家的自述）

到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那天，我逐漸決心非離開奧國不可了，奧國這時候已給納粹佔領了兩天。以前我因固執與憤怒交併之故，是陷在麻痺狀態中。我仍執迷不悟，以爲未嘗做過什麼犯法的事，不至於被控，雖然現在一切法律已踪影全無。我仍夢想奧國會得反攻。沒有

一點武力自衛的失望來得太快了。我的所有全在奧國，我的房子，我的近薩爾士堡的財產，我在維羅納的公寓，我的朋友——所有我的生活和工作根底全在這裏。這一切太使我戀戀不捨了。

十二那天，一個德國駐維也納使館隨員，用電話對我的的一位朋友擔保，說就他所知而言，我沒有危險。我可安然留居奧國。納粹在奧的手段，將與在德的大異。他確知像我這一類作家，不會受納粹迫害。我是天主教徒，並不是猶太人或政治方面的作家。他可以個人擔保我沒有危險。打過電話的兩個鐘頭之後，此人就死掉了，原來他走出使館，就給納粹隊伍拘捕。原因呢，許是在納粹領袖們的眼中他不可靠，他給推入汽車，駛到那市中心具有園林風味的大樹林摩特那公園，然後加以謀害，屍身給拋入多瑙河中，不多幾天之後由人撈起。他的名字是 Feilherr von Kettefer。

這在我顯然是生死關頭。知道如果有人胆敢伸手捉我，我必報之以老拳。我就那麼決定。老拳之後自必拿我槍斃，但這倒使我歡迎，與其給自國同胞拿我關在牢裏，虐待如奴隸，倒不如一死之為愈。我有幾個朋友——他們比我還無所作為，只不過為的身為獨立作家，就受納粹迫害——已經陷身縲絏之中。有好幾個且已長眠地下。當我在收拾行李之際，我知道這才真是千鈞一髮時了。

我得單身出走。我的妻子女兒們日後當可安然出國。況乎我的越過邊境機會，繫於我的出國難給人視若暫時之事，不讓人看來像個逃亡者。我剛接到英國製片家亞歷山大科達的電報，邀我去倫敦編一電影劇本，這正給我一個必要的出國托辭，我的護照沒有問題，我的姓

名還未列入被奪公民權者的名單之內，我正有出走的十足希望。

我們全不作離情別緒。如無實際上必要，我們將更不顧忌及這層，但有屬於我們的人在當此時刻，你能立即認出誰是屬於我的，我們的廚子就是我們的人，多少年來，他爲我們看守城裏鄉下的房子，又老是跟我們爭吵，這正是她忠心耿耿熱誠做事的證據她和她的十七歲的姪女幫我收拾行李，這姑娘是從小就到我們家來的。她們倆都眼淚汪汪。這一天連準備飯食也竟無人想到，一切齊備好了之後，我就叫廚子在冰箱裏給我們拿點吃的來，又叫她和我們一同留在房裏。同時我在酒窖裏對我的藏酒戀戀不捨的注視作別，然後帶了點香檳酒出來。我留心自己，覺得我很鎮靜。大難臨頭，人倒不會婆婆媽媽的了。接着我叫她倆不要再哭，免得我心裏難過。好容易她們才止住抽咽。於是我斟上香檳酒，每人各喝一杯。我申謝她們的忠誠，並說後會一定有期，在那個時候，我真個相信必能重聚。酒盡兩杯，大家歡暢起來，就談說着種種往事。轉瞬間時候已到，我就準備動身。

我是趁火車走的。^{*}所有外國航機的位置先幾天就已售空。而且誰都知道納粹秘密警察駐守飛機場，遇有「嫌疑犯」就捉了回來。

從維也納到瑞士邊境，鐵路直貫全奧是早春的晴快日子，鄉野風光之美異乎尋常。山頂積雪未消，但林邊已萌新綠。傍午火車沿湖而行，湖邊是我們的村莊。我站在快車甬道上眺望。我有讀書之意而不欲展卷。青天映在水中。我看見位在峻險而樹木叢生的岸上的我的浴室，我覺得聽見我的狗在吠叫。

突然一輛重兵車轟的開進我與山光水色之間，在隔壁軌道上向東駛去，那是開往維也納的德國砲兵隊。兵士蹲在輕榴砲半邊，砲則裝在廠車上，身穿灰色軍裝，樣子很富朝氣而年青，好像我們於一九一四年開往法國時一樣。我們車上的趁客開了車窗，對兵士揮手歡呼，不少人還喊「希特勒萬歲！」一面指點佩在胸前的卐字章，這東西是他們拿來表示真心的擁護納粹或藉以裝裝幌子的。德國兵呢，他們全國內時總較在此爆發的歡迎聲中爲茫然靜默和冷面點，現在也稍爲笑笑並報歡呼者以答禮，那表情在我看來却有點惶恐似的。有許多却自顧抄湯吃，對隔車歡呼連看也不看。我身邊有個長身紳士迎窗站着，一到他自覺受人注意時，就按板眼似的舉手行希特勒式敬禮。他見我沒有舉手，突然悄聲問道：「你知道他們怎樣對付許士尼格（奧國前總理——編者）麼？」我搖搖頭。「這批畜生！」他在吟緊的牙關中吐出這一句，接着又舉手行敬禮，因爲有什麼人在注意他了。照外表看來，他顯然是個大工業家。因其對工廠與工人的責職如此之重大，所以迫得留在後方。現在却須雙方討好。我看他，看出他的羞憤之色於是覺得我自己的離開奧國倒算不得什麼了。

薩爾士堡火車站已儼若兵營，德軍遍禁各處，給人印象倒是安靜有紀律負責任。無論外觀與舉止，他們和納粹黨部隊絕無一絲相同之點，黨部隊已取警務和內政而代之，在這批人的臉上，可知最高軍事當局對他們毫無權力可言。我在維也納見到的那種暴徒，現在在薩爾士堡滿坑谷，叫聲騷擾，我想買點雪茄，那個與我交易多年的烟攤老闆娘，一個五十歲的寡婦，却追逐在德軍屁股後面給他們袋裏塞進烟捲去。她眼睛滾圓，狂呼「德國弟兄！」甚至口噴白沫。旁人說最初的德國榴砲隊開進本市時，她就去街上雙膝下跪……一兩個星期之前

，我還聽見她高談「忠於奧國。」而今而後，我愈加懂得沙士比亞的「Coriolanus」了。）譯者按 Coriolanus 爲羅馬名將，因分配糧食爲人民反對而遭流放，乃投羅馬之敵伏爾斯基，擬率伏爾斯基以攻羅馬，後受母妻之勸作罷，羅馬得免於難。沙翁取爲悲劇主角，其名大著。）

在出神的默然聞者中，有一個人身穿農人猴短服，帽子推下到遮住額際。他是我的最小心朋友之一，已從村上看到我過此。本來我原想趕到家裏，至少去搶出放在櫃子裏的那些原稿。

他小心翼翼的接近我，直到靦面相對。「馬上回到車上去，」他說，好像自言自語或是對天訴說似的。「不要給人家看見你，他們已經從那邊出來了。」我問他爲什麼，他說「那秘密警察……在你家裏……搜查一切，他們在找你。他們在地室裏把惠特納打得半死。」惠特納是個年輕警察，英俊活潑的鄉人，時常到我家來奏他的八絃琴。一九三四年納粹暴動時，他曾恪盡職守；而今得到酬報了，我已明白一切。我向他悄聲道了再會回到車上。當火車終於輾輪開動時，我理會到我的心是多麼悲動。而火車開一開日手台，我那朋友也竟忽然爪下帽子，在我們後面狂揮歡呼起來了。

過了幾小時，火車停止在殷斯勃拉克站。從這裏到邊境還有三小時左右旅程。就在這裏，納粹巡查隊第一次查車。

一個身穿便服臂纏卅字和警察符號的大胖子，突然在我車廂裏出現，他背後站着兩個武裝褸衫隊員。

「拿出你的護照來。」

起初他點點頭像沒有問題，因為我的護照是德國人護照，但接着他就，仔細讀我的履歷「一個作家！」他注意到我的職業，就對我怒視起來。

「下車去。帶了你的皮包。」

我問他「爲什麼。」

「元首不歡喜報紙，」這是他粗暴的回答。

我說：「我不是給報紙寫文章的，我寫的是劇本和書。」

「我們要看看內容。下車去。」

我試作爭辯，說倫敦有人等我，說我不能不搭上班海峽輪船。

「下車去！」他對我怒吼。褐衫隊員走近來一步。這除了遵命之外叫我還有什麼法子

。到月台上，叫我走到那一羣刑犯，或嫌疑犯中去，他們已聚在一起，大家手裏都拿着皮包。

「向前走！」有人下令。

我們走出月台時，眼見快車開去。大家排成一隊給領過車站方場；本地人對我們愕然相視。我看見那個很好的「Tirolar Hof」旅館。這旅館我是那麼常往下榻，那麼享過快樂日子。我口渴萬分，有瓶紅酒才能殺渴。我的脈搏並不急跳，但爲狂怒所苦。

我們走上警務總署階沿的當兒，有位先生走近我一步，附耳說了一個號碼：「A—13」這是維也納的電話號碼。我永不忘掉牠（雖然我自己家裏的電話號碼竟已忘記。）「你如釋放外出，請你打個電話，告訴他們我在此被捕。我是A博士」他這樣托我，說話時嘴唇

也不動一動。他的名字在政界頗爲人知。我點點頭，輕輕背誦這個號碼。當他被人拉走時，還以目對我致意呢。

我們在空中走廊裏坐着等了好幾小時，以皮包作凳子，大家始終在人監視之下，不能彼此交談。警務總署車輛不少，永遠來的來去；面無人色的人給帶進來，兩邊夾着警察，然後在門後消失。那天正是許士尼格的組織「祖國陣線」爲納粹撲滅的日子。

我的飢渴和憤怒愈來愈甚。後來我給推進辦公室受「審訊」時，我已不復顧到對我發生了什麼事情。我知道這是生死關頭，不容有失。況且我懂得小官吏們的特性，知道如何對付。我以高聲大怒相威脅時已經難以留在這房間裏。「這怎麼可以！」我對辦公室主任發怒，他和幾個楊衫隊員據桌而坐，「我毫無理由的不能搭那聯運輸船！你得賠償我不可挽救的損失！」……」以及同此腔調的責問。同時我把神氣的護照擲在桌上，把聲音再提高一點叫囂：「讓你放放心，看我有什麼不對！」

那當兒我觀得這法子用得不錯。

穿制服的都是奧國人，他們還不知就裏。在奧國淪亡初時，一個德國人的大喊大叫，够使他們誠惶誠恐。

我給他們看倫敦來的電報，因爲英文的，他們却看不懂。我再責罵幾下他們的誤我行程，然後放得溫和一點。

那個驅我下車的人站在那裏，注視着我，有點確我不定和敵意。

他指着我說：「他是一個作家，那就是可疑之點。我們元首討厭報紙。」

我大聲說：「但我寫的是電影，元首正歡喜電影呀！」

那個主任開口道：「是的，元首愛看電影。」又以親切的口氣說：「我知道你的家鄉，我會到那邊游泳過。好地方。」

「真是。」我說。「現在你還要我什麼呢？」

他站了起來。我已顯然使他十分相信了。

「像眼前這種日子，」他說，「錯誤總免不了。你也許躁急了，但走後門出去罷。你瞧瞧那邊看——。」他一指走廊，那裏有許多同車搭客愁眉苦臉的仍在等候。「他們不能這麼容易出去呢，他們是猶太人，」他添上一句，然後來一個「希特勒萬歲！」讓我出來。

我走下後階沿時，一個穿褐衫的青年衝鋒隊員跟踪而來。我聽見脚步聲，但不回過頭去。突然他在我肩上一拍，我就止步。他在袋裏掏出一小卷書，這是我去年出版的著作，書名是奧大利的夏天。

「我正讀此書，」他說，作了個使人不疑有他的微笑。「你能給我親筆簽上個名字麼？」

我接過他遞過來的自來水筆簽上名字。

他忽然俯身靠近我一點，輕聲說道：「而今奧大利再沒有夏天了。前途珍重，可莫再回來了。當心邊境上。」加上這一句然後返身快步而去。他臂上的卐字在閃閃發光。

我回到車站時汗如雨下，但這倒不全因為自己攜着皮包之故。

夜已深沉，我等候下一班開往邊境的火車，車來時已在中夜，稍為遲到了一些。車上擠滿了難民，上車踏步上有穿褐色和黑色制服的巡查守衛着。

我想擠進擁擠的車座，一熱就解開整日扣着的上衣鈕扣，這一來便引起了非常且痛苦的事情。

我一進去，原來高談闊論的車廂就鴉雀無聲，接着一個較老成的十足猶太人霍的站了起來。指着他的座位卑辭說道；

「請坐罷，先生。」

我在驚異中搖搖頭，請他不必讓座，但他不肯如此。還有別的人也紛紛讓座，好像我是什麼妖精似的。

我轉瞬就明白了他們的所以出此。

在那個時候，你在奧大利要免受不快的意外的話，那麼你在鈕孔裏掛上個卅字章爲是。這東西滿街出售，售價不過幾分錢。要是你不佩上那麼一個，那就立刻算是猶太人或政府敵人，得準備受人侮辱虐待，所以人們碰在一起時，頭件事就是看彼此的鈕孔。

我不肯佩上這個卅字，就爲裝裝樣子也不願。不過爲免路上危險，且怕任何暴行也許會波及到我身上，就在衣襟上佩了點旁的東西；幾個世界大戰的獎章。

關於世界大戰的意見你可隨心所欲。我從軍大戰時年紀很青，出於愛國至誠，即使只爲了我的戰死同胞，我也引當年作戰牲事爲樂。所以我對那些獎章什襲珍藏，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不帶着一件生命危險的事蹟，但是雖然如此，可不會夢想到有一日他們會救我的性命。

我已一點不記得曾把他們像別的安藏小飾物那樣緊佩在外衣裏面的短服上，而當我看出同車搭客的驚慌眼色，才明白這些獎章所產生的效果；他們注視這些最高德國軍人的表記，明明把我當作一個欺凌弱小虐待猶太人的正牌貨了。有人敬我一杯白蘭地，當我客客氣氣的接受之後，他們的談話就再恢復；別的人也不大怕我了，大概已斷定我也是人類了罷。他們害怕到邊境時的那一關。我想他們一定羨慕他們料想中的我的安全。他們誰也不會夢想到我比他們還擔心，而這擔心又不是如杞人之憂天呢。

這是個三小時的行程，時在午後，越是車近邊境，車上人心也越是焦急不安。巡夜無時或息的經過走廊，走進車廂，盤查每一乘客？問年齡，問旅行原因，帶多少錢，無人准帶錢到十馬克以上，稍有違禁就加重懲，在某種情形之下，甚至處以極刑。此外怕有難民想私運大批金錢出口，納粹就懸賞緝私，如有發見私帶款項或珍貴物品出境者，給以特別賞金，如此一來，便於過火和嚴密的檢查旅客之外，再加上一種冷酷的詐欺。這是整個獨裁制度建築在有計劃的恐嚇上的一縮圖：每個人都必感覺到他永在監視之下，隨時可以被捕。

車上搭客全是普通人民，他們以個人言或不致於遭害，但他們怕遭種族或階級的迫害他們之中也許不無商業上的不法之徒，政治經濟鬥爭中的助紂為虐者。但照我看來，大多數是無辜的可憐蟲。此中有個小胖子，圓圓的金髮頭顱，名波爾杜，絕非猶太人。但他帶了未婚妻猶太女郎羅皮卡出亡，因為紐倫堡法禁止與猶太人結婚，他倆坐着像雞之在罍，縮着頭顱，因為眼看廚子已帶刀前來。他倆心神不安孤苦無告地請教到邊境時該什麼措辭。你教他們一個穩當的辦法，就是不說什麼，裝出彼此若不相識。但當一個黑衫隊員前來查看護照過後

，他們倆就互相注目點頭招呼各自當心了。

「你認識這個男人麼？」黑衫隊員率然問她。

「是我的未婚夫。」她張口結舌的回答。

於是那隊員就收回兩人的護照放進袋裏。走到走廊若無其事的燃上紙烟。這一對嚇得要死，面色急白。波爾杜搖搖頭發怒說：

「我的未婚夫！」這是個心理之謎，使我不解。我們並不是——這是說——我們從來也不用過這個字眼！我們——呃，豈初在一起。而現在她忽然叫起「我的未婚夫」來！而且對那個傢伙也這麼說出來！」

她口吃的說道：「可是我不能對他說我們是夫婦……對他們說我們的關係是比精神上的更進一步呀，」她說着臉紅到耳邊。他們的苦惱是如此之可悲，而又如此之滑稽，竟使我們莫名其妙了。

還有那個敬我白蘭地的那位。他拿着一個長頸玻璃瓶大喝其酒，坐立不安的自言自語說：「我父親是帝國軍隊中的司令官，看他們能把我怎麼樣？」他汗出如雨，前額通紅，每當乘客受巡查盤問攔款若干時，他總和別人一樣，回說沒有超過官准之數。但當車到邊境五分鐘之前，車子已經慢下去的當兒，他的臉色突然死白，好像忽得急病。他跳了起來，推開車窗，在裏袋裏拿出一捲鈔票，撕成片片丟出窗外黑暗中去。是一大札鈔票。要是在他身上抄了出來，就準有幾年牢獄之災。他回到原座，粗聲噓氣的呼吸，汗珠直流到面上，他真個擲金錢於虛化了。

這是那晚上我所目擊的千百可憐蟲遭遇之一斑。當火車停靠站頭時，常有人名受人叫喚，一經發覺其人，就給抓下車去，我的名姓忽然有人在喊，使我大吃一驚，雖然我聽出叫我的女人聲音。進來的是個波蘭女人。她在月台上看見了我，她從報上的照片認識我。是誰，要問我關於雷因哈德他們的近況，這些戲劇家是她所傾倒的。她問我這些戲劇家今年是否在薩爾士堡表演。她自己是逃亡者，但談線戲院情形，在她好像比自己的處過還要刺戟，她談開了藝術，文化，社交，好像這一切今猶存在似的。

火車噴着汽綫緩開進最後一站，站在邊境的山中，探照燈的寒光照射車身，這當兒我已不再有恐懼與希望。當此剎那間，我既不感覺什麼也不想什麼。我只充滿着心涼的緊張。這張朦朧朦朧的使我動作和反應。這有點像被獵捕者的自己催眠，集中所有本能以自存，這正如狐狸耳聽得獵犬追逐其後時的必有感覺：心涼，孤單，和準備一切。

*

*

*

「打掃火車啦！各人走出來，自帶鋪蓋！」

「腳夫！」我喊。

「你自己拿！這裏沒有腳夫伺候你們！」這是回聲。

車上的我們這些乘客，攪成一團。我們是卑賤的一羣。於是我拿起兩隻手皮包，這裏邊我會塞進所能帶走的東西，以備短期旅行的必需之用。

我看到稅關服務人員，已十九由希特勒的褐衫黑衫軍隊代替，這使我有點害怕。車站上黑壓壓的擠滿人頭，卡車不少，各處放好大桌子乘客得在桌上傾囊倒篋。檢查不照常法，而

而是袋子整個裏邊翻出來；箱子倒撲出來，然後拚命敲箱子的活底。接着把各項物件仔細檢，視仔敢得想從裏面檢出奇珍異寶來似的；襪子都得捲開來，鞋裏的木槓拿出來，襯衫的摺縫檢視過，女人們的化粧品粉匣子打開來看個一清二白。還有乘客解衣搜查身上，像搜查他們的行李一樣，無微不至！我知道德人這樣大規模的搜查旅客想沒收點金錢，總不能馬上了結，就決心準備長期挨苦。我自然不多帶錢，也無值錢東西，可是有一個小盒子，裝着不少詞稿和剛開頭的文章。而一切書寫之件大家知道易受猜疑。這時候一個粗手粗脚的人拿我的一隻箱子一倒，把裏面東西亂攪一起，另外一個黑衫隊員問我要護照看。我偷着他的反應如何。但見他把我的名字端詳了好久，忽然臉孔一板，像是檢獲了一個線索。

「Snokmeyer」？他問我，我點點頭。

「這個名字？」

「你這是什麼意思？」

「取這麼一個壞名字。」

「我倒不知道我有什麼壞名聲。許是沒有別的作家叫這個名字罷。」
他的眼睛細成一線，像人們在瞄準什麼似的，活像半眼睛。

「跟我來，」他說。

「可是我得留着照顧行李，」我抗聲說。

「不用行李，」他說着冷笑一下，無異說：你再也不用什麼行李了。

*

*

*

*

那人領我到月台的彼端，我的皮包却仍在恣意檢查者的手中。車站那一頭漆黑一團，有好幾座兵營。有股潮濕的灰化物氣味，一盞小小的腳踏車燈掛在入口處，其光慘淡。捉我惡人拿着我的護照在前領路，對剛驅一羣罪犯入市中去同僚們歡聲揮手，告訴他們說「這裏又是一個！」

我注視他皮帶上的手槍袋，估量裏面總安着連發手槍。們看看他的鼠眼，心想事到無奈之際，讓手槍打死了我能。

走進兵營，一個瘦個子坐在桌子後面，金髮碧眼。帶着副鋼絲邊眼鏡，樣子是操勞過度而且營養不良。

桌子前面立着一人，上衣解開而頭低垂，一望而知剛受過審問。

「帶到營裏去，要判流徙罪。如果那裏人滿，般到本地牢監裏去。」我聽得這官員下令。「第二個上來。」兩個衝鋒隊帶走那個絕望的人出去，他像是要哭出來了。

於是挨着我這個「第二個」立在判官之前。

另一個官員，對他耳語了一下，他就從眼鏡裏對我注視。

「Car Zue mayor？奇怪。」他說。

他釘視我的護照，接着翻過來；若有所思。

他翻到第一頁。

我知道他在找「J」字印，護照上有此印者就標明爲猶太人。

他又轉而查看一張載明要拘訊的人名錄上的「Z」字項下。顯見得單上無我名字，他再

審視我的護照，漸有確不定的神氣。

「好笑，」他搖搖頭說，「我確曾聽到過你的什麼，可是記不大了。我真得向你道歉，我以為你猶太人呢！」他親切的哈哈一笑，我糊裏糊塗的露了露牙齒。

他站了起來，拿着我的護照向我過來，好像就要發還給我。

「你到什麼地方去？」

「到倫敦去寫電影劇本。」

「電影？倒不錯。你編過有名的電影麼？」

「最近的一本叫作 *Rebels with a Cause*。」

「這個我看過。在政治方面並無障礙之處。那是去年冬在維也納看到的，其時我奉命到樹籙隊訓練學校去。」

他靠近我。

「你是黨員不是？」

「不，」我回答他。

霎時間他的和藹態度烟消雲散。拿着我護照的手抽了回去，重又成了判官樣子。「那末你是一個德國作家而不是一個黨員。爲什麼不是呢？」他厲聲問我。

他的臉色難看使人畏懼。

我不假思索回答他的詢問。時至今日，我也不明白當時何以會這麼作答。這是個不由自主的反應；但此刻我可明白了人們何以相信有神明指示的原故了。

我脫口而說道：「我不宜於做黨員，因為我的作品不合於國社主義概念。這也就是拙作之所以在德被禁，所以要去倫敦寫作。你在我的護照上知道我可自由出國。現在請你還我護照，」我添上這句，伸出我的手來。

但是他對我疑視，神氣有點奇特，嘴吧張開，眼睛滾圓。忽然間握住我伸着的手。

「真是奇事！」他說。「多麼坦白的自供！多麼誠實！由此可知你是德國人！」他大呼小喊起來（他自己是奧國人。）「凡是德國人總是誠實無欺的。」

我借此給他印象甚好的機會就問他道：「你以為到你面前的人都是撒謊者麼？」

「十九如，」他說，「不過你——你是道地德國人！我從不相信今日之下竟有人坦白承認他不宜納粹主義，他的著作被禁。你——我擔保，你將來會成個黨員。」

我說：「謝你的金口。現在我可以去照顧行李了罷？」

「我同你一起去。」他說。「現在我才有點高興！欽佩得很！我真敬重你！我相信你的行李無需檢查。」說到這句前額又綳了起來。

我記着我的詩稿——怕中途發生變卦。況且我瞧那個迫我來的黑衫隊員站在門口，存心不良的釘住我。此刻我小心翼翼以免生變，我解開衣鈕，樣子裝得十分自然，讓勳章在燈光中閃爍。

官員的眼光為勳章所吸引，好像着了魔似的。

「你上過前線？」他問我。

「當然囉。」

「是軍官？」

我點點頭。

「那不是一等鐵十字勳章麼？」

「是的。」

「那個有劍交叉的呢？」

我對他說明，這說明聽來顯赫得很。

「你是英雄！」他說，眼睛像了魚目。

「那也並非，」我唐突的說。「不過這些勳章你在街上花幾分錢倒也買不到手。」

我這對於卅字章的譏諷誠然十分大胆，可是也不無用處。

「說得妙絕！」他猛然絕叫。「你是指那批同車的旅客！這批投機分子！那勳章是德國對你的酬勞！你真顯赫！」

他抓下帽子扇着前額。但見他的後頭剃過，而前面頭髮攏成鸚鵡冠式子。

他繼續說話，好像論說一番是義不容辭似的：「我們年輕一輩錯過世界大戰，真是倒楣，但我們尊崇英雄好漢！立正！衝鋒隊黨衛隊員！排隊！」他突然高聲發令。

其時我們已離開兵營，走近檢查地方。那個衝鋒隊頭領，就在檢查員和焦急鴉待的旅客間把所有隊員在我面前排成隊伍。「我們對一個世界大戰的英雄致敬，」他喊，「希特勒萬歲！」黑衫和褐衫隊員已在我面前列成一排，宛然若受一個將軍的檢閱。他們使勁立正致地上塵埃飛揚，再指直我的面孔高呼「希特勒萬歲，」好像我就是元首。眼睛一霎，我已

已成邊境車站上的偉人了。

我的朋友又大聲說道：「這位先生的皮包在那裏？蓋上牠！送到車上去！」我就不再用手一舉手之勞，而放詩篇的那隻小盒就連開也不開一下。

「你可以到車站食堂裏去，我們還要為另外旅客忙上幾個鐘頭呢！」他說。

一個衝鋒隊員開言道「這位先生還沒有受過個別搜查呢。」

「不必搜查了，」我的保駕將軍說。「這位先生用不着搜查！」

我就獨一無二的倖免搜查，我聽說那些稅關僱員們的妻女搜查女客時特別惱人。我坐在食堂裏。時間過得特別慢，後來我叫了杯紅酒。這時我才理會到從十一日到今晚不睡不吃。但也不覺得疲乏。我的脈搏和鐘的滴答聲齊跳。但願離開這個陷阱。再等下去也許會有變卦

蒼空澄澈無雲，火車穿過瑞士邊境時，太陽照在積雪的山頂上。

「這是個黃道吉日。」

瑞士更役來查察車子，說話小聲細氣，很是和靄。諸事已經大吉了。

我靠着車窗自思：現在你該快樂了。至少你有安慰之感了。

然而我無知無覺。我只能想：我將永無快樂，也許我將永不會笑。

我漠視萬物。我甚至不顧到自己在天南還是地北。我無所感。甚至不知道苦痛。

我已是活死人。

然而——貓有九命，總不容易死亡的。

第
六
部

一 美國的航空學校

在美國德克薩斯州的蘭德爾富飛機場，即訓練羽毛未豐的飛行員的學校所我地，一隻小巧的飛機在空中打滾盤旋。那飛機裏面坐着一個少年，頭戴鋼帽與飛行眼鏡，身子用帶纏在座位上。一手放在馬達的風門上，一手握住控制機。他正在學習飛行。風吹過飛機的支柱，呼呼作響；當飛機往下疾降時，推進機大聲怒號着；當他在使飛機平穩地飛行以前，地球直如瘋狂地打滾；他平穩地飛不了多時，就又在玩方才那套把戲了。

在地上一般普通人看來，他實在也學得不錯了；但在那老資格的教練看來，却還是在搖頭。

「還不熟練，」他說。「他在空中這樣翻騰着還覺得有困難。他還不能操縱自如。我還得教導他，但他是會進步的。」

那青年學習着操縱飛機的技巧，以圖將來升空應戰時能得心應手；這是正在擴充的美國國防軍隊中很可觀的一幕。陸軍航空隊將有六千架飛機，目前人員尚不够分配；這訓練人員的計劃，自七月一日開始，不到二年期間內，大概陸軍航空隊的飛行員又可增加二千二百人。

陸軍學校方面，每年大擬可練成七百名駕駛員；這新計劃的實施大概可使這個數目加倍而有餘。第一批新手現在民航機人員訓練學校裏，向一百六十五位曾在蘭德爾富地方學習數星期戰術的民航機人員學習基本技術。他們的功課當然是由陸軍軍官監督着的。自民航學校

出來後，這般軍校學生便到蘭德爾富去受基本訓練，然後再到葛萊（W. C.）去學習高等技術。將來這新計劃完成後，（這計劃大概在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五日可以完成。）在民航學校與陸軍航空學校裏就可有一千五百五十名學生。在那些學校裏，他們學九個月；此後就向戰術組學習三個月的射擊法與戰術。這個學習完畢後，就訓練完成了；凡學完這些課程的都是軍用飛行員，他們已長了翅膀，都有陸軍少尉的資格。

大概每隔六星期，就有三百九十六個熱心學航空的青年進入民航學校，而其中約有一百二十人大概是沒有希望到蘭德爾富去受基本訓練的。在學習飛行的初期，落選者較多。嚴格的體格測驗而能錄取的人，數目甚小，凡判斷力不大好，手脚不大靈快的，很容易顯出來。而那些有資格到蘭德爾富去的必穿着漂亮的制服，雄赳赳氣昂昂，覺得頗可自豪。因為世界上最好的航空學校無過於蘭德爾富的那個了。蘭德爾富飛機場的中心點作着三千五百的陸軍人員。看去一點也不覺得擠。那飛機場有幾處是很少有人去利用牠的；即那無人利用的幾處，以之與幾個城市較大的飛機場相較，也要大着許多。

這飛機場的造價是二千萬美元，其實也值這些。蘭德爾富在德克薩斯州的青天白雲之下，風景秀麗，值得一遊，並使人動留在那裏學習飛行的念頭。

航空學生練習初步技術所用的是一架簡單小巧的雙翼機，那雙翼機的機關不多，只有高度測量器，空氣遠度表，與馬達旋轉速度表。但在蘭德爾富的航空學校裏所用的飛機却是大型單翼機，裏面裝置的儀器較多，設有無線電話，在那飛機前部的大型馬達裏面便藏着四百

西馬力，這才是一架真的飛機。

然而航空學校的學生並不是一進該校便可駕駛那種航機的，他得先跟教練員學習，並溫習在民航學校裏所學得的基本技術。在這時候，一個學生的是否有希望成爲航空員便漸漸看得出了，有的便顯出有飛行員的資質，有的便顯出學到某種程度就不能進步的缺點。所奇怪的，有許多學生本來成績良好，然一達到某種程度後便再也不能進步了。這種學生便只好令他們退學，以免將來自喪性命喪命的事是不大發生的，因爲政府的看護這般航空學生正如母鳥的看護小鳥。政府不願意失掉一個航空學生，因爲一個學生就代表一筆很大的投資——一個飛行員的練成，約需二萬五千元。每天的記錄，訓練員對於學生每天飛行能力的考語，讀來甚爲有趣。這些記錄不光是表示一個學生的品格，並足以示訓練員對學生是何等愛護倍至。唯其如此，在去年十五萬小時的飛行中，祇死亡三人。

一個良好的駕駛員究竟須具備什麼條件，訓練員也並不知道。訓練員從學生開始飛行時的樣子上大致可以知道他從前是學什麼——學數學的舉止是與飛法律或醫科的不同的一軍中的醫生在已往數年中想盡方法，要想知道那一種神經與身體的組織足以防止一個人喪生，然而至今還沒有結果。

凡是最有希望的學生，他日常的錄記必表示他每天總有點進步，每天在校正錯誤，他的判斷力時在改進。如果他進步甚慢，時犯錯誤，精神不能集中，或是不能本能地在同一時間內做數件事情，那末不久他就得退學。這也並不是他自己的過失；他只是沒有飛行員的資質而已。

飛行員的資質究竟是些什麼，訓練員也不敢說。牠似乎是智力，神經，以及體格三者的總和。一個就能飛行而不犯錯誤的人是珍貴非凡的；其實那種學生事實上還沒有。但要成一個好的飛行員，必須智力，肌肉，以及神經系統三者配合適當並須有適當的氣質；單有好的體格是不行的。判斷力，手足的運用能使飛機升降自如，這些都是可以學得到的，但一個人必須有與學飛行相近的性情。如果他學飛行爲性之所近，則他將成一個飛行員，否則最好還是不要到天空中去。

例如新近有一個學生，他做一件事便不能兼顧他事，然而同時兼顧他事的能力是頗重要的。關於降落時的規則是決非嚴駁不可的，因爲空中的飛機不祇一架。屆時飛機均得繞着飛機場向同一的方向飛行，而降到某種高度時駕駛者必須與其他飛機循序排隊而降落，庶可不危及其他飛機。

這位青年却不能做到這點。他不能選擇與維持適當的高度；他不能認清飛機離地的遠近。他不能使他的飛機與其他飛機維持着適當的距離，他有時與其他的飛機近至一百尺，有時却遠至一千尺，其實適當的距離是五百尺，然他不能這樣準確，他有時降落得太快，有時降落得太慢。他一方面操縱着飛機，便不能同時顧全到飛行規則，高度與距離。

他並沒有立刻被命退學。航空軍校的學生，在不危害他生命的範圍以內，總是極力予他以改進的機會的。當訓練員認爲他應補學一次以觀其成績時，便把他交付與學行隊的隊長，如果學行隊隊長的報告仍於他不利時，便由經驗更富的長官與他一同起學，以觀其成效。最後他可聲請教務會評議。那時教務會審查關於他的報告，並聽取他的陳述。審查結果，有時

發見一個學生需要心理方面的調整；他或許對於家庭不放心，或是他個人的私事使他心神不定。當發見有那種原因時，便設法使他安心，有時他得留級。

軍用機的駕駛員之能熟練飛行，須學會許多技巧；我們知道這些技巧之繁複時，對於祇有一半學生能及格一點便不會覺得驚奇了。控馭器的運用，以及身心動作的一致，均需許多鐘點的學習。初步訓練需費六十五小時，至於基本訓練排結隊飛行在內，須再費七十五小時。

一個飛行員必須學習使飛機徐，疾，升，降，騰飛，側飛，翻筋斗等等的本領。他必須學會怎樣包裝飛行傘，如何當心他的用具；他必須能夠運用無線電機，他得學習數學，軍中衛生學，飛行的理論；他得學習軍人的禮貌；他必須能夠拆卸機件，並須能夠重新裝好；他得學會怎樣看地圖與航線的標誌，他必須熟悉空中飛行術以及氣象學。

葛萊飛機場是航空學生長翼膀的地方；一個學生離開蘭德爾富到葛萊飛機場去時，他已知道怎樣飛行了。他已能很有把握地使飛機在空中頭向下倒立而急轉直下；他自信已學會緊急降落法，並能在空中打滾，至少自認已很滿意，雖然教練官未必認為滿意，但他到了葛萊後，就得再行學習了。凡進蘭德爾富航空學校的，幾乎祇有百分之十能升到葛萊航空學校去，而有二百十五人的一級中，祇有七名能從那高級的學校畢業。

有少數人也許會在空中喪命，但是高級學生每小時飛行中出事的危險祇有一萬三千份之一。在去年畢業的那一級中即受傷的亦無一人。在最近過去的三班中，共計飛行五萬五千八

百九十五小時，死亡者四名，而其中只有一名之死亡是無法避免的。在葛萊學校中途退學者，其原因多不可解，而此種原因，在蘭德爾富時，並不顯現。只是在葛萊的學生，其工作確較繁重，飛行技巧也更精深。

葛萊航空軍校，以其物質的外觀而論，並不足使青年駕駛員感覺興趣。牠還是前次戰爭時造的。校舍一落雨便漏，天熱時屋內也很熱鬧。只是些簡陋的屋子。但一個軍校學生到這裏來時，原無奢望，他已頗有軍人氣概，自能抱既來之則安之的態度。

在葛萊所用的飛機，其構造更形複雜，控制的機關更多。如果學生以前未必循序漸進——在學習初步技術時學會幾種機件的用法，在基本訓練時期又學會另幾種機件的巧妙——他見這許多旋鈕，電鍵電鈕唧筒以及其他許多天曉得的機關，他高呆得手足無措。但不久他就熟悉了，那時他便升空學開偵察機，或是學開戰鬥機或是學開驅逐機——他得每種都學——起初教練官伴他一同起飛，令他溫習基本原则。

在葛萊的學生，甚至於成績最優的也易犯令人好笑的錯誤。有一個學生在練習越州飛行時，因把錶上的鐘點看錯了而迷失方向。他在德克薩斯州的石泉地方降落，想藉以辨清方向。在他降落的那塊場子上恰有一羣很多的羊，但他降落時倒沒有撞到羊羣上去只是飽受了一位受有損害的農人的呵責，直等他重行起飛時才算罷休。當時他因只願避免羊羣，就沒有顧到另一邊。所以機身的右翼就撞到樹上去把那右翼折斷了，機身也大部損壞。但這是任何練習有素的駕駛員所易犯的毛病。

又航空軍校的學生，雖已學會飛行，然因不後認清路標，故往往把飛機開到目的地以外

的地方去。

在現在的新制度之下，這般青年在蘭德爾與葛萊二校受訓的時間，沒有他們前輩那麼長。但他們還能跟戰術股學習，得到關於戰鬥，偵察，襲擊等方面最後的指導。他們將有機會觀摩積有多年經驗的專家怎樣從事飛行。綜上所述，這新制度也許是會有卓著的成效的；由葛萊出來的這般少年飛行家也許將比他們的前輩更為優良。這就是說，這一批人將為世界上最優良的飛行家。敢說聲比他們還好的，恐惟有海軍方面的飛行員罷了。

一一 英國海陸空軍中的婦女服務隊

▲婦女空軍輔助隊

大英帝國的三大武力——陸軍，海軍，和空軍——現在都已有了婦女最務隊的組織。目的是利用女子來擔任更適合於她們能力個性的工作。這種工作，原由男子擔任，從十八歲到四十歲的婦女，不問富貴貧賤，都爭先恐後接受這個為國效勞的機會，應徵人數迅即超過定額。如果戰爭繼續下去，現在向隅的大半當能如願以償，參加軍隊，而空軍中的婦女組織，一定還要招募。

從制服說來，空軍的最能打動女子。所謂「空軍藍」穿在身上比陸軍制服的灰色要舒服得多，比海軍制服的太嚴肅的色調也柔和不少。黑皮鞋，青襪子，藍襯衫和黑領帶，再加上一頂女性化的軍帽，對於多數女子很是相稱。

婦女空軍輔助隊自一九三九年春成立以來，已從各種婦女職業中吸收進來不少好幫手。

他們的職務雖只是料理內部事務，但能使本來做此工作的那批男人得到代庖而參加戰役去了。

這些女子不必受任何專門訓練。她們爲空軍所做的事。原是從前在民間所做的。可是爲了使她們能習慣軍隊的紀律，和得到些必要的軍事常識起見，在初入伍時加以短期訓練。

女子部隊中有各色人才，如打字員，店員，廚子，汽車夫，電話接線員，無線電印刷機管理者，牙醫生助手及其他種種。

分派到全國各地的飛機場後，她們就在男子同一紀律下生活。在可能範圍內，她們用不到去住兵營，因爲女子不能像男子那樣容易習慣團體生活，總喜歡有一個小小「自己的地方」，「來做她們愛做的事」。

居住的分配辦法當然看情形而定，有時她們可以和家屬同住在「已婚者區域」——那是在平時給男子和他們家屬居住的。有時却駐屯在鄰近的村屋裏。在某一個我所到過的飛機場中，八個女隊員合居一屋，非常快樂。

她們的日常生活是晨七時一刻起身，梳洗和整理房間後，八時排隊去食堂早餐。餐後有一刻鐘時間讓她們去洗滌和安放食具。在這短短時間中她們抽空回到宿舍匆匆化妝一下。此後就開始一天的工作。

工作時間的分配隨工作性質而不同；某種工作需要一直做下去，某種工作却需分時進行。雖然很忙，在晚上總能得空。

她們都自己收拾自己的房間，誰的房間整潔誰便以此自豪。勤務員祇担任打掃公共房間

和樓梯這一類地方，每天工作時間中，機場到處有女隊員在服務，例如在軍官會食時，她們這些食堂勤務員，便担任侍者的工作，結果令人非常滿意，這種工作的制服是藍罩衣，黑領帶，灰色襪和黑皮鞋。

廚房女隊員在廚房幫助男廚子工作，裏他們現在還不能代替全部男廚子，但將來一定可以做到。那些本來就有家庭烹調經驗的「飛機女人」(Airplane Women)在等級上和陸軍中的士卒相同。現在正受一種特殊訓練，等她們能够烹調空軍膳食的，廚房中全部職務將由她們担任。

女打字員在辦公室中服務，担任書記的工作。這一方面的工作也很多，譬如辦理入伍者註冊，管理出納和膳食賬等事都已由女子負責。女接線員支配着全機場的電話機。

在軍需部她們知道如何為飛往各種不同氣候之處的飛行員配置行裝。例如飛往熱帶去的飛行員應該穿灰色制服。雖然每一個機場至少常備四十種大小不同的制服，可是總難免有需要修改的地方，「飛機女人」的職務之一便是監督機場上的裁縫做這種事情。

衣服毯子新鞋和需要修經的舊鞋子，彈帶，外衣和其他一切服裝上用品，都受她們的支配。

如果她是在軍需部管理賬務的，那麼她還要使這種非常複雜的物件進出賬目，處理得有條不紊。

在牙醫處服務的女隊員幫助牙醫生施手術，醫務處服務的女隊員擔任醫生助手。她幫助醫生核査那些請求入伍者或告病假者的體格。

她還要照顧同伴中的患病者。她並沒有受過醫學上訓練，所以不能擔任實際的護士工作，如果隊員中有人真正病了時，當局立刻將她送進醫院。如果她病得很輕，例如因傷風而不能起床，那麼醫務處的女隊員便來服侍她，爲她撥飯食和照顧一切。

另外有些女隊員專門管理汽車間裏的雜務。她們擔任洗滌車輛和幫助運輸方面的工作。有些人學習修理，有些人却預備擔任駕駛。

航空部中現在已有女汽車夫了，部中的官員在倫敦或往鄉下去辦公時的汽車已由她們駕駛，貴族婦女中便有不少擔任這一類工作的。年逾四旬的羅司瑪夫人便是其中之一。另一個是以第一個無線電傳影報告員聞名於世的考威兒女士。

▲地方軍輔助隊

地方軍輔助隊是英國陸軍中的婦女組織。設立目的是利用女子來擔任兵士的非戰鬥職務，這組織好比是英國陸軍的一個賢內助，主持中饋。

地方軍輔助隊是英國地方軍 (Territorial) 組織中的一部份，在宣戰一年前便已成立。

這組織以郡爲單位，在管轄上直屬於各郡團部。雖然各單位在整個組織上同隸屬於陸軍部，可是每一單位都獨立存在而有它自己的司令部這司令部裏也有司令官和參謀官譬如說倫敦郡的地方軍輔助隊和蘭克夏郡的地方軍輔助隊是不發生關係的，但二者却同隸屬於陸軍部。很多著名人物佔據這組織中的高級位置。皇室中的公主，市長太太，伯爵夫人等，都在司令部裏擔任要職。這組織的最高領袖是一位年已六旬的老太太，她是一位科學博士，倫敦皇家學院會員，倫敦大學植物學教授。她的父親是從前蘇格蘭衛隊中的長官，前次大戰時

瑪麗王后補助團就由她手創。

女子軍隊中的紀律非常嚴格。她們必須受體格上的訓練。在戰事爆發前入伍的都已受到很多特殊訓練。譬如說，一個汽車駕駛者自入伍後已覺得不少關於汽車工程的知識，雖然這類學科須三年才能修畢，可是她們現在對於普通修理工作，已能應付裕如了。

女膳務員已能烹製大量膳食。她們一方面在講堂上學習能兼顧軍隊經濟和士兵營養的烹調術，一方面在廚房中實習。她們現在已知道什麼是均勻的飲食和什麼是軍隊中的標準的菜單。

在軍需處服務的隊員已學會怎樣在最經濟的條件下購置和分配各種物品，怎樣才能和各種物品的來源，保持連繫。

執掌文牘的人，授以處理和繕寫陸軍部式的公文和記錄之事，她們不但要應付自己份內的工作，而且對於戰時陸軍部中的其他各部分工作，也得應付。不多幾時，她們對於固有的商業習慣全已忘却，而對於軍事方式，則非常熟稔了。

社會中各界婦女都有入伍，年齡老少不同。在某班中有一個方從中國回來和另一個久居加拿大的女孩子，一個職業歌唱家和一個善奏手風琴的女伶。有不少年齡在三十和四十之間的主婦也紛紛加入，讓丈夫照顧家事。

有一位丈夫在軍隊中當牧師的婦人在這組織中擔任區隊長（等於一個軍曹），她的兒子是一個高射砲手。她家的庖人和女僕也在這組織中分任膳務員和勤務員。

勤務員的工作和在空軍中一樣，專管打掃廚房和食堂，整理飯具和削山芋皮等雜事。

最使人感到有趣的是這組織中的女子，很喜歡將男性的官職來和她們自己的比擬。一個區隊長猶如一個軍曹，一個總隊長更儼然有司令官的威嚴。

如果在下班時間到她們宿舍裏去看看，你會在一間區隊長的房間裏發現一架縫衣機。在其他房間裏你或許還能夠看見一雙正在燙內衣或舞裙的熨斗。不論在什麼地方你十九可以發現鮮花，雖然其中不少是插在吃空了的菓醬罐中。

軍隊中原來專供男子購物的商店，現在不得不擴充存貨種類以謀適應女子客要求了。如果某軍隊中的女子隊員人數衆多時，那麼那軍隊中商店裏所備的汽水，鮮菓，甜食，和檸檬等物也一定可獲暢銷。

脂粉唇膏和其他美容品更是這類商店所不能或缺的貨品。這些軍隊中的時髦女願雖已忍痛不穿絲襪，對於面部的化妝，總還不能忘情。

陸軍中的所謂死硬派，起初對於她們加入軍隊表示猶豫現在却也十分歡迎和贊許備至了。某一大兵站的軍需處長說他已發覺女子是良好的工作者，她們的特點是嚴肅，謹慎和周密。他又說她們不論在學習那項工作時，所表示的敏捷和幹練，都不下於男子。

至於她們觀察力之深刻更屬毫無疑問。現在她們正在一心一意希望能用她們的能力來幫男子們在這次戰事中爭取勝利。總之，大英帝國的全部「女子人力」已動員起來，不論政府需要她們擔任任何項工作，她們都肯爭先恐後接受驅策。

△婦女海軍服務隊

祇有婦女海軍服務隊是在上次歐戰時就已成立的女子軍事組織。這團體在一九一八年戰

事終了時已爲政府所遣散。去年四月再告成立，業已大加擴充。

比之廿年前，這個組織當然有不少改進之處。但是對於其中十分之一在上次戰事中已經參加過的人，不過像重新穿上舊時的制服罷了。

這組織因有歷史關係，已能得到全國朝野的重視。服務地點僅限於陸地。現在全國各海岸口岸幾乎都有這種組織，但所需要的人數，却不及空軍和陸軍的女子組織遠甚。因此儘量選擇它所認爲最有經驗最優秀的應徵者。

入伍者年齡以十八歲至五十歲爲限。本人和父母必需同爲英國籍。錄取後入伍時期爲四年。

隊員中有不少「海軍世家」的女兒。她們的父兄很多是海軍要員。總監督馬泰夫人是一位著名海軍設計家的女兒。在上次戰事中就加入這團體服務。現任相首邱吉爾的女公子也是隊員之一。

這組織可分爲兩部份。一部份是固定的，另一部份是流動的。前者長駐一地。她們住在自己家裏，每天早晨上辦公處工作。後者却願受海軍部的指派而分調各地。在這兩種中她們可以任擇其一。這組織的目的是利用女子能力來做海軍在陸地上的工作。使男子們可以參加實際戰事。

制服原料是海軍慣所用的嗶嘰，裁制格式和男子的很相像。低跟鞋，黑襪子，白襯衫和黑領帶。隊員戴的帽子和普通的水手帽差不多。軍官們帽上的徽章和男子的完全相同，所差者她們帽上的圖案是淡藍色，而男子的却是金色。總之，她們的服裝是既美觀而又莊嚴。普

通隊員除制服等由公家供給外，每星期還可以領到一先令三辨士的津貼。這錢是給她們作買些額外的領帶和襪子等類之用。

長官的薪給，每年自二百十磅至二百七十五磅。普通的薪級是一星期三十先令至四十先令，特別的薪給是三十三先令六辨士至四十三先令六辨士。流動隊員在各地所住的屋子也很舒服，因為這些都是永久性的宿舍，設備極為講究。

她們的工作比陸軍和空軍中的姊妹們要便利些。因為她們的職務都有一定規程，祇要按部就班去做就行，不用什麼權變去應付任何突然發生事件的。無論軍艦在大海中時如何活動，與駐在地毫無影響的。而海軍部也絕對禁止女子上軍艦工作。

住在宿舍裏的流動隊員，可以不必自己付洗衣費，洗滌的香皂和熱水，也不用她們自己出錢購買。因此她們可以省下不少零用費。在她們每星期的餉銀中每人給扣除去膳宿費一鎊。

她們在談話時候喜歡用海軍術語。她們的工作可以分為專門普通二類：前者有無線電員，電話接線員，信號員，電報員，譯報員，和汽車駕駛員等；後者有膳務員，勤務員和傳令員等。

現在全英國各海軍駐在地已都有這種輔助海軍的婦女組織，有時候的工作僅僅收拾食桌，洗滌碗碟而已，有時候則擔任傳達與勤務的職務，不過不論何項職務，隊員們都很盡力，表示她們不弱於空軍和陸軍中的姊妹們。

三 德國婦女的犧牲精神

年輕的特別志願兵貝林斯因爲頭部受傷，仰臥在收容所的病床上，受傷的地方是眼睛，前途如何，就連主醫的軍醫都不能想像。可是貝林斯自己却快樂地充滿着生氣，他祇有這樣一個信念：

「像我這樣年輕的男子怎麼能够變成瞎子呢，真沒來由，這種事情是沒有考慮的必要的。」

「青春是一杯倒在玻璃杯中的香檳，」這句話貝林斯像口頭禪似的時常說着。

「最初牠輕輕地溢出一個個泡沫，一會兒靜止下來。澄清得如真珠般的美麗，發散出一種輕微的幽香；青春真是件無上的樂事，而且，心理上，肉體上，更具備着不可思議的抵抗力。」

「愛琳小姐，我是一定會好的，你也這樣相信吧？愛琳小姐，我是讚仰太陽的，我也讚仰色彩，也讚仰充滿着力量的大洋。也讚仰白雲，也讚仰高山。也讚仰破曉時時刻刻變化的光線，你會注意過這些事物嗎？不曾呀，請你注意一次吧，真是完全像女人的心似的，不斷地在動搖浮蕩，神祕得不能明瞭牠的底蘊。」

「呀，我向大自然祈禱，我所希望得到的，大自然一定會賜予，假使我會失明，那末我所愛的神將存在於虛無的幻想中了，但神是一定存在的，我從過去研究大自然的各種變異裏，明白地了解得神的存在，神是生命的支配者，同時也是死亡的支配者……」

可是，終於他的光明是消失了，惟有那黑暗的世界來接續代替光明，他的一生將永遠繼續不斷地消磨於暗澹的黑夜中，他也不能再度瞻仰那破曉時分的光明了。

某一個傍晚，貝林斯開始聽得軍醫宣布他失明的宣告，爲了讓他在這宣告初夜裏安心起見，我靜坐在他的牀邊片刻不離。

不久貝林斯最先打破了沉默：

「愛琳小姐，實在我已和故鄉的一個年輕姑娘訂婚了，她是一個可愛的姑娘，當我出征的時候，她到車站上來送我，她在我的銅盔和槍上插着美麗的花朵，在終於要分別的一刹那，我抑止住滿腔的情感凝視着她，她也回眸視我，那碧綠晶瑩的眼裏深藏着溫柔而思慮。我又清楚地聽得她最後的言語——無論是怎樣長久，無論是如何分離，貝林斯，我是永遠等待着你的——愛琳小姐，我對她十分抱歉，我將說些什麼好呢？不久，我將被送到故鄉去，這不是休假，我是永遠成爲一個不能重上戰線的廢物了。」

「然而現在我非常焦慮，愛琳小姐，她如今對那可憐的盲目的魔鬼作何感想呢？一想到這件事，我真焦慮得一刻都不能忍耐。我已是個瞎子了，萬一她因此而不願與我結婚呢？唉，唯其是這樣一切將會隨入黑暗的世界了。」

突然，他的臉歪倒在一旁。淚水從他的眼眶裏淌出，他也一些不覺得有什麼羞恥。

我與貝林斯約寫一封信給他故鄉的姑娘，告訴她貝林斯現在這裏的收容所中，並且毫不掩飾地對她說，貝林斯已經失明，詢問她到底想履行婚約否？又爲了貝林斯已在這種狀態下的緣故，詢問她究竟有沒有儘可能及早結婚的決心。因爲貝林斯再沒有比現在更爲需要那

姑娘的時候了！

收容所中的人對於這件事都感到異常興趣，全部病院中人均以異常的緊張與同情，熱心地注視着這事件的結果。

「那個姑娘果真會來吧？恐怕是不會來的了。」

這是此後二三日無聊生活中自熱化的疑團；看護，助手，傷兵們當然不用說，連那冷靜的軍醫，也被捲入第一個失明勇士的不安之漩渦去了，——假使她來了？一天中我要這麼思想牠好幾回，然而究竟那姑娘肯不肯來呢？每當我走近貝林斯床邊的時候，他聽見了我的聲音就說道：

「愛琳小姐，你相信嗎？她會來的。」

那姑娘終於來了。

她的訪問，使我們預先感覺到她並不取消婚約的意義；我一面領她到貝林斯的病房，一面覺得有非常光輝的幸福，除了一個失明的勇士外，全部的人全部的眼睛都注視着她的一舉一動，二三分鐘之後，我們顯然地了解貝林斯是她最愛的男子。

過了二三天，這美麗活潑的姑娘和我們混得很親熱，滿個病院的人都對她表示好感，這我又不能以筆墨來描述。當這位新娘為預先料理家事而返鄉時，我們全部都抱着衷心的感謝和尊敬來歡送她歸去。在失明的青年退院的日子，他那可憐的新妻又來迎接了！這種為失明戰士犧牲終身的精神，真是可歌可泣。

△少尉的母親

其次我的戰場（職業處）是在上街的某大病院。我爲那邊的專任看護，我的事務所是在新建的房屋中。那是一個具備各種專門參考材料的現代化病院。

一天，經戰場直行而來的紅十字列車運來一個年約廿歲受傷少尉，肩上一處慘不忍觀的傷口，兩手兩腿都被手榴彈炸斷了，祇用許多紗布將炸斷的兩手兩腿緊緊縛在不完全的副木上，他仰天屈臥着，真使他不能勝苦痛的樣子。

他這樣的重傷，最初不能抬到隔離室去，屈身到擔架上想和他說話的時候，他開始說第一句話：

「不行，看護小姐，我的身體非常憐，你不可以接觸我的身體。」
我打了個電報給可憐的少尉的母親，說明從他的負傷發生了全身敗血症，因爲這病有死亡之危，所以希望她老人家能即刻起來。

不多一會，他的母親來了，她是個體格瘦小的牧師婦人，她手忙腳亂地從德國南部趕來，這時她的兒子正陷在非常的高熱度中，一味說着囈語，他用充血的眼睛，茫然望着坐在那邊的黑衣的母親，毫不介意的說：

「歐！准尉，我來了你倒坐着嗎？歐，站起來，你這傢伙！」
瘦小的母親驚懼的站了起來，她一邊撫着兒子高熱度的額，一邊說：

「噯，是我呀，不是准尉，我是你的媽媽，孩子，你聽不懂嗎？」
「什麼？你想來哄騙我嗎？畜生！我要把你抓到軍人監獄裏去！」

可憐的牧師夫人跑到我這裏來說道：

「小姐，這孩子現在還在發戰爭的狂哪，他一絲都不曉得是在病院裏，現在，這孩子誰也不認得，因此我想拜託你一件事。勞你駕，請你到他的旁邊，用皮鞋跟行一個軍禮，且並說遵命，少尉老爺，因為這麼一來也許可以讓他安靜一會。」

由於這件事我瞭解了她的不幸。假使並不如此，那末，在剝削自己孩子身體的苦痛之前，再放着各種腳架，血跡斑斑的紗布的床前，那一個母親能忍耐扮演這類戲劇，牧師夫人一定自己試驗過幾回而失敗的了，第一因為她雖然撞擊皮鞋跟，但不能發出響亮的聲音，第二是她聲音的微弱，所以根本沒有成功的指望，病人是一刻比一刻焦急，我詳細教給她扮這戲劇的要領，好容易從她枯萎的嘴唇裏怪痛苦地漏出了生硬的軍隊化的音調。

她重新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病房，挺起她窄小的胸膛，狠命的向兒子說：

「遵命，少尉老爺。」

「甚麼！准尉，你方才在自己的部隊裏打瞌睡是嗎？」

這麼一來，年老的母親已忘却了自己在演戲，完全相反的，慢吞地開始辯解起來：「不，孩子，你說什麼呀，我沒有睡，整整一夜，我坐在你的身旁。」

「你又在回嘴嗎！我打你嘴巴的事難道已經忘記了嗎？」

我連忙近湊她的耳邊，教她隨機應變，終於她用盡全身之力說道：

「是，明白了，少尉。」

但是對於母親的回答，他好似並不聽見的樣子，他受到一陣激烈的暈眩。便突然用命令的語調大聲疾呼：

「中隊全體注意！長官已經全部戰死，以後的××中隊統屬本少尉指揮，托槍！突擊！

他那手脚受傷的極其衰弱的身體，在十分苦痛之中，還在床上現出突擊的姿態，至此我們才明瞭三日以前他是怎樣身先士卒地戰鬥着。轉瞬間，他忽然消失了力量，俯伏在床上。

這年輕的少尉終於從地上的苦惱中拯救出來，開始走上死的安息國的旅途。他的瘦小的母親雖然受着恐怖的打擊，痛心無似，可是她像暴風雨中的小舟一般，屹然站在巨浪之中。她溫柔地將她兒子的雙眼緊閉起來，然後以從容不迫的聲音說道：

「安眠吧，我的孩子，長眠吧，我的孩子。」

送貝林斯的未婚妻歸後，我又見到第二次的女中丈夫。這婦人是十萬人中之一人，世界百萬崇高婦女中之一人。她以至高至大的犧牲把最愛之人獻給祖國。她更對死者說道：

「此後即使我想着了，你，也不作無益的悲傷。」

光華叢書一集

歐州大戰

主編者	司徒宜生
出版者	光華出版社
發行者	香港皇后大道中 光華出版社 電話八〇九四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每冊定價一元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

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7

176223